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⑦
周 駿 富 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十)

卷六至
卷一五

(清)李桓輯



明文書局印行

WCA 17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之六目錄

宰輔六

吳正治

莫洛

伊桑阿

宋德宜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之六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宰輔六

吳正治

吳正治湖廣江夏人順治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八年八月授國史
院編修十一年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十月丁母憂十五年正
月起補原官二月遷右庶子五月 特簡翰林官十五人外轉正
治與焉六月授江西南昌道十六年閏三月遷陝西按察使十七
年三月以正治由翰林官外轉練習有年 詔內升五月授工部
侍郎八月調刑部康熙五年七月請假省親七年十月補工部左

侍郎八年二月丁父憂歸十年五月補兵部督捕左侍郎十一年十一月充經筵講官十二年二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三月疏言緝逃事例首嚴窩隱一有容留雖親如父子但經隔宿卽照例治罪使小民父子視若仇讐一經投止立時擊解若係三次在逃之犯解到必當擬絞是甘心置之死地而不恤也伏思律有親屬互相容隱之條惟叛逆者不用此律夫逃人乃旗下家人之事情弊與叛逆輕重懸殊在律原無父子不准容隱之語今縱不便從寬亦當稍爲分別請嗣後遇有父子窩逃被旁人舉發者逃犯照常治罪免坐窩隱若容留逾旬父子首報解部者逃犯照自首例減罪則首報者多逃人易獲 朝廷之法與天性之恩兩不相悖矣

又疏言今歲雨澤愆期 皇上恤民念切方事祈禱而甘霖旋應
小民正可服勤農業不宜以得已之役致妨民務近者樞臣勒布
奉 命會同直隸巡撫金世德酌設玉田灤州霸州雄縣駐防旗
兵因議蓋造營房伏思鼠竊剽掠有地方文武各官捕治不煩添
設旗兵若成羣大盜又非僅添數十旗兵遂可撲滅雖設兵原以
安民而愚民無知一旦驟聞添設未免心生疑畏至於蓋造營房
縱不致占取民屋而工作方興未免勞民動眾應暫停止俟秋成
農隙時酌量舉行疏並下部議 從之五月遷工部尙書九月調禮
部尙書十三年三月應 詔舉廉能疏薦原任給事中周體觀原
任知州侯紹岐下部議起用十五年充會試正考官十八年三月

正治自陳乞罷 諭嘉其端勤誠慎慰留之二十年十月授武英
殿大學士時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編輯 三朝聖訓 大清
會典一統志暨平定三逆方略正治並充總裁官二十五年 實
錄告成加太子太傅二十六年正月乞休 命以原官致仕三十
年閏七月卒於家年七十有四 賜祭葬如例諡文僖

右 國史館本傳

國朝二百餘年來大湖南北登揆席者前後不及十人其科目最
先特膺爰立之選者則江夏吳文僖公也公名正治字當世號廣
庵湖廣江夏人父崑有孝行公登順治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
修十五年遷右庶子是歲 特簡翰林官十五人外轉公與湯文

正公並與焉授江西南昌道歲暮單騎按獄其非法淹繫者悉釋之十六年遷陝西按察使誅巨猾人皆稱快所至以清廉執法著稱十七年 詔內升超遷工部左侍郎調刑部釋江南無辜諸生二百餘人議奉行赦款宜速丈量宜停止禁狀外指扳嚴婦女私嫁皆著爲令康熙十年補兵部督捕左侍郎明年擢左都御史疏言緝逃事例首嚴窩隱伏思律有親屬容隱之條請自今遇父子窩逃旁人舉發逃犯治罪免坐窩隱若容畱逾旬父子首報解部者逃犯照自首例減罪則首報者多逃人易獲又疏言兩澤愆期方事祈禱近因酌添玉田等州縣駐防旗兵蓋造營房未免勞民動眾應暫停止俟農隙時酌量舉行疏下部並如所請先是睿親

王當國嚴旗下逃人之禁釐拜等繼之禁益嚴株連窮治天下囂
然喪其樂生之心至圈地建營房凡關涉進務者漢官皆莫敢置
喙自 天子兪公議逃人禁稍寬居民若脫湯火而營房亦罷議
添建疏出天下誦之是年遷工部尚書調禮部於典禮多所考正
十五年典會試所得多知名士若彭侍講定求胡尚書會恩翁尚
書叔元王相國頊齡王御史奐會許給事承宣其尤著者也十八
年自陳乞休 詔嘉其端誠勤慎慰畱之二十年冬拜武英殿大
學士公在政府守成法持大體遇事竭忠勤盡言無隱 聖祖閱
朝審冊有以刃刺人股致死而抵法者 聖祖曰刺股尙非致命
傷此可寬也公對曰當念死者之無辜 聖祖曰朕非欲赦之當

可議緩決耳他日又閱冊有囚當死 聖祖問此囚尚可活否眾
皆以情實對公對曰 皇上好生之德臣等敢不奉行退而細檢
果得可矜狀遂從末減嗚呼此可見 聖祖哀矜惻怛之仁而公
所對均不愧大臣之言矣公黜起草茅以學行受 兩朝特達之
知其大拜後熊文端公五年然文端逾年卽罷相其再入閣在公
沒之後十八年公實爲先達居揆席五載以功名終所薦引多一
時賢俊論楚材者當首屈一指云

右事略李元度撰

日本書紀卷之八

八

莫洛

莫洛姓伊爾根覺羅氏世居呼納赫魯祖溫察 太祖高皇帝時
來歸後隸滿洲正紅旗 世祖章皇帝順治七年莫洛任刑部理
事官尋改工部主事累遷郎中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年擢副都
御史七年出爲山西陝西總督時陝西災旱頻仍平涼臨洮鞏昌
西安延安鳳翔漢中七府及興安一州荒地逃丁額賦無徵者有
司率令見存之戶均輸民甚苦之莫洛旣至疏請豁免 上從所
請八年輔政大臣鼐拜結黨專權獲罪法司以莫洛素附鼐拜請
逮問 諭曰莫洛爲鼐拜黨羽應逮問念其任事封疆釐剔加派
火耗等弊姑從寬免罪仍畱原任九年遇計典吏部遵例甄別各

督撫功過以莫洛向曾植黨營私奏聞得旨革職西安士庶聞之相率哀籲懇留甘肅巡撫劉斗同提督張勇柏永馥總兵孫思克等奏言莫洛莅任以來清以持己正以率下如革耗羨整驛遞息詞訟練士卒清荒熟教樹畜興水利善政難以枚舉乞畱任以慰民望上曰簡用督撫原欲綏輯地方愛養百姓莫洛既爲民愛戴特順輿情免其處分供職如故未幾擢刑部尙書十三年二月上旣分命王貝勒大臣等討逆藩吳三桂並諭部臣曰吳逆煽亂滇黔四川從逆陝西爲邊陲要地西控番回南通巴蜀幅員遼闊素號巖疆非特遣重臣假以便宜未易綏靖莫洛前任總督深得民心茲特授爲經略駐劄西安軍事悉聽調遣復加銜

武英殿大學士仍以刑部尙書管兵部尙書事 賜以敕印莫洛
至西安策遣諸軍進征五月 詔諭莫洛曰朕聞叛鎮鄭蛟麟乞
降又聞克復朝天關喜慰殊深頃賊蜂聚岳州值雨甚大兵難行
稍俟晴霽卽水陸並進吳三桂果在澧州宜乘虛徑襲其後如克
復四川可取道交水以定貴州或徑趨雲南其餘諸將集議尋奏
逆賊堅據保甯川地未能猝復容俟奏捷卽行相機進取并奏防
禦關隘輓運軍食機宜 諭曰朝天關諸隘關係要害可於滿洲
漢軍綠旗官兵內酌撥防守相爲犄角護送糧艘不爲無助至漢
中雖已駐兵猶恐力單且朝天關之外尙有別路可通漢中儻我
兵深入後姦宄竊發據守雞頭關諸隘亦屬可虞一切機宜其酌

行之又保甯未能卽復則我師益致勞頓輓運糧餉實爲要務其
源源接濟毋令匱乏六月疏報僞副將姚孟龍等繳札投誠時賊
眾負固竊踞廣元所屬百丈關莫洛旣遣都統馬一寶將軍席卜
臣赴漢中副都統科爾寬赴廣元又慮廣元兵寡不敵賊眾令副
都統吳國正侯馬一寶至卽移師助之七月 上命貝勒洞鄂偕
貝子溫齊輔國公綽克托率貝子準塔所部驍騎校赴四川莫洛
疏陳大兵久駐保甯與賊相持秦民運餉勞苦臣今親赴漢中酌
量分路進剿貝勒洞鄂若率眾盡行慮致遲滯請 敕簡精銳先
發速至西安 上念貝勒所部無多仍令貝子公等亦各率所部
進發會西安將軍瓦爾喀奏川鎮王懷忠標兵因糧匱逃散請發

餉增兵救援 諭莫洛曰大兵或仍圍守保甯或因糧運艱難暫
還廣元其與將軍等酌之並 命寬王懷忠標兵罪速行撫納八
月莫洛復疏述陝省兵單請增兵以資戰守 上以增兵必須增
餉或不煩增兵或必議增兵或不必要親行赴川令詳悉覆奏莫洛
言增兵則秦兵得以保固迨四川底定則糧餉有資而秦民亦得
休息臣仍宜親統官兵進剿四川 上從之九月莫洛將由秦赴
蜀請 敕總督周有德巡撫張德地暨科爾寬等固守朝天關廣
元諸路轉運糗糧並請 敕將軍等駐守保甯以待兵至 諭曰
軍機緩急莫洛自有確見可與將軍席卜臣前往廣元進取昭化
總督周有德等於經略未到之先督趣糧米運送軍前又廣元兵

國朝通志卷之八十一
少或令席卜臣先赴廣元秣馬以待或與經略同發俱令莫洛酌
行十月僞將軍何德成等糾合潰眾分路自四川來犯甯羌先立
營於文廟山官兵夜襲賊營賊眾大敗遁回南山 上諭莫洛曰
甯羌爲大兵後路爾其速援庶幾有濟莫洛因賊已遁敗令提督
王輔臣遣兵駐守甯羌十一月貝勒貝子等大兵未至僞總兵彭
時亨等復屯踞七盤朝天諸關劫奪略陽糧艘廣元兵缺餉者兩
月賊眾旋復窺伺陽平 上慮莫洛所統皆綠旗兵巴蜀山路險
惡滿洲大兵若不相繼難於策應因 敕貝勒洞鄂等兼程而進
會同經略進川是月莫洛遂帥兵由漢中赴蜀令提督王輔臣隨
征先是莫洛甫至陝有 詔調陝西兵征湖南輔臣自請率兵赴

荆州 上以調征湖南兵已有貝勒尙書貝子準塔等統領因
命輔臣仍駐平涼聽莫洛調遣輔臣心怏怏至是莫洛調之隨征
輔臣遂懷叛志佯言部兵少請增撥莫洛給以騎兵二千輔臣少
之又以所給馬疲瘠不任用爲詞搖惑衆心遂謀作亂十二月莫
洛行次甯羌州駐營王輔臣標兵猝亂襲劫經略營莫洛率兵擊
卻之甫定王輔臣忽率叛卒來犯蔽矢齊發莫洛被重創歿於軍
二十二年十月 賜祭葬如典禮諡忠愍 子世職騎都尉兼一
雲騎尉以其子常安襲

右 國史館本傳

國朝詩林卷之六

ノ

伊桑阿

伊桑阿滿洲正黃旗人先世居瓦爾喀姓伊爾根覺羅氏順治十二年進士由禮部六品筆帖式授主事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年投票本員外郎七年授刑部郎中十二年八月遷內閣侍讀學士十月擢內閣學士明年十二月充經筵講官十四年十一月擢禮部右侍郎尋調戶部右侍郎十五年十月 命同工部尚書冀如錫往視淮揚等處河工十六年四月轉戶部左侍郎尋擢工部尚書八月調戶部尚書時逆藩吳三桂踞湖南有 詔製烏船沙船由岳州入洞庭橫互湖中以斷賊糧道因 敕伊桑阿赴江南督造明年復偕刑部侍郎禪塔海赴茶陵督造戰艦二十一年淮黃

潰決 敕伊桑阿往勘兼籌海運事宜伊桑阿疏言黃河運道非獨輸輓 天庾卽商賈百貨賴以通達 國家在所必治若海運

先需造船所費不貲且膠萊諸河淤塞已久開通匪易似屬難行 上是其言是年冬鄂羅斯犯邊伊桑阿奉 命往甯古塔督修

戰船明年六月調吏部尙書二十三年四月旱 命同大學士王

熙等清理刑部繫囚九月扈 蹕南巡奉 諭閱視海口伊桑阿

疏言車路出場諸河及白駒丁溪草腹諸口宜 敕河臣靳輔詳

閘地勢挑濬深閘使高郵諸州縣減水壩運河水口引流入海

上以靳輔督理黃河隄岸勢難兼顧海口 命安徽按察使于成

龍分董其事二十四年五月調兵部尙書明年轉禮部尙書二十

七年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尋充鑲修 三朝聖訓國史
總裁官三十五年三月兼管兵部尚書事六月以蘇站馬匹多斃
部臣不預嚴飭又不劾奏部議伊桑阿應革職得 旨從寬降三
級畱任三十六年 上親征噶爾丹 命伊桑阿往甯夏安設驛
站尋同大學士阿蘭泰充平定朔漢方略總裁官三十七年以年
老乞休 上諭阿蘭泰曰伊桑阿厚重老成宣力年久爾二人自
任閣務以來凡事推誠布公不惟朕知之天下無不知者伊桑阿
雖以年老求罷朕不忍令去也四十一年復以疾乞休得 旨卿
品行端凝才識敏練勤勞歲久倚毗正殷今以老病乞休情詞懇
切准以原官致仕仍著加意調攝以副朕篤念老臣至意四十二

年七月卒年六十有六遺疏上得旨伊桑阿歷練老成效力年久簡任機務鎮靜平和實心任職自請告以來尙期優游頽養長享昇平用副眷注忽聞溘逝朕心深爲軫悼下部議卹賜祭葬如典禮諡文端今上乾隆十二年同大學士馬齊入祀賢良祠

右 國史館本傳

公在政府十五年鎮靜和平實心任職尤畱心刑獄每侍直句本上有所問輒能舉其詞不待按冊而得同列服其精詳上嘗御批本房公與大學士王公熙吳公瑛及學士韓公荻等以折本請旨上曰人命至重今當句決命在須臾尤不可不詳慎爾等於各讞詞旣經閱過苟有所見皆當盡言公乃舉可矜疑者十

餘人以對遂皆得緩死每垂問奏對悉稱旨上徐曰此等所犯皆當死朕猶於當死之中曲求其可生之路不忍輕斃一人因念淮揚百姓頻被水災死亡不知凡幾何罪何辜罹此慘酷朕愍然傷之河患不除夙興夜寐不能暫釋於懷也公隨陳災民困苦狀上曰百姓既被水災存者必至流離轉徙田多不耕賦安從出今當預免明年田賦俾災黎於水退時思歸故鄉粗安生業上又曰天下黎元皆朕赤子其中朕最憫念者有三等人一讀書寒士一飢寒窮民一無知犯法之人於是公等稽首奏曰聖心與天地同德卽今斷獄之時念淮揚百萬生靈之苦而預籌蠲恤又普念天下士民之不得其所者仰見仁心惻怛無所不用

其極也既出卽擬 旨預免淮揚田租聞者莫不感頌此雖一端
可想見 明良一德之盛矣

右事略李元度撰

宋德宜

宋德宜江南長洲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十五年授編修
康熙三年遷國子監司業六年擢祕書院侍讀八年二月遷國子
監祭酒五月遷侍讀學士十年三月充日講起居注官經筵講官
十一月擢內閣學士充纂修 太祖 太宗聖訓副總裁十二年
擢戶部右侍郎疏劾龍江關大使李九宮解銅赴京欲給門票以
銀四十兩贖夜餽德宜私宅 聖祖仁皇帝諭嘉德宜舉首餽遺
不負簡任下部議李九宮罪褫其職十四年調吏部右侍郎十五
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八月轉吏部左侍郎十六年四月擢左都
御史六月疏言國家用兵持久決勝必料狡賊所恃以奪其負固

之資而後不戰自屈必察奸民所利以絕其潛通之患而後所向
無前自醜類蠢動以來我 皇上威德覃敷勦撫並用邇者秦閩
底定兩粵漸平逆賊吳三桂勢窮計蹙已如釜底遊魂而尙敢逆
我師行者非有弓馬精堅之技非有舟車演易之長所恃不過槍
礮而已夫槍礮專藉硝磺而硝磺產自河南山西必奸民圖利私
販賊營前經御史朱尙義條奏部議失察處分乃兩年以來並未
拏獲通逆販賣一人因循玩愒縱奸乘閒夾帶致內地硝磺價值
日復涌貴乞 天語嚴飭督撫提鎮於附近賊境之隘口間道遴
選將弁巡緝奸販庶狡謀日絀窮寇可速殄矣疏入得 旨通販
硝磺與賊屢經飭禁並無拏獲皆由督撫提鎮稽察不嚴下兵刑

二部詳議嚴加處分德宜又疏言頻年發帑行師度支不繼 皇
上俯允廷臣之請開例捐輸實以酌便濟時天下萬世共知爲不
得已也計開例三載所入二百萬有餘捐納最多者莫如知縣至
五百餘人始因缺多易得踊躍爭趨今見非數年不得選授亦徃
徃觀望宜 敕部限期停止俾輸納惟恐弗及既有濟於軍需亦
足徵慎重名器之意又疏言自古沿海居民借漁樵以資生計故
得佐給賦稅貯備災荒而利用通商又設立市舶之制 本朝以
海氛未靖立禁甚嚴特慮內地奸民勾引巖寇貽誤邊疆耳近者
天威遐布四方日就蕩平宜及此時招攜懷遠撫恤流移令沿
海居民願以捕魚爲業者許其自造漁船商人願通販海島者許

其自造船船官給印票酌做舊例輸稅其人口貨物往來出入咸
稽覈之則弛禁仍可防奸裕民生兼資軍計矣事並下所司議行
十七年正月疏言吳逆煽亂以來各處領兵大將軍王貝勒及將
軍大臣等勦撫立功恢復地方者固不乏人亦有玩寇殃民營私
自便或囑託把持督撫各官或越省購買婦女其尤甚者搶奪民
間財物稍不如意卽指爲叛逆今大兵會勦剋期滅賊之時尤恐
借端需索乞 天語嚴敕諸臣洗心滌慮痛改前非務期奮力滅
賊疏下議政王貝勒大臣申飭嚴禁二月疏言遐方未靖 宵旰
憂勤 天顏視背清減神理之間蘊結未舒尤宜愛惜保護昔唐
太宗銳意勤學其臣劉洎諫以多記損心宋儒程頤亦曰帝王之

學與儒生異伏願 皇上於紬繹羣書時略方名象數之繁祛月
露風雲之豔擇其有關政治裨益身心者講習討論稍節耳目之
勞用保中和之德 上嘉納之時山東文登城守兵以給餉遲延
羣集縣廨鼓譟刃傷知縣吳闔啟德宜因疏劾山東提督柯永綦
不恤士卒剋減軍糧致縱成驕悍事出駭聞又隱匿不報何異養
癰待潰疏下部察議革永綦罷任七月擢德宜刑部尙書十二月
調兵部尙書十八年充會試正考官先是 詔舉博學鴻儒德宜
薦主事汪琬生員陳維崧至是 廷試並列一等授琬編修維崧
檢討十九年三月左都御史魏象樞副都御史科爾坤偕給事中
余國柱御史蔣伊等合疏劾德宜及御史唐朝彝曰要職官員奉

上諭令九卿詹事科道會推關繫用人致治最重最要今會推江西按察司眾議以右通政張可全等所舉之福建興泉道張仲舉擬正御史唐朝彝言我是福建人深知張仲舉做官不好我不畫題尙書宋德宜初舉湖北江防道楊大鯤山東濟甯道葉方恆及聞唐朝彝不畫題忽改稱不舉俱屬不合請 敕部察議庶以後會推無所懷私 上命德宜回奏德宜奏臣隨滿漢諸臣集吏部會推江西按察使司諸臣遲久不舉臣因向諸臣云應推簽內有道員葉方恆楊大鯤二人知其操守廉潔才幹敏練隨有御史成其範等議推葉方恆侍郎項景襄等議推楊大鯤後右通政張可全等議推福建興泉道張仲舉諸臣酌定張仲舉擬正葉方恆

擬陪御史唐朝彝言張仲舉不堪推列副都御史科爾坤謂推者是則阻者不合阻者是則推者不合於是滿漢諸臣議論紛紛自辰踰午爭持不決臣云眾議未定何如請 旨諭俸論薦無拘見在之舉不舉卽葉方恆亦不必舉此臣與諸臣商榷之語並非因唐朝彝不畫題而改稱不舉夫盈廷集議原不禁反覆推敲非如奉 旨察議事件前後口供不符有處分之例惟是臣平日孤忠愚戇出語招尤以致無端來此指摘臣亦惟深自刻責不敢置辨且憲臣挾二十餘人眾多之口臣獨伸己說卽仰賴 聖明洞鑒而憲臣等之忌臣彌甚乞 嚴飭處分俾得投閒置散以安愚分事下部察議唐朝彝應革職德宜應降五級調用上特簡湖南

糧儲道柯永昇爲江西按察使 諭曰會推原令各出所見公同
參酌宋德宜唐朝彝俱免其處分十一月工部侍郎趙璟金鼎奏
陝西官民運餉四川苦累德宜因言大軍於雲貴需餉孔亟陝西
四川互相推諉皆由總督分設若川陝並一總督則痛癢相關隨
地調發可以酌劑均平 上命改陝西總督哈占爲川陝總督二
十一年靖逆將軍張勇以甘肅邊防緊要請緩裁前此添設官兵
部臣均議如所請德宜別爲一議言當日因河東逆賊變亂添設
馬步戰兵原議事平裁汰者應卽裁汰其將軍標下前以步兵二
千名改爲馬兵宜仍復原定經制馬六步四惟因防邊添設之兵
可無議裁 上遣尙書哲爾肯往會將軍督撫提督閱覈畱河州

甯夏添設防守之兵不裁餘仍復原定經制如德宜所議是年十月調吏部尙書二十三年授文華殿大學士充政治典訓一統志總裁官先是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德宜亦爲總裁官二十五年告成加太子太傅二十六年六月卒年六十有二遺疏上得旨宋德宜簡任機務宣力有年清慎素著忽聞溘逝深爲憫惻下所司議卹 賜祭葬如典禮諡曰文恪 詔遣官護送由驛歸櫬子駿業康熙二十四年由副榜貢生授翰林院待詔 御書處行走尋遷兵部主事員外郎工部郎中禮科給事中三十七年轉兵科掌印給事中四十一年疏劾湖廣總督郭琇提督林本植巡撫金璽總兵雷如等曰苗獠性本獷悍使之畏懷庶不致擾害良民

此封疆大臣專責近聞鎮守士民叩闕一疏稱紅苗搶奪恣肆蓋由督撫提鎮平時不能嚴飭屬員加意撫輯及事發又不卽奏請剿撫種種玩愒已盡在 聖明洞鑒中卽 特遣大臣到彼相度機宜彼處官吏各懷瞻顧上司之意必多方容隱真情豈能盡得況郭琇向驚虛聲近益衰廢加以林本植之昏聩金璽雷如之庸懦持祿養癰視民命爲兒戲置封疆於度外以致釀成刁悍祈立 賜罷斥另選賢能代任庶不致回護而剿撫得協機宜 上命侍郎傅繼祖甘國樞浙江巡撫趙申喬會審得實郭琇林本植金璽雷如等並坐徇隱降革有差四十三年駿業洵遷鴻臚寺卿右通政左僉都御史四十六年遷宗人府丞左副都御史四十八

年擢兵部右侍郎五十二年四月卒 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康熙丁卯六月大學士長洲宋公卒於其位越二年公之孤駿業等卜某月某日大葬公於某地之 賜塋而請余書其隧道之碑惟余與公交最深初公爲庶常以余有一日之長執禮甚恭洎歷九列躋 綸扉連袂接席實助余所不逮公之歿也蓋不勝祝子之慟焉其敢以不文辭謹按故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吏部尙書文華殿大學士諡文恪宋公諱德宜字右之別號蓼天世爲蘇州之長洲人曾祖諱道明祖諱琦世有隱德父諱學周本生父諱學朱辛未進士歷官監察御史巡按山東殉難卹 贈大理寺卿竝以公

貴 贈如其官公始生時母王夫人夢狡狴入室幼異敏八歲能
屬文長益湛深經術與兄德宸弟德宏竝著聞譽海內所謂三宋
者也戊子舉於鄉中乙未會試選庶吉士以文學受知 世祖每
試輒冠儕輩授翰林院編修遷國子監司業久之轉侍讀升國子
監祭酒尋遷侍讀學士其掌成均也首革諸生贄見陋規賞拔寒
畷多所成就遇 今皇上親政臨雍 御彝倫堂 詔公東向坐
講周易乾卦辭儒臣以爲榮其在禁近也館閣鉅製多出其手
孝陵神功聖德碑文撰擬當 上意卽命勒石 講筵啟沃勤敏
有幹晉內閣學士論思獻納多所裨益嘗扈 蹕口外駐赤城
上從容問及江南進賦之山公因極言蘇松四郡賦役獨重民力

困敝甚悉 上爲之動容高陽李文勤公嘗謂公曰君之言東南
之民之福也甲寅擢戶部侍郎有苞苴嘗試者摘發以 聞文卷
鉤稽至親自握算錢法諸弊灑然一清值逆藩煽亂秦楚閩粵軍
需孔迫大農議盡撥江南稅輸充餉公以道遠力持不可乃就用
兵近地酌撥餉以濟而江南得不困調吏部侍郎升都察院左都
御史上疏請弛海禁俾小民藉個漁資生業請定鹽政勸懲罷省
筆帖式請禁附近賊境通販硝磺又言捐金授官非經久之法請
限年月停止以慎惜名器又上言各處統兵大將軍王以下間有
遷延玩寇荼毒民間貽誤匪細請 旨嚴飭禁絕悉奉 俞旨次
第舉行 孝昭皇后上賓 聖心哀悼公言宵旰憂勤之日尤宜

秉禮節情保 睿體以迓休徵更請於紳釋篇章時略方名象數
之煩則志益清明身彌強固 上溫旨嘉納山東大帥柯永蓁縱
兵鼓譟具疏直糾 上命逮至京訊治中外震警遷刑部尙書未
幾調兵部尙書時蜀黔尙梗連歲用兵公徵發調遣細大畢協三
年中仰秉 天子方略粵蜀滇黔以次削平獻俘告捷疆宇綏靖
中樞之績懋焉底定之後覈功罪議撤留綱目張舉人不敢干以
私大軍凱旋俘獲賊中婦女竝著籍 下公言裔從者不與倡亂
同罪况婦人何事宜聽取贖由是所釋甚眾復調吏部尙書久停
計典至是舉行變藤肅然請託望風自遠選人授缺嚴絕徑弊胥
吏不得誘惑取昧尤以培養人材保全善類爲急浙江總督武定

李公兩江總督山右于公下吏議公侃侃力爭雖與眾違弗顧也
公任部院十餘年聲績最著甲子七月以文華殿大學士入閣辦
事公協贊密勿虛公審慎不肖唯諾優於著作凡 國家編輯大
典靡弗兼總數稟受 上指草詔諭夙興宵寐矻矻不少休而公
亦自此病適丁卯夏憂早步禱力疾趨事勢寢劇遂不起嗚呼斯
可謂盡瘁匪躬者矣公早官禁闈卽受主知洊歷華要孤蹤中立
倚信特深前後建白未嘗不稱善清於服官慎於居鄉屢爲 天
語嘉獎尙方服食珍異之 賜先後匪一及寢疾 垂問再三訃
聞震悼 賜奠茶酒 敕所司議卹易名祭葬備禮有加比喪歸
特命馳驛遣官護送越二年 上南巡至蘇州公之孤駿業等

伏迎道左 上軫念甚至嗚呼君臣之際恩禮始終久而彌篤斯
古今來不數見之殊遇藉非公之精白迺心忠勤一節何以得此
哉其亦可感也已公沈毅淵深善斷大事盱衡碩畫洞中肯綮任
本兵時蜀初定大軍糗糧皆運自陝西出棧道顛踣相望秦民苦
之公言蜀地非不足於粟今徵諸險遠坐視其困惟以秦蜀統轄
各殊痛癢不相關故也莫若并川陝總督一人使呼應相通隨地
調發庶軍需無誤而秦民亦可少休 上大悅卽如公議行由是
轉轅如期川陝兵民交稱便公之通達政體從容決幾不動聲色
皆此類也於部議廷議同列有意見互異者輒爲之剖析開導或
至累日往往感悟其或執持甚堅公則自爲一議竝列兩請 上

每善公所陳聞有區處未當勢難兩請而勉從一議者多奉駁難如所料人以此服其識生平寡言笑未嘗見喜愠之色有非意相干者不校至於國家大事持論侃侃不以利害榮辱動其心雖賁育不能奪也公生於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二祖妣朱氏妣丁氏本生妣王氏皆 贈夫人娶王氏 封恭人 贈夫人子四駿業翰林院待詔敬業國子監生大業翰林院庶吉士建業國子監生女十人孫二詳誌狀中公至性孝友侍御公殉難濟南公年十七重跣至都伏闕下請卹卒得贈典奉母夫人極甘脆遭喪期年服竟持心喪三年始赴補親歿已久逢忌日輒素服避賓客涕泣在都下聞弟喪兼程還經理身後事撫育孤女踰已出惇於宗

族貧者輒周以粟素慎擇交所締皆一時髦俊敦槃之會傳爲盛事及貴縞紵故人惓惓獨切寒峻有文采者雖不相識汲引不倦貧士造謁接禮惟謹其或乏絕者告則必有以應宦三十年不問及生產未仕時有薄田數頃初不增益城西有宅一區門巷蕭然里人若不知在鈞要也舉公生平內行修整似陳長文論事剴切似陸敬輿約言精識沈思能斷似呂晦叔至奉身淡泊清操介然則盧文成李太初不是過也故公之逝朝野驚悼喪至吳門過車巷哭嗚呼亦可以知公矣爲之銘曰

洋洋震澤東際大海扶輿磅礴篤生魁磊包涵深廣吞納秀靈蒸雲泰岱浴日滄溟朱草華平產於堂奧金鐘寶瑟貯諸廊廟說經

重席納牖細旃淵冰夙夜三事益虔皦皦臣心清之不濁釐奸刮
垢風清霜肅遐方不庭九伐是舉率土載甯百揆時敘 帝曰懋
哉惟乃之績爰作鹽梅子違汝弼歲在單闕害於股肱辰次鶉火
箕尾以升 褒卹加崇典章畢具篤念舊臣日月逾邁堂廉一德
隆養始終明良盛事百世教忠江水回環高城蔥鬱神寶相之卜
茲墨食有子濟美繼志象賢瀧岡馬鬣相望歸然惟德與功終古
不朽深刻大書翠珉同壽

右神道碑銘王吉武代某撰

宋德宜字右之崇明人遷居長洲順治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
編修歷官吏部尙書文華殿大學士加太子太傅以疾卒於官年

六十二謚文恪 子祭葬德宜風度端凝學問淵裕爲都御史上
疏請弛海禁更定濫法裁省筆帖式禁硝磺又言捐納授官非經
久制請限以月或以年所言次第舉行又言各處統兵大將軍王
以下玩寇殃民或掠取婦女或攘奪財物請嚴飭禁絕 上是之
山東大帥柯永綦縱兵鼓譟德宜疏劾卽 命逮訊大軍進黔秦
蜀之餉彼此推諉會星變德宜言併川陝總督爲一人則痛癢相
關可以隨地調發 上從之削平滇黔粵蜀俘獲婦女籍旗下德
宜言婦女何辜宜聽收贖所釋甚眾德宜以訥至國家大事自爲
一議反覆開導多所報 可性孝友年十七以父學朱巡按山東死
事狀伏闕上書得贈卹兄德宸字御之弟德宏字疇三早著文譽

一時有三宋之目長子駿業累官兵部右侍郎次子大業內閣學士康熙三十二年典江西鄉試取朱軾第一

右傳王昶撰

公諱德宜字右之別字蓼天江南蘇州府長洲縣人母王太夫人有娠夢狡狴入室生公有異表面如白玉高額豐下目炯炯射人幼出嗣伯父母伯父母早世仍鞠育於本生父母八歲能爲文十三入籍崇明爲學官弟子歲在己卯公父以監察御史巡按山東濟南城破及於難公年十七重趼至京師伏闕請卹久之得贈大理寺卿順治五年中江南鄉試凡三試禮部中式 賜進士出身第三人改庶吉士以本生母喪歸持齋衰期年服心喪三年畢乃

至京師館中故事庶吉士假滿當補教習 世祖章皇帝特授公
翰林院編修仍在館讀書十八年始散館時江南大吏覈遺賦羅
姓名以聞於 朝里胥誤竄公名籍中遂挂吏議公具陳其誣久
之得白補原官康熙三年遷國子監司業六年轉翰林院侍讀八
年升國子監祭酒嚴立條教除積弊召奸猾吏金某至邸笞之百
六館師生人人敬憚際 今天子親政後諏吉月 車駕臨太學
釋奠於先師 御彝倫堂 賜公東向坐講周易乾卦辭宗藩宿
衛大小百寮暨太學生徒以及耆老國橋門聽講者數千人咸歎
服未幾遷翰林院侍讀學士十年 天子初開講幄 命儒臣以
次進講 親簡八人充日講起居注官公與焉尋充經筵講官明

年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上素器公數顧問卽以質對風度
端重進止舒徐每奏事畢 上恆目送焉 駕幸口外駐蹕赤
城公時扈從 上從容問及江南逋賦之由公言江南多版荒田
冊載虛名實無租入可供國課非盡官吏中飽因極言蘇松賦稅
獨重民力敝劫辭甚悉會 詔免蘇松等四郡錢糧之半高陽李
文勤公謂公曰君一言之力也十三年戶部侍郎員缺 上以命
公仍兼翰林院學士詞臣佐戶部得兼學士銜自公始既受事剔
宿弊發私餽親自握算鉤稽文卷值滇黔蜀叛秦楚東西粵軍需
孔迫大農議盡以江南歲輸充餉公念江鄉歲稔徵求不前又道
遠慮貽誤力持不可乃就用兵近地酌撥餉以濟而江南得不重

困居一年調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又明年遷都察院左都御史
上疏請弛海禁令沿海居民藉佃漁資生計請定鹽法考課罷省
筆帖式請禁通販硫磺硝決幾殄寇又言捐金者得授官非經久
制宜請限以月或以年庶幾官方以澄所言次第舉行又率同院
上言各處統兵大將軍王以下玩寇殃民遷延歲月或購取婦女
或攘奪民財物荼毒匪細請 旨嚴飭 上是之命集諸王大臣
速議申飭嚴禁由是行閒將帥懍懍畏 國憲 孝昭皇后上寶
聖心哀悼公上言宵旰憂勞之日尤宜秉禮節哀慎起居出入
又載籍浩繁博不如約願略方名象數之煩但擇有關政治裨益
身心者討論講習稍節耳目之勞用保中和之德 上喜溫旨批

谷山東大帥柯永蓁縱兵鼓譟具疏直糾 上卽命遣至京師訊
治尋遷刑部尙書調兵部時蜀初定大軍糗糧皆運自陝西道出
劍關頭踣者相枕藉陝西民大困公因星變言今大軍趨黔旦暮
望秦蜀之餉然徵秦則以道里險遠而誘之蜀徵蜀則以近地不
足而取之秦惟以川陝各設總督彼此觀望無異越人視秦人之
肥瘠也蜀地非不足於粟莫若併川陝總督爲一人則痛癢相關
隨地調發庶幾秦民得以少休其力矣 上大悅卽如公議行川
陝兵民交稱慶及滇黔粵蜀以次削平俘獲賊中婦女並著籍旗
下公言脇從者不與倡亂同罪且婦女何辜宜聽收贖於是所釋
甚眾二十一年調吏部尙書杜絕請託清釐銓法老吏斂手不敢

爲奸歲在甲子七月以文華殿大學士入閣辦事丙寅晉太子太傅丁卯六月以疾卒於官享年六十有二公之寢疾也 上垂問再三訃 聞軫悼遣閣臣攜茶酒 賜奠柩前以其年秋八月喪歸某年月日葬某原祖妣朱氏妣丁氏本生妣王氏皆累 贈夫人娶王氏 封恭人累 贈夫人子男四人駿業翰林院待詔敬業國子監生早卒大業翰林院庶吉士建業國子監生女十人一嫁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修顧藻一嫁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王揆一嫁州同知金相戊一嫁壬戌榜進士顧用霖一嫁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修陳元龍一嫁辛酉科舉人朱之敦一嫁翰林院編修李孚青一許配國子監生錢澹一許配裘岱生一許

配繆氏惟公至性孝友母在自食麤糲以甘藟爲養親歿後忌日
輒素服避賓客涕泣在都下聞弟喪兼程還經理身後事撫育孤
女踰己出惇於宗族貧者輒賙以粟甲辰充會試同考官丙辰己
未兩主會試五充文武 殿試讀卷官 詔舉博學鴻儒以汪琬
陳維崧薦俱授翰林故人孫暘吳兆騫徙遼左捐金贖之還兆騫
客死爲經營其歸櫬生平寡言笑未嘗見喜愠之色有非意相干
者不校寬以御下無疾言遽色而門以內肅然家人不敢以褻服
見也與修通鑑全書充 世祖章皇帝實錄纂修官 太祖高皇
帝實錄總裁官兼充 三朝聖訓平定三逆方略政治典訓 大
清會典 大清一統志等書總裁官明史監修官又奉 命評隲

古文淵鑒始終以文字受。主知公剛毅木訥造次不能達其詞。至於國家大事論議侃侃同列意見有異輒爲之剖晰是非反覆開導或至累日往往感悟其或勢不可挽則自爲一議。上每善公所陳多報。可公遇。覃恩貶封者五加級者六黑狐紫貂衣裘文鏐采幣天駟上尊玉粒珍果之。賜匪一然服官三十年不一問及生產未仕時有薄田數頃初不增益城西有宅一區門巷蕭然里人忘其在樞要也公立三不朽同朝公卿所共聞見某於公同鄉曲於學同席研於仕爲公後進知公較詳謹狀公歷官行事乞銘作者傳。國史得以編錄焉謹狀。

右行狀徐乾學撰

國朝音獻類徵初編卷之七目錄

宰輔七

李天馥

陳廷敬

熊賜履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之七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宰輔七

李天馥

李天馥河南永城人順治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十八年散館授
檢討康熙七年丁父憂十年服闋補原官十一年充順天武鄉試
副考官尋遷國子監司業晉翰林院侍講十四年遷侍講學士十
五年正月轉侍讀學士十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二月遷詹事府
少詹事十六年擢內閣學士十八年正月充經筵講官九月充武
會試正考官十九年四月兩澤愆期 特旨偕大學士明珠等會

同三法司詳鞫已結重案減等發落二十年擢戶部左侍郎二十一年充會試副考官二十三年轉吏部二十四年充政治典訓副總裁二十七年擢工部尚書三月 上召總河靳輔巡撫于成龍面詢河工事宜輔以高家堰外築重隄截水盡出清口不令歸下河淮揚七州縣被災之田可出若開濬下河恐有海水倒注之患成龍以修下河開海口避 特旨行今高家堰修築重隄停開海口縱上流水不至而秋霖暴漲天長六合等處水無所洩海口仍應開二人各堅執一說 上命會同九卿詳議天馥尋議下河海口當開高家堰重隄宜停 上從之五月調刑部十二月調兵部二十九年吏部行取知縣以科道用 命大臣各舉所知天馥舉

三河縣知縣彭鵬靈壽縣知縣陸隴其居官有聲 諭曰陸隴其
彭鵬服官廉介朕所素知准行取三十年轉吏部三十一年授武
英殿大學士三十二年丁母憂回籍三十四年以原官入閣辦事
三十六年充平定朔漠方略總裁三十八年七月疾 上遣內閣
學士特默德及太醫官三員存問賜尙方藥物十月卒遣疏入得
旨李天馥簡任機務效力有年勤慎素著忽聞溘逝朕心深爲
軫惻著遣散秩大臣一員侍衛十員往奠茶酒應得卹典察例具
奏尋 賜祭葬如例諡文定子孚青康熙十八年進士官編修

右 國史館本傳

康熙三十八年十月大學士合肥李公薨於位遺疏聞 上震悼

命大臣侍衛至邸第奠茶酒禮臣舉卹典閣臣議諡法翰林院
撰代言之文以祭且疏其生平立朝行己之大者著之碑先是
公寢疾上自塞外聞之曰何不早奏卽遣學士問所苦賜禁
方上藥諭御醫用心調理視朝畢輒問病勢減以否蓋上臨御
久嘗屢易執政諸大臣深惟政本之地爲治化樞恆難其人試公
者歷有年所益信其可大任而公入閣未期月卽以憂去上特
虛席以遲其來公益慎乃位屬海內又安持大體不求赫赫名惟
清靜和平與師師百僚化紛更異同之迹歸於無事以仰稱聖
天子休息愛養元元含宏廣大之至意中外食隱然之福無窮在
位五年善始善終而羣情猶以年之不長不獲究其施爲惜云公

之喪將行孤子編修孚青以狀泣請於其長門下士韓莢爲辭以
納諸墓謹敘以銘敘曰公諱天馥字湘北號容齋先世湖廣黃岡
人遷於廬者爲始祖諱英洪武初以軍功授世襲廬州衛指揮僉
事因家焉七傳至公會祖諱應元祖諱長庚父諱萬化皆以公貴
誥贈光祿大夫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累世雖高勳世胄
皆好讀書公父初補諸生尋襲衛職 本朝初以都司督上江漕
務愛賓遊重然諾生三子公長也次天裔天爵公自少穎異七歲
卽能詩稱神童明季流寇剽掠江淮間合肥被陷公隨兩大人蒼
黃被難手一卷不暫釋未及弱年誦四庫書殆徧始公家有別子
占衛籍永城故公卽以其籍登順治丁酉鄉薦明年成進士選翰

林庶吉士在館益博聞約說縱橫演迤於經史百家蓋經世之學
基此矣辛丑授檢討冬奉嫡母張夫人諱歸里服除補故官康熙
戊辰復以父憂去辛亥升司業迎養生母翟太夫人邸中尋升侍
講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歷講讀學士至少詹事丁巳升內閣學
士兼禮部侍郎在 上前有所見必陳無隱多見從辛酉升戶部
左侍郎部故利藪有以苞苴謁者公拒之曰吾一日在部汝曹無
望茲事之行也皆動色縮手相戒甲子調吏部尤以揚清激濁爲
己任公在戶部四年吏部五年而一無私焉 上自是器公益深
矣未幾升工部尙書轉刑兵二部尙書辛未遷長吏部曹司吏素
不便於公者畏公之復來而選人稔聞公名則喜甚公逐吏之尤

黠者以便選人而部復爲之一清云時當補大學士已逾年一日
上諭滿漢諸大臣曰機務重任必不可用喜事之人朕觀李天
馥老成清慎學行俱佳朕知其決不生事遂以 命公時壬申十
月也次年六月翟太夫人薨 上諭諸大臣李天馥入閣未久倚
毗方殷未及展施遽爾回籍深軫朕懷遂 賜御書貞松二大字
兼 賜以手卷云儒者當學探本原行迪醇茂循序進德守己中
虛一言一動罔有不謹嘉謀嘉猷必以入告斯廣譽翕聞爲周行
之士蓋緣公之所已能益屬望其加勉也行後一日 上曰李天
馥侍朕三十餘年未嘗有過三年易過此官不必補人及服將除
卽 召起公公感 上知之深益退然若不自勝措其身於一言

一動無過之地如 聖明之詔誠而宰物應機要皆以虛公處之
長官百司各安其職一不以己與威福歸之於朝而毀譽不出諸
其口同列咸服其和敬而小大共樂其寬雅也 上三征胡漠還
兵革甫息公尤以甯民之道可也在簡欲變法不如守法欲救弊
未必無弊奉行故事惟謹不敢失尺寸此乃所以報也昔宋李文
靖公爲相眞宗問治道何先對曰不用浮薄喜事之人此最爲先
文靖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朝廷
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多所傷所謂庸人擾之
是已公之深慮遠識蓋絕類 上之器重公以此然文靖在位未
久公年亦不甚過之平格之老不壽於天痛矣夫公旣歿 上特

賜謚文定按謚法安民大慮曰定公之不喜事所以安民也人咸以受大名爲當云公性至孝先是張夫人之喪毀甚杖而後起及贈公沒亦如之有終身不逮養之悲而翟太夫人之喪歸當取道巢湖西口時冬月水涸及舟至水驟涌數尺如送喪者舟過卽落如故旣葬廬於墓側手植松楸晨昏禮謁淚血沾漬墓門忽有白燕雙飛掠水而至呢喃上下久之不去人咸以爲孝感遂名公所居爲白燕廬遠近皆歌而和之友愛二弟白首無間尤好爲德於鄉自廬墓後窮民歸之遂成村落當歲旱苗將槁公爲壇墓前三日齋以禱於天方蒲伏雨大作及秋忽飛蝗蔽天皆驚恐公復禱如前未幾蝗盡去鄉民咸德之公歿而哭之者衆久益不忘也公

在位尤爲於人物如李翰林因篤趙參政進美秦檢討松齡等公爲學士時薦以應博學鴻儒科者也陸御史隴其邵參議嗣堯今巡撫彭公鵬公爲吏部所汲引以游至大官爲名臣者也下至單門寒俊聞聲相思惟恐其不登用有名章迴句輒流連歎詠不置蓋汲汲於以人事君其心好之誠而非有強也公所活人尤衆爲學士時冬月斷囚嘗請生其死者知縣李方廣當死公曰其人素有才名得緩不死可以赦免又有殺人抵罪者公獨言乃仇人先折其父足爲父報仇可赦也遂得減等兵興民多被俘贖而歸之者嘗數百人在刑部有移令負官錢數萬產盡應赦而吏持之急公至卽與寬免以釋其子孫之係累者念囚多瘐死爲庀屋材多

爲之所別罪之輕重以居囚至今德之又有大獄下部議者皆曰
應死公察其冤獨議曰不當死 上竟從公議也始在翰林名籍
甚雅以文章爲己任諸號爲文家率後先倡和而尤與葉文敏公
及今尙書澤州陳公新城王公倡復古學刊落僞體每朝罷譙遊
或闔戶吟賞絳然如林下人一篇出好事者爭傳諷既居相位雅
不以自多不復有狎主宗盟之豪氣而望其容貌習之於語默動
靜之間其風神局度使人意消皆書卷之所積而然也所傳有編
年詩容齋千首詩詩餘其古文制誥諸集將次第行世公生於有
明崇禎十年正月二十四日薨於康熙三十八年十月十五日年
六十五夫人李氏指揮同知諱兆生女繼張氏 贈封皆一品夫

人子二長編修孚青也康熙己未進士孚蒼己卯舉人女五適字皆名族孫三昉琳貢生昉琳昉琴尙幼孚青等舉公之喪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茆事公於國子後數侍後堂之末不敢以不文卻孤之請而公之事不勝書深懼槩而弗詳然弗敢誣且溢又生平奉公之教甚多皆可書之大帶憶公貳吏部時茆以學士與廷議遇事有不平者不禁形於辭色公微笑謂茆君何至是凡事平其氣而可也僕初亦爾後漸熟漸平也茆退而尋味不已而變化之爲難未嘗不有媿於公言銘曰

金斗六星其五主廬靈和篤公叶贊斗樞少也稽古經神學府游更常伯登爲碩輔薄伐既定簧鼓笙吹不吐不茹公相以詩官刑

政典有條秩如遵道遵路公相以書壯不如罔賁不如白何慮何
思公相以易運於無迹宰而不尸一龍一蛇一張一弛 帝深用
嘉長倚丞弼竭不憚遺三能圻一有煒玉管紀諸緝編載錫絲言
揭茲新阡稷契皋陶讀書不息學如鬲如於斯長舉過者下馬痛
者回車鶴歸燕來占復其初

右墓誌銘韓茨撰

湖北毋喪歸廬墓側居常好施既卒鄉人哭之如喪所親

右測海集張維屏錄

李容齋相國服闋入都其壬戌諸門生已多通顯置酒新第讀學
史胄司卽席賦詩曰郎君館閣稱前輩弟子門牆半列卿

國朝詩林卷之二十一

右漁洋詩話張維屏錄

陳廷敬

陳廷敬山西澤州人順治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初名敬以是科館選有同姓名者奏改廷敬十八年充會試同考官尋授祕書院檢討康熙元年告假歸省四年補原官八年遷國子監司業洊陞侍講學士十一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二年轉侍讀學士充武會試副考官十四年遷詹事十五年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十六年正月改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九月同掌院學士喇沙里侍講學士張英奉 諭曰爾等每日進講啟迪朕心甚有裨益嗣後天氣漸寒特賜爾等貂皮各五十張表裏緞各二疋十七年正月 詔舉博學鴻儒廷敬薦原任主事汪琬 召試一等授編

修七月廷敬偕侍讀學士葉方藹入直 南書房十一月丁母憂
上遣學士二員慰問齋 賜奠茶酒 諭禮部曰陳廷敬侍從
勤勞其母准照學士品級賜卹二十年服闋補原官二十一年充
會試副考官時副都御史余國柱以滇南平定請釐定樂章禮部
翰林院會議 郊壇 宗廟仍循順治元年之舊朝會燕饗宜更
定廷敬撰擬十四年 旨下所司肄習二十二年遷禮部右侍郎
尋轉左二十三年正月調吏部右侍郎管理戶部錢法八月疏言
自古鑄錢時輕時重未有數十年而不改易者今日民所不便莫
過於錢價向日每銀一兩易錢一千今則僅得九百其故由燬錢
作銅夫銷燬制錢其罪至重然而不能禁者厚利之所在也銀一

兩僅買銅七觔而銷錢一千得銅八觔十二兩奸人以爲射利之捷徑錢安得不日少而日疵乎順治十年因錢價賤壅滯改舊重一錢者爲一錢二分五釐十七年又增重爲一錢四分所以杜私鑄也今禁私鑄而私鑄自如應改重爲輕則燬錢之弊不禁自絕近來產銅之地收稅過重致開採寥寥並宜停其收稅聽民間採則銅日多而錢價益平矣疏下部議行九月擢左都御史二十四年正月疏言貧廉者治理之大關奢儉者貧廉之根柢欲教以廉先使之儉古者衣冠輿馬服飾器用之具婚喪之禮賤不得踰貴亦不得加大今或等威未辨奢侈之風未除機絲所織花草蟲魚時新時異貧者循舊而見嗤富者卽新而無厭轉相慕效積以成

風由是富者贖貨無已貧者恥其不如冒利觸禁其始由於不儉其繼至於不廉好尚嗜欲之中於人心猶水之失隄防而莫知所止乞 敕下廷臣博考舊章官員士庶冠服衣裘飾用之制婚喪之禮有宜更定者斟酌損益務合於中制度既定罔敢凌越則節儉之風庶可漸致疏下王大臣議謂儀制久頽無庸更定得 旨服飾諸項久經定例禁飭近見習俗奢靡應用僭亂者甚多皆因所司視爲具文嗣後須切實奉行務須返樸還淳恪循法制以副朕敦本務實崇尚節儉至意九月疏言水旱凶荒堯湯之世不能盡無惟備及於豫而闕嘗其急故民恃以無恐臣維報免災荒 聖意之所垂念者敢獻其末議如山東省去年九月題報濟甯海

豐霽化水災情形戶部議覆行令委官踏勘十一月以踏勘成災
分數應蠲錢糧冊結具題戶部議覆行令分晰地畝高下今年四
月以並無捏報分數具題戶部覆准蠲免 德音下逮近省已逾
半年遠省將不止一載如此其遲回者所行之例則然耳臣愚謂
被災分數卽見地畝高下既有冊結可據卽宜具覆豁免上宣
聖主勤民之意下慰小民望澤之心中不使猾吏奸胥緣爲弊竇
勿循舊例爲便疏下部議令嗣後巡撫題報情形後速分晰寫下
具題戶部覆覈無舛卽准其蠲免又疏言督撫之職在察吏察吏
欲令民安非明於擊斷之爲能盡其職也必先嚴守令謹科條使
民遷善遠罪至於刑清政簡之爲能盡其職也孔子不云乎上教

之不行罪不在民也故欲使民不犯法而刑辟衰止莫先於行上之教欲行上之教緊惟督撫是問督撫曰是將在羣吏夫吏果廉能毋敢有加派火耗毋敢黷貨於詞訟毋敢朘削夫富民然後能一意行上之教而民不罹於刑今吏或不能誠有罪焉然非盡吏之罪也上官廉則吏自不敢爲貪上官貪則吏雖欲爲廉而不可得凡所爲加派火耗黷貨朘削日以曲事上官之不暇而又何有於行上之教使民不罹於刑雖吏勉強行之而民習見吏之所爲多不法也曰是惡能教我誰其從之是教之不行刑之不止吏爲之也吏之爲之者督撫使之然也方今要務在於督撫得人爲督撫者不以利欲動其心然後能正身以董吏吏不以曲事上官爲

心然後能加意於民民可徐得其養養立而後教可行歷代以來
有講讀律令之法皆周禮之遺意爲教民之要務我 皇上聖諭
十六條頒行已久而鄉村山谷之民至今尙有未知者宜通飭督
撫凡保薦府州縣官必確察其無加派火耗無贖貨詞訟無朘削
富民每月吉集眾講解 上諭實心奉行者爲開具事迹所最先
如保薦不實加嚴處分俾知功令之重在此顧名思義觸目警心
以導羣吏而 皇上之考察督撫則以潔己教吏吏得一心養民
教民爲稱職使賢者知勉而否者知懼洗滌舊染以幾刑清政簡
仰副 聖主惓惓求治之心疏並下部如所請通飭督撫嗣後保
舉開列實迹以無加派火耗等事爲第一條實心奉行 上諭每

月吉集眾講解爲第二條如保薦不實督撫降二級調用司道府降三級調用定爲例又疏劾雲南巡撫王繼文當凱旋大兵在滇之時動支庫銀採買米石草束及凱旋後以所存米抵給本省官俸所存草抵給驛站前後銀數贏縮相懸卽非侵沒入己而虧損庫銀幾至百萬溺職不忠何以自解疏下部嚴察以抵給官俸驛站銀數繼文尙未題銷責令改照採買原數具題二十五年閏四月同學士徐乾學奉 旨覽卿等奏進鑑古輯覽具見盡心編纂博採考訂勸戒昭然有裨治化朕心深爲嘉悅書畱覽時纂輯三朝聖訓政治典訓平定三逆方略皇輿表一統志明史廷敬並充總裁官九月遷工部尙書二十六年二月調戶部九月調吏部

二十七年二月法司逮問貪贖劾罷之湖廣巡撫張汧因汧未被
劾時曾遣人齎銀赴京詰其行賄何人初以分餽甚眾不能悉數
既而抵出尙書徐乾學少詹事高士奇及廷敬會奉 諭此案若
嚴審牽連人多就已經審實者即可完結於是置弗問並詳徐乾
學高士奇傳廷敬疏言臣無他才能惟早夜兢兢思自淬勵不徇
親黨不阿友朋上恐辜 聖主殊恩下欲全微臣小節乃至積有
疑讞飛語中傷如張汧一案者汧雖臣戚涇渭自分嫌疑之際尤
臣所慎汧既敗潰遂疑及臣積疑成恨語涉誣染假使臣稍有私
於汧爲之庇護則汧必深德於臣豈肯扳連幸蒙 聖明洞照一
付盈庭公論使臣心迹可白名節得全破腦剗心未足爲報獨念

臣備位於 朝宜擇所處詎可抱戾猶廁班行自被謗以來神志
摧沮事多健忘奏對失其常度雖 皇上不加譴責而臣心實難
自安且臣父年八十有一倚閭懸望伏乞 聖心憐憫准與回籍
得 旨覽卿奏情詞懇切准以原官解任其修書總裁等項著照
舊管理二十九年二月起爲左副都御史四月疏言臣再領臺班
每誥誡科道官凡有建白不許預聞於堂官僚友以滋指使囑託
之弊如中外臣僚果有奸貪不法因革事宜果有紀綱關係者則
當切實指陳否則與其生事以塞責不若省事而擇言蓋毛舉細
故剔摘成例馴至刻薄煩碎無裨 聖朝寬大經久之規誠能持
重養銳言不輕發發而必當使不肖之徒有所警戒願忌不敢恣

意爲非所謂省事而擇言也乞 天語申飭科道官勿以無補之
言瑣瀆臣又念條奏貴乎簡明近見冗詞多而論事之言反少我
皇上聖學聖治豐功懿德日盛月新史官書之儒臣紀之而且
萬方謳歌海外頌禱亦何待言官於條奏建白之時綴述數端旣
不足以揚盛美之萬一兼乖辭尙體要之義致煩 乙覽必厭薄
之特 聖度優容不加詰責耳祈 敕此後勿踵習前弊多引煩
詞如有不遵量加處分庶幾息便辟之風而作謦諤之氣矣疏入
報 聞又 諭曰科道官所奏之事是否可行自有裁定若必大
事方令建言致進言者少非所以集眾思廣忠益也七月遷工部
尚書三十一年八月丁父憂得 旨慰恤如例三十三年十一月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四十一
授戶部尙書三十八年十一月調吏部尙書四十二年二月充會
試正考官四月授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四十四年正月
賜以詩 題云覽皇清文淵閣大學士陳廷敬作各體詩清雅醇
厚非積字累句之初學所能窺也故作五言近體一律以表風度
四月 上南巡 召試舉貢生監於杭州蘇州江甯廷敬與大學
士張玉書掌院學士揆敘奉 命閱卷四十九年十一月以耳疾
乞休 允之五十年五月大學士張玉書卒李光地疾未愈 詔
廷敬入直辦事五十一年三月病劇 遣太醫院診視四月卒
命皇三子允祉率大臣侍衛奠茶酒給銀一千兩治喪令各部院
滿漢大臣各往弔 御製輓詩云世傳詩賦重又云國典玉衡平

諭內閣及禮部曰陳廷敬夙侍講幄簡任翰扉恪慎清勤始終一節學問淹洽文采優長予告之後朕眷注尤殷留京修書仍預機務尙期長享遐齡以承寵渥遽爾病逝深爲軫惻其察例議卹賜祭葬如典禮加祭一次諡曰文貞

右 國史館本傳

陳廷敬字子端別號說巖澤州人六七歲後塾師授句讀見左氏春秋傳喜而竊誦之嗣後見他古文無不然家固多書從兄庶常公尤好古則從學之盡發所藏書縱觀之年二十釋褐登朝優游詞館時龔芝麓宗伯以風雅號召天下諸名士皆出門下而新城王貽上最有詩名先生詩不與之合王獨奇其詩因以自負然卒

不與之合間亦爲古文以自娛長洲汪蒼文見而大異之公感激
汪言遂肆力於古文自有得焉其後 上召見殿中問朝臣誰能
詩舉貽上 詔求博學鴻儒備顧問舉蒼文兩人用此官翰林益
相切劘砥礪以盡其材之兩人者一爲詩伯一爲文宗卓然爲
本朝第一手而吹噓上送名達 天衢出谷遷喬聲華赫奕實由
先生一言推轂誠所謂文章報國而得以人事君之道者矣先生
少不好弄遇羣兒戲則聳肩袖手望望然去稍長衣冠偉岸擬而
後言議而後動磊砢自異蓋天性也歷仕五十餘年遭逢 聖明
位爲上相旣用德行事業光昭邛治黼黻 皇猷而又以文章餘
事深契 主知 聖祖之賜詩序有曰其氣淵若其言藹如清醇

雅厚非積句累字之學所能窺竊其諸一字之褒榮於華衮者歟
陳乞章屢上得請歸有日旋奉 特詔再入綸扉逾年而赴玉樓
之召家於午壁策平生所爲詩賦雜文五十卷題曰午亭文編云

右小傳鄭方坤撰

公夙知靈壽令陸公清苑令邵公賢袖疏草將列薦會 上御宮
門亟召九卿舉廉吏既進升階未盡一級 上獨目公班定又數
目若詔使言者蓋是時公方掌御史臺以進言爲職又嘗數薦人
以故數目公使言公自念班六卿下既未承明詔當以次對已而
六卿有言他守令賢者語未竟 上特問公廉者果爲誰公奏言
知縣陸隴其邵嗣堯皆天下清官雖治狀不同其廉則一也於是

兩公皆擢御史始公嘗亟稱兩公廉或謂曰兩人者廉而剛剛者易折且多怨恐及公公曰果賢歟雖折且怨庸何傷是可謂能以人事君者矣

右事略李元度撰

陳先生諱廷敬字說巖號午亭歷官大學士先生童稚之年卽知嚮慕正學壯而愈篤老而彌專著有困學緒言若干則其言曰吾學亦屢變矣其始學詩當其學詩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詩矣其繼學文當其學文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文矣其繼學道及其學道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道矣又曰太極圖括盡天地人物之理然其所以接聖道之統開理學之傳者所貴學者以此理

實體於心耳若不實體於心則天地萬物亦何與於吾事乎故曰君子修之吉修者修此而已又曰克己復禮禮言復本有也禮卽性也夫曰禮其善可知烏有所謂惡哉故絕天下之惡而成天下之善者性善兩字之功也又曰羣居最奪人志學者言貌必恭謹如以譎浪笑傲爲能便辟僂巧爲才亦甚失其本心矣日入其中幾何而不與之俱化哉又曰凡事入手皆須忍耐稍緩則其理自著應之庶幾少錯矣又曰古人讀書直是要將聖賢說話實體於身心如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其鄭重如此今童蒙初學讀書未有不取大學熟爛誦習者其後果能行得一言一字否父師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習爲作文辭取科名之具而

已蓋以是爲固然而莫之能知古人爲學之意也書雖讀而道益不明不行矣謂之未嘗讀書可矣又曰或言道學不可不行而可不講曰是也然雖講之庸何傷講之所以求爲君子不爲小人也若心慕君子之名而身冒小人之行不愧於己必愧於人愧夫人之以小人目之也既愧小人之名將慕君子之實矣愧於人必愧於己其致一也若都未知愧又何須講且猶講之必至於愧愧其不爲君子則必不至於爲小人矣使天下羣然愧爲小人慕爲君子此道學之所以行也又曰君子之言動以天而不以人小人之言動以人而不以天以天者順而祥以人者逆而禍順而祥易簡之道也逆而禍險艱之爲也棄易簡而樂險艱豈人情哉亦弗思

之甚而已矣又曰或問周子云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
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不知如何能見
其大曰且須理會古聖賢言語行事如理會得孔子疏水曲肱樂
在其中顏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此見得一分則心泰一分見得
十分則心泰十分既有所見須守之勿失漸次擴充到純熟處則
化而齊也又曰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
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夫子所謂志學亦是如此故學者莫大於
立志又曰戒慎恐懼此孔顏之所以樂也程子謂鳶飛魚躍境界
是戒慎恐懼正子思喫緊下工夫處也千古聖賢相傳正脈斷不
外是程子謂靜中有物始得蓋有物謂敬也敬卽戒慎恐懼所謂

必有事也戒慎恐懼則自然勿正勿忘勿助若靜中無物則是全無事也而正忘助之病不勝其紛紛矣此異學之空虛不可語於吾儒中正之道禪家受病正坐此以之處靜且不可況動乎故合動靜而交致其功斷非戒慎恐懼不可又曰行莫善於思然戒在三思過莫貴於悔亦不可數悔故曰再思曰不貳過又曰凡人役志於榮利紛華一旦小失意則戚然如不欲生蓋其生平患得患失至此而益不能自持所謂不仁者不可以處約樂也若夫有道之士不處非義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其自處有素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也焉得而不浩浩哉觀此先生之學而有得可知矣先生經學邃深侍講席最久觀 經筵奏對諸錄日有數

陳時申啟沃以喜起明良之遇盡都俞吁咈之誠堯廷舜陛極一時廢颺之盛矣先生精於韻語雅頌風賦無體不備而所著各體文亦逼韓曾諸大家言中有物其有以歟

右學案唐鑑輯

澤州相國陳午亭中進士與通州庶常敬同名 上於澤州名上加廷字別之澤州以 賜石榴子詩受知 聖祖以至大拜其詩云仙禁雲深簇仗低午朝簾下報班齊侍臣密列名王右使者曾歌大夏西安石種栽紅豆蔻火珠光迸赤玻璃風霜歷後含苞實只有丹心老不迷

右雨村詩話張維屏錄

--	--	--	--	--	--	--	--	--

南 字 大 美 不 示 示 示

一

能賜履

熊賜履湖北孝感人順治十五年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十七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康熙二年遷國子監司業四年遷弘文院侍讀六年 聖祖仁皇帝屢詔臣工直陳政事得失時內大臣鼈拜輔政自專賜履疏言內臣者外臣之表也今 國家章程法度不聞略加整頓而急功喜事之人又從而意爲之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不知無窮之弊已潛滋暗伏於其中部院臣工大率緘默依阿託老成慎重之名以濟尸位素餐之計樹義者謂之疏狂任事者目爲躁競廉靜者斥爲矯情端方者病爲迂腐聞有讀書窮理之士則羣指爲道學百計詆排欲禁錮其終身而後

快乞 皇上申飭滿漢諸臣虛衷酌理實心任事化情面爲肝膽
轉推諉爲擔當漢官勿阿附滿官堂官勿偏任司官宰執盡心論
思毋以唯諾爲休容臺諫極力糾繩毋以鉗結爲將順則職業修
舉官箴日肅矣疏入報 聞七年遷祕書院侍讀學士疏言朝政
積習未除國計隱憂可慮 皇上聰明天廬天下之人靡不翹踵
拭目仰觀德化之成而設施措置猶未足厭服斯人之望年來災
異頻仍饑荒疊見正宵旰憂勤徹懸減膳之日伏乞 時御便殿
接見儒臣講論政治行之以誠持之以敬庶幾轉咎徵爲休徵疏
入內大臣鼇拜傳 旨詰問積習隱憂及未厭人望實事賜履言
卽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意欲 至尊憂勤惕勵也鼇拜復傳

旨嚴飭賜履不能實在指陳妄行冒奏以沽虛名下部議處應降
二級調用上寬免之未幾命康親王傑書等勘鞫鼇拜結黨
專權罪狀讞辭有鼇拜叩賜履劾己意圖傾害一款互詳鼇拜傳
賜履嘗以 上卽位後未舉行 經筵舊典謂宜慎選儒臣以資
啟沃並請備記言記動之職設起居注官又以 上欲巡幸邊外
疏請停止皆得 旨俞允 諭廷臣曰朕頃以農隙講武之時欲
一往邊外閱視有疏稱災變甚多不宜出邊增兵民困苦者深嘉
其抒陳忠悃直言進諫已如所請停止此後有未當之事其各直
陳所見朕不憚改焉九年四月擢國史院學士十月改內三院爲
內閣設翰林院以賜履爲掌院學士會復設起居注日講官 命

賜履充之又充經筵講官十年六月乞省母疾 命勿開缺十一年 命教習庶吉士十二年充會試副考官十四年三月奉 旨翰林院掌院學士熊賜履素有才能居官清慎著升內閣學士於是授武英殿大學士時恭輯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聖訓御撰孝經衍義重修 太宗實錄賜履並充總裁官十五年六月陝西總督哈占有盜犯已獲開復疏防官員一疏內閣誤票三法司覈擬既檢舉得 旨寬免處分大學士杜立德告之大學士索額圖謂前此票擬草簽今已改寫不無情弊既而索額圖欲閱草簽杜立德又以被竊去告於是索額圖大學士巴泰同奏請 敕吏部集問諸大學士學士及中書等嚴察改寫竊取情弊吏部

尙書明珠郝惟納等議賜履票擬錯誤欲諉咎杜立德改寫草簽復私取嚼毀失大臣體革職遂罷歸家江甯二十三年上南巡賜履迎駕召對良久遣侍衛齎御書及食物賜之尋御題經義齋扁額以賜二十七年六月授禮部尙書十二月丁母憂歸二十九年十一月仍授禮部尙書三十年充經筵講官及武會試正考官三十一年二月命往江南察審運河同知陳良謨許告河道總督王新命勒取庫銀事鞫新命及良謨並那移庫銀論罪如律十月調吏部尙書會河道總督靳輔奏所屬州縣開河築隄建壩栽柳之民間田地應令督撫察勘豁免額賦上曰此事若令地方官履勘丈量恐借端擾民特遣賜履前往會

同督撫察勘尋還奏高郵山陽等州縣應豁免額賦田地三千七百二十八頃有奇三十三年九卿會推兩江總督以吏部侍郎布彥圖等十二人列奏 上詰問保舉布彥圖者何人大學士等以賜履覆奏 上以尙書庫勒納與布彥圖同旗同部素所稔知諭責之實賜履弗問互詳庫勒納傳三十五年七月御史龔翔麟劾奏吏部擬補擬選先後互異單月府州縣缺壓歸雙月河工咨畱人員或准或否高下其手尙書熊賜履竊道學虛名負 恩溺職應與久任吏部之侍郎趙士麟嚴加處分得 旨吏部回奏復下都察院察議以回奏含糊矛盾賜履與尙書庫勒納侍郎趙士麟彭孫通並應降三級調用 上命從寬畱任三十八年授東閣

大學士時纂修 平定朔漢方略及明史賜履充總裁官先是三十三年三十六年會試至是三十九年會試並爲正考官四十二年二月復充會試正考官三月以年屆七十乞休得 旨卿才學敏贍講幄久勞簡任綸扉勤慎益著老成在列倚毗方殷覽奏引年求罷情詞懇切准以原官解任仍食俸畱住京師用備顧問以示優眷四十三年 賜御書壽耆扁額四十五年十月疏辭食俸復乞歸江甯 命乘驛官爲護送四十六年 上閱河 駕幸江甯 召見慰問 賜御用冠服四十八年十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 命禮部遣滿漢司官各一員往視其喪 予卹銀一千兩 贈太子太保 賜祭葬如典禮諡文端所著有經義齋集學統學

辨學規學餘諸書當賜履遺疏至京時其同姓編修熊本竄入薦
已語 上覽疏 諭廷臣曰熊賜履學問既優人品亦端此遺疏
內薦舉其姪熊本必係虛偽 命總督噶禮確察噶禮取其疏草
以進果無是語下法司鞫問論熊本罪如律五十一年 諭吏部
曰原任大學士熊賜履夙學老成歷任多年朕初立講官熊賜履
早夜惟勤未嘗不以內聖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本直言講論稱
得至理而後已且品行清正學問優長身歿以後朕屢加賜卹至
今猶軫於懷原任大學士張英張玉書朕因眷念舊勞擢用其子
熊賜履之子自應一例推恩著調取來京酌量錄用以示不忘舊
舊之意六十年吏部以其二子引見 命俟年壯時錄用 諭大

學士等曰原任大學士熊賜履居官清正學問優贖朕每念舊勞
不忘於心屢諭織造李煦曹頌周卹其家今其二子來京觀其氣
質尚可讀書熊賜履屢爲試官所取門生不下千人身後竟無一
顧卹其家者朕於故舊大臣身故之後不忍忘懷當熊賜履居官
時政事言論有不當者朕未嘗不加訓飭卽凡大臣皆然及已去
位身故則但念其好處如李蔚王熙之孫勵杜訥之子俱見爲京
職見任大學士王頊齡之子王圖炳亦在內廷行走沈荃之子沈
宗敬爲人參劾朕念伊父存日勤勞姑畱其職杜立德張玉書之
家時時問其子孫何如至於讀書學問之事必思及李光地其子
姪亦見官於朝此皆爾等所知也今聞熊賜履二子家甚清寒爾

等亦應其相扶助令其讀書俾有成就 今上乾隆四年吏部以
熊賜履之子志契年已及壯具奏奉旨以京職用尋授翰林院
孔目

右 國史館本傳

公諱賜履字青岳湖北孝感人順治十四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
選庶吉士授檢討十七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康熙二年遷國子
監司業四年遷弘文院侍讀六年五月 聖祖詔臣工直陳政事
得失公於是上書曰臣荆楚鄙儒猥蒙 先帝簡拔授以清班繼
荷 皇上殊恩累遷今職 兩朝知遇高厚難名中夜捫衷汗流
浹背伏念臣自幼讀書辨志竊以聖賢爲師數年來恭遇 皇上

高拱深居 經筵未舉區區獻納微忱無由上達且以出位陳辭
典制有禁因循緘默尸素到今臣之臯也亦臣之分也茲者伏遇
皇上恪謹天戒軫念民依虛己下詢采及葑菲此正微賤小臣
圖報涓埃之日也謹仰遵 明詔殫竭愚衷惟 皇上畱神省覽
伏讀 詔書有曰今聞直隸各省人民多有失所疾苦窮困深可
軫念或因官吏貪酷腴削民生或因法制未便致民失業嗚呼
皇上此心乃二帝三王之心 皇上此言乃二帝三王之言也夫
民生今日其困苦亦孔亟矣國家日言生聚而凋敝愈甚日言軫
卹而創痍不起日言招集言蠲免而流亡滿目逋欠浸多近而畿
甸遠而各省流離瑣尾所在皆然遡厥由來惟是官吏之割剝徭

賦之繁重有以致之誠有如 聖諭所云者蓋小民水耕火耨終
歲勤勞僅足以贍給俯仰而夏稅秋糧朝催暮督賣絲糶穀十室
九空私派倍於官徵雜項浮於正額分外之誅求無名之賠補種
種剝刻剝膚及髓一有不應卽已顛頓呼號於捶撻敲扑之下而
無能安其室家井廬之樂哀此小民正使年熟歲稔尙難保須臾
之命一旦水旱頻仍饑饉見告其不轉徙流亡填溝渠而委道路
者幾何哉蠲賦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而民
重其瘠疆者斬木揭竿弱者析骸易子此理勢所必至者嗚呼此
固民情之大可憫而國計之重可憂者也雖然此不獨守令之過
也上之有監司又上之有督撫 朝廷於守令方責之以廉而上

官實教之以貪 皇上授以養民之職而上官自課以厲民之行
今日之爲守令者亦甚難矣督撫廉則監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
督撫貪則監司貪守令亦不得不貪表有影原有流此又理勢之
必然者也今之爲督撫者求所謂精白乃心爲 國家安輯地方
愛養黎庶者臣不敢謂無其人獨是 國家以全省民命舉而付
託於其身畀以察吏安民之權屬以興利除害之任其待之不爲
不隆而任之不爲不重矣乃日望其察吏而吏治日壞日望其安
民而民生日蹙日望其興利除害而一利未行一害未去不可不
謂之上負 朝廷下負生靈矣大抵有司之職業在地方而上官
之激勸在舉劾年來督撫之所薦揚者果小民之戴爲父母而尊

若神君者乎其効爲貪庸者果百姓之畏若豺虎而疾如蛇蝎者乎是未可知也以督飭爲能而不問其慈惠以催科爲政而不問其撫綏以夤緣之巧拙爲優劣而不問其材幹之短長以禮節之厚薄爲殿最而不論其品誼之高下此風一倡爭相效尤交蟠互結牢不可破是以數年以來旱澇時聞死亡載道而此輩輿金饌玉暮宴朝歌恬焉不知有困窮疾苦之足念在此輩不過爲一時之利梯一己之貪欲而不知其斂怨聚愁爲國家釀此不解之毒在廷諸臣習爲瞻徇務相容隱不肯舉發其貪惡之迹以告 皇上間有一二指名糾參者亦不過淡寫輕描微示其意而 皇上亦莫得洞悉其蠹國養奸橫虐殃民之實狀故此輩得以久竊威

權爲壟斷之長計而無辜赤子顛連莫告者正未知何日有再生之地也伏乞 皇上將見任督撫大加甄別其賢而能者加銜久任其貪汙不肖者立賜黜退無令久居人上荼毒生民嗣後遇督撫缺出不拘內外大小臣工果有端方清正望重才優如古大臣其人者 敕下部院大臣從公保舉授以茲任其考課也以民生之苦樂爲守令之賢否以守令之貪廉爲督撫之優劣則督撫得其人監司自得其人監司得其人守令亦得其人自然廉者勸貪者懲有利必興有害必除而民之不獲其所者寡矣不此之計日敝敝焉言計吏言安民言舉劾言蠲賑終不過空文故套美人聽聞毫無補於吏治民生之實事何則任之非其人行之失其意雖

周官周禮祇足爲厲民禍世之具而已此 聖諭之所已及而臣
詳切言之者也雖然內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師者四方之倡也本
原之地在乎 朝廷而已 朝廷一舉一動萬方之則倣九土之
觀瞻於是乎出而其大者則在立綱陳紀用人行政之間今 朝
廷之可議者不止一端臣請擇其至重且大者言之一曰政事極
其紛更而國體因之日傷也從來聖君賢相開國承家必取一代
之典章法制斟酌損益著爲百世不易之令模遠之子孫率由無
變亂之患近之臣民遵守無叢脞之虞三代盛王所以保世滋大
無疆惟休也我 國家所用章程一踵勝朝之舊雖其事極微而
難行者類無不承訛襲陋苟且因仍不聞略加整頓去其太甚而

急功喜事之輩又從而意爲更變於其間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
以便其私而就中莫大之憂無窮之患潛滋暗伏不知所以爲之
計朝舉夕罷旋罷而旋舉甲張乙弛倏弛而倏張王言屢褻朝政
滋煩議論日多成功絕少此時事之最當講究者也伏乞 皇上
敕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 國家制度文爲詳慎會議
何者當沿何者當革何者宜益何者宜損參以古制酌以時宜務
期允當勒爲會典著爲成憲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億萬年無疆
之基業在此矣一曰職業極其墮窳而士氣因之日靡也 國家
之設官滿漢相制堂屬相維使事無偏畸責無他委近見各衙門
臣工大率以意見爲嫌疑以和同爲推委明知其事之必不可行

而不以爲否明知其事之必不可不行而不以爲是緘默瞻顧而
奸人猾胥因得以舞文弄法偷換手眼比年以來此風尤甚外託
老成慎重之名內懷持祿養交之念憂憤者謂之疏狂建白者目
爲浮躁廉靜者斥爲矯激端方者詆爲迂腐間有修身體道讀書
窮理之士則羣指爲道學之人而誹笑之排擯之勢不至於禁錮
其終身而不已此識者所爲深憂永歎而不能不爲世道之感也
伏乞 皇上立振頽風作興士氣申飭滿漢諸臣虛衷酌理實意
任事化情面爲肝膽轉推委爲脩當是曰是非曰非可則可否則
否漢官勿阿附滿官堂官勿偏任司官宰執盡心論思勿以唯諾
爲休容臺諫極力糾繩勿以鉗結爲將順則職業修舉而官箴日

肅士氣日奮矣一日學校極其廢弛而文教因之日衰也宋儒程
顥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又曰三代養賢爲本而德化
行焉治道出焉明乎學校爲賢才之藪教化之基而學術事功之
根柢也今者庠序之教缺焉不講矣師道不立經訓不明士子伏
案呻唸惟是揣摩舉業以爲弋科名擢富貴之具絕不知讀書講
學求聖賢理道之歸卽號爲高明有志者或汎濫於百家沈淪於
二氏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斯道之淪晦未有甚於此時者矣伏乞
皇上隆重師儒興起學校畿輔則責成學院各省則責成學道
使之統率士子講明正學非六經語孟之書不得讀非濂雒關閩
之傳不得講扶持正教削去從前浮薄偏曲之陋習與空虛荒誕

之邪說而又舉行貢監之法令於士子中擇其志趣端卓英俊可
造者縣學一人州學二人郡學三人貢之國雖寬其館舍以居之
豐其廩餼以養之廷臣中有老師宿儒如宋胡瑗元許衡其人者
特簡一二人使司成均主教導日進諸生而陶淑造就之其道必
本於人倫達乎天德其教自洒掃應對以至於義精仁熟漸摩誘
掖循循有序三載之後學成才就司成次其優劣等第彙送吏部
量其才之大小學之淺深而授之秩其公卿大夫之子弟亦如之
至於山林高蹈之士有經明行修德業完備者仍請 敕下地方
官悉心咨訪據實奏聞優禮延聘加意褒崇以爲士習人心之勸
則道術以明教化大行人才日出矣一日風俗極其僭濫而禮制

因之日壞也禮者聖王所以節性防淫而維繫人心者也小民至無知也其氣易勝其情易流勝者每至不可禦流者常至不可遏其不至於橫潰四出者由有禮教持之於先又有法制繩之於後也臣觀今日風俗其奢侈凌越不可殫述一裘而費中人之產一宴而靡終歲之糧輿隸被貴介之衣倡優擬命婦之飾習爲固然爭相雄長彼又安知王章之不可渝天敘之不可紊乎夫禮教之不行自貴近始朝廷崇儉約重等威誰敢有好侈靡逾制度者風行草偃理有固然夫奢則必貪廉恥喪矣奢則必僭名分蕩矣奢則必驕奢則必競禮讓衰節文亂矣嗚呼此飢之本寒之原也盜賊獄訟水旱災荒之所由起也伏乞皇上躬行節儉爲天

下先 明詔內外臣民一以儉約爲上白王公以及士庶凡宮室
車馬衣服僕從一切器用之物俱規定經制限以成數不許少有
逾越久之儉德日彰貪風日息民俗醇人心厚以幾敦龐之治不
難矣雖然猶非本計也至於根本切要之地端在我 皇上之一
身矣蓋 皇躬者萬幾所受裁萬化所從出也孟子曰天下之本
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
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二子之言萬世之龜
鑑也聖如堯舜可謂至矣而諄諄於危微精一之誠明雖生知之
聖亦藉學問之功也我 皇上神明天縱睿哲性成豈區區常情
之所能窺然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誠宜選擇左右輔導 聖躬薰

陶德性伏乞 慎選耆儒碩德置之左右優以保衡之任隆以師
傅之禮不必勞以職事拘以文貌使之出入禁閣時親便座從容
閒燕講論道理又妙選天下英俊使之陪侍法從朝夕獻納切劇
治體毋徒事講幄之虛文毋徒應 經筵之故事毋以寒暑有輟
毋以晨夕有間至於大學衍義尤爲切要下手之書其中體用兼
舉本末貫通法戒靡遺洪纖畢具誠千聖之心傳百王之治統而
萬世君師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伏願 皇上延訪眞儒深明朕
旨者講求研究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迹實體諸
躬默會諸衷以爲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習必端其選綴衣
虎賁亦擇其人壬人佞倖不置於前豔色娃聲不御於側非聖之

書擯而不讀無益之事戒而不爲內而深宮燕閒之間外而大廷
廣眾之際微而起居言動之恆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不備所以
防閑此心者無不周君志清明君身彊固舉夫立政敷教知人安
民無非天德之流行天則之昭著是 皇上直接夫二帝三王相
傳之心法自有以措斯世於唐虞三代之盛又何吏治之不清民
生之不遂哉易傳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 聖
諭之所未及而臣推本言之者也臣志學有年竊知章句凡所敷
陳率皆聞諸師友考諸經傳而非敢妄爲臆說以自干罔 上之
誅昔宋儒朱熹入對有戒其勿以正心誠意之說進者熹曰生平
所學止此四字臣之心亦如是而已矣伏乞 皇上諒其樸愚恕

其狂妄俯賜包涵畱神采擇天下幸甚疏入輔臣鼇拜惡其佞已
請治公妄言舉 聖祖弗許曰彼自陳國家事何預汝等耶七年
遷祕書院侍讀學士復上言朝政積習未除國計隱憂可慮年來
災異頻仍饑荒疊見正宵旰憂勤徹縣減膳之日講學勤政在今
日最爲切要乞 時御便殿接見羣臣講論政治設誠而致行之
庶可轉咎徵爲休徵疏入鼇拜傳 旨詰問積習隱憂實事以所
陳無據下部議降二級用 聖祖原之八年鼇拜敗 聖祖手書
前事付廷臣令並案輔臣欺罔臯公再疏請舉 經筵設起居注
官會 聖祖欲巡幸邊外公疏言水旱頻仍 聖駕不宜輕出
詔罷前命並嘉其直俾繼今以後事有未當其悉陳所見朕不憚

改焉九年四月擢國史院學士 召入內廷命作楷書公大書敬
天法祖知人安民八字以進復承 命講大學中庸首節 聖祖
首旨者數四月改內三院爲內閣設翰林院以公爲掌院學士
兼禮部侍郎遂以明年二月肇舉 經筵大典於保和殿以公爲
講官知經筵事頃之 聖祖以春秋兩講爲期闊疏遂 命公日
進講弘德殿每詰日進講 聖祖有疑必問公上陳道德下達民
隱引伸觸類竭盡表裏蓋公自初應 詔上書卽力言 聖學爲
第一要務其後屢以爲言會 聖祖日益勤學既開 經筵益盡
心於堯舜義孔之道暨周程張朱五子之書咨諏討論達於政事
仁浹而義炳其端緒實自公發之及公去位後 聖祖每論侍學

諸臣未嘗不稱公之忠益也十年夏乞省母疾歸尋還 朝十一年 命教習庶吉士十二年充會試副考官其年冬公以疾假數日疾已入直時有 詔徹三藩 聖祖舉以問之對曰國家方太平以無事爲福道在休養綏定之而已今無故徙數十萬安居樂業之眾移置窮荒不毛之墟倉卒逼迫勢逐刑驅未有不生懟怨眾怒不可激一夫稱亂所至瓦解前事如此可勿戒與 聖祖以語諸大臣皆言吳三桂僅一子質於朝可勿慮其他又安能爲未幾三桂反明年耿精忠反十四年春授公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公疏辭不許既受 命參畫軍機及諸道糧餉竝請 嚴飭軍行所過不得蹂踐禾稼使兵不病民民不失業時方集 太祖

太宗聖訓孝經衍義重修 太宗實錄公竝充總裁官十五年

陝西總督有開復疏防官員一疏內閣誤票三法司覈擬既檢舉
大學士索額圖索初擬票棄不得謂公有改寫情弊請察議免歸
家於江甯二十三年 聖祖南巡 召對行在賞賚有加尋書經
義齋三字題其居二十七年夏起禮部尙書冬丁母憂歸先是公
因進見言西夷噶爾丹且有變宜爲備至二十九年邊人告警

聖祖念公言趣起前官三十年充經筵講官及武會試正考官明
年春 命往江南鞫河督王新命侵帑事論臬如律冬移吏部尙
書會河督靳輔請豁近河公占民田額賦 詔公會督撫察勘還
奏免高郵山陽等州縣額賦三千七百二十八頃有奇三十三年

充會試正考官三十五年春 聖祖親征噶爾丹公言內大臣費揚古可重任 聖祖命爲撫遠大將軍統西路兵前行及戰大捷噶爾丹尋走死三十六年復充會試正考官三十八年拜東閣大學士知經筵如故嘗進言海內久安休養化導正在此時宜益崇學校廣教化豫積貯戒奢汰則萬世太平之業也每燕見輒陳四方水旱官方得失推古聖人所以憂民保治之意竭慮無隱 聖祖輒改容稱善三十九年充會試正考官四十二年復充會試正考官四十三年春公年六十九乞休 詔解機務畱京食俸四十五年疏辭食俸乞歸江甯陸辭 聖祖召入講論累日公因言巡幸所至官民供辦不無煩費惟 上畱意 聖祖領之 命馳

驛歸官爲護送明年 聖祖視河工幸江甯 賜御用冠服會纂
朱子全書 詔李文貞與公移書往復商定公平生論學以默識
爲真修以篤行爲至教其居也恭其動也毅其事上也誠其與人
也恕辭達而已不爲飾時措而已不爲矯以是由程朱之途而上
溯乎孔孟其言曰聖賢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爲神也所著書
有學統學辨學規學餘經義齋諸集四十八年十月卒於家年七
十有五 命禮部遣司官二人視其喪 賜銀一千兩祭葬如制
贈太子太保諡文端子三人志伊志契志夔志伊以疾廢五十一
年 聖祖追念公學行召志契志夔入京以年稚不能應 詔六
十年二子年十餘始入京吏部引見 聖祖命俟年長錄用且憫

其家貧 諭諸大臣飭公故舊門生各助金買屋京城以居餘交
江甯織造生息歲廩其家逾年志夔卒乾隆九年授志契翰林院
孔目公之薨也碑誌之文缺焉紹升讀公書恨未悉公行事三十
六年入京與志契遇得其家所書公事略竝考集中諸疏及論學
書爲之狀竝史官采錄焉

右事狀彭紹升撰

熊先生諱賜履字敬修原字素九歷官東閣大學士諡文端尊朱
子闢陽明著學統閑道錄程朱學要十子學要下學堂劄記會約
等書謂洙泗之統惟朱子得其正濂洛之學惟朱子匯其全又謂
自開闢以來未有孔子自秦漢以來未有朱子朱子乃三代以後

絕無僅有之人又曰不有孟子則孔子之道不著不有朱子則程子之道不著而孔孟之道亦不著不有羅子則朱子之道不著孔子之道不著而孔孟之道亦不著蓋羅子孟周程之道亦不著而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亦因之不著蓋羅子之道朱子之道也朱子之道程子之道也卽孔孟之道也卽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列聖諸賢授受惟一而守先待後閑聖距邪之功則戰國之孟子宋之朱子明之羅子尤其昭日月而垂天壤者也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羅子之功不在朱子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夫羅子豈可與朱子比哉特以良知肆行之時而能謹守朱子砥柱狂流則亦朱子已矣又曰孩提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論其本體誠如是也然能卽能其所學者

知卽知其所慮者中卽中其所勉者得卽得其所思者學卽學其所能者慮卽慮其所知者勉卽勉其所中者思卽思其所得者且不學而能是不學之學不慮而知是不慮之慮不勉而中是不勉之勉不思而得是不思之思不能而學是學其不學不知而慮是慮其不慮不中而勉是勉其不勉不得而思是思其不思若徒驚於不學不慮不勉不思之虛名坐棄其與能與知自中自得之實理廢置有本體之眞工夫冒認無工夫的假本體希圖自在厭棄修爲而不知其與禽獸同歸也亦甚非聖賢教人之本意矣又曰不學而能是良能學而能亦是良能不慮而知是良知慮而知亦不學而能是良能不能而學亦是良能知而不慮是良知

不知而慮亦是良知人但知不學不慮之爲良知良能不知不學而學不慮而慮之乃所以爲良知良能但知不能而學不知而慮之非良知良能不知不能而不學不知而不慮之尤非良知良能也孟子此言正爲不善學不善慮者指出不學不慮之本體又爲泥然不學泥然不慮者指出不學而學不慮而慮之工夫使人知不學而能者竟以廢學而成不能不慮而知者竟以廢慮而成不知不學而能者必以學而後無不能不慮而知者必以慮而後無不知其所謂不學所謂不慮者究不足恃而所謂學所謂慮者乃終不可廢也是所望於善讀孟子者又曰無思無爲不在思爲之外不學不慮不在學慮之外思只思這無思的爲只爲這無爲的

學只學這不學的慮只慮這不慮的無思無爲何曾少得思爲不
學不慮何曾廢得學慮無思之思無爲之爲何礙其無思無爲不
學之學不慮之慮何害其不學不慮錯認本體以無思無爲不學
不慮爲元空爲自在爲不致毫力爲不起一念錯認本體因錯認
工夫以思爲學慮爲驚外爲襲義爲倚靠墮落爲幫貼障蔽殊不
知聖賢之所謂無思無爲不學不慮者果指何物且旣曰無思無
爲不學不慮矣而復諄諄教人以思爲學慮之方者豈聖賢立言
自相矛盾如是耶學者所當深長思之也又曰命也性也道也教
也一以貫之也如云無善無惡則是在天爲無善無惡之命在人
爲無善無惡之性率無善無惡之性爲無善無惡之道修無善無

惡之道爲無善無惡之教幾不知成何宇宙甚矣姚江之徒之謬也讀此數則可知先生之學矣先生中年被罷流寓金陵寄懷園林溪壑曰愚齋曰樸園曰歸潔園曰豁然樓曰默默軒假名勝以徜徉擇幽深而遊息依山傍水問柳尋花則與遷客之流連騷人之寄託同其懷抱也

右學案唐鑑輯

鼇拜枋用時黜陟生殺惟其意或在 上前忿爭或阿比部臣張威福劫眾大臣稍異同其閒立致死惟公以一詞臣論事侃侃無所避用此直聲浩氣震天下

右事略李元度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之八目錄

宰輔八

徐元文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之八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宰輔八

徐元文

徐元文江南崑山人初冒姓陸後復本姓順治十六年一甲一名
進士授修撰 聖祖仁皇帝初御極元文以名列江南進賦籍中
降鑾儀衛經歷乞假歸里辯釋其事得 旨復修撰康熙八年充
陝西鄉試正考官尋遷祕書院侍讀九年擢國子監祭酒充經筵
講官先是 世祖章皇帝詔天下選諸生文行兼優者與鄉試副
榜貢生成於國子監肄業康熙元年給事中晏楚南奏停鄉試副

榜而優生亦久不復舉至是元文同監臣札祿等疏請 敕學政
間歲一舉優生鄉試仍取副榜俾辟雍多經明行修之士又請定
八旗官學生與廕監生並用筆帖式之例順天鄉試廣監生中式
之額疏皆下部議行十三年擢內閣學士充重修 太宗文皇帝
實錄副總裁十四年改翰林院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 上
嘗諭元文及諸講官曰經書屢經進講朕心熟曉通鑑一書事關
前代得失甚有裨於治道宜次第進講元文請就朱子綱目中擇
事之尤要者採取先儒之論參以臆斷演繹發揮按期進講是歲
元文奉 命教習庶吉士時其兄秉義以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
尙未散館元文因疏辭教習 上特諭秉義勿預教習弗允辭十

五年冬丁母憂歸十八年 召爲明史監修總裁官元文旣至疏
薦明給事中李清耆儒黃宗羲二人宜延致訪問或老疾不能就
道令有司錄所著以上又以史館需人薦曾舉博學鴻儒之未赴
試者曹溶汪懋麟黃虞稷姜宸英四人及教習貢生萬言其襄編
纂 上俱允所請尋補內閣學士 上以元文舊由內閣學士改
掌院學士因 諭閣臣曰內閣與翰林官不妨互爲調用其行坐
之處以進衙門先後定次第十九年擢都察院左都御史疏言逆
藩吳三桂甘心反叛遺孽旦夕伏誅凡脅從之眾 恩許自新若
仍畱本土旣非永久之規而移調他方亦多遷徙之費統以別將
則疑猜未化終涉危嫌攝之歸旗則放恣旣久猝難檢束請以應

補職及入伍者與綠旗將弁一例錄用餘俱分遣爲民則俸饌既減軍需益漸裕矣至耿精忠尙之信孫延齡舊隸將弁尤宜解散勿仍藩旗名目又言閩粵兩逆藩雖已翦除而夙日占奪民利干紀害政之事如鹽埠牙行市舶漁課渡稅諸類恐官司營伍或有
一二因襲則閭閻積困終不能一旦豁除乞 嚴飭督撫實力禁革吳逆荼毒生民滇南受禍尤酷藩莊藩田責軍民輸租較舊額加十有餘倍廣設曠廠擅銅鉛之利其橫徵苛斂未可悉數今大兵勢若雷霆滇民望救水火宜豫 敕將軍督撫入境日卽爲蠲除又疏言安民察吏責在督撫其撫綏無術之處分宜依例刻治一切小事聖誤並量與寬貸俾得早作夜思圖其重且大者不致

荷且塞責藩臬兩司貪污督撫不糾劾宜以徇庇論又言舊例大
計卓異之藩臬兩司赴京許條陳事宜由通政司奏進請嗣後於
入覲時自行陳奏 皇上親加諮訪可以鑒其才能之高下兼
可知督撫所舉之當否又請飭禁外省丁憂官遲報訃期不卽奔
喪及士大夫喪中聽樂易衣從吉諸薄俗又請申嚴虛捏田畝加
糧徇縱窩販人口條例疏並下部議行先後劾奏福建總督姚啟
聖縱恣誦詐杭州副都統高國相縱兵虐民兩淮巡鹽御史堪泰
徇庇貪官候補御史蕭鳴鳳茂禮輕狂等事皆讞鞫得實惟啟聖
辯釋二十二年冬九卿會推道員王垓胡悉甯爲湖北按察使
上以二人人才具平庸詰問覆奏元文倡舉下部議降三級調用二

十六年仍授原官充經筵講官疏請申明御史責成無論掌道與否分派各道理事凡法司會勘重案及各省揭帖有無疑竇限三日說堂刑部見審重案先移送供詞查覈然後定稿巡城御史與旗人詞訟舊例概弗審理今旗人移居城外者多如係所管之地應一體審理疏下部並議行又劾兩淮巡鹽御史陶式玉穢鄙乖張官箴有玷式玉遂罷任是年十二月元文遷刑部尙書旋調戶部先是御史郭琇劾罷大學士余國柱懸缺未補二十八年五月授元文爲文華殿大學士會翰林院掌院學士李光地調授通政使司吏部開列應升各員以奏 諭曰翰林掌院必文學淹通眾所推服者始克勝任凡翰林撰擬之文亦須掌院刪潤成章明代

大學士行兼管之例徐元文著兼管翰林院事時纂修平定三逆方略政治典訓一統志 命元文並充總裁官二十八年九月副都御史許三禮劾元文兄乾學既解尚書任不卽歸里與親家高士奇招搖納賄元文入閣辦事後收江蘇按察使李國亮賀禮銀五千兩致有去了余秦檜來了徐嚴嵩及五方寶物歸東海萬國金珠貢澹人之謠疏詳乾學傳元文奏辯曰三禮因參臣兄乾學不實知吏部已議降調遂誣列臣兄多款並誣及臣謂曾收李國亮賀儀五千兩臣與國亮雖曾相識初無交涉三禮以不根之詞橫肆污讎卽使孤竹復生何難指爲盜跖 聖明在上必能洞察其誣國亮三禮皆可互質也臣初入閣時曾聞有人黏貼謗紙此

乃忌嫉臣兄弟者布散流言以圖傾陷耳夫匿名榜帖律禁至重
又屢奉 嚴諭申飭地方不行察拏有處分定例三禮既佐理憲
綱聞知正宜痛疾乃公然引入奏章指爲證據則三禮必深知造
謗之人與匿帖所由來矣總之臣兄弟直道自處不免招尤而不
悅臣兄弟者遂欲一網盡之三禮向者考選之後曾請執弟子禮
臣以於義不可始終拒之今於數日間忽而誣臣兄又忽而誣臣
殊難測億臣荷 恩深重一旦爲人排擊致無影之辭濶入 聖
聽跼躄惶恐何地自容伏祈 皇上立賜罷斥庶臣心稍安疏入
報 聞二十九年四月 詔修 三朝國史以大學士王熙爲監
修總裁官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梁清標及元文爲總裁官五月

兩江總督傅臘塔疏劾之曰凡爲人臣宜感戴 上恩不負養育
乃有不遵法度彼此施威朋比背 恩以官職爲生理公然受賄
擾害地方如巡撫洪之傑原任刑部尙書徐乾學大學士徐元文
並伊等子姪穢跡謹臚列陳之一康熙二十八年徐元文升任大
學士洪之傑諂媚製金字大扁一方旗桿二根旗上金鑄瑞協金
甌泰開玉燭八字委督糧同知姚應鳳齎至徐元文門前樹立復
送賀儀一萬兩徐元文之子舉人徐樹本親收一康熙二十八年
原任松江府知府趙甯投拜徐元文門下餽銀一千兩徐元文之
姪徐樹屏徐樹敏親收一康熙二十八年松江常三府採買青藍
布解部以少價買多支銷銀一萬四千餘兩洪之傑趙甯徐樹本

等分肥一徐元文之子徐樹聲自京到巡撫衙門稱有要緊密信
因開門稍遲喝打門吏洪之傑聽聞忙卽大開中門鳴鑼擊鼓作
樂迎進衙役路人皆爲恥笑一洪之傑於康熙二十八年因重犯
減等案內部議革職蒙 皇上寬宥降級畱任而元文乾學冒

恩以爲己力洪之傑將銀二萬兩令原任松江府知府趙甯送徐
樹本收一康熙二十八年閭門外居民欽涑欽鼎丞彼此爭訟徐
樹敏見欽鼎丞家裕囑託巡撫令欽涑欽宸樞控告詐欽鼎丞銀
一千兩交與伊家人徐孔昭李孔章兒收一徐樹聲兄弟前往蘇
州府承天寺內瞰琅山房惡僧等富厚詐銀一千兩囑巡撫止畱
琅山房之僧餘房僧盡皆驅逐後被逐之僧及眾百姓爲畱惡僧

反將好僧逐出公憤怨憾一徐樹本唆王緝植之母告同縣監生
李端匏久不葬親詐得李端匏銀四百兩一康熙二十九年封門
外果子行陸雲椿韓雲若二人爲爭行業買賣徐樹本詭令伊親
湯機先湯在治生理勒得陸雲椿銀二百四十兩一徐樹屏庇護
光棍徐長民將徐長民仇家生員黃中堅聲言必受其害嚇詐黃
中堅銀四千兩田抵六百兩又將黃中堅交與光棍徐長民被毆
折指一徐樹聲徐樹本等將伊銀米自六月放出於民十月交收
起息銀每兩五六錢米每石五六斗重利刻剝貧民不能償還卽
差家人打罵貧民難受致將妻子典賣畏其勢力不敢告理一徐
乾學徐元文將伊子姪田地均填入別人名下每年拖欠錢糧不

管官員議處以勢欺壓終不完納所以崑山縣知縣總爲錢糧革職降級不得升任者多一徐乾學於本年三月內回籍卽於四月內欲沽名譽囑託蘇州府貢監胡三錫周鄰詩等違例建造長生祠堂在於虎邱山上赴巡撫衙門具控撫中軍遊擊楊鉉收送巡撫洪之傑一徐樹本樹聲樹屏樹敏家人徐孔昭高彬甫吳漢周曹爾玉蘇雲生金正昌等往來蘇城輪番更替馬弔演劇無虛晷夜勒索崑山知縣船夫承攬大小衙門事件蘇州府城東有毛上列西城有黃聖微閘門外有顧思誠處處差遣打聽有業之人控告信息蘇州民人稱爲拉縴擺渡船怨憾切齒無可奈何總之元文等至富至貴尙不知足以 皇上之仁恩邀爲己力招搖權勢

恐嚇通省官民顛倒是非得受銀錢又縱放如虎如狼子姪家人
出入大小衙門擾害地方又復唆使爭訟重利累民收惡徒爲羽
翼世世相扶以圖富貴而地方之大臣如巡撫洪之傑又趨附勢
力獻媚應付有司皆畏無不逢迎官旣逢迎而累及小民矣若臣
畏懼伊等親友門生之眾於其犯法害民至奸至暴不行題參有
負 聖主養育重恩難免大罪矣疏入得 旨所參各款從寬免
其審明徐元文著休致回籍三十年七月元文卒於家年五十有
八所著有含經堂集

右 國史館本傳

康熙癸亥 上以滇南蕩平告 廟肆赦左都御史徐公上言曰

古者聖人作易於泰之方盛卽著艱貞之訓而豫豐旣濟諸卦垂戒尤切臣愚惟願 皇上於景運方新之會倍切堯咨舜做之心日慎一日以成保泰之盛并申諭大小臣工乘此治定功成相與洗心滌慮毗贊大業如政體宜講也不妨詳考舊章國用宜節也不宜過加綜覈行一事必謀久遠勿狃目前之淺圖爲百姓必畱有餘務培國家之元氣至於振紀綱以崇大體覈名實以考吏功崇清議以定國是厲廉恥以正人心端教化以固治本抑營競以做官邪敦節儉以厚風俗正名分以絕奸萌並當今急務願存震動恪恭之意力去因循苟且之習天下幸甚疏成以示同列同列以言太直尼勿上公弗顧也當是時 上憂勞天下聽覽章奏親

決萬幾在位二十餘年常日視朝講論經史雖風雨寒暑未嘗傳
免廷臣或以外甯內謐請暫寬宵旰深居靜攝或請循七十二代
故事登封泰山 上皆拒不許而獨是公言章下所司 上神聖
不以功業自矜不以治安自忽仰見 大聖人識度淵深卓越萬
古而公以老成長慮發爲憂盛危明之論雖一時過計甯非古人
所謂平吳之後方勞聖慮者其心事豈今人所知哉公諱元文字
公肅其先常熟人八世祖良遷崑山世系詳學士長洲韓公狀中
公登順治己亥一甲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坐累降變儀衛經
歷事白還職補 國史院遷祕書院侍讀主陝西己酉鄉試廷推
國子監祭酒充經筵講官庚戌癸丑公兄尙書中允兩公並舉一

甲進士官侍從前此未有也士論榮之甲寅五月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乙卯四月改掌翰林院充日講官起居注教習庶吉士內艱歸未禫除 召監修明史終喪補內閣超拜左都御史坐事免畱掌史局再起原官轉刑部尙書未十日改戶部拜文華殿大學士生平歷官多直講筵音吐宏亮敷陳剴切 上欲通曉前代事公以朱子綱目進 上命儒臣分撰講章公親加裁定心舉其要而暢其指相當務之急以立言嘗以歲終具疏彙繳講義勸 上時時省覽庶益睿智振厲精神且言臣工之講論者淺而夙夜之體驗爲深岸言之會晤者微而一心之運用爲大公之陳善納誨皆在大本大原之地所以豫杜其生心害政之端者最爲知要

而其果害於政與事者則又隨事執奏深切著明跡其體用該貫事理融徹殆與有宋諸儒相表裏良非三代以下事君容悅者可比也公在內閣時上以科道官一省多者至五六人或有竟無一人者欲分別均用公奏曰聖意重耳目之官欲周知天下利弊然諸給事御史皆取之各省有司不患利害不能周知若必分地均用才優者以數溢見棄而不才者願得承乏恐言路不盡得人上深然之九卿會推某爲江西按察司御史唐朝彝持論異同科道公疏劾之副都御史李仙根都給事中李宗孔不肯署名部議革朝彝并鐫仙根宗孔五級調用上曰此處分太過公曰會推本欲公之廷論使各盡所懷何嫌參差而處分若此卽將來

所舉非人誰敢駁正且科道公疏必不許一人不列名恐一二強有力者妄有抨擊便隨聲附和流毒何窮 上曰然當免處分公又曰凡言免者謂有罪而寬之也臣以諸臣實未有罪今但云不必處分則所全多矣 上從之御史有言宜遣大臣巡方者公言於閣中曰巡方向用御史以有憲長彈壓也若遣大臣或妄作威福適足爲地方害乃大言於 上而止 上怒御史蔣伊欲因考試黜之公曰蔣伊文在優等今以文章試之而以他故黜之恐未有以服其心也又欲黜御史呂兆熊公曰兆熊爲人誠實且係故明死難尙書呂維祺之子 上笑曰蔣伊爲人不端卿論其文兆熊文章不佳卿又論其人二者將安從乎旣而曰從汝從汝一時

君臣相信言聽計行千載下可爲感涕也是時 國家兵役數動
司農告匱不得已爲權宜之計及乎事例既廣人懷僥倖之心家
有速化之術廉恥道喪而禍中於民生公心知其不可以爲安民
必先察吏察吏必清仕途初爲祭酒建議遵 世祖章皇帝舊制
直省選拔副榜並送國學而悉罷捐納之例其後用兵滇南吏道
益雜凡捐納授官復職者雖有三年糾舉之令懸而不行繼又令
三年後再捐銀者并免糾舉卽以稱職升轉繼又以人言府部院
寺筆帖式俱許捐納出典州縣而罹察典計典者亦規還職公時
掌臺端先後上疏力爭而於筆帖式爭之尤強筆帖式近數千人
合謀爲此舉大臣多曲徇其意公爭之三日會議者皆失色卒屈

而從公既罷侍郎武林項公獨畱三揖公曰 國家事正賴公主
持耳一時選人集 闕下者數千皆感歎有泣下者公之澄清仕
路如此其急也公初論福建總督姚啟聖繼論浙江副都統高國
相繼論兩淮巡鹽御史堪泰或免或斥又以督撫不舉其職察吏
不嚴而 國家所以處之者亦未盡善至使功過無準心多僥倖
列爲四弊以上其後大吏益媮癸亥大計藩臬多舉卓異者公言
入 覲官條奏地方事宜僅投通政司於述職之實未盡請令藩
臬面對 皇上親加咨訪察其才具之優劣議論之得失因以知
督撫所舉之當否 上深納公言 命著爲令是歲藩臬舉卓異
者皆得停止公之檢押吏治如此其嚴也異時三藩聚兵肆虐所

在占奪民利自滇粵迄閩東西萬里生民塗炭公豫陳善後之宜請分道散遣其眾而除其虐政戶部初用臺臣言州縣察出隱地者待以不次州縣因爲奸利詭造戶役謬託清楚實則強派取盈民轉逃亡公言如此名爲加糧實耗糧戶名爲清弊實長弊源前者府谷知縣某洪塘所千總徐振業並虛報隱地後經躄勘始得開除今聞山西蒲縣復蹈是轍通邑賠累以致庠生王命新曹大朋各賣其子女而廩生賈松年竟自鬻於平陽軍營夫婦執役及山東棲霞縣亦然督撫旣其爲欺罔於前勢必爲之掩覆於後宜加等治罪將軍馬哈達自請劄攝逃人不關有司公曰兵民之分久矣文武各司其事今以窩逃爲名展轉傾害何所底止滿大臣曰

同治三年八月... 卷之六
二

當令將軍會同督撫公曰是仍將軍爲政也必不得已當令督撫會同將軍京師奸民略販善良遠出口外皆用官印空契填之前後累累八旗家人爲主所殘虐歲中投水自縊者千人事發到官悉請嚴其處分公之爲民請命如此其殷也此皆害於政與事不得已而隨事執奏者也公又上疏言舊例八旗漢軍文武任漢缺者丁憂任旗缺者不得丁憂又康熙十二年例滿洲督撫藩臬俱守制二十七月而京朝官尙仍舊制三月後卽出供職夫親喪在所自盡倫常風化之地豈容互異如此謂宜定議畫一以崇孝道又禮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律官吏丁憂公罪不應句問蓋不欲奪其喪而忘其哀也今外官丁憂候代治事如平時安有方

寸憤亂之時而可責之以政事者聽決而當則爲忘哀哀苟未忘
必至廢事請自今丁憂之官卽聽奔喪又律文凡居喪作樂筵宴
嫁娶悉有明禁而比者士大夫鮮克由禮或縗經婚娶或喪中聽
樂或遲訕戀職或吉服遊謁此皆薄俗傷化不可容於 聖世因
劾御史蕭鳴鳳居喪濫妓久不回旗坐革職提問公在都察院三
年當會推會議時枝撐往復不畏強禦數條上便宜知無不言故
尙書蔚州魏公每語人徐公太剛然公義發於中豈自知其言之
激哉其後公再入臺一月之中疏請申飭臺綱停止臺灣興販劾
罷兩淮巡鹽御史陶式玉而薦起原任御史李時謙旣轉戶部知
江南福建布政司庫缺銀四五十萬皆前此督撫大吏侵蝕賂遺

請令每歲查盤其銳意澄清不避嫌怨爲國爲民猶夫昔也計公服官三十餘年辛酉癸亥之間 皇略遠布藩逆蕩平海內仰望休息於易爲泰之極盛然而伏陰在內芽蘖其間有識之士皆深憂之而不敢言公獨以其孤惛勁節爲 國家端本澄源分別清濁慎持大體遏絕僥倖而又總括一時之行事發爲保泰一疏前之隱忍於軍興者欲以此持其終後之與天下更新者欲以此善其始後之人讀其書論其世而後知公之識深而慮遠誠當世得失之林也公之初去官也以推湖北按察使所推者副使王垓胡悉甯皆以俸深無他意且非公所舉竟坐公鑄三級長子樹聲舉順天甲子鄉試亦中蜚語被黜已爲言者所攻復鑄四級其再去

官也先以李時謙言事忤旨坐公舉主鐫二級旋爲江南督臣所論遂令致仕此先後得罪始末其實公所以去者皆不在此公有疏辯之甚詳茲未易一二爲人言也今之議公者率排根吹索一謂公不當事事與皇上爭勝夫人臣直身事主引義慷慨面折廷辨而以爭勝目之則必將容頭卷舌一出於異懦觀望之爲而後謂之忠乎又謂公不當用其從子樹穀爲御史公不當面奏大臣子弟誼應回避乎上未嘗以此疑公公未嘗不以此自列而議者云爾此昌黎所謂不樂成人之善設淫辭而助之攻者也於公何損哉公素強無疾爲大學士兼掌翰林院事充政治典訓平定三逆方略大清一統志三朝國史總裁官仍監修明史晨

入閣午入院未四鼓卽趨 朝夜分猶不得寐坐是精力頓減歸
過臨清爲關吏呵止登舟大索醬瓿醢饗無不發視而公所有者
衣服什器外惟圖書千卷光祿饌金三百而已他無所得乃大慙
阻公感所過山川人物詠懷風烈方譔述歸賦以自廣然性素剛
肉不堪摧辱氣逆上不可止浸以成疾抵家後人情萬端公仰天
長歎嘔血數斗遂以不起時辛未七月二十七日也上距崇禎甲
戌九月辛巳公生之年年五十有八嗚呼公少受知於 世祖章
皇帝數 召見便殿語至夜分從者皆 賜食 幸南苑 賜乘
御馬至 命近大臣爲之執鞚 世祖讀書罕齋公承 命進說
一篇大見褒賞公感荷知遇常抱攀髯之痛遇諱日必齋素慘戚

如此者終身及遭際 今上馴致大用雖數數爭事而 上不以為
為迂雖舉朝忤公以其不便於己而 上獨保全之公每感激語
人以為非 聖恩矜全當久獲罪戾也初居贈公之喪盡哀盡禮
三年處外終喪乃復寢後喪太夫人亦然莊事尚書中允兩兄友
愛弟妹妹亡撫其甥陸經遠卒成其名遇座主喪必為位而哭之
踰三日乃入署同年編修無錫華公卒於京師負子錢家數千金
公悉任之而經紀其喪趣其子持歸蓋二十餘年後徵債者猶時
及公門也邑子韓藉琬以三世未葬走京師干謁卒於公邸公方
宴客罷而哭之親視含斂歸其櫬於里又貸二百金付其家如其
生前所欲得之數俾葬其先世不令齋志地下也生平為學以躬

行實踐爲務嘗立日省編記每日所行事及意念純雜以自考驗故其行已卓然而於君父僚友之際尤肫篤懇摯無一毫苟且其爲文沈酣百家而以六經爲根柢期於明理致用自爲諸生卽與尙書中允兩公謝去俗學後典陝西鄉試受事國子監益務以經術之文作興鼓舞扶植人材秦人言士子奮厲讀書自己酉科始上亦亟稱公爲祭酒規條嚴肅後人不能及也爲人方嚴鯁亮不苟言笑造次進退必以禮法賓客見者肅然三爵之後疊疊論古今事未嘗煩舛有亦隨覺性清介不妄取與里居日迎從父之喪於汀州靖南王耿繼茂邀公一見願奉二千金爲壽公拒弗往掌計典苞苴不敢及門先後所卻餽遺累巨萬計獨喜購書籍手

自校勘整比精好書法瘦硬入神詩文風致追漢魏而一出於忠
愛初奉監修之 命疏請購遺書徵遺獻舉故明給事中李清者
儒黃宗羲及副使曹溶主事汪懋麟諸生黃虞稷姜宸英貢士萬
言等清宗羲溶以老不至餘徵入史館癸亥以後不與朝權得專
意史事年經月緯手自編削成紀傳十之七先是議者以明祚終
於愍皇欲以甲申三月爲斷南渡以後皆削不書公言福唐桂三
王大命雖傾然覆亡之蹟不可以不著請從宋史益衛二王遼史
耶律大石例以三王附傳至明末諸臣盡忠所事者均采錄焉時
避其議娶湯氏 封夫人子二長樹聲次樹本丁卯舉人孫一德
符樹本出尙幼以某年月日葬某所門人韓葵狀公行事來請銘

菟之言曰古之君子出而任天下之重蹈危機長怨府不得久安
於其位者何限而羅於放斥之禍或更有甚焉者公奉身而退
主恩無絕玦之迹孤臣遂乞骸之請以禮始終論者未嘗不謂公
遭逢之幸而歸田以後向之引繩排根者勢猶未已以不讐不疚
之身悄悄告瘁天復奪之年不得優游就閒長沐 恩波爲 聖
朝之遺老斯又海內無不摧傷而善類尤爲失氣者也嗚呼讀韓
公此言一時孤危之象可想見矣

右墓誌洵元濟撰

公以康熙三十年閏七月庚辰終於崑山里第今年癸酉十二月
某日卜葬公於某原唯是墓道之碑所以鐫勒功德者公伯兄司

寇公以書來屬余謂余實與公遊最習不可以無辭余謝不敏久之乃爲敘曰公諱元文字公肅別號立齋九世祖諱良自常熟遷崑山家焉有諱申者明弘治間官刑部主事因言壽甯侯事杖謫湖州府推官申之曾孫諱應聘萬歷癸丑進士歷官太僕少卿公會祖也祖諱永美萬歷乙卯副貢父諱開法恩貢生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其後又以伯兄推恩皆贈至刑部尙書公兄弟四人而公行第三與伯兄司寇仲兄中允年相次家塾講論友愛秩如敦尙行誼厭時俗骯髒倡興古學一時海內知名之士莫不傾慕爭相依歸者順治甲午舉鄉試己亥進士第一人傳臚畢世祖召見乾清門諭以特簡之意還啟

太皇太后曰今歲得一佳狀元賜冠帶蟒服裘靴視舊典有加
明日公率諸進士謝恩世祖爲御殿百官陪列鴻臚讀表前
此未有也除官翰林院修撰數被宣召嘗從幸南苑賜乘御
馬命學士折公納庫爲執轡公辭以館師不敢乃改使侍衛又
嘗晚對便殿夜分賜饌世祖問從者得無飢乎即使侍衛
賜之食公賦詩紀恩一日同諸詞臣入見命撰字齋說字齋
世祖所讀書處也公文成世祖獨覽之稱善而命刻行之一
日攜公至僧忞蕉園方丈問以釋氏書公謝不習世祖亦不强
之語曰此人大有見解狀元朕所親拔此朕一門生也忞及左右
皆稽首賀及世祖賓天公哭臨獨哀歲以國諱日齋居蔬食慘

戚者終其身 今上嗣位會江南奏銷案起坐註誤謫鑿儀衛經
歷逾四年事白復職假歸丁外艱己酉起補國史院修撰升祕書
院侍讀陝西鄉試主考明年遷國子監祭酒充經筵講官公音吐
宏亮間雅方重進講稱 旨白是每遇經筵必命公講至登政府
猶然公之在成均也慨學校廢弛毅然以師道自任疏請准順治
間例令直省督學臣選拔諸生文行兼優者及復鄉試副榜貢生
並起送入監以爲如此則辟雍多經明行修之士而入粟之士亦
將有所興起得 旨下部議行復請廣監生中式之額且力陳輸
納之不可者有四章下所司納例自河工外得一切停止爲祭酒
四年學政大飭後公在西臺 上語閣臣徐某爲祭酒規條嚴肅

滿洲子弟不率教者必加撻責至今猶畏之後來那得如此人其
爲 上見思如此十三年甲寅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 太
宗實錄副總裁乙卯四月改翰林院掌院學士兼官如故尋充日
講官起居注癸丑教習庶吉士中允方讀書史館公辭不許而
特免中允教習公日與桐城今宗伯張公進講弘德殿敷陳剴切
奉 命屬諸詞臣分撰綱目講義公手自裁定及進呈疏有云伏
祈 聖聰時畱省覽以此啟益睿知以此振厲精神則得之臣工
之講論者淺而得之夙夜之體驗者深得之片言之會悟者微而
得之一心之運用者大其隨事獻規發於誠愛多此類也丙辰充
孝經衍義總裁武闈正主考是科武闈主考止改用二人值 車

駕方出封 旨畱閣中曰朕自與一好主考及發視乃公也尋丁
內艱歸已未二月服未禫 特召監修明史學士充監修非故事
也秋赴闕自陳且辭 新命不允因疏請購遺書徵遺獻舉堪纂
修者七人部議不允 上特從之時未有學士缺 上改內閣學
士項景襄爲兵部侍郎而用公公在內閣遇事敢言不肯嬖嬰隨
俗上下九卿會推江西按察使有舉張仲舉者御史唐繼勳力言
仲舉在閩無善狀科道公疏劾朝彝副都御史李仙根給事中李
宗孔不願署名遂并劾之部議當兩人降級朝彝革職 上曰此
處分太過公奏會推本欲公之廷論今科道公疏必不許一人不
列名者恐後來妄有抨擊隨聲附和流毒何窮 上曰當免處分

公曰凡言免者謂有罪而 聖恩獨寬之也臣以爲三臣實未有
罪 聖旨但云不必處分則所全多矣 上然之言官有請遣大
臣巡方者公曰巡方向遣御史以有內臺彈壓耳今遣大臣若妄
作威福適足爲地方之害 上是其言罷不遣公感激 上遇益
思自披瀝每隨閣臣於 上前陳奏取進止 上每問必具言本
未務達己意乃止尤畱意刑獄當秋決抱牘具陳所宜決宜畱者
及他所條對甚悉 上多從焉超拜都察院左都御史入謝乾清
門近侍傳 上語褒嘉且述講筵之勞 賜御書墨蹟三文傳
諭朕久不作書頃試筆得鸞飛魚躍四大字并以賜卿公頓首謝
尋復充經筵講官值瀨南將定公疏陳善後事宜以爲與逆同惡

者業許自新宜明布 恩旨悉爲湔除應補職者量與換補綠旗
職銜願補伍者量行撥補綠旗缺伍其他一概散遣爲民分道安
插於事體爲便又言滇南閩越所在橫羅藩虐占奪民利害政干
紀宜及初定之辰申飭禁止在粵東者五曰鹽埠之害曰渡稅之
害曰總店之害曰市舶之害曰魚課之害在閩地者四曰鹽稅之
害曰報船之害曰冒擾驛夫之害曰牙行渡稅之害在滇南者四
曰勦莊之害曰圍田之害曰礦廠之害曰兵多之害俱下九卿會
議初御史劉安國請察隱占田畝州縣利其升敘多捏報累民公
力言其弊謂名爲加糧實耗糧戶名爲清弊實長弊源臣訪得山
西蒲縣本貧瘠前令捏報派賠乃至庠生王命新曹大朋各賣其

國朝典章考卷之八
子女而糜生買松年竟自鬻於平陽軍營夫婦執役又聞山東棲
巖縣民亦因賠累多致失業督撫既共欺妄於前須爲之掩覆於
後請明諭以從前之弊但行檢舉不復苛求若始終掩覆科罪有
加 上命確議以聞公謂安民在於察吏而察吏當自大吏始故
條列督撫四弊特糾福建督臣姚啟聖諸不法事啟聖故縱恣至
是得 旨惶恐上疏待罪得免又疏論課吏事定例凡捐納授官
復職州縣到任三年後稱職者題升不稱職者參處是凡捐納之
人分別具題皆當以三年爲限今各督撫題參者概未之見至有
受任四五年而糾舉不及莫能辨其賢不肖者謂非督撫之容徇
不可也臣以爲宜依限分別去留卽行聞奏不得姑畱不論不議

之人以誤民生而滋奸弊又如戶部條例道府以下捐銀者三年後免其具題照常升轉臣以爲稱職非可捐納而得也歲貢一項所謂正途自開捐納生員之例今日納生員明日卽納歲貢名則清流實多銅臭猶且自詡正途臣以爲正途非可捐納而得也總之捐納事例皆一時權宜臣願於收復滇南之日卽賜明旨概輟不行則聖政一新而人心可以大快矣公自爲祭酒時屢以捐納爲言至是益切云雲南平告廟肆赦人情歡豫公獨上疏曰皇上睿謨遠慮決勝萬里數年以來諸叛削平古者聖人作易於泰之方盛卽致艱貞之訓而豐豫旣濟諸卦垂誡尤切臣愚惟願皇上於景運方新之會倍切堯咨舜做之心日慎一日以成保

泰之治兼諭大小臣工乘此治定功成相與洗心滌慮毗贊大業如政體宜講也不妨詳考舊章國用宜節也不宜過加綜覈行一事必謀久遠勿狃目前之淺圖爲百姓必畱有餘務培國家之元氣至於振紀綱以崇大體覈名實以課吏功崇清議以定國是勵廉恥以正人心端教化以固治本抑營競以儆官邪敦節儉以厚風俗正名分以絕奸萌並當今急務願存震動恪恭之意力考因循苟且之習天下幸甚疏將上有以太直爲言者公不顧也嘗劾浙江副都統高國相覲法害民得旨察審又劾兩淮巡鹽御史堪泰罷之二十二年春大計時藩臬舉卓異者太多公上言舊例藩臬入覲雖許條奏地方事宜然僅由通政司投遞引見一次辭

朝卽行於述職之實猶有未盡請令面奏 皇上親加諮詢庶
可知其才具之優劣并以見督撫所舉當否 上是之至日 親
御乾清門科道官侍班通政司引藩臬官以次面奏著爲令明年
有 詔藩臬勿舉卓異自公掌計典門不通謁嘗語人曰當考察
時直省大吏皆長跪堂下自陳履歷其嚴重如此使少有所私豈
不內愧於心耶舊例八旗漢軍文職官員任漢缺者丁憂任旗缺
者不得丁憂又滿洲任督撫藩臬者俱守制如禮而京朝官三月
後卽出供職公謂宜一體丁憂以崇孝道且言外官丁憂候代之
罪並申士庶居喪釋服從吉之禁皆報可劾候補御史蕭鳴鳳居
喪擯數久不回旗坐革職提問是年冬會推湖北按察使連舉山

東人 上疑之問舉者爲誰或以公對公默不與辨遂鑄三級解
任將歸有 詔畱公專領史局故事監修官不與編纂公以置史
局五年書尙未就乃取各儒臣所著紀傳手自排纂通懷商推丹
黃常至夜分遂繕寫紀傳若干卷進呈 上因問纂修事宜公條
對甚悉 上注視公良久既而開館纂修一統志曰此事須徐家
兄弟爲之於是公又爲副總裁二十七年二月尙書公自左都御
史遷刑部 上難其代久之不補七月復還公故官兄弟相代授
職人咸以爲榮入臺一月四上疏一申敕臺綱舊例漢御史設有
建言牌以次輪傳牌到逾半月必有建白今請如例舉行一論以
白饋鹿皮輿販臺灣爲失國體一論吏部知府缺多吏部延挨不

補一劾兩淮巡鹽御史陶式玉貪墨事多施行而式玉竟抵罪十
二月遷刑部尙書旋改戶部四月之間驟歷三遷人知 上意將
大用公矣公以戶部吏胥爲天下奸藪乃嚴立條約各衙門文到
日錢糧應覈算者卽與覈算應放支者卽與放支一不假手吏胥
公莅事精敏操守清潔滿漢司皆懾服吏奸益無措手又諭十四
司有事應說堂者須滿漢同時說堂便相商推斥逐各衙門役滿
書吏卽召募試補部中數十年積弊一時肅清奉 命與滿洲大
臣清理刑獄定例死罪減等者安插內地前此輒發遣黑龍江多
不能存活公請仍照舊例發遣冀推廣 上恩 上可其奏二十
八年五月拜文華殿大學士公以在部振刷方有次第卽詣乾清

門力辭 上不允尋命兼掌翰林院事充政治典訓平定三逆方略一統志總裁官二十九年春公前所薦用御史李時謙條對失旨自引劾降工級畱任時謙得不坐公素無病自畱任史局殫精纂輯氣數逆微喘及入閣領翰林機務殷繁未四鼓趨朝退卽入院夜深猶不得寐坐是精力益減性剛不能自挫屈忍辱苟安欲引退者數矣會兩江總督有疏劾公公具疏力辨求去 上允公以原官致仕卽日辭朝輕舟沿河下臨清椎關者隸卒數十人登舟大索雖夫人舟中醬甌之屬無不發視僅得圖書若干卷及光祿饌金三百兩而已皆噴噴歎清官不置是時公方倚舷作述歸賦以自廣然不堪推辱氣益逆上咯血久不止歸不終歲竟卒

年五十八歲公受知 世祖章皇帝始釋褐年少耳便有天下爲
己任之意及遭 今上委畀之重誓捐軀命蹇蹇竭忠不爲利害
禍福毫髮計兩總內臺凡事關八旗者人多畏避噤嘴公必持之
益力將軍馬哈達以民間多匿逃人請自句攝不移有司公曰如
此則以窩逃爲名輾轉傾害民將不堪滿大臣曰當令將軍會同
督撫行之公曰如此則仍將軍爲政若令督撫會同將軍猶可
上以公言爲是極言京師奸民窩販民間兒女官吏用印預給空
契之弊乞令正印官將本人親驗明白然後給契如此則窮民不
致終羅陷穽八旗家人投水自縊刑部報聞者一歲中及千人公
請下部議詳驗其有傷痕及一家中前後積至三人者酌定處分

府部院寺筆帖式近三千人求開例捐納典州縣公不可大臣難之公曰諸公既不以爲然吾當獨爲一議不以相累也卒從公議而罷其以京察大計處分者規欲還職議亦不行既罷議侍郎項景襄畱揖公曰微公則選人無復入仕之望矣晚年官逾貴常戚戚如有憂者聞一正人進或朝廷行一善政則喜形於色人率以是覘之內行修潔苞苴問遺之使無及門者遇家人嚴整退食之暇匡坐讀書而已積書萬卷皆手自校讐卷帙率精好語後進常若不及與客議論古今終日無狎言侮色而門無雜賓晏如也處尚書中允伯仲間雖極盡和愛之道然恆以道義相規切故其兄弟皆致通顯而海內之推重者以其文章風節不以其門闕之

貴重也撫季弟某於弱齡陸氏姊亡養其子經遠爲己子俱以成名從父官汀州推官公往迎其喪時有願奉二千金求一見者公曰吾以叔父喪來而受金可乎卒不往公年纔弱冠巍科起家承兩朝知遇可謂盛矣而中間數經憂患或起或仆終預大政退不旋踵公嘗自言吾在機密未得稍展反不能發舒如戶部時至於謠誣橫構齎志長往雖 皇上知公之深飾終之典有所待而同朝士大夫未嘗不歎其賢而惜其用之未究也悲夫公所爲詩文有漢魏風致集若干卷藏於家元配湯 誥封夫人子二樹聲太學生樹本舉人孫一德符銘曰

於維 章皇執道之紀天綱聿張濟濟多士有美徐公翩然其來

聲中宮徵鳴時雖熙敷歷 兩朝斯文杓柄掌內外制芒寒色正
公司成均名流雲集席閒函丈條教斯立乃長西臺不振於威不
顧其私秉德不回暨暨其容諮諮其辨糾違斥邪百辟爲憲道有
屈伸旣張而弛史局之監爰自承旨 皇曰公退無以公歸五年
鉛槧闡幽顯微帝紀繕寫臣某恭進 天顏溫霽載承明問曰朕
亞相唯女克諧弟與兄代邦之榮懷浹歲三遷秋官司農唯彼司
農弊政是叢攘之剔之狐鼠屏迹釐之革之百廢其易帝嘉乃績
其遂弼予朝士相賀民慶於閭厥猷未展遽自引退 宸眷躊躇
久而後遂寔修忍詬自古所歎公遭 明聖非久考槃天不愁遺
而以公殞年不稱德痛甯可忍豈其剛強抑有未忘哲人之萎流

星煌煌遺愛在人歷時論定篆石於墓恭俟後命

右神道碑張玉書撰

公諱元文字公肅別號立齋其先常熟人九世祖諱良始遷崑山再傳諱申舉故明弘治甲子鄉試以壽甯侯事直言予杖由刑部主事謫湖州府推官又三傳而至太僕公初官翰林以文章風義爲後進所宗祖父兩世皆有聲太學含德弗耀用啟後人公兄弟四人長尙書公乾學次中允公秉義季弟國子生亮采公之生也以明崇禎七年甲戌九月辛巳顧夫人夢神人授之玉尺覺而生公自少端重有大志贈公倣儻闊達既才高不仕願望其子以遠大公自就傅沈潛習誦不假嚴勞年十四爲諸生時吳中盛爲文

社公偕兩兄家庭閒講聞切究獨倡爲古學汎濫於百家而根柢
六經務於明理致用特肆其餘爲舉子家言輒傾其儕可爲度程
順治甲午舉於鄉己亥成進士第一人 世祖召見乾清門諭以
特簡之意還啟 太皇太后曰今歲得一佳狀元 賜冠帶蟒服
裘靴視舊典有加公率諸進士謝恩 世祖爲御殿百官陪列鴻
臚讀表前此未有也除翰林院修撰數被 宣召公詩云空傳枚
馬金門侍只倚雕蟲事武皇生平致君之志已見此矣嘗從 幸
南苑 賜乘御馬命學士折庫納爲執鞚公館師也遜謝不敢乃
改命侍衛又嘗晚對 便殿夜分賜饌 世祖又問從者得毋飢
乎復命侍衛賜之食公又賦詩紀 恩在翰林無事益刻厲問學

不專務爲辭章而窮探本原曉暢故實折衷裁劑度其不悖於古而於今宜者俟時而措優如也嘗被命進孚齋說一篇世祖讀書所也覽而稱善爲刻行之讀者皆以爲知要辛丑春世祖賓天公號慟若私喪公除悲猶不止歲以是日齋居慘戚者終身會江南奏銷案起奸胥竄公名其中謫鑿儀衛經歷公恬然安之又四年而事白復官未任聞贈公病卽乞假省覲至丹陽而訃至哀毀不欲生與兩兄執喪盡禮三年處外終喪乃復寢後喪太夫人亦然己酉起補國史院修撰尋進祕書院侍讀秋主試陝西所錄多單寒苦志力學之士秦人言士子鼓舞讀書自此榜始明年以廷推選國子監祭酒尋充經筵講官公舉止閒雅音吐宏暢進

講稱 旨自是每 御經筵必命公講至登政府猶然公以養士莫大於太學疏言自古人才盛衰視學校興替古先哲王於胄子之外妙簡賢俊以入辟雍周制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論其秀者而升諸學自漢唐以來太學子弟皆由遴選以故橋門之間人材輩出或顯經術或崇理學要皆敦厲實行矜尚氣節非其時人獨賢也取之精而養之厚有以致之也自故明景泰時入馬入粟之途開閭巷小夫皆得隸名胄監蘭艾錯雜程課不行而以貲進者亦自以所至之有限安於卑陋不思振拔士風之敝實由於此我 皇上右文重道振興教化而諸生之在太學自官廕之外止有輸納一途其以歲貢至監者十不得一又多年齒頽暮之人甚

非所以廣英才也伏察舊例順治八年十一年曾經各學臣選取
生員文行兼優者起送至監今宜遵做此例於郡邑各庠或閒歲
或三五歲舉品行端慤文學優長年齒少壯者一人入太學加以
歲月漸磨砥礪勉之成材優其進用之路更宜遵照 世祖皇帝
舊制每科直省鄉試各取副榜若干名送監肄業如此則辟雍濟
濟多經明行修之士而入粟之途亦將有所興起所裨於人才非
尠小矣得 旨下部議著爲例由是上舍皆海內名俊之湊公復
程課有方益激發壯厲旣彬彬矣則疏請廣監生鄉試中式之額
以示勸而於輸納之途復疏停止力陳其不可者有四謂養士育
才莫重流品至於入貲則冗濫實甚不俊不秀之人並得冒俊秀

之號不可者一也官貢各生所謂正途期滿考職必歷三科九年
之後而緩例入貲則不計年限隨咨隨考官貢監期多者二其少
亦半歲而准貢期止三月則是遇正途轉紉而待雜途轉優沮寒
士攻苦之心長富兒驕惰之氣不可者二也流品既淆氣習亦異
往往不能折節降心自就繩墨雖復嚴加訓督而素無劣等黜革
之例相習恬然不爲恥怪其意以爲惟不曉文義故就此以進本
不宜深督也程課難行士風益薄不可者三也竊計歷年以來吏
部考授職銜需次州縣掾佐者不下數千人選途積壅補授無期
日漸加增必盈萬計其於大體不能無妨而一授職銜輒服其品
服輿從翩然招搖閭里銓塗旣濫名器實傷不可者四也卽其中

亦不無文采可觀自命不苟者然不使之以文藝自見而亦使之
一出於援納臣竊爲惜之停罷爲便章下所司公又疏言 祖宗
朝最重官學拔用人才多出其中今部院衙門筆帖式缺出廕生
監生用十人裁用官學生二人一年之內得缺甚少而官學生名
額甚多勤苦積年終不得以短長自效竊恐向學之意自茲日衰
非獨壅滯淹困爲可憫念嗣後應與監廕生作何分用請酌量變
通實爲育養人才之助公雅意儲才爲根本久遠計欲俾滿洲漢
軍子弟興起以效於 國家收得人之盛如豐芑之眾多故於官
學尤激獎成就之其後公在西臺 上嘗語閣臣徐某爲祭酒規
條嚴肅滿洲子弟不率教者必加撻責至今猶畏之後來那得如

此人蓋公爲祭酒凡四年而學政大飭其教甚具而可法端士習
起惰窳嚴考試慎咨送肅禮儀重專師勤講肄飭書役其課文崇
雅黜浮足爲海內矜式而會尙書公主壬子京兆試鑒裁精審雅
與公合由是士子益知嚮方而數科以來文體一歸於正云甲寅
五月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尋充 太宗實錄副總裁乙卯四
月改掌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充日講起居注官五月教習庶
吉士時中允方讀書史館公疏辭 上特免中允公教習而不允
公辭公日與桐城張公進講 弘德殿敷陳剴切惟以質直自將
無浮詞曲說 上每稱之一日 上諭公四書屢經講讀熟曉文
義每觀通鑑備載前代得失深有裨於治道應與四書相參進講

作何摘取撰擬講章公疏言臣等承奉綸言不勝忭慶竊以朱子
因通鑑修成綱目書法謹嚴褒貶盡善得春秋之遺旨臣等擬從
綱目中詳加決擇其事之關切君德深裨治理者摘而錄之講義
體裁難與四書諸經同例每條之後採取先儒之論參以臆斷之
詞演繹宏綱發揮大義 上是之公退而屬諸詞臣分撰講章必
手自裁定務舉其要而暢其旨相當務之急以立言未嘗不說之
詳而反之約也先是大學士孝感熊公在講筵非堯舜之道不陳
非四子五經及宋諸大儒之言不言以仰贊 聖德精熟於大本
大原之地公承 上嚮意史學進而開廣發明蓋卽事以窮理曰
道以敷治表裏精粗全體大用通貫如一而先後相成也故事歲

終具疏彙呈講義公疏有云籤軸方新簡編具在伏祈 聖聰時
畱省覽以此啟益睿智以此振厲精神以此對千聖於同堂以此
決萬幾於一日則得之臣工之講論者淺而得之夙夜之體驗者
深得之片言之會悟者微而得之一心之運用者大公之隨事獻
納多此類也嘗從容語院中同列謂詞臣之所以異於各衙門者
以退讓不求進也先後輩自古已然可無讓乎教習癸丑丙辰兩
科庶吉士峻整不可謁以私其有行與才者愛之不啻出諸口以
是故咸畏服成就者眾十一月丁願太夫人憂歸己未二月 召
監修明史時服未禫除而監修例命勳臣閣臣公獨以學士充識
者知將大用矣九月赴 闕自陳且辭 一 新命不允疏請購遺書

徵遺獻舉故明給事中李清主事黃宗羲及副使曹溶主事汪懋麟布衣黃虞稷諸生姜宸英萬言等部議不許 上特從公言召之清宗羲溶以老不至各上所著書時未有學士缺特改內閣學士項景襄於兵部而用公公在內閣遇事敢言不肯唯阿吏部題補給事中 上以科道官一省多者至五六人或竟無一人者命分省均用各以二人爲率又以大小省不同銓司更議分別多寡公奏曰 聖意重耳目之官欲周知天下利病故命分地均用然諸給事御史多自各省有司行取考選不慮利害不能周知若必以地爲限才優者以數溢見棄而不才者顧得承乏恐言路不能盡得人 上深然之命照見行例行九卿會推江西按察使有

舉與泉道張仲舉者御史唐朝彝力言仲舉在閩無善狀科道公
疏劾朝彝副都御史李仙根給事中李宗孔不願署名遂併劾之
部議仙根宗孔降五級調用朝彝革職 上曰此處分太過公奏
曰會推本欲公之廷論使各盡所懷何嫌參差而處分若此卽將
來所舉非人誰敢駁正且科道公疏必不許一人不列名恐一二
強有力者妄有抨擊便隨聲附和流毒何窮 上曰然當免處分
公曰凡言免者謂有罪而 聖恩寬之也臣以爲諸臣實未有罪
聖旨但云不必處分則所全多矣 上從之御史有言宜遣大
臣巡方者公昌言於閣中曰巡方向遣御史以有憲長彈壓也若
遣大臣或妄作威福適足爲地方之害乃入言於 上而止公見

上慎重用刑當秋決先語閣臣所宜決宜畱者及入奏抱牘具陳始末 上亦事事諮公條對甚悉 上多從焉庚申十二月特拜都察院左都御史入謝 乾清門近侍傳 上語褒嘉且道 講筵之勞 賜御書墨蹟三又傳 諭朕久不作書頃試筆得鳶飛魚躍四大字并以賜卿公頓首謝尋復充經筵講官時滇孽將平公疏陳善後之宜略言逆賊三桂甘心反叛蔑棄天常同惡之人義宜鋤殛苟能效順業已 恩許自新若仍畱本土非永久之規欲移調他方多遷徙之費統之別將則疑情未化終涉危嫌攝之歸旗則放恣既久猝難檢束臣以爲宜明布 恩旨悉與前雪應補職者量與換補綠旗職銜願補伍者量行撥補綠旗缺伍其他

一概散遣爲民分道安插於事體爲便至於以前處置兩藩官兵
已有成局臣何敢妄議第恐亦是一時權宜未必實可資折衝固
圉之用而耗餉不已臣竊慮之儻先行酌量散遣亦足使西南餘
孽聞之革心至定南一旅尤屬無謂宜一體解散既銷遣藩兵減
省餉祿然後軍儲充裕益可推行寬大之政薄稅輕斂以副 皇
上軫念民力之初心矣又疏請除三叛虐政略言滇南閩粵所在
橫罹暴虐占奪民利害政干紀宜及初定之辰通行申飭預爲禁
止在粵東者五曰鹽埠之害曰渡稅之害曰總店之害曰市舶之
害曰魚課之害在閩中者四曰鹽稅之害曰報船之害曰冒擾驛
夫之害曰牙行渡稅之害在滇南者亦四曰勦莊之害曰圍田之

書曰礦廠之害曰兵多之害 上俱下九卿會議初御史劉安國
請察隱占田畝部議凡察出者分別甄錄州縣官科其升敘多捏
報累民公力言其弊謂本無主名原非隱占妄造詭戶謬託清釐
實則強派分賠取盈敲扑至今累年不堪困苦率多逃亡名爲加
糧實耗糧戶名爲清弊實長弊源前者府谷縣捏報隱地接任知
縣謝溪英揭部奉 旨遣官察審始得開除淇塘所千總徐振業
虛報隱田安撫勘察題參始得分別荒熟臣更訪得山西蒲縣本
貧瘠前令捏報隱田派賠通邑乃至庠生王命新曹大朋各賣其
子女而廩生賈松年竟自鬻於平陽軍營夫婦執役又聞山東棲
霞縣素稱僻小前令捏報墾田民受賠累失業者多竊恐如此二

邑者正復不少督撫既共欺妄於前須掩覆於後請通行申飭凡從前捏報但行檢舉姑予寬原若始終掩覆壅遏下情加等科罪上命確議以聞時 仁孝 孝昭皇后梓宮發引 上將親赴山陵公與滿漢同官率諸給事御史奏請無行 上曰山陵事大朕親往欲一展 孝陵公從行追感 先帝恩悲痛不止賦詩云惟將廿載攀弓淚并灑 橋陵松柏中禮畢 賜遊湯泉 命各賦詩公作序一篇四言十二章 上稱賞命勒石公在臺以身總風紀尤兢兢於振飭紀綱澄肅吏治疏劾福建總督姚啟聖縱恣譎詐妬功害能狀啟聖惶恐上疏待罪得免又條列督撫四弊謂臣伏察吏部定例督撫毫無治理者該部察審從重治罪可見功

令實成惟在拊循百姓今則令懸而不行督撫聚精會神止求免其誣誤之罰至於立何條教開何便利招何流移革何敝俗多漠然度外置之此督撫不職之弊臣謂自今督撫之優劣當以民生輸賦戶口增耗爲斷其撫綏無術之處分依例切實舉行督撫封疆大吏一切皆職分所當爲今乃事事議敘往往給銜尙書增秩一品至於簿書期會之間非有大故又事事不得免於吏議以賞則濫以罰則密此功過無准之弊臣請以後凡有督催捐助察逃墾田等僅許紀錄註冊惟教養有方治效顯著方准加銜增秩而一切小事誣誤並量行寬貸察吏之道宜莫嚴於藩臬乃數年來督撫未見有糾彈藩臬者此察吏不嚴之弊臣謂藩臬苟有貪污

不職督撫不行糾劾者宜以徇庇論罪督撫有降級畱任者有革職戴罪圖功者非係大貪大惡類蒙寬假徒有處分之名不改顯榮之實此心多僥倖之弊臣請嗣後督撫有降調及革職者宜卽令去官不必輒許畱任又疏論課吏事伏察康熙十八年定例凡捐納投官到任三年後稱職者具題升轉不稱職者題參處分是凡捐納之人分別具題皆當以三年爲限乃今各督撫具題稱職者尙不乏人而以不稱職題參者概未之見至有受任四五年而不糾不舉莫能辨其賢不肖者謂非督撫之容徇不可也臣以爲宜依限分別去畱卽行聞奏不得姑畱不論不議之人以誤民生而滋奸弊又如戶部條例道府以下捐銀者三年後免其具題照

常升轉夫。國家大體所關惟賢不肖之辨而已。今吏途甚雜。所以令三年具題者。蓋欲使賢者勸而不肖者懼。若許捐銀是金多者與稱職者同科矣。臣以爲稱職非可捐納而得。且此曹以見任之官營輸入之計。勢必剝民脂而長貪冒。所急宜停止者也。歲貢一項。所謂正途自開捐納生員之例。今日納生員。他日納歲貢。名則清流。實則銅臭。公然冒濫。自許正途。臣以爲正途非可捐納而得其由。捐納歲貢得官者。仍須保舉。方與正途一體升轉。所急宜更正者也。至於諸凡捐納事例。總屬一時暫行。皇上釐敘官方至意。固久欲停罷。今願於滇南收復之日。卽賜明旨。概止不行。則聖政一。行人心大快矣。公自爲祭酒時。屢以捐納爲言。至是益

切後二年又以捐納官三年具題以清廉才能保舉不無夤緣之
弊請停止而於大計另繕冊送考以大計舉守清才優者率少庶
幾無濫云滇南既定告 廟肆赦公疏言 皇上睿謨聖略決勝
萬里數年以內諸叛悉平古者聖人作易於泰之方盛卽致艱貞
之訓而豫豐旣濟諸卦垂戒尤切臣愚惟願 皇上於景運方新
之會倍切堯咨舜儆之心日甚一日以成保泰之治并乞 申諭
大小臣工乘此治定功成相與洗心滌慮毘贊大業如政體宜講
也不妨詳考舊章國用當節也不宜過加綜覈行一事必謀久遠
勿狃目前之淺圖爲百姓必畱有餘務培國家之元氣至於振紀
綱以崇大體覈名實以課吏功崇清議以定國是厲廉恥以正人

心端教化以固治本抑營競以儆官邪敦節儉以厚風俗正名分以絕奸萌並當世急務願存震動恪恭之意力去因循苟且之習天下幸甚疏將上同列有止公以言太直者公不顧也公與同官相接甚和而遇事輒力爭無所避事關八旗者人多不敢言公獨持之彊嘗劾浙江副都統高國相貌法害民得旨察審將軍馬哈達以民間多匿逃人請自勾攝不移有司公不可曰文武兵民之分久矣今以窩逃爲名展轉傾害何所底止滿大臣曰當令將軍會同督撫公曰如此仍是將軍爲政必不得已當令督撫會同將軍上從公言京師奸民多窩販善良官吏預印空契給之屢被發覺公疏言掠誘之術幻變百端始猶誘脅窮民今則並及旗

人矣始猶誘賣男婦今則并及幼童矣始猶販售旗下今則遠賣出關矣合加等科罪至地方正印官不取本人口供存案而妄用印信者及非正印官而擅用印者均宜嚴定處分若買人之人不帶本人由正印官當堂驗明卽與空契無異如此則窮民不至終罹陷穽卽旗下買人亦得確有實用滿御史堪泰巡鹽兩淮運使貪黷不糾劾公疏除淮鹽積弊革尚綱色目而劾御史罷之入旗家人投水自縊刑部報聞者一歲中及千人公請下部詳議驗其有傷痕及一家中前後積至三人者酌定處分府部院寺筆帖式近三千人求開例捐納典州縣公不可滿大臣以好言勸公公曰諸公既不以爲然吾當獨爲一議不以相累也卒從公議而罷

其以京察大計處分者規欲還職議亦不行既罷議侍郎項景襄
畱揖公曰微公則選人無復入仕之望矣二十二年春當大計藩
臬例入覲公言舊例入覲俱許條奏地方事宜然僅由通政司投
遞引見一次辭 朝卽行於述職之實猶爲未盡臣請 皇上特
諭各省藩臬於朝見之後卽將所屬地方應行事宜各具本章面
行條奏仰俟 皇上親加諮訪其才具之優劣議論之得失自難
逃於奏對之下較之封進銀臺尤加親切臣又伏見 皇上慎重
用人遇藩司推巡撫者多蒙馳 召與其臨時赴闕何如卽試之
入覲之時況今年大計藩臬舉卓異者極多 皇上鑒其才能之
高下兼可以知督撫所舉之當否於察吏用人之典不爲無補

上是公言親御 乾清門科道官侍班通政司引藩臬官以次面
奏著爲令尋有 旨藩臬勿舉卓異時公掌計典一切餽遺不敢
及門嘗語客曰當考察時藩臬大吏皆長跪堂下自陳履歷其體
統嚴重若此使受其金錢豈不內愧於心耶是年舉行軍政公疏
請命提鎮次第入覲以重闕寄是後提鎮悚息多請陞見蒙 召
對云公又疏言舊例八旗漢軍文職官員任漢缺者丁憂離任守
制任旗缺者不得丁憂倫常風化之地不容互異所當定議畫一
又康熙十二年例滿洲督撫藩臬俱守制二十七月而京朝官尙
仍舊制三月後卽出供職夫親喪在所自盡謂宜一體丁憂以崇
孝道禮臣有三年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律官吏丁憂公罪不旬問葦不欲奪

其喪而忘其哀也。今外官丁憂候代治事如平時安有方寸憤亂之時而可責之以政事者。聽決而當則爲忘哀，哀苟未忘必至廢事。請自今丁憂之官但無錢糧之誤，卽聽奔喪，庶使忘哀罔利之風可以少變。又律文凡居喪釋服作樂筵宴嫁娶，悉有明禁。而比者士大夫鮮克由禮，或衰經婚娶，或喪中聽樂，或遲訕戀職，或吉服游謁，此皆薄俗傷化，不可容於聖世者。宜併嚴行申飭，又劾候補御史蕭鳴鳳居喪與妓濫，久不回旗，坐革職。公在都察院三年數條上便宜，知無不言，不畏彊禦。上多採納，付所司詳議。雖議者或以爲未便，格不盡行。然上深知公不以爲忤，公常感泣語人非。聖恩矜全，當獲戾久矣。是年冬坐舉湖北按察使去官。

當 廷推時眾人相顧莫敢舉久之某公言今姑准俸推公曰善
乃列俸深者副使王垓胡悉甯 上以皆山東人疑之命閣臣問
舉者爲誰有以公對者公不與辨遂鐫三級公將歸而明年甲子
二月有 旨畱公專領監修明史史局置已五年而書未成公既
不與政專意史事考據 國史參用諸家之說年經月緯手自編
輯客有熟於前朝典故者公奉書幣延致賓館遇有疑誤輒通懷
商推常至夜分積年成紀傳十之六七尋繕呈紀七卷傳十五卷
公疏請如唐太宗序晉史例稱制論斷並出 三朝實錄以便參
稽明祚訖於愍皇福唐桂三王大命已傾覆亡之蹟不可以不著
請從宋史益衛二王遼史耶律大石之例以愍帝終本紀之篇三

王從附傳之列至明末之臣盡忠所事者考之史例均當采摭皆
報 可秋公長子樹聲與尙書公季子樹屏俱中順天鄉試 上
令九卿磨勘有言當黜落者遂具奏將送法司質訊禍且不測
上不聽但革二子舉人而公兄弟任如故二十五年當考選科道
掌中書科者託籍以舍人王緝植咨送吏部緝植娶於諸公外兄
所生女也幼常育於公或謂公盍一言爲之地公拒弗許左都御
史董訥不知以爲公壻也必右之疏劾公部議革職 上不聽
但鐫四級仍畱修史明年以亢旱修省羣臣去官不以罪者許得
辨復或勸公自列公曰 上命處分何辨之有二十七年二月尙
書公自左都御史遷刑部吏部奏以次應補者 上難其代章久

不下七月復起公左都御史自公去後五年孤蹤危殆者數矣
上每思公舊勞屢欲用公至是復公故官又兄弟相代受事人咸
以爲榮公自以拔擢廢棄 上恩過厚益竭所以報稱入臺一月
四上疏一申飭臺綱一停止臺灣與販一論銓補知府一劾兩淮
巡鹽御史陶式玉其論臺綱曰科道官交關督撫歷禁未革旣納
苞苴安能彈射又朝士選補出外者往往設席招飲曲致款洽交
通之弊職此之由臣請嚴行禁止又宋時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
疏則有辱臺之罰伏察臣衙門舊例漢御史自隨時條奏外設有
建言牌以次輪傳牌到或半月或二十日必有建白所以策勵之
道甚善今久廢未復臣請還如其例舉行其論與販用臺灣歲收

常賦外興販白糖鹿皮在當日國權一時之宜補餉額之缺然臣竊思天朝官吏未有敢出境外者今督撫歲委文武官給發執照與販東洋親與島濬之徒互相貿易較論錙銖褻越殊甚即使獲利百倍盈載而歸亦有所不可況自康熙二十四年以來三年之中奏報獲息多者不滿三萬兩少則不過千金然經連歲颶風漂沒二十五年之船十亡其六又貨不皆售每至卻還其不足仰佐國用明甚且採買之時官吏奉行不善多有扣剋及至卻還半屬滛壞仍令民間領回追取價值頗爲苦累皇上軫念黎元曠思蠲租動數百萬計此區區者曾何足云伏冀聖明立賜停罷其白糖鹿皮聽民間興販照例收租爲便臣又惟海船公行商

賈四出雖足爲生民貿遷之利然明世防倭甚嚴濱海築城置衛其後倭眾猶擾東南不過因奸民勾連市易遂爾生釁今遇上聲威四訖誠不足慮第恐積久玩生請飭海疆文武大臣於通商之中寓詰奸之意出入稽察慎嚴戍守乃爲制馭之策時知府缺出吏部多不補而式玉在淮有墨聲故疏黜之事多施行公以言路當盡得人御史李時謙裘充美素以伉直稱罷廢久疏薦起之而時謙得復用十二月遷刑部尙書公在都察院時遇三法司會議刑部送稿至有不當卽據事理駁回必平允乃已至是左都御史馬齊謂之曰公在秋官都察院可藉手稟成無煩往復矣公甫視事以人命至重尤加意矜恤寓書中允公曰外間奏當成

平反不易督撫檄行所屬動云妥招夫招一妥卽人命不妥矣司中能擔力者甚少看來此部事頗難辦也方十日而改戶部公以戶部天下之利藪政由吏出相緣爲奸凡錢穀出納多寡遲速之間反覆駁查索賄動千萬計外吏尤畏之偶出外雖督撫亦曲意接待科斂部費以供其慾厭足乃已公銳意欲革其弊而正己以帥之乃與尙書鄂爾多等約共澄清部事易置司官嚴立條約各衙門文到日錢糧應覈算者卽與覈算應放支者卽與放支一不手吏胥公遇事精敏辭復明辨滿漢司皆懾服胥吏益無所措手又諭十四司有事應說堂者須滿漢同時說堂便相商度一日滿司官復欲有所駁查以自便者稿已成鄂爾多卻之曰徐公在

此爾尙敢相溷耶公知江南福建布政司庫皆缺銀四五十萬係
侵蝕賂遺疏請令督撫每歲盤查並禁有司私派部費斥逐各衙
門役滿書吏部中一時肅然尋奉 命與滿大臣清理刑獄定例
死罪減等者安插內地前此大臣慮囚並發遣黑龍江道遠多不
能存活公欲復舊例語滿大臣以推廣 上恩因如公言以請其
他罪輕者力與開釋 上寬仁多可其奏二十八年五月拜文華
殿大學士公聞 命卽詣 乾清門辭曰臣在部振刷方有次第
大學士位高責重非臣材力所堪 上不允 上又問大學士掌
翰林院古有之否閣臣曰有之卽 命公兼翰林院事尋充政治
典訓平定三逆方略大清一統志總裁官六月考選科道 命內

關閱卷公以從子中書舍人樹穀名在選中辭 上曰卿第往既
進卷 上命樹穀以御史用公又奏曰臣備位大臣子弟不當復
列臺省請遵例迴避 上又不允其冬副都御史許三禮因論尙
書公並言公大臣不當使子弟列居要職公疏述前言 上不問
也二十九年春 上以畿輔歲不登議賑濟公所薦御史李時謙
條奏失 旨公自引咎坐降二級畱任時謙得不罪三月充 三
朝國史總裁官先是 上南巡以江南浮糧太重 幸蘇州時有
旨問戶部時公爲尙書卽考宋元以來舊額並察諸書所載官
田民田始末及明時歷朝詔書以 聞 上命行在諸臣議未定
至是公在內閣 上復言江南浮糧公頓首曰 聖明及此三吳

萬姓之福因下九卿博議九卿有力持不可者議遂寢公素彊無
疾病自畱任史局殫精竭思卽一字句惟恐有未安必持擇再三
疲矧不自休氣數逆微喘及筦機務領翰林晨入閣午入院未四
鼓卽趨朝夜分猶不得寐自言我於公家事無他長惟不肯苟且
而已然坐是精力益減矣會兩江總督傅臘塔有疏劾公公具疏
辨且求罷 上置督臣疏不問而允公以原官致仕公辭朝謝

恩輕舟首塗過臨清榷關者呵止之謂相君歸裝必有贏餘可構
以罪登舟大索至醬瓿之屬無不發視而公舟中衣服什器外惟
圖書數千卷及光祿饌金三百而已皆嘆喟歎好官不置公在途
感所遇山川人物詠懷風烈譔述歸賦以自廣然性素剛不堪摧

辱氣益逆上不可止浸以成疾九月歸里闔門約飭惟謹常語子弟以 上恩惟勛以讀書立行不自侮而已一切有加者戒勿與校也然疾益甚辛未秋七月二十七日竟不起卒之夕家人見大星流至中天光迸散而公瞑矣時幾無以斂云公受 兩朝非常之遇誓以身報無毫髮計較趨避禍福利害之私其爲政惟在端澄本原風別清濁慎持大體遏絕僥倖既恥夫苞苴問遺之風輒冰兢齒冷一不以自污而習見諂諛阿匿呢訾嗛伊與夫選蠕容頭過身者之不與家國事獨自奮以孑然之蹤推排枝柱其閒如高檄之不可動如鋒距之不可干以維挽積習沈溺之人心使之獨當知有君父而於其身之去畱豈顧問哉古之君子出而任天

下之重蹈危機長怨府不得久於其位者往往類然或罹於放斥之禍更有甚焉者公奉身而退以禮始終主恩無絕缺之迹孤臣遂乞骸之請不可謂非遭逢之幸而歸田以後向之引繩排根者勢猶未已以不訾不疚之身悄悄告瘁天復奪之年不獲優游化日長沐恩波爲聖朝之遺老此海內無不摧傷而善類尤爲失氣者也是年冬上詔諭天下有曰內外各官彼此傾軋伐異黨同私怨交尋牽連報復或意所銜恨而反囑人代糾陰爲主使或意所欲言而不明指其事巧陷術中大哉王言讀者咸悚息泣下而公已不及見矣悲夫公學惟爲己以躬行實踐爲務嘗立日省編每日輒記所行事及意念醇雜以自考驗事兩大人存歿

以禮事兩兄克恭而撫季弟友愛備至妹適於陸早亡子其子經遠教之卒成名從父官汀州推官卒官公往迎其喪時靖南王耿繼茂慕公願一見奉二千金爲壽公曰我以喪我從父來也而可以貨取乎拒弗往見而歸篤於師友遇座主喪必設位慟哭踰三日乃入署同年編修無錫華亦祥卒京師負債家數千金公悉任之而趣其子以喪歸蓋二十餘年後債家猶時及公門也邑子韓籍琬謁公邸寓問其來故曰吾三世未葬將以醫于京師貴人得二百金吾事辦矣未幾卒於旅公方宴客罷會而哭之爲歸其喪而屬家人貸金付其家如其所欲之數不令齎志地下也公與尙書公俱好賓禮寒素獎誘後學桐城錢澄之贈公詩曰君家兄弟

交情古前輩風流今尚存庭館慣留高士榻生徒矜出大賢門然公性方嚴造次進退必以禮法雖燕居無惰容未嘗輕言笑三爵之後論古今事亶亶然無有一事繆誤少未愜必更審定乃畢其說侍側者竟席無敢歡乍咸謂尚書和易而公嚴毅也產不能逾中人而好施嘗與尚書公置倉於鄉如古之義社法以貸于貧民或不能償亦不問今負者猶累累也又置廣孝阡以瘞不能葬者蓋公恭敬桑梓厝意惟恐不及及家居市井黠者或從而構扇陵侮一朝羸縮人情萬端尤可爲深痛也公無他嗜好獨喜購書皆自整比精好書法瘦硬入神見者藏弄所著詩若干卷奏疏若干卷又明史彙及雜文若干卷嗚呼公之疏傳天下其皆知之矣而

所爲詩藹然忠愛有古作者之性情焉千載而下可以知公之志也公娶於湯諸生傳楹女封夫人子二長卽樹聲次樹本丁卯科舉人孫一德符樹本出尙幼樹聲等以葬之不可不時卜於某縣某鄉之原惟墨食而窆以康熙某年某月某日衰經哭泣語藁古之撰行狀者將上之考功太常及史館編錄地也今先君不幸及於大故卽例不敢有謁於太常考功而史有傳隧有誌非狀莫徵以屬吾子焚辱收於公之門亦嘗備官於朝而衰庸無狀親炙公卓卓立身大節本末退而自攻默有餘愧顧猶幸公謂可教不鄙棄執筆或可不辱公件繫排纘其事如右惟逸漏之是懼而不敢有一言之溢以失之誣以待太史氏與碑若銘所以直公於無

窮者或亦有考於斯焉謹狀

右行狀韓葵撰

公諱元文字公肅其先常熟人九世祖良遷於崑山再傳爲刑部
主事申明武宗朝以論壽甯侯廷杖謫湖州推官又三傳爲太僕
寺少卿應聘以文章風義重於時子永美孫開法兩世皆太學生
贈資政大夫刑部尙書開法生四子公其叔也母願太夫人夢
神人授以玉尺而生公少端重有大志年十四補諸生益沈潛嗜
學爲文章出入經史與吳中諸名士爲社曰慎交以繼東林復社
時論歸之順治十一年舉於鄉十六年 賜進士第一 世祖召
見乾清門還啟 太皇太后曰今歲得佳狀元賚冠帶服物除翰

林院修撰累 召見 賜馬 賜饌每奏進文字輒稱 旨十八年 世祖宴駕公號慟若私喪比公除悲不止歲逢忌日齋居慘戚終其身會江南奏銷案起姦胥妄指公逋稅謫鑾儀衛經歷閱四年事白復前官聞太公病乞假歸及丹陽而赴至與兩兄日居喪次酌損古禮行之從父官汀州推官疾卒公往迎其喪靖南王耿繼茂慕公名餽金二千兩願一見公曰是貨取也卻其金卒不往見康熙八年起補 國史院修撰進祕書院侍讀其年秋爲陝西主考官明年遷國子監祭酒尋充經筵講官上疏言自古人才盛衰視學校興替周制鄉論秀士升諸司徒司徒論其秀者而升諸學漢唐以來太學子弟皆由遴選故人才輩出或以經術顯或

國朝書目類考卷之八
以理學名或以氣節著非其時人獨賢也取之精學之厚有以致
然也自明景泰時入馬入粟之途開閭巷小夫皆得隸名胄監蘭
艾錯雜程課不行士風之弊實由於此我 皇上右文重道振興
教化而太學諸生自官蔭外止有輸納一途其以歲貢至監者十
不得一又多年齒積暮之人甚非所以育英才而廣厲學官之路
也伏察舊例順治八年及十一年曾經各學臣選取生員文行並
優者咨送至監今宜遵此例於府州縣各學或間歲或三五歲舉
品端學優年齒少壯者一人入太學加以歲月漸磨砥厲勉之成
材優其進用之路更宜遵 世祖舊制每科直省鄉試各取副榜
若干名送監肄業如此則橋門之內多士濟濟將必有經明行修

者出於其中所裨於 國家之用者非尠矣得 旨下部議著爲
令由是四方名俊畢集館下公遂疏請廣監生中式之額並請永
停輸納一途言其不可者有四謂興賢育材莫重流品入貲充補
冗濫已甚名實既混秀頑不分其不可一也官生貢生期滿考職
必三科九年之後而援例入貲則不計年限咨到隨考官貢監期
多者二朞少亦半歲而准貢期止三月遇正途則紕遇雜途轉優
其不可二也流品既淆氣習亦異程課雖行士風益薄其不可三
也歷年以來吏部考職需次佐貳者不下數千補授無期濫膺品
服選途旣滯 國體實傷其不可四也章下所司不能用公莅學
四年端士習正文體勤講肄條教甚具以滿洲官學生卿大夫所

自出而得官甚艱請疏通選法以作士氣平居督課尤嚴官生不
率教者必加撻責焉十三年五月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
太宗實錄副總裁明年四月改掌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充日講
起居注官五月 命教習庶吉士先是熊文端公在講筵累稱說
孔孟程朱之道贊 聖德以爲制心制事之本及是 聖祖益欲
博覽前世興亡得失之所以 詔公用歷代通鑑與四書參講時
熊公已去位公與桐城張文端公直講筵因疏請取朱子綱目擇
其事之繫主德裨治理者摘錄條件旁采先儒議論而以意斷之
聖祖可其奏公退而屬諸詞臣分撰講章手爲裁定舉其綱要
相當務之急旁推交通而一以仁義爲本及歲終彙呈講義公具

疏尤以心法爲諄諄其責難陳善多此類也十五年冬丁願太夫人憂歸十八年春 召監修明史八月至京疏辭不許因請購遺書徵遺獻薦故明給事中李清主事黃宗羲及原任副使曹溶主事汪懋麟布衣黃虞稷諸生姜宸英萬言有 詔召清等宗羲溶並以老不至而各上所著書 詔並付史館尋補內閣學士吏部題補給事中 聖祖欲分省均用科道官公言地均矣如才不均何乃止九卿會推江西按察使有舉興泉道張仲舉者御史唐朝彝力言仲舉在官無善狀科道官連名劾朝彝副都御史李仙根給事中李宗孔不肯署名遂並劾之下部議仙根宗孔降五級調用朝彝革職 聖祖曰此處分太過公奏曰會推本欲盡眾人之

論何嫌異同而處分若此將來所舉非人誰敢駁正且科道公疏必不容有不列名之人脅持之漸何可長也 聖祖曰當免處分公曰凡言免者謂有辜而寬之也臣謂諸臣實無辜但降 旨云不必處分可矣 從之御史有言宜遣大臣巡方者公言於閣中曰巡方向遣御史以有憲長彈壓故僨事者鮮若遣大臣或妄作威福誰能禁之入以告 聖祖寢其奏十九年遷都察院左都御史入謝 賜御書再充經筵講官時滇逆將平諸賊黨多率眾歸附耗餉不貲公請量行散遣分道安插以寬民力又請除三逆虐政在粵東者五曰鹽埠曰渡稅曰總店曰市舶曰魚課在閩中者四曰鹽稅曰報船曰冒擾驛夫曰牙行渡稅在滇南者四曰勦莊

曰園田曰曠廠曰冗兵疏上俱下所司議行初以御史劉安國請
下令察隱占田畝責成州縣分別敘錄有司利其然多虛增畝稅
耗累平民公言如此則名爲加糧實耗糧戶請 飭督撫各自檢
舉如有護前隱匿者加等治臬下部議行又言督撫之優劣當以
民生愉戚戶口增耗爲斷其撫綏無術者應予處分而小事註誤
宜從寬免至於教養有方治效顯著方予加銜增秩而督催捐助
察逃墾荒諸政蹟但予紀錄如此則賞不僭罰不濫又如藩臬貪
汙督撫不問者宜以徇庇臬之時部例捐納官到任三年後稱職
者具題升轉不稱職者罷之已復令捐銀者免其具題公言 國
家大體所關惟賢不肖之辨而已今吏途甚雜所以令三年具題

者欲使賢者勸不肖者懼若捐銀可免具題是金多者與稱職同科也臣謂稱職非可捐納而得此曹以見任之官營輸入之計何所不至所宜急停止者也至歲貢本屬正途自開捐納生員之例遂得並捐歲貢冒濫正途臣謂正途非可捐納而得其由捐納歲貢得官者仍須保舉方可與正途一體升轉所宜急更正者也竊意捐納事例總屬一時權宜願於收復滇南之日卽 賜明詔概止不行使天下曉然於我 皇上激敘官方之至意滇南平羣臣多稱頌功德公獨言聖人作易於泰豐既濟諸卦垂戒尤切願 皇上日切咨儆之心以成無疆之治勿狃目前之淺圖務培 國家之元氣因條其目以上公在臺持是非甚力事關八旗同僚多

昨舌公引繩排根無所避時方重窩逃之令杭州將軍馬哈達請
旗奴亡者得自勾攝勿關有司公不可曰是重擾民也當令督撫
會同將軍京師姦人多掠平民賣旗下故逃者日眾公請自今賣
買必由地方正印官驗問給印契爲憑否者坐之八旗家人以自
沈及經死報刑部者歲至千人公請 敕部定議驗有傷痕及一
家中前後死三人者酌定處分下部議多從公請府部院寺筆帖
式近三千人求開例捐納州縣官公不可滿大臣爲好言勸公公
曰諸公旣不以爲然予當別爲一議耳滿大臣不得已卒從公議
其以京察大計處分者方謀入貲復官亦以公言而止議罷侍郎
項景襄畱揖公曰微公正途無入仕望矣二十二年大計請令藩

臬得面陳章奏 上親加咨訪以觀其才令提鎮次第入覲以肅
朝綱嚴闕寄俱報 可又請聽滿漢文武內外官遭父母喪一
體離任守制並聽外官聞赴者卽日奔喪毋得治事候代先後疏
劾福建總督姚啟聖巡鹽御史堪泰浙江副都統高國相候補御
史蕭鳴鳳姚上疏引臬高交部察審兩御史者俱罷斥其年冬湖
北按察使缺 廷推副使王垓胡悉甯 聖祖謂其皆山東人疑
推者有私問之或言公所推遂降三級調用明年二月 詔畱史
局專修明史其年秋公子樹聲與兄子樹屏俱中順天鄉試九卿
磨勘當黜並請送法司質訊 詔除二人名餘弗問二十五年考
選科道掌中書科者託孳以舍人王緝植咨送吏部緝植娶於諸

公外兄所生女也幼嘗育於公於是左都御史董訥誤以爲公壻
劾公實陰主之下部議革職 詔鑄四級畱史局如故二十七年
七月復左都御史上疏請禁科道官勿得交關督撫並結納諸大
吏仍設建言牌俾輪班奏事又請停臺灣官販嚴海防劾兩淮巡
鹽御史陶式玉貪黷狀事多施行前御史李時謙裴充美以伉直
稱罷廢久至是論薦之時謙得復用十二月遷刑部尙書甫旬日
改戶部故事銷算錢穀悉委書吏事關外省索賄動千萬公與滿
尙書鄂爾多銳意釐剔旬稽出納一不假吏胥手時江南福建布
政司庫缺銀四五十萬公請 敕督撫歲一盤查禁有司勿得私
派部費旋奉 命清理刑獄公語滿大臣減死諸囚發黑龍江者

多不得存活宜復舊例仍發內地滿大臣以爲請 從之二十八
年五月拜文華殿大學士辭不允 命掌翰林院事尋充政治典
訓平定三逆方略一統志總裁官明年春直隸饑議賑公所薦御
史李時謙條奏失 旨公自引咎降二級畱任三月充 三朝國
史總裁官公與兄原一俱好士延攬獎借如不及累散千金赴人
之急然原一性豪放食客滿門下頗招權利致爲臺臣所劾而公
介然謹禮法慎擇人門庭肅然有沈生者公中表兄弟也嘗客公
所一日從容言某總兵得舉出重寶求減死公能一援手乎公默
然良久忽變色曰咄汝非好人速去毋汗我遂擯沈生沈生窘夜
投原一以清告原大曰諾在我而已已而總兵得減死公既以廷

議數與滿大臣忤而竊都御史郭琇之劾明珠也原一實陰風之明珠既罷相其黨徧布中外欲殺公兄弟以洩憤於是兩江總督傅臘塔劾公子樹聲樹本與原一子樹敏樹屏俱交結巡撫洪之傑招搖競利時原一既自刑部尙書免官歸公亦上疏求罷遂以原官致仕舟過臨清關吏大索獨圖書數千卷及光祿饌金三百而已公自領史局積勞氣逆上及歸數發三十年秋七月卒於家年五十八公所著有含經堂集若干卷明史彙未成嘗疏請準宋史益衛二王例以福唐桂三王事載於附傳其明末諸臣盡忠所事者直書無隱報可至乾隆初明史告成頗用其例云

右事狀彭紹升撰

崑山徐相國神貌莊重作書尤極端楷卽便紙小札從無一筆潦草猶憶戊辰之春相國方以閣學解職在京余將之任白水相國謂余曰我有鬪酒詩三十章姜西溟已序於前汝駢體文甚佳爲我題一跋於後兼可畱別也余以藁呈中有滌字譌寫作滌相國粉塗其上然後用細楷改正而命登於卷其於一字之微敬慎若此他可知矣蓋人未有意氣傲慢舉動疏忽而能成大器享大名者也

右人史吳翔鳳撰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之九目錄

宰輔九

吳璵

張玉書

嵩祝

明珠

蘇納海

張英

馬齊

遜柱

國事考原委卷之九

--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之九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宰輔九

吳璵

吳璵字伯美山西沁州人順治十六年進士選授河南確山縣知
縣邑遭明季流寇殘破璵撫循招徠戶口墾田歲益以方略捕獲
盜魁戴騰宇杖殺之大軍征雲南邑當孔道與馬糧餉先事嚴辦
而民不煩康熙十三年以卓異入爲吏部主事歷升郎中十六年
升鴻臚寺少卿尋轉光祿寺卿通政司右參議二十年特擢爲
右通政二十一年任太僕寺卿越三月擢副都御史請復 敕

督撫巡方疏曰令甲督撫於命下之日即不許見客莅任守令不得參謁上官凡有舉劾不過據道府揭報及胥吏訪聞愛憎毀譽真偽相亂督撫無由知革火耗而火耗愈盛禁私派而私派愈增請 敕直省督撫親歷各屬體驗採訪或謂督撫巡方勞擾百姓夫督撫賢則必能禁送迎卻供應如其不肖雖端坐會城而晷夜之饋送踵至矣豈獨巡方足以勞民哉又疏曰巡撫及巡守道無一旅之衛而提鎮各建高牙前日撫臣如馬雄鎮道臣如陳啟泰雖懷忠秉義空拳莫施使各有兵馬奚至束手宜及此時急復舊制使巡撫巡守道仍各管兵馬減提督增總兵分一鎮爲數鎮以聽督撫節制則無尾大不掉之患矣二十八年四月調任兵部

右侍郎十月 命巡撫湖北湖北自裁兵之變黠猾率指仇人爲賊黨株連不已瑛槩不究訊懲其妄訐者人心大定淬勵所屬郡縣俾爲良吏怙終則糾繩無少貸陝西饑流民入湖北令有司分賑全活數萬人三十一年 上念陝西西安雨水不調襄陽地近西安 命截畱湖北漕米十萬石貯荊州備賑旣而 命以荊州兵船載運至襄陽瑛與糧道王道熙議以兵船灣泊大江必下到漢口湖流西上到澤口接替上行方抵襄陽計程二千餘里今原運漕船將次撤回莫若乘夏水令原船順道運赴襄陽僅七百餘里卽以便宜行具奏疏入 上嘉之八月以內憂去任賻贖一無所受曰非吾母志也三十三年四月湖廣總督員缺 上以吳瑛

有守有才 特用爲湖廣總督三十四年奉 旨酌裁湖廣額兵
典區畫得宜人情帖然武岡州牧激民爲變立捕其爲首者置之
法而劾罷州牧故事土司見州縣吏不敢抗禮後大吏稍稍優遇
之漸以陵夷典至饋遺不納飭謁見長吏如故事無敢肆者奏增
湖廣鄉試解額 上命并增各省解額三十五年六月升左都御
史既視事自戒曰昔賢有言司風紀者當養人廉恥不專以彈劾
爲能吾謬掌臺端要在正己率屬其可見事風生以褻憲體乎三
十六年充會試總裁是歲五月 上北征回鑾願迎 駕諸臣表
左都御史吳瑛及河道總督張鵬翮居官之廉翌日又 諭諸臣
曰吳瑛居官無論是其屬官非其屬官及所參革之人皆以爲清

官好官百姓亦莫不感服閱數日以璵爲刑部尙書而以鵬翮爲左都御史三十七年七月進保和殿大學士兼刑部尙書璵熟於朝廷故事中外章奏可否見輒洞然其有往事可援據者雖久而不忘奏對皆竭忱悃 上每稱善所薦引皆賢能吏三十九年會試璵以右臂偏枯引疾 特命爲總裁官六月 御書風度端凝額賜之四十一年具疏乞休大學士伊桑阿代爲奏請 上曰吳璵爲人誠實豈可聽之去嘗以 御臨米芾千字文賜璵題其後曰吳璵爲人寬厚和平持己清廉先任封疆文武軍民受其實惠者至今頌之朝中之事面折廷諍必得其正朕甚重之故書於後以紀其能得大臣之體四十四年卒於任璵居政府室無妾媵口

不言清每語任外吏者曰池有遠溷俗有滄漭然愛財惜命民情則一能體此念自爲良吏矣遺疏入 上遣重臣奠茶酒 予祭葬如典禮諡文端所司奏大學士缺 上以瑛喪未歸懸缺弗補 諭曰朕心不忍也翰林院奏所撰祭文 諭曰大學士吳瑛好處甚多敕改撰其文有曰潔己奉公正身率屬總憲綱而丰裁卓立掌邦禁而讞獄持平慎以居躬清能容物云雍正十年 詔入賢良祠崇祀子時謙康熙三十三年進士次時訥時諫時詠

右 國史館本傳

吳瑛字伯美山西沁州人順治己亥進士除確山令時大兵方勦滇逆節使往來輿馬芻糧咄嗟辦治舉卓異擢吏部主事歷至郎

中銓綜有紀擢鴻臚寺少卿五遷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累有建
白嘗議兵制請減提督增總兵而以一鎮之兵酌分數鎮聽總督
巡撫節制遷兵部右侍郎巡撫湖北自裁兵之變黠猾率誣良民
爲賊黨璵悉置不問而懲其尤誣罔者人心乃定陝中饑民流入
楚 詔運荊州米至襄陽以濟初命以官艦運尋改用兵船璵曰
荊州兵船皆泊大江必下至漢口泝流而上由漢口抵襄凡二千
餘里緩不及事而先所用官艦業已撤回若乘水漲順道赴襄纔
七百餘里一旬可達卽拜疏便宜行事 聖祖嘉之以母喪歸服
未闋卽授湖廣總督仍聽終制乃赴任蓋懸缺者半載故事土司
見州縣不敢鈞禮其後大吏稍假借之璵至則卻其餽獻俾謁見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悉循舊制或犯約束檄諭之莫不惕息恭命入爲左都御史尋遷
刑部尙書三十七年晉保和殿大學士 聖祖稱瑛寬厚和平持
己清潔遇事面折廷諍必得其正其受知如此四十三年卒 賜
祭葬諡文端

右 國史賢良小傳

吳瑛字伯美沁州人長身偉貌音吐如鐘日誦書寸許順治己亥
成進士除雁山令墾荒蕪誅盜首大軍方勦滇逆節使往來輿馬
芻糧咄嗟辦治舉卓異擢吏部主事歷四司至郎中銓綜有紀尙
書魏象樞稱其賢擢鴻臚寺少卿五遷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累
有建白嘗議兵制曰今巡撫道員無一旅之衛提督總兵各建高

牙如前日撫臣馬雄鎮道臣陳啟泰輩雖懷忠義之心空勞莫施
向使各有兵馬奚至束手宜復舊制仍各管兵減提督增總兵而
以一鎮之兵酌分數鎮以聽總督巡撫節制丁外艱歸起原官還
兵部右侍郎出撫湖北自裁兵之變點猾率誣良民爲賊黨璵悉
置不問而懲其尤誣罔者人心乃定秦饑民流入楚倡屬吏捐金
賑之 詔運荊州米至襄陽以濟陝初命以官艦運尋改用兵船
璵與糧儲道王道熙謀曰荊州兵船皆泊大江必下至漢口沂流
而上由漢口抵襄凡二千餘里緩不及事而先所用官艦業已撤
回若乘水漲順道赴襄才七百餘里一旬可達卽拜疏便宜行事
聖祖深嘉之以內艱歸服未闕卽授湖廣總督仍 命終制乃

赴任蓋懸缺者半載乙亥冬復議裁兵璵密與各帥區處事定訖
無譁譟者故事土司見州縣不敢鈞禮後大吏少假借之璵至則
卻其餽獻俾謁見悉循舊制或犯約束檄諭之莫不惕息恭命入
爲左都御史 聖祖獎其清廉尋遷刑部尙書三十七年拜保和
殿大學士諳悉舊章參決庶務靡不允當嘗 賜御書 親題其
後曰朕臨米芾書千字文數卷此卷賜大學士吳璵璵爲人寬厚
和平持己清潔先任封疆文武軍民受其實惠朝中之事面折廷
諍必得其正朕甚重之其受知如此四十三年卒於位 賜祭葬
如彝典諡曰文端璵之卒也吏部循例以閣臣員缺上請 聖祖
曰吳璵國家大臣方治喪未殯朕心不忍俟其喪歸乃奏蓋 恩

眷終始不替云璵所至多惠政兩湖及確山皆祀之尤有德於鄉
鄉人祀之會城之三立廟州城及所居徐村皆建專祠

右傳任蘭枝撰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一

張玉書

張玉書江南丹徒人父九徵順治九年進士官至河南提學僉事
玉書以順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康熙三年授翰林院編修十
五年擢國子監司業旋轉侍講歷左右庶子充日講起居注官十
九年五月以進講稱旨敕部議敘加詹事府詹事銜加一級六
月升侍講學士二十年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二十一年十月
教習庶吉士二十二年十二月遷禮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
二十三年丁父憂特遣內閣學士王鴻緒至邸寓奠茶酒二十
六年服闋特升刑部尙書二十七年五月開音布監督高郵州
石工奏請閉塞支河口爲中河蓄水仁皇帝命玉書偕圖納往

勘並徧閱毛城鋪高家堰及海口情形詳加審度瀕行 上謂玉書曰此行是非可否當秉公陳奏不可效能一瀟託故推諉也玉書叩頭領 訓先是開音布疏劾高郵州河員擅開減水三壩請議處比玉書至卽馳奏河員開壩乃循舊例無罪開音布瀆奏應議處八月還京疏言奉 命勘閱河形黃河西岸出水頗高年來大水未曾溢岸則河身淤塞之說非也海口岸寬二三里河流入海絕無阻滯諸減水壩應如舊閉塞惟中河一道利濟舟楫得此免涉黃河百八十里之險殊關緊要但形勢逼近黃河旣不可挑寬而太狹又不能容納運河及駱馬湖之水臣勘蕭家渡楊家莊新莊口有衝決舊河之處請飭河臣增建減水壩相時宣洩則中

河舟楫可以長通惟於中河淺窄之處酌量挑濬支河口應如開
音布所奏永行閉塞奏入 上均如所議是年十二月 特旨差
玉書往浙江按理事件是月調禮部尙書二十八年二月 上南
巡駐蹕蘇州府玉書自浙江還復 命杭州將軍郭丕奏民人杜
光遇控於撫臣金鉉陳兵丁擾民十款有百姓生則倒懸死無安
土之語金鉉行藩司李之粹查訊之粹遽咨臣請出示禁理合據
實陳奏玉書奉 敕確查至是覆奏云徧查並無杜光遇其人實
由撫臣金鉉捏造虛款暨藩司李之粹迎合附會情罪非輕應按
律問罪二十九年授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尙書三十年冬 命
閱河工與圖納偕行三十一年正月還繪圖以進時河臣靳輔請

於高家堰增築小隄 上問玉書高家堰水勢如何築小隄果有
益否玉書奏云曩者黃河漲時淮流被逼故洪澤湖水視昔爲高
今擬築小隄之處去高家堰不遠河湖水漲卽高家堰之大隄且
不可保豈小隄之可衛築之無益不如其已 上問宿遷一帶民
生若何玉書奏小民沐 聖主憂勤甚爲得所 上欣悅玉書又
疏高家堰一帶河工惟史家刮至周橋最爲衝要不急於此處重
設隄防雖多築隄數重無益也臣度史家刮至周橋約一萬四百
餘丈宜煩 聖慮飭河臣迅速加築至三官廟諸口俟其篋纜垂
朽改用石以期永久卽見在石工亦須加土壅護此今日河工急
務也目今高家堰擬築小隄之處惟令河臣每屆歲修親勘情形

題報可耳 上深以爲然二十五年 聖祖仁皇帝親征厄魯特
噶爾丹 駕臨克魯倫河聞風奔竄 敕大將軍伯費揚古扼要
路邀截斬殺幾盡噶爾丹僅以身免時玉書從征沙漠預參帷幄
之議 上曰朕愛養元元以率土乂安爲念茲噶爾丹擾亂邊疆
不容不行勦滅朕親率大軍出塞賊聞風遠遁大將軍伯費揚古
等又復奮勇殺賊擒斬無算從此邊境甯謐永享昇平之福玉書
奉王公以下文武百僚賀表以進行慶賀禮三十六年六月充平
定朔漠方略正總裁官三十七年七月丁母艱 賜奠 御書松
蔭堂額賜之爲其母劉氏身後光也三十八年 聖祖仁皇帝南
巡玉書跪迎道左 賞賜有加時 上親酌明太祖陵大書治隆

唐宋四字卽 命玉書從兩郡王奉安陵廟三十九年服未闋奉
詔來京入閣辦事時河臣張鵬翮奏河工事宜 上問玉書奏
對甚悉乃降 旨諭張鵬翮昨問大學士張玉書據稱河水尙大高家
堰俱爲湖水所侵如是則泗州盱眙安得不被水災河身之淺深
以洪澤湖水之高下爲驗今聞洪澤湖之水比甲子年尙高數尺
可見河身未曾刷深恐高家堰之隄過此以往未可知也四十年
三月扈從 聖駕南巡 賜銀千兩並 皇輿表等物四月 駐
蹕蘇州府 命偕學士揆敘考試諸郡舉貢生員閱卷呈 覽得
汪泰來等五十三人尋 駐蹕江甯又偕揆敘等閱卷呈 覽得
錢榮世等五人及 御舟次高資港玉書奏日前去京江不遠臣

之敞廬在焉若城中無駐 翠華之地輿情雖切未敢恭迎 御
輦入城懇請 行幸江天寺多畱數日與 親臨鐵甕城無異也
得 旨張玉書懇求諄切姑再畱一日後日起行閏四月初一日
於寶塔灣 行在 賜宸翰一幅四十六年河臣張鵬翮請開溜
淮套河恭懇 聖駕親臨相度二月 聖祖仁皇帝自京起蹕及
御舟泊清河口 上親往武家墩周視良久見所樹竿之處多
屬民冢非掘冢不能開濬 上惻然乃召見河臣張鵬翮極斥其
請開溜淮套之非張鵬翮語塞叩頭請罪玉書奏曰向者老人白
英曾有引汶水分南北流之議策之善也不若別作壩引汶水通
漕其下流專以淮水敵黃黃水趨海此萬世利也 上善其言諭

鵬翮曰明代黃水強而淮水弱今則淮強而黃弱矣與其開濶淮
套無益之河曷若將洪澤湖出水之處力行挑濬令其寬深使清
水愈加暢流至蔣家壩天然壩一帶舊有河形宜更加挑濬使通
小河不難運料商民可以通行漕船挽運利亦不淺也四十九年
玉書以疾乞休有 旨慰畱五十年五月從 上幸熱河甫至疾
作數 遣御醫調治不能起未及繕遺本而卒卒之日 賜帑金
千兩經紀喪事又 遣內務府監製棺槨帳幔沿途撥夫役護送
至京奉 上諭張玉書耆舊老臣久任機務直亮清勤倚任方殷
今忽病逝深加軫念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 御賜輓章 親書
頒發加贈太子太保諡文貞五十一年二月奉 旨大學士張玉

書久任機務小心恪慎懋著勤勞朕追念難忘伊惟有一子張逸少著從優升翰林院侍讀學士以示朕篤眷舊臣之意玉書二十歲登仕籍蒙 聖祖仁皇帝知遇之隆凡五十年及年七十

右 國史館本傳

張玉書字素存江南丹徒人順治辛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左右庶子充日講起居注官每進講敷陳剴切因事納忠 聖祖爲之傾聽有所顧問奏對皆稱 旨歷侍讀學士升內閣學士改掌翰林院事尋遷禮部侍郎時詞臣請行封禪玉書言古者柴望非封禪綱目書封禪皆譏議遂寢其明理持正多此類丁父憂服闋卽家起刑部尙書歷兵部禮部二十九年晉文華殿大學士

三十一一年總河靳輔疏言河工事廷議久未決玉書奉命閱視
河形還言治河之要全在高堰高堰之固專恃老隄老隄堅則河
漕可以無患因條陳事宜並地圖以上聖祖是之三十七年以
內艱歸聖祖復南巡閱河玉書迎至高家莊議者請開海口玉
書曰上河不治開海口何益聖祖稱善踰二年起原官五十年
卒聖祖深悼惜製詩輓之贈太子太保予祭葬諡文貞玉
書謹慎廉潔輔政二十年避遠權勢門無雜賓凡內廷論奏雖
子弟不得知從容密勿深爲聖祖所親任居母喪年幾六十哀
毀不異童孺自奉尤儉約飲食服御略如寒素云

右 國史賢良小傳

古之君子處則爲真儒出則爲名相位不同而道一焉然而相有
二有救時之相有輔文之相救時以才輔文以學才可勉致而學
難倖成故輔文倍艱於救時也當其遭逢明盛 聖天子勵精於
上百職司宣力於下沐浴雅化歌詠太平斯時才無可見而一二
賢相從容密勿內則小心翼翼而外不居赫然之名本其道德蔚
爲經綸蓋成於學者然也我 皇上御極五十餘年離照內涵乾
綱獨運文德布於寰中豐功揚於海外厚澤深仁肌髓淪浹自唐
虞三代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而吾師相國張文貞公躬際其休
自通籍至入相後凡五十餘載君臣之間穆穆皇皇相得益彰故
入則調元變化出則養晦韜光天下戴 聖天子之德而不知陰

食相君之福譬之天心順正雨暘時若萬物德天而忘風霆雨露之宣贊也嗚呼此所謂學與時行者乎公之歿也天子追悼不已褒崇之典贈卹之恩互古未有及其扶輿歸里里之紳士耆老下逮販夫牧豎靡弗拜迎道左歔歔泣下相與謀建祠以祀之某謂公之功在社稷澤在生民天下之歌公慕公而俎豆公者甯獨一潤爲然昔蘇子瞻作潮州韓昌黎廟碑云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煮蒿悽愴若或見之譬之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雖然京江故公梓里也其神之所棲較之昌黎之不眷戀於潮有閒矣且曩者公丁內艱廬墓城南某曾奉函文焉今里人咸曰鶴林寺之西

隅舊有濂溪周夫子祠故竝建於茲蓋一爲真儒一爲名相出處不同而道則一使吾鄉人歲時伏臘祭而拜之於濂溪仰道德之尊於公仰經綸之盛均爲不朽無疑也爰度地面勢鳩工庀材趨事者旣踴躍歡欣時某自庚寅被吏議居潤者三載茲冬蒙 聖明昭雪亦得操畚畝以從凡閱月而告竣於其成也爰拜手而爲之記

右祠堂記陳鵬年撰

康熙十九年公以庶子充日講起居注官進講乾清宮 上問理學之名始於宋否公奏道理具在人心宋儒講辨加詳耳 上曰日用常行無非此理自有理學名目彼此辨論而言行不符者甚

多若不居講學名而行事允合此卽眞理學也公在講幄每據經義納忠莫由得其獻替之跡詞臣曹禾疏請封禪公謂非古禮建議駁之事遂寢公退清齋讀書盟匪無妾媵友愛之篤比於蘇氏性淡薄不肉食夜卧未嘗解衣癖色卽起每食粥一甌麤糲一盃或山藥少許封公貽書戒之曰此非養生之道也食不厭精汝未讀鄉黨耶公悚然爲加餐封公諱九微字湘曉順治二年舉鄉試第一九年成進士博學礪名節歷官文選郎出爲河南提學僉事以公清著尤精三傳於明代人物能縷舉其世系與其門生姻戚公總裁明史多稟承家學焉所作古文辭及制舉業皆春容典雅灑灑乎盛世之音文集中拖諾山狼居胥山二碑敘述 聖武神

功最爲詳贍足以昭示萬世紀平定江南滅闕獻二賊及三路進
師下雲南平水西賊等事皆得諸耳聞目見足以彰開國之鴻猷
其餘碑誌亦多 國初將相事跡可備考覈燕許大手筆蓋無愧
云

右事略李元度撰

日本書紀卷之六十六

四

嵩祝

嵩祝滿洲鑲白旗人姓赫舍哩氏父岱裘天聰時協管佐領兄來
袞崇德時任侍衛順治元年二月授內院學士四年考滿予雲騎
尉世職遇 恩詔晉騎都尉世職卒後弟瑚蘭布子瓦爾達姪雅
圖遞襲十八年八月以嵩祝襲騎都尉康熙九年管佐領二十三
年遷護軍參領三十三年五月擢內閣學士三十四年以 盛京
遇旱 命同侍郎珠都納往會將軍等支海運存貯米萬石散給
貧民以萬石平糶七月回京 上問盛京各處田禾嵩祝奏上下
不等 盛京比年失收今歲雖有秋難支來歲 上曰盛京貯米
幾何若散糶可支幾月嵩祝奏臣等往賑五十日所用不至二萬

石今天津海口所運及錦州積貯共十二萬石若以賑濟可支六
七月 上曰海運有定時其令來歲再運九月 命同珠都納往
開原等處散給兵米 諭曰將軍等請給米但言兵丁而已其
陵上報事人及眾百姓並不言及此皆朕赤子可一併散給嵩祝
奏臣等前此散給正當困乏之時故計口月給倉米一斗五升今
總發數月月給米一斗足矣 上曰照前月給米一斗五升勿減
省可給至來歲四月爾等親加覈散十一月回奏遵 旨以盛京
倉米計口給散兵丁執事人等均霑實惠三十五年二月 上親
征噶爾丹嵩祝分管正黃旗行營五月至克魯倫河凱旋 命協
同內大臣公長泰統領後隊滿漢兵緩一日行接受西路軍營奏

章閣視齋遞 御營六月遷兵部侍郎九月改護軍統領三十六
年扈 蹕至甯夏 命昭武將軍喀斯喀等窮追噶爾丹嵩祝參
贊軍務聞噶爾丹竄死其黨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奔投策妄阿
拉布坦奉 詔追剿至摩該圖不及而還以軍中散給兵丁米糧
羊隻缺少嵩祝未將原奉 詔旨宣示軍前削加級罰俸一年四
十年九月遷正黃旗漢軍都統十二月廣東官軍剿連州瑶人失
利 命嵩祝偕副都統達爾占侍郎傅繼祖往會總督石琳調廣
西湖南兵進剿卽授爲廣東將軍四十一年正月瀕行 諭曰瑶
人所居之山通連廣東廣西湖廣三省林木叢密山勢崇峻恃此
險僻頑梗不馴自宋明以來卽在此三省擾害民生爾等務體朕

好生至意不必遽行征剿宜先曉示招撫爾等到彼卽以搖人山寨形勢三省官兵進剿之路及立營之處繪圖呈覽如搖人歸順止將殺害官兵之爲首者正法可也二月師次連州駐軍三江口檄三省官兵分布要隘繪圖以進疏言搖人爲數無多棲身之地亦未寬廣所恃者山險路狹耳 諭曰搖人就撫則已否則於其居處要隘立營圍之不必勞兵力彼自窮迫四月疏言臣等遵奉皇上指示機宜勘示八排山寨卽於要地設立營壘先遣人招撫連州界內油嶺行祥橫坑三排搖人先行薙髮開報家口荷負雞彘酒食呈送行營而連山界內之軍寮馬箭火燒坪大掌嶺四大排並雞公背等各小排以次薙髮投誠最後里八崗排搖人將

爲首殺害官兵之李貴鄧二等九人擒獻卽行正法示眾遣兵察
驗人口共八千一百餘安插事宜責成提督料理臣等撤兵回京
閏六月赴熱河復 命奏言徭人俱已受降皆由 聖主威德無
遠弗屆前者臣等請 訓時 皇上豫料五月內受撫之事必成
今果如 聖明洞鑒分毫不爽三省督撫提鎮以及軍民無不欽
服九月調正紅旗滿洲都統四十八年二月署奉天將軍四十九
年八月疏報錦州離城百二十里雙島有賊船十停泊又二百餘
人樹旗二湖嘴哨上施放槍礮城守尉馬哈達等帶領哨兵屯丁
分兩路截賊歸路賊眾爭路上船我兵追擊殺死三十餘名獲船
一并牌刀槍礮等物生擒賊船水手王遇機正法得 旨嘉獎升

賞在事官兵有差五十年二月疏言奉天所屬金州鐵山距山東所屬隍城島僅半日程請令山東防海水師官兵巡哨兼及金州鐵山俾海邊賊匪無所容身又請揀選盛京滿洲兵一千教習鳥槍爲火器營俱下部議從之十月遷禮部尙書五十一年四月授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尙書五十五年四月扈蹕熱河上以天時亢旱命嵩祝傳諭在京諸臣竭誠祈禱勿因遇端午節互相會飲越旬餘在京大學士蕭永藻王揆等以接奉諭示熱河得雨霑足臣等不勝懼怖具奏諭責嵩祝曰朕因憂慮曠旱兩降諭旨在京諸臣遲延日久始摺奏熱河得雨臣等不勝懼怖語止於此處得雨有何忻幸部院諸臣貪圖在家安逸祈雨之

處未必親到朕兩降諭旨命爾鈔發京師乃並不直書申飭又不
察明劾奏爾乃大學士也是非所在豈特當與眾言之卽於朕前
亦當懇切言之可馳驛回京嚴查題參嵩祝至京察劾祈雨不到
及奏報遲延之大學士蕭永藻王掞尙書赫碩色張鵬翮趙申喬
陳詵王頊齡等以不早察劾自請 敕部議處部議革職得 旨
從寬畱任革退恩詔所得廕生六十二年冬 世宗憲皇帝嗣位復
原職加太子太傅充纂修 聖祖仁皇帝實錄並重修 玉牒總
裁雍正元年 賜詩有訐謨屬老成之句五年八月以奉天將軍
噶爾弼察奏 盛京庫銀虧缺三萬餘兩由康熙三十八年貝子
蘇努任將軍私令官員借放收貯接任之將軍蒙俄洛嵩祝唐保

住等徇隱不舉應分賠追繳 敕部嚴議嵩祝革職罷任十三年
卒年七十有九其原襲之騎都尉循例改雲騎尉以其孫蘇楞額
襲

右 國史館本傳

明珠

明珠滿洲正黃旗人姓納喇氏葉赫貝勒錦台什之孫也父尼雅哈當太祖高皇帝滅葉赫時隨其兄德勒格爾來降授佐領屢從征有功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予騎都尉世職順治三年卒長子振庫襲明珠其次子也由侍衛授鑾儀衛治儀正遷內務府郎中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年擢內務府總管五年授弘文院學士六年充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錄副總裁七年奉命與工部尚書瑪爾賽閱淮揚河工定議修復興化縣之白駒場舊閘增鑿黃河北岸引河以備蓄洩是年刑部尚書對哈納遷大學士明珠授刑部尚書八年以對哈納兼刑部尚書改明珠爲都察院左都

御史十年二月充經筵講官八月奏停巡鹽御史徧歷州縣之例
十一月遷兵部尙書十二年正月 上幸南苑 閱八旗甲兵於
晾鷹臺明珠先期布條教俾眾演習及期軍容整肅 上諭之曰
今日陳列甚善可著爲令是年平南王尙可喜請撤藩歸遼東吳
三桂耿精忠亦以是請下議政王大臣九卿等會議時有謂三桂
當久鎮雲南不可撤者明珠與戶部尙書米思翰刑部尙書莫洛
等堅持宜撤遂以兩議上 詔從明珠等議十四年調吏部尙書
十六年授武英殿大學士先是吳三桂反大學士索額圖謂因撤
藩激變宜罪議撤諸臣 上弗許及耿精忠降尙之信 賜死吳
逆殄滅 上宣諭廷臣以前議撤藩惟明珠與米思翰莫洛等爲

能稱 旨云二十一年議政王大臣等勘論耿精忠及其黨曾養性等二十餘人罪狀擬如律 上詔詢廷臣欲量予寬減明珠奏耿精忠罪浮於尙之信尙之信縱酒行兇口出妄言耿精忠負恩謀反悖逆尤甚法在不赦 上又諭以逆黨多人尙宜矜釋明珠奏此中惟陳夢雷金鏡田起蛟李學詩可寬 上仍命王大臣集議俱如明珠所言於是陳夢雷等四人免死入旗爲奴耿精忠曾養性等咸伏誅時 詔重修 太祖 太宗實錄及編纂 三朝聖訓 政治典訓平定三逆方略 大清會典一統志明史皆以明珠爲總裁官兩遇 實錄告成加太子太傅晉太子太師二十七年二月御史郭琇疏劾明珠與大學士余國柱背公營私諸款

一凡閣中票擬俱由明珠指麾輕重任意余國柱承其風旨卽有舛錯同官莫敢駁正 聖明時有詰責漫無省改卽如陳紫芝參劾張汧疏內并請議處保舉之員 上面諭九卿應一體嚴處票擬竟不之及一明珠凡奉 諭旨或稱其賢則向彼云由我力薦或稱其不善則向彼云 上意不測吾當從容挽救且任意增添以示恩立威因而要結羣心挾取貨賄至每日奏畢出中左門滿漢部院諸臣及其腹心拱立以待皆密語移時 上意無不宣露部院衙門稍有關係之事必請命而行一明珠連結黨羽滿洲則佛倫格斯特及其族姪富拉塔錫珠等漢人之總攬者則余國柱結爲死黨寄以腹心凡會議會推皆佛倫格斯特等把持而國柱

更爲之囊橐惟命是聽一督撫藩臬缺出余國柱等無不展轉販鬻必索及滿欲而後止是以督撫等官愈事剝削小民重困今天下遭遇 聖主愛民如子而民間猶有未給足者皆貪官搜索以奉私門之所致也一康熙二十三年學道報滿之後應升學道之人率往論價九卿選擇時公然承其風旨缺皆預定由是學道皆多端取賄士風文教因之大壞一靳輔與明珠余國柱交相固結每年糜費河銀大半分肥所題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極力庇護當下河初議開時彼以爲必委任靳輔欣然欲行九卿亦無異詞及 上欲另委人則以于成龍方沐 聖眷舉出必當 上旨而成龍官止臬司可以統攝於是議題議奏仍屬靳輔此時未有阻

撓意也及靳輔張大其事與成龍議不合始一力阻撓皆由倚託大臣故敢如此一科道官有內升出差者明珠余國柱率皆居功要索至於考選科道既與之訂約凡有本章必須先行請問由是言官多受其牽制一明珠自知罪戾見人輒用柔顏甘語百計款曲而陰行鷲害意毒謀險最忌者言官恐發其奸狀當佛倫爲總憲時見御史李興謙屢奏稱旨御史吳震方頗有參劾卽令借事排陷聞者駭懼以上各款但約略指參總之明珠一人其智術足以彌縫罪惡又有余國柱奸謀附和負恩之罪罄竹難書伏祈 聖威立加嚴譴天下人情無不欣暢奏入 上諭吏部曰國家建官分職經理庶政必須矢志精白大法小廉各守職業實心

任事庶無負拔擢簡用之意朕親理萬幾歷有年所於爾部院大小官員行事無不深知爲臣子者旣僭爵受祿榮及父母庇其子孫家能自給便當知足無致隕越前已屢頒諭旨嚴行申誡又復諄諄面諭訓誨再三今在廷諸臣自大學士以下有職掌官員以上全不恪勤乃職惟知早出衙署偷安自便三五成羣互相交結同年門生相爲援引傾陷商謀私事徇庇同黨圖取貨賄作弊營私種種情狀確知已久九卿詹事科道皆朕委任之員凡遇會議自當各出己見公同商酌乃一二欲行倡率之人持議於前眾遂附和於後雷同草率一意詭隨又其甚者雖在會議之班茫無知識隨眾畫題希圖完結廷議如此國是何憑又有當集議時緘默

自容及至債事巧於推卸朕深惡此等推諉苟容之輩亦屢加嚴
飭至於用人關係重大羣臣賢否難以周知故遇緊要員缺特令
會同推舉原期爲國得人實有裨益亦欲令被舉者警心易慮恐
致溺職累及舉者因而勉自刻勵九卿諸臣宜體朕心從公選舉
方爲不負委任乃歷來所舉官員稱職者固有而貪黷匪類往往
敗露此皆瞻徇情面植黨納賄所致凡茲情弊朕非不知前者班
布爾善阿斯哈等身爲大臣所行悖亂致干憲典遂行正法至今
猶耿耿於懷是以比來大小官員背公徇私交通貨賄朕雖洞見而
不卽指發冀其自知罪戾痛加省改庶可終始保全詎意積習深
錮漫無後悔如審擬蔡毓榮一案庇護挽救瞻徇黨類百計營私

因朕具悉其奸私謀未遂近差塞楞額往審張汧被參情事朕面諭塞楞額張汧官貪穢爾宜嚴行審出迨差回時詢問塞楞額奏稱臣於此案盡心嚴鞫若有失實甘受誅戮及覽其奏案惟恐累及保舉張汧之人竟爲庇護朕知內閣原擬票簽將保舉張汧官員并未議及業行折出又念張汧審結定罪之後自然發露因仍用原簽票發又靳輔下河工程屯田之案朕早已察其情弊特遣佛倫等前往勘議今所議殊屬偏私且凡會議之時科爾坤佛倫等務執己見持論好勝苟非懷挾私情何以力排眾議朕亦曾面加誠諭未見畏悔如此積弊愈久愈深物議沸騰輿情憤激致言官列款參奏本應發明其事以肅官方因不忍遽行加罪大

臣且用兵之時有曾效勞績者故免其發覺勒德洪明珠著革去
大學士交與領侍衛內大臣酌用李之芳著休致回籍余國柱著
革職科爾坤著以原品解任佛倫熊一瀟等著解任於河工案內
完結嗣後大小臣工各宜洗滌肺腸痛改陋習潔己奉公勉盡職
掌以副朕寬大矜全咸與維新之至意尋授明珠爲內大臣二十
九年 上命裕親王福全統兵征噶爾丹明珠與領侍衛內大臣
索額圖等參贊軍務尋以噶爾丹敗遁不行追剿議罪降四級畱
任三十五年四月 上親征噶爾丹遣明珠與左都御史于成龍
督運西路軍餉五月以噶爾丹敗遁班師明年 上復親征明珠
扈從至甯夏奉 命撥駝運餉又偕大學士黃茂齋白金頌賚鄂

爾多斯隨征兵眾師還敘功復原級四十三年奉命與內大臣
阿密達等賑山東河南流民之就食京師者四十七年四月以疾
卒年七十有四上遣皇子奠茶酒賜祭葬如例今上乾隆
三十七年十月諭曰國史館進呈新纂明珠傳內所列郭琇糾
參各款臚採不全於覈實紀載之義未合明珠在康熙年間身爲
大學士柄用有年乃竟不克自終漸至植黨營私市恩通賂勢燄
薰灼物議沸騰皇祖雖申誠諭期得以恩禮保全而明珠不知
省改致郭琇參奏復念其於平定三藩時曾有贊理軍務微勞不
卽暴示罪狀然亦立予罷斥并未嘗廢法姑容後雖量爲錄用僅
授內大臣之職距其身歿二十餘年不復再加委任此實皇祖

恩威並用權衡纖毫不爽迥非三代以後所可幾及而確發明珠
罪案祇在徇利太深結交太廣不能恪守官箴要不至如明代之
嚴嵩溫體仁輩竊弄威福竟敢陰排異己潛害忠良舉朝側目而
莫可誰何也卽如明珠以見任閣臣而郭琇卽以露章臆款抨擊
甚力使明珠果能如明季諸奸之箝制言路則郭琇矢口之間早
已禍不旋踵卽或深謀修隙亦必多方狙伺假手擠排乃郭琇用
此一疏遂以鯁直受 知不及二年卽由僉都御史洊擢都御史
不聞明珠之黨有能爲之抑沮者其間亦曾因事論黜而我 聖
祖鑒其政績風力由閒廢中擢爲湖廣總督後因紅苗搶奪隱匿
不報削籍歸里其罪實由自致亦非明珠之黨藉事以爲報復今

郭琇列傳具在可攷而知也至於明珠生平是非功過原不相掩我皇祖慎持予奪之柄至公至明因物付物恭繹聖諭仁至義盡一一適如其人之所自取卽此可以窺見萬一茲館臣裒輯明珠事跡因檢閣庫未獲郭琇劾章似由當日畱中不下遂據館中所存郭琇疏稿刊本撮載大凡其閹刪削過多恐傳之旣久或疑修史者有意曲爲隱諱於據事直書之旨無當也因命於明珠傳中全列郭琇參本俾天下後世得喻此事本末共知我國家立綱陳紀朝宇肅清從無有宵小僉王如前代之得以怙權干政而我皇祖聖明英斷刑賞持平實爲執兩用中之極則朕稟承祖訓凡一切用人行政無不本此意爲折衷用是剖悉原委宣諭

中外仍命錄載傳後使定論昭然永以示傳信而垂法戒焉

右 國史館本傳

國初既定雲貴因命吳三桂耿繼茂尙可喜等世守邊圉以爲藩
鎮後漸跋扈擁兵自重 聖祖欲除之召諸大臣謀畫惟富察尙
書米思翰首言其兵可撤明相國珠和之餘皆默然 上曰吳尙
等蓄彼兇謀已久今若不及早除之使其養癰成患何以善後況
其勢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發制之可也因立下移藩之
諭三逆果叛時各首謀者 上曰此出自朕意伊等何罪故明
相惑 上思竭力籌畫以致成功也

右錄宗室昭捷撰

蘇納海

蘇納海滿洲正白旗人姓他塔喇氏岱圖庫哈里之曾孫也初爲
睿親王多爾袞護衛 世祖章皇帝順治三年正月授弘文院學
士 命隨肅親王豪格討流賊張獻忠十一月獻忠滅王令蘇納
海先還奏捷六年隨英親王阿濟格討大同叛鎮姜瓖僞總兵楊
振威等斬瓖首以獻王亦令蘇納海馳奏 上卽命往軍中宣
恩諭仍隨英親王還京七年以繙譯三國志告成 賚鞍馬銀幣
兩遇 恩詔授世職騎都尉兼一雲騎尉尋以 甄別各官濫邀
世職削雲騎尉九年正月 詔重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充副總
裁十一月 盛京總管葉克舒奏獲朝鮮國越界採葠人 命蘇

納海同副都統瑚沙攜其人往朝鮮 敕國王李湔會鞠明年三月還京以湔陪臣至齋表謝罪附貢方物是年擢吏部右侍郎十一年同尚書巴哈納侍郎額爾德等分賑畿輔十二年兼任鑲紅旗滿洲副都統十三年戶部掾 恩詔敕免員外郎朱世德虧缺河西務額稅世德官如故吏部亦弗置議得 旨詰問乃以世德應禡職逮訊覆奏部臣坐瞻徇降革有差蘇納海罷任革世職逾月 上以蘇納海舊在內院練習院務起授國史院學士尋充經筵講官遷禮部左侍郎十六年加太子少保十七年擢工部尚書旋調兵部是時海賊鄭成功踞臺灣四出劫掠有言瀕海居民宜移之內地者蘇納海同侍郎宜理布奉 命赴江南浙江福建會

勘定議 聖祖仁皇帝卽位擢國史院大學士康熙二年兼管戶部尙書事五年輔政大臣鼇拜蘇克薩哈有隙鼇拜因己隸鑲黃旗蘇克薩哈隸正白旗欲以正白旗屯莊改撥鑲黃旗而別圈民地給正白旗使旗人訴請以牒戶部蘇納海持不可謂旗人安業已久民地曾奉 諭不許再圈宜罷議鼇拜銜之尋矯旨遣貝子溫濟等履勘旋以鑲黃旗地不堪耕種疏 聞遂遣蘇納海會同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經理其事昌祚登聯交章言兩旗人輕重肥瘠相持不決而旗地待換民地待圈所在荒廢不耕農人環訴失業請停止圈換之令蘇納海亦以屯地難於丈量候明詔進止鼇拜遂擅坐蘇納海貌視 上命遲誤撥地械付刑部

國史館本傳
議罪部議律無正條應鞭百籍沒家產 上覽疏知鼇拜以蘇納
海始終不阿欲置之死地 召四輔臣詢問鼇拜極言情罪重大
索尼遇必隆附和之獨蘇克薩哈不對 上仍以部議不按律文
弗允鼇拜出竟矯旨卽予處絞六年 上親政以鼇拜罪惡眾著
命逮治於是議政王大臣等列狀入奏因及誣陷蘇納海事鼇
拜既伏罪 上諭部臣曰朕閱處分蘇納海原案由鼇拜等以撥
地遲延遽行逮問多端文致誣陷不按律文任意處死冤枉可憫
宜予恩卹於是 賜祭葬如例謚曰襄愍以其子瓦爾達爲三等
侍衛

右 國史館本傳

公諱蘇納海滿洲人姓他塔喇氏生而魁梧奇偉自幼負文武大略筮仕爲和碩睿親王護衛屢從征伐戮力效謀一時老臣宿將皆遜謝以爲不及 世祖章皇帝素廉知公名謂公才可以侍左右贊密勿不宜僅煩以摧鋒陷陣之事於是 特簡內弘文院學士累遇 覃恩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復晉吏部右侍郎兼管副都統事其典銓也和而介直而不苛其佐都統也肅而溫簡而有制以故人無識不識咸心折焉會他事註誤解任未幾 先皇帝惜公才召還禁近復授內國史院學士旋充經筵講官嗣加禮部左侍郎改中和殿學士又以年勞加太子少保升工部尙書尋轉兵部尙書公贊理日久譽望日隆恭遇 皇上登極倚任老成簡求

顧輔遂拜內國史院大學士康熙二年以原銜出管戶部尚書事
釐奸剔穢宿弊爲之一清五年以撥地爲枋政者所銜遂至不祿
焉六年 皇上躬親大政深恤沈寃 優詔復公官易名襄愍仍
遣官致祭立碑於墓道嗚呼 先皇帝與我 皇上之知公者可
謂深矣公之所以報 主知者亦可謂忠且盡矣而使白首耆艾
公忠骨鯁之臣訖不克長佐國家太平之治此朝野所歛歎太息
而致痛於百身莫贖者而公之名則已垂竹帛流青史矣死生禍
福何足爲公輕重也哉

右傳張玉書撰

張英

張英江南桐城人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旋丁
父憂回籍十一年及編修十二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五年遷左
春坊左諭德十六年二月遷翰林院侍講學士九月同掌院學士
喇沙里陳廷敬奉 諭曰爾等每日進講啟導朕心甚有裨益嗣
後天氣漸寒特賜爾等貂皮各五十張表裏緞各二匹十月復
諭大學士等曰朕不時觀書寫字欲選擇翰林侍左右講究文義
伊等在外城宣召難以卽至著於城內撥給閒房在內侍從尋
命英直南書房 賜第西安門內十八年轉侍讀學士十九年四
月 諭吏部曰朕萬幾之暇畱心經史雖遜志時敏夙夜孜孜而

研究闡發良資講幄之功日講起居注各官俱以學行優長簡備顧問所集講義典臚精詳深裨治理侍讀學士張英供奉內廷日侍左右恪恭匪懈勤慎可嘉爾部從優議敘尋允部議講官葉方萬沈荃等加銜有差英授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二十年二月以葬父乞假諭曰爾素性醇樸侍從有年朝夕講筵恪恭盡職茲因爾父未葬具疏請假朕念人子至情忠孝一理准假南旋特賜白金五百兩表裏緞二十疋旣旌爾勤勞兼資墓田之用爾其欽悉朕惓惓至意又諭禮部如英品級予其父秉彝卹典二十五年三月授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四月命教習庶吉士閏四月與內閣學士徐乾學並諭稱學問淹通宜畱辦文

章之事令吏部勿開列巡撫十二月遷兵部右侍郎二十六年正月同內閣學士韓菼奏進纂成孝經衍義得旨頒發六月調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銜九月轉左仍兼翰林院學士銜又兼管詹事府詹事十一月充經筵講官二十七年正月給事中陳世安疏劾英與禮部尙書張士甄侍郎王颺昌遇孝莊章皇后大喪不親督司員檢閱舊章一切典禮令司員具稿齋送滿堂官啟奏不會同詳慎參訂或屢請不至卽至亦默無一言間有朝臣造問恭祭時日跪送儀文齋戒舊例茫然輒謝不知偷安自便闕冗無能請嚴加處分以警癘曠命自行回奏尋奏臣士甄颺昌每日在午門前齋集臣英朝夕在永康門外兼有奉旨與翰

林院同辦之事俱未敢偷安凡典禮有應稽舊章者親率司員檢閱有應滿漢堂官公同商酌者未曾推諉並無屢請不至之事至恭祭日期跪送儀文及齋戒之例一經奉旨卽知會所司俱遵行無誤亦未曾有朝臣相問對以未知也惟是臣等素無才能乞賜處分爲不職者戒疏下吏部察議以未與滿堂官同在一處商稿啟奏應各降五級調用得旨從寬甯任二十八年十二月擢工部尙書仍兼管詹事府二十九年六月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並管詹事府七月調禮部尙書仍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十月以編修楊瑄撰擬陣亡都統公佟國綱祭文引用悖謬英看閱不詳審改正部議降四級調用得旨革去禮部尙書仍管翰林院詹事

府三十年六月教習庶吉士三十一年十月復禮部尚書兼管翰
詹如故三十三年三月以編修黃叔琳庶吉士狄億等十一人試
國書生疎 諭責教習不嚴下部察議應革職得 旨張英從
寬降三級留任旋與掌院學士常書同奉 命教習庶吉士三十
五年 上親征噶爾丹至拖諾山凱旋英同常書奏請 賜觀
御製親征朔漠紀略得敬慎編摹垂諸簡冊從之先後充國史
一統志淵鑿類函政治典訓平定朔漠方略總裁官三十六年三
月同尚書熊賜履爲會試正考官七月以老病乞休得 旨慰留
十月辭兼管翰林院詹事府 允之三十八年十一月授文華殿
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四十年十月乞休得 旨卿才品優長宣力

已久及任機務恪勤益勵眷倚方殷覽奏以衰病乞休情詞懇切
准以原官致仕瀕行 賜宴暢春園 諭部令沿途驛遞應付毋
限常額先是 御書篤素堂扁額以 賜英名其所著爲篤素堂
文集四十四年逢 上南巡迎 駕淮安疊奉 御書謙益堂葆
靜扁額並聯幅畫卷銀千兩以 賜隨至江甯 上將旋蹕以在
籍臣庶籲請 旨畱一日英復奏請得 旨念老臣懇求諄切准
再畱一日啟行四十六年迎 駕清江浦仍隨至江甯 賜御書
對聯世恩堂扁額及書籍人蔭亦 允英奏請多畱一日四十七
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二遺疏至得 旨張英久侍講幄簡任
機密老成勤慎始終不渝予告後朕念其衰年屢頒諭旨令勉加

調攝忽聞病逝深切軫悼下部議卹 賜祭葬加等謚曰文端
世宗憲皇帝御極則太子太傅雍正八年入祀賢良祠 今上御
極晉贈太傅子廷玉官至大學士別有傳

右 國史館本傳

張英字敦復江南桐城人康熙丁未進士改內弘文院庶吉士授
翰林院編修 聖祖仁皇帝命擇詞臣醇謹有學者入侍左右備
顧問英首被選丁巳始立 南書房英以侍讀學士領其事辰入
西出以爲常 賜第瀛臺之西 聖祖每口御乾清門聽政後卽
幸懋勤殿召英 誦論經史寒暑靡間英小心慎密恪勤匪懈
聖祖久益器重每 幸南苑及巡行四方必以英從丙寅擢翰林

院掌院學士尋遷兵部侍郎丁卯調禮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兼管翰林院詹事府事庚午晉禮部尙書英持重平恕不爲苛急之行身給三綬爲眾坊表詞院人才多所造就一時典禮儀制及廟堂制誥之文皆出英手定又監修史局總裁羣書職任繁多不動聲色而事皆就理己卯拜文華殿大學士辛巳予告歸英自入翰林歷卿貳登政府未嘗一日去 上左右以文章學問啟沃贊襄造膝獨對常移晷刻生民利病四方水旱之事知無不言凡所汲引終身不言外和內介人不敢干以私其公忠誠篤之悃受知聖祖者獨深旣致政 恩賜優渥英於書無所不窺蒐討研索至老不倦所著有易書衷論周易參解講筵內廷應制集篤素堂詩

文集年七十有二卒賻恤祭葬加等謚文端 世宗憲皇帝讀書
乾清宮時嘗預講說經書及卽位追念舊學恩禮有加 贈太子
太傅 御書扁聯揭諸祠宇扁曰忠純貽範聯有風度猶存師模
如在之褒 高宗登極復 加贈太傅

右 國史賢良小傳

康熙五十四年秋余請假歸葬行有日學士張君廷玉持其先人
相國文端公行狀請屬余成進士入館閣後公三年而比肩趨朝
凡數十年雖不文曷敢以辭蓋自癸丑甲寅逆藩播亂三方征討
凡出師運餉制謀決勝無一不斷自 聖心而 上於是時益孜
孜於經史之學公首入直 南書房自昔經筵有常期而 上日

御乾清門聽政後卽適懋勤殿 召公入講辰而進終酉而退率
以爲常因 賜第瀛臺之西詞臣賜居內城自公始公小心慎密
久之 上益器重每 幸南苑及巡行四方未嘗不以公從公自
翰林歷卿貳踐政府雖任他職未嘗一日去 上左右旣爲禮部
尙書仍掌翰林院及詹事府蓋二職 上所甚重難其人以爲非
公莫屬也公莅官隨地自盡不務表襮有所薦舉終不使其人知
以是所居無赫赫之名及觀南書房記注然後知公在講筵凡生
民利病四方水旱知無不言 上嘗語執政某有古大臣風然則
公之立身與所自結於 上者可想見矣公爲人忠實無畛域自
同官及後進之士皆傾心相嚮其家居族黨鄉鄰下逮僕隸常得

其和雖奸僉小人無所寄怨惡用此知與不知皆號爲長者然性實介特義所不可雖威重不能奪與物無忤而黑白較然此則余之所獨知於公者也公立朝數十年上委心始終無間恪居官次無頃刻懈惰而自壯盛卽有田園之思見於詩歌往往流連不已上亦曲鑒焉年六十有三卽致政歸嘯詠於林泉者凡七年內外完好身名泰然自公而外蓋未之多見也公桐城人諱英字夢敦其沒也距今八年矣世系歷官學行之詳具載前諸公誌銘及神道碑故不復云

右墓表方苞撰

張先生諱英字敦復進士歷官大學士著周易衷論二卷專釋六

十四卦之旨而不及繫辭說卦序卦每卦各爲一篇每篇詮解大意而不列經文大抵以朱子本義爲宗然於坎卦之貳用缶句又以本義爲未安而從程傳以樽酒簋貳爲句則固未嘗如胡炳文等膠執門戶之見也其立說主於坦易明白不務艱深故解乾象元亨利貞云文王繫辭本與諸卦一例解乾坤文言云聖人舉乾坤兩卦示人以爲易之法如此擴充體要蓋以經釋經一掃紛紜膠轕之見大旨具見矣

右學案唐鑑輯

王文簡公士禎詩名重於當時浮沈紛署無所施展張文端公英時直南書房代爲延譽仁皇帝亦素聞其名因召漁洋入

大內出題面試之漁洋詩思本遲滯加以部曹小臣乍覩 天顏
戰慄操觚竟不能成一字文端公代作詩草撮爲墨丸置案側漁
洋得以完卷 上閱之笑曰人言王某詩爲丰神妙悟何以整潔
殊似卿筆文端公謝曰王某詩人之筆定當勝臣多許 上因命
文簡改官詞林因之得致高位漁洋感激文端終身曰是日微張
公余幾作曳白人矣

右錄宗室昭棟撰

自馬二有身石不集

三

馬齊

馬齊滿洲鑲黃旗人姓富察氏戶部尙書米斯翰次子 聖祖仁
皇帝康熙八年六月由廕生授工部員外郎十一年管佐領十四
年調戶部二十一年七月遷工部郎中尋監督蕪湖關以稅銀溢
額敘升二十三年九月遷內閣侍讀學士二十四年九月授山西
布政使二十五年九月擢山西巡撫十二月 陛辭 諭曰爾居
官勤慎聲名亦佳但朕觀各督撫其始未有不善後多改轍爾若
始終如一不易其初則善矣二十六年四月 上嘉直隸巡撫于
成龍清廉 命九卿於各督撫中有似其人者各以所知奏大學
士等以馬齊及范承勳姚締虞對七月奏定武職副將以上丁憂

參將以下在任守制例十二月御史陳紫芝疏劾湖廣巡撫張汧貪黷馬齊與于成龍奉 命同副都御史開音布往鞫先是侍郎色楞額往鞫上荆南道祖澤深被劾各款有 旨并察張汧有無穢跡色楞額覆審既開釋祖澤深又不劾張汧至是馬齊會同于成龍等察審張汧勒索屬員科派鹽商祖澤深婪取民財皆得實論罪如律色楞額徇情欺罔亦獲罪二十七年三月遷左都御史命籌議遣官與鄂羅斯定界事疏言鄂羅斯侵踞疆土我守邊官兵困之於雅克薩城本可卽行剿滅 聖慈寬容不忍加誅釋歸故土今悔罪求和已蒙 俞允特遣大臣往議垂之史冊所關最鉅其檔案宜兼書漢字漢員一體差往事下部議行尋九卿等

會推應差大臣官員御史陸祖修以病辭楊燦以年老辭馬齊劾之又劾大理卿邊聲廷於奉旨集議河工事詭稱耳聾緘默無言有愧職掌下部議降調五月命同尙書張玉書圖納等往閱罷任總河靳輔所修中河諸工善否暫署河道總督八月還奏中河挑濬既竣南運河內永安隄及歸仁隄五堡減水壩有被水衝壞處宜令新任河臣修理堅固黃河南北岸之減水各閘壩皆靳輔酌量形勢以防異漲無容更改二十八年十一月疏言數年以來噶爾丹與喀爾喀構兵上屢遣大臣曉諭業已和好又分設喀爾喀佐領與內地蒙古視爲一體此亙古所未有也臣見理藩院案冊止用滿洲蒙古文並未有漢字請嗣後兼用以昭垂永久

部議如所請添滿洲漢軍漢字堂主事二員繙譯漢字滿洲筆帖式每旗各一員漢軍筆帖式每翼各二員二十九年二月命同理藩院尙書阿喇尼列議政大臣舊例理藩院尙書左都御史俱不預議政自是始十一月署兵部尙書尋兼署理藩院尙書三十年正月授兵部尙書三月詔安輯喀爾喀於沿邊內外避噶爾丹劫掠馬齊同侍郎布圖等先往調集左右翼部長至上都河額爾屯河兩界中候上親行撫綏四月駕臨閱視命詳定喀爾喀次第宴賚之尋議喀爾喀諸王貝子公等爲九等分別坐次禮儀以進五月外藩阿噶台吉奔塔爾首告烏珠穆沁台吉車根等叛附噶爾丹馬齊奉命往審覆奏台吉車根阿穆爾充科

阿達里諾墨喇扎卜等順附噶爾丹屬實二等台吉博託和拉扎布附阿喇什博羅特及爲引路之綽克圖等曾送駝馬與噶爾丹其部校阿爾塔等爲噶爾丹往來通信應分別斬絞從之三十二年二月調戶部尙書三十三年 盛京款收奉 命往賑以開原等八城承德等九州縣貯倉米石給散兵民七月山西巡撫噶爾圖奏大同右衛駐防兵供給浩繁請以米豆草束抵給本色正賦上命馬齊往會將軍希福等確議還奏右衛官兵應用米豆草束折抵銀數並無浮冒其有不敷本色者應照改徵之價支給令官兵自行採買再右衛所出之草不多應以殺虎口迤東地方給與官兵俾資樵牧向有鑲黃旗馬廠應令旗下蒙古移駐殺虎口

東北得 旨俞允三十四年奉 命往賑山西平陽臨汾等州縣
地震被災戶口動帑一十二萬餘兩並停徵洪洞浮山等處額賦
三十五年二月 上親征噶爾丹先期 命馬齊往調喀喇沁翁
牛特兵還京兼理藩院尙書 命與大學士阿蘭泰等分班直宿
禁城是年噶爾丹敗遁 詔以來春駐蹕邊外調度搜剿機宜
命馬齊於沿邊至甯夏先往安設驛站並察勘行途宿次三十六
年十一月 命會同吏部察審革職按察使囊吉理副將楊琳洮
岷道董紹孔等運糧遲誤事覆奏囊吉理等所運糧米非供進剿
大軍但令送至翁金爲西安回兵之用囊吉理等依限以一半運
至翁金又以一半送至納拉特並無違誤應復原職從之三十七

年三月 命偕副都統烏達禪侍郎滿丕往莅喀爾喀諸部會盟
宣諭禁令十二月以漕臣桑額奏請挑濬引河 命偕侍郎噶
成龍常綬往勘二十八年二月疏言桑額所奏邵伯鎮南金灣小
海場鮑家莊等處挑濬引河建築草壩俱屬無益惟陂鬢沙溝及
興文閘草堰等處開濬淤塞稍可洩水庶漕有濟而民不害從之
時山西巡撫倭倫與布政使齊世武以太原知府孫毓璘等虧空
事互訐倭倫又劾齊世武於汝陽知縣李聯虧空任情朦隱 上
命馬齊往審七月疏言孫毓璘虧空庫銀倉米屬實倭倫駁回齊
世武揭文令知府李成龍代孫毓璘彌補又李聯虧空案內有民
欠銀兩經通判韓開藩徵解倭倫反指爲科派劾齊世武隱諱不

報應降三級調用齊世武揭報孫毓璘虧空經巡撫駁回不復再請又於李聯虧空案內未以民欠聲明應降一級調用並從之十一月授武英殿大學士四十三年七月 御書永世翼戴扁額賜之四十七年十一月內大臣佟國維等以建儲事密奏 上諭滿漢大臣會議保奏 特諭馬齊勿預其事四十八年正月 上問廷臣曰去年冬朕躬違和命爾等保奏可爲儲貳者何以獨保允禩其日先舉允禩者爲誰諸臣奏公同保舉並無倡首者 上曰朕知此事必係佟國維馬齊授意於眾眾乃依阿立議耳馬齊奏是日議其事奉 旨命臣毋得干預是以臣卽避去諸臣所議臣實不知 上復問大學士張玉書等玉書奏曰會議日大學士

馬齊溫達先臣到班臣問議舉者爲誰馬齊答以眾議欲舉允禩
臣等同行保奏 上曰此事明係馬齊暗中喻眾如此大事尙懷
私意伊等謀立允禩豈非欲結恩於允禩爲日後恣肆專行之計
耶翌日 諭廷臣曰馬齊效力年久朕初心俟其年老聽彼休致
以保全之昨問保舉允禩之時乃身作威勢拂袖而出如此不誅
將誰誅乎著將伊族屬一并捉拏并傳問伊之作威何益馬齊奏
曰臣因事關重大心中驚懼不覺舉動乖謬臣罪當死奏入下王
大臣等議擬馬齊立斬弟副都統馬武等坐罪有差族人概革官
職 諭曰馬齊本應立斬以爲眾戒因任用年久不忍加誅卽交
允禩嚴行拘禁其族人官職革退四十九年十二月鄂羅斯貿易

人至 上以馬齊舊管鄂羅斯事復令其管理馬武等尋亦思川
五十一年九月 諭廷臣曰內務府事件積滯甚多所關最要著
馬齊署理總管事又 諭曰馬齊兄弟舊所管鑲黃旗佐領前曾
撥給允禩今已撤回可仍令馬齊馬武等管轄其族人并隨入本
旗五十五年復授武英殿大學士五十七年正月充纂修省方盛
典總裁官五十九年五月 命察奏副都統永泰所奏 世祖章
皇帝實錄內失載其祖圖賴事覆奏實錄祇載國家大政其餘細
微之事例不編入永泰妄行疏奏應議處下部議革永泰職六十
一年十一月 世宗憲皇帝諭曰馬齊任大學士二十餘年甚屬
敬謹寬厚 皇考出巡每常隨從殊爲出力此番大事又公同善

爲辦理電勉勤勞著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尋 命承襲其祖
哈什屯一等男爵合新給世職晉二等伯充纂修 聖祖仁皇帝
實錄總裁官加太子太保雍正元年改保和殿大學士晉太保三
年八月以總理事務竭盡忠誠 賜騎都尉世職以其第十一子
富良襲十三年九月引疾乞休奉 今上旨以原品致仕乾隆四
年五月 諭廷臣曰原任大學士二等伯馬齊在 皇祖時卽簡
任機務倚毗甚殷及 皇考卽位特命總理事務嘉予勞績賞給
伯爵世襲罔替朕卽位之初伊以年老力辭解退朕重違其意俞
允致仕願養高年以示優禮耆舊之意念伊歷相三朝年逾大耋
并忠實力端謹老成領袖班聯名望夙重舉朝大臣未有若此之

久者昨聞在家患病卽命太醫加意調治今聞病勢沉重朕心深
爲憫惻本欲親臨看視因北郊在卽時直齋戒不獲親往茲特命
和親王及皇長子永璜公訥親代朕看視望其痊可儻果不起著
賞給銀五千兩辦理後事是月卒年八十有八 諭部議卹贈太
傅 賜祭葬如例謚文穆以第十二子富興襲爵十三年因富興
爲散秩大臣不能奮勉行走革退 命富良襲爵合前襲之騎都
尉晉一等伯兼一雲騎尉十五年七月 詔加伯號曰敦惠

右 國史館本傳

遜柱

遜柱滿洲鑲紅旗人姓棟鄂氏曾祖郎色 太祖高皇帝時偕其兄郎格率瓦爾哈什所屬來歸祖阿爾泰任護軍參領順治元年隨睿親王多爾袞入山海關擊敗流賊李自成兵追至望都縣敘功授雲騎尉世職遜柱於康熙八年補吏科筆帖式三十二年授工部主事三十四年遷戶部員外郎三十七年遷本部郎中尋調緞疋庫四十三年授監察御史四十六年遷翰林院侍講學士仍兼御史事明年授內閣學士四十八年奉 命祀江濱明年遷盛京工部侍郎五十年調吏部左侍郎五十二年奉 命祀東嶽五十六年擢兵部尙書五十九年三月疏言 皇上勤求治理加

意人才武臣推用時自提鎮以及千總必親考其騎射驗其年力如此其重也兵部向有武舉武生官員子弟效力一途三載役滿考試弓馬分別一二等以守備千總用定例遵行已久但人廣銓滯每逢月選效勞出身者多係弓馬生疎材力不及則裁汰不可不嚴也請於差官六十名裁三十名站堂辦事三十名裁四名停用武生官員子弟專取武舉武進士願效勞者其宗人府鑾儀衛兵科效勞之人一體取用武舉三年役滿內大臣會同兵部嚴加考試武進士頭等以營守備用二等以衛守備用武舉頭等亦以營守備用二等以守禦所千總用弓馬生疎人材不及者不准推用詔如所請六十年命兼吏部尙書六十一年十一月

世宗憲皇帝御極充經筵講官雍正元年十月 賜老成戎府扁額二年十月疏言 國家設官分職一部之事分寄數司司無大小事有繁簡向來滿司員由該堂官酌沂惟漢司員俱係指缺補授竊思人材不一或才長而事簡則不得展其才或才短而事繁則事或致遲誤臣愚請漢司員指缺補授後各部堂官試看一二月如其人才能與指補之司相宜無庸置議儻才與缺不相宜奏請引見調補見在應調者卽照此例庶能員得展其才卽中才亦可循分供職下九卿議 從三年六月充 實錄館副總裁四年二月調吏部尙書仍兼兵部事七月 命專理兵部事五年正月署大學士九月授文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先是遜柱曾受檢討

沈竹原任道石文彬私餽應追入官逾限未完部議奪俸展限七年十一月 諭曰遜柱雖素餐多年尙無大過且年已八旬 先帝舊臣今在朝者甚少伊應追銀兩俱豁免停俸案件亦著開復以昭優卹老臣至意九年疏陳兵部事宜六款一各司案件例有專責胥吏以上皆有當盡之職乃或因案涉繁劇或因事稍勞苦遂巧爲推卸諉之他司甚至推之別部往返遷延每至遲誤臣等嚴加戒飭儻有慢不悛改仍蹈故轍者參處一外省暨各部咨行事件例皆按日登記然輕重緩急難以一律其稍關緊要者分別先後限辦乃有故意推延或稱無例可查或稱舊案未得不思朝廷用人惟才原責以隨宜辦理若止據成例舊案只一書吏可

查何須司員何須堂官請嚴爲條約務令該司竭其才力如事涉
疑難許呈堂酌定儻有舛錯臣等身任其責若推諉遲誤者照溺
職例議處一議敘上關國典奉 命之日卽應辦理乃展轉支吾
如一案議敘人員多至百十人其中有一二人註冊未明一二字
重複錯誤藉端駁詰遲延日久弊竇百出請嗣後議敘等案件隨
到隨辦卽一二人當駁查不得因一二人稽遲至一二字重複錯
誤詳查原案立可分晰而不肖官吏往往藉此需索臣等見行嚴
禁若仍有此弊將該管官吏治罪一軍功議敘所關尤重介冑之
士效命疆場非尋常勞績可比查從前敘功案內力戰一次予一
功牌力戰數次亦止予一功牌該司稱係定例是一經立功之人

不得再與議敘甚非 國家勸功行賞之意雖成例亦當更定請
查明前案盡予改正一武職議處盜案疎防往往反覆駁詰如初
參疎防之案則駁以或係疎防或別有隱匿及該處以實無隱匿
報又稱確盜窩主應俟刑部審結再議查刑部盜案有遲至數年
未結者若必俟結案定議則應開復人員其中雖有可用之才該
上司以參案未結例不升補而應行議處者轉得將降級罰俸之
處遷延歲月徒滋弊端請疎防案件卽照該督撫提督所報定議
仍咨刑部如審結後有隱匿捏報等情將該員及查報不實之上
司參處庶事案隨到隨結不至壅滯於律法亦無疎縱一胥吏之
設只令收送文簿此外原無執掌乃猾吏舞文或將新到文卷故

意推延舊存案贖擅自隱匿在堂司官以爲稍遲一二日偶遺一二件未必遽有大弊然推升之案稍差一二日其得缺先後各異承審之案稍遺一二件其情罪輕重迥別請嚴爲條禁其遲誤一二日遺漏一二件者量行懲戒遲誤至五日以上遺漏至五件以上者分別輕重杖責若別有行私索詐等弊送刑部定議並如議行十年三月 特諭遜柱年逾八旬不必兼兵部十一年七月 命以原官致仕八月卒年八十有四得 旨遜柱醇厚和平服官多年且年逾八旬應給恩典 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	--	--	--	--	--	--	--	--	--

217

國朝音獻類徵初編卷之十目錄

宰輔十

李光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37 - 326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之十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相陰李桓輯

宰輔十

李光地

李光地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十二年充會試同考官尋以省親乞假歸十三年逆藩耿精忠叛海賊鄭錦乘虛入泉州脅耿精忠修好覬久踞其地光地奉親避匿山谷間錦與精忠並遣人誘之降光地以死固拒十四年五月密疏陳破賊機宜言臣自二賊構亂以來遯逃山谷中賊遣人延致再三臣以死固拒幸未污清節以辱 朝廷然蹤迹孱危尙未知草莽孤

臣能再瞻天日與否蟲蟻微命不敢自惜惟事機緩急安危所繫未嘗不魂飛情切謹冒險求徹 天聽伏惟八閩疆宇徧小糧稅稀薄自二賊割據誅求鞭扑民間之膏髓無復存者糧盡兵疲而賊之勢已窮矣南來大兵誠宜以急攻爲主不可假以歲月恐生他變然所謂攻之念者不可不審也耿逆方悉力於仙霞杉關鄭賊亦并命於漳潮之界惟汀州小路與贛州接壤賊所置守禦不過千百疲卒竊聞大兵分道南來皆於賊兵多處盡力鏖戰而不知出奇以擣其虛此計之失也臣度仙霞連浙江杉關連江西漳潮連廣東此三方者本地守土之兵自足以控制之其汀州一路宜因賊防之疏選精兵萬人或五六千人詐爲入廣之兵道經贛

州遂轉而向汀州爲程七八日耳二賊聞急趨救非月餘不至則大軍入閩久矣此所謂避實擊虛迅雷不及掩耳也賊方悉兵外拒內地府州縣盡致空虛大軍果從汀州小路橫貫其腹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且漳州守臣黃芳度嬰城固守以待大軍此不可以不急救而汀漳相近接應尤極便易伏乞 密飭領兵官偵謀虛實隨機取效仍恐小路崎嶇更須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惟 皇上裁決施行時道路梗阻置疏蠟丸中遣家僮夏澤間道出杉關赴京因同里內閣學士富鴻基奏入 聖祖仁皇帝諭大學士等曰編修李光地不肯從逆避入山中具疏遣人前來密陳地方機宜具見矢志忠貞深爲可嘉下兵

部錄其疏令領兵大臣等知之時廣東叛亂大兵在江西者防守
贛州南安未能入閩惟在浙江者屢敗賊兵由衢州進克仙霞關
遂復建甯延安耿精忠乞降康親王傑書駐師福州令都統拉哈
達賚達等進剿海賊並訪問光地十六年正月拉哈達復泉州知
光地離安溪縣七十里結寨而居遣人以所奉 上諭宣示之光
地往見拉哈達於漳州軍營拉哈達白之康親王王以光地蹇遭
賊亂顛沛不渝矢志爲 國始終不肯從逆以全名義應予褒揚
疏 聞下部從優議敘部議於額外升爲侍講學士來京任事遇
額缺扣抵得 旨李光地著於額外升爲侍讀學士九月光地行
至福州丁父憂歸十七年閏三月同安賊蔡寅詭擁明裔以白布

纏頭爲號結眾萬餘掠安溪光地募鄉勇百餘人扼險防禦戒諸鄉人毋資賊糧賊飢困解去六月鄭錦之僞總統劉國軒等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等縣復犯泉州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泉州幾不守光地使泗者從水關入勉慰以堅守無恐援兵卽至分遣兄弟親戚迎甯海將軍拉哈達巡撫吳興祚兩路兵時拉哈達駐師漳州值江水泛漲長泰大路阻隔導之由漳平安溪小路光地之叔李日烜率鄉勇百餘芟闢荆棘以木接護衝圮窄岸其漚深馬難涉者築浮橋以待光地自出迎十里外具牛羊雞豚等物饋勞大軍又倡率里人輸送米糧大軍過行無阻直達泉州賊驚駭竄入海拉哈達具疏詳述光地志切滅賊接濟軍需狀得旨

李光地當閩省變亂之初殫竭忠貞今又遣人迎接大兵指引道路修平險隘搭造浮橋饋送食物率領民兵備辦糧米供給兵丁口糧矢志滅賊實心爲國深爲可嘉著從優議敘尋 允部議授爲學士服滿赴京遇缺卽補十二月光地疏言前蒙 皇上念孤臣三載蒙難之艱及萬里獻書之悃閩疆甫定遽錄微臣臣行至途中而聞訃銜哀守制更遭賊亂臣自知與賊義不俱生鼓勵宗親毀家紓難幸而封疆元戎赴援之速臣親叔日煜率鄉兵百餘人度石珠嶺迎將軍拉哈達之兵於漳平親弟光埏光垠等以鄉兵千人度白鶴嶺迎巡撫吳興祚之兵於永春乃將帥仰奉 威靈拯百萬垂危之命延及臣家微臣其何功之有哉伏讀 旨意

據將軍拉哈達題敘之疏投臣學士俯伏之餘震懼隕越以將軍
拉哈達率滿漢萬餘之兵行朝天石珠嶺烏道之險馬瘡僕痛千
里赴難推美於臣而臣儼然遂蒙優敘 典雖至渥心則何心又
念臣資質蠢愚了無才藻獨從少爲六經性理章句之學麤有倫
緒自壬子癸丑間以翰林編修簪筆侍從爾時固已仰承 聖訓
每自念此生得以章句末學執經敷義少佐 高深此臣之願也
至於館閣學士之職主於贊畫樞機分裁文獻自非老成知軍國
大體及有文章聲望者不能稱也臣年纔三十餘筮仕曰淺典故
未諳文采不瞻豈宜冒昧而服大僚近年以來未有具疏辭官之
例然離職家居而再次超擢亦 當代僅行之曠典臣豈敢拘於

成格受爵不讓況臣在制未終身猶凶人不敢服其命服以拜
朝命伏乞 俯允所請先錄戰守文武紳士之勳使微臣終制赴
闕仍以講讀之官仰侍 清光披衍經義庶微臣無不度德之譏
朝廷有不僭賞之美疏入奉 諭已有成命著卽祇遵不必辭
十九年八月至京 諭不必候缺卽任內閣學士光地奏鄭錦已
死子克塽幼部下爭權宜急取之且言素習海上情形之內大臣
施琅可任 上從其言詳見施琅傳光地又疏言耿精忠罪狀顯
著諸王大臣等正在會議渠魁當治脅從當寬 皇上自有睿裁
無俟微臣置喙惟是臣舊同官原任編修陳夢雷者當耿逆之變
家居省會有七旬父母不能脫逃及賊以令箭白刃逼脅伊父夢

雷遂爲所折勒授編修固辭觸怒改降戶曹員外託病支吾律以抗節捐軀之義其罪固不能辭矣獨其不忘君父之苦心經臣兩次遣人到省密約真知確見有不敢不言者當耿逆初變臣迹深山欲得賊中虛實密報消息臣叔日烜潛到其家探聽夢雷涕泣言隱忍偷生罪當萬死然一息尙存當散布流言離其將帥散其人心庶幾報國家萬一臣叔回述此語臣知其心之未喪也至十四年正月耿鄭二賊連和臣聞國家方行招撫之令因遣人往約其或勸諭耿逆歸誠或播流言離間二賊之好使大兵得乘機進取夢雷言賊勢空虚屢欲差人抵江浙軍前迎請大兵奈關口盤詰難往因詳語各路虛實令歸報臣此臣密約兩次知

其心實有可原者也。比臣入京，始聞因變亂阻隔，謠傳不一，有逆黨希圖卸擔，信口誣捏者，甚有因藩下僞學士陳昉姓名誤指爲陳夢雷者。今皇上削平叛亂，明正是非，使陳夢雷果爲僞學士，甘心從逆，是狗彘之流，臣雖手刃之，市朝尙有餘恨。今大兵凱旋，在卽陳夢雷託病被降，情節親王將軍一一可問。至兩次受臣密約，皆在患難之中，冒死往來之迹，非容旁人質證。臣若緘默不言，其誰能知之？臣斷不敢爲朋友而欺。君父伏惟睿鑒，疏下吏部，以陳夢雷歸止後，不卽赴京，業經革職寢議。尋法司議磔耿精忠，擬陳夢雷從逆，應斬。得旨從寬免死。二十一年五月，光地乞假送母回里。二十五年七月，赴京仍命不必候缺，卽任原官。十

月授翰林院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兼充經筵講官二十六年正月教習庶吉士三月以母病乞歸省 命懸缺以待二十七年四月至京禮部劾奏光地在途遷延以三品卿員弗及叩謁孝莊文皇后梓宮請交吏部議處吏部議降五級調用得 旨寬免初光地 陛辭奏對謂侍讀學士德格勒學博文優踰月德格勒同尚書陳廷敬湯斌侍郎徐乾學等 召試乾清宮 上閱卷畢 諭曰評論古人易評論時人難如德格勒每評論時人學問朕心不以爲然故召爾等面試妍媸優劣今已判然人之學問原有一定分量真僞易明若徒肆議論則不自量矣未幾德格勒爲掌院學士庫喀訥以私抹記注事劾罷論罪至是 命廷臣詰問

光地光地自咎愚迷妄奏乞 賜處分 上曰李光地前奏德格勒所學甚博文章甚優亦善占易卦德格勒又稱李光地若以總督提督任用令同伊母赴任則來若以別處任用必不肯來因伊等互相奏陳欲辨其真偽優劣特加考試迨將德格勒治罪又有稱德格勒被朕左右之人誣陷冤枉坐罪者今李光地至朕欲明白此事故令詢問據稱德格勒所作之文全無文氣甚屬陋劣應治李光地妄奏之罪但李光地前爲學士時凡議事不委曲從人臺灣之役眾人皆言不可取獨李光地以爲必可取此其所長除妄奏德格勒外別無妄奏之處姑從寬免罪令仍爲學士嗣後勿再妄冀外任並希圖回籍宜痛加省改勉力盡職九月充武會試

正考官二十八年五月改通政使十二月擢兵部右侍郎三十年
二月充會試副考官九月同侍郎博霖徐廷璽奉 命與原任河
道總督靳輔往視黃河應修險工三十一年正月繪圖還奏詳見
靳輔傳三十三年正月提督順天學政四月聞母喪得 旨提督
順天學政關係緊要李光地特行簡用著在任守制光地疏言苦
塊餘生重荷 聖恩之厚 聖知之深敢不以殘喘自效願蟲蟻
微情乞給假治喪往返九月於本年十二月抵任并日夜之力歲
科兩試可以看閱周詳報竣無誤御史沈愷曾楊敬儒交章論劾
一言光地誠以 君命爲重當於三年考畢之後回籍終制乃聞
其請假九月卽使星夜奔馳將來歲科兩試勢必潦草塞責况九

月以後親喪未遠遂忍絳帳錦衣談笑論文乎一言 皇上作人
念殷故暫爲行權計然 皇上不妨行權在大臣必當守經爲光
地者哀籲再三 聖意未有不俯允者乃竟以治喪九月爲請方
今王道蕩平屬在武臣尙許回籍守制況敦詩說禮之大臣豈可
覲顏充位是日 命光地仍遵前旨行翌日給事中彭鵬劾之曰
光地閔羅母喪宜哀痛瀝情得請乃已然後 聖主擇人取士之
心以光地固辭而彌見光地爲子奔喪之孝得 聖主俞允而益
彰忽以三年之通喪請爲九月之給假於禮則悖於情則乖於詞
則不順 聖德含容不忍明斥其罪臣以爲宜畱者一不可畱者
十光地由翰林驟躋學士侍郎原因蠟丸封表上達 宸聰完節

常經獨蒙 異數正當借此教育士類使真才輩出仰答 主恩
而有母訃至奉 旨畱任蓋報稱之心切而哀痛之情微其宜畱
者此耳臣以爲不可畱者何伏讀 上諭十六章首日敦孝弟以
重人倫督學風化之表也不乞守制而請給假非所以體 上諭
教孝意也此光地之不可畱者一也臣前任三河知縣恭逢 太
皇太后梓宮經臨伏見校尉換班 聖躬護視 天顏哀瘠至今
追慕真誠亙古仁孝臣民皆當則倣此光地之不可畱者二也光
地與臣同鄉臣踴躍涼涼歲一二至獨聞其母訃卽刻趨弔聽其
號泣慘若嬰兒想彼肝腸寸寸斷矣勉強衡文必多恍惚此光地
之不可畱者三也先遭閭變頗矢忠貞未聞不孝而能忠者也請

假九月之疏出天下皆議其後並歎其先此光地之不可畱者四也弗請守制清議沸騰有絕不赴弔者以談理講道如光地爲珪爲璋倏忽瓦裂此光地之不可畱者五也光地疏稱荷 聖知之
淚殘喘自效請假九箇月不誤學差僉謂九月大功服談言微刺此光地之不可畱者六也定例生童匿喪應試褫革嚴處萬一犯者起而詰曰侍郎衰經何至此光地何詞以對此光地之不可畱者七也學校所以教天下之爲臣思忠爲子思孝故登其堂曰明倫光地以不祥之身儼然而登奈橋門環視何此光地之不可畱者八也本年正月 皇上面諭諸臣於禮義廉恥難進易退三申意焉試問光地今日禮乎義乎進退難易之謂何悖 聖訓而失

本心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九也度光地之心必曰君命也誼何敢辭臣聞宋臣富弼母喪五起之固辭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仁宗許之綱目大書以垂訓後世又宋孝宗起復劉珙六疏固辭發明曰綱目書固辭子之也我皇上堯舜比隆教孝教忠必無有辭之而弗允者矣此光地之不可留者十也數日之內長安道上無不指光地爲貪位而忘親司文而喪行大損其生平是在皇上神其用重其罰加之意而已疏入傳旨詢問鵬又疏言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試光地耳光地深文厚貌道仁道義言忠言孝一式諸此而生平心術品行若犀燃鏡照而無遁形皇上所以留之之意臣鵬愚戇不能知使光地而

亦不知貪戀苟且而姑爲此給假九月之請外以欺人則爲喪心
若光地而早已自知詭隨狡詐而姑爲此給假九月之請內以欺
己則爲挾術夫爲人子而甘於喪心爲人臣而敢於挾術兩者均
罪光地必居一焉以此赴任不可以此回籍尤不可蓋回籍則毋
死有知恨其不誠當必陰阨而赴任則士生至性憤其銜恤誰甘
面從嗟乎光地當聞命而絕不一辭則忍於畱矣 皇上卽罰
其忍使之在京守制以動其市朝若撻之羞光地忘通喪而假易
以暫則安於久矣 皇上卽罰其安使之離任終喪以爲道學敗
露之恥臣與光地家居各郡然皆閩產也今若此人人切齒桑梓
汗顏伏乞 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

不許赴任不許回籍春秋誅心如臣所請萬一光地依然督學則
光地得售其術故哀其辭曰九月且弗獲 命況三年乎而蚩蚩
者亦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下售其術 上受其名臣鵬實拊
膺疾首前疏光地十不可畱如稍有涉私是責光地以不孝而先
自蹈於不忠所以跪聽傳 旨一一瀝鳴以頭搶地嗚咽而不能
自已也疏入與前疏下九卿議 令光地解任不准回籍在京守
制三十五年服闋仍 命任順天學政三十六年授工部左侍郎
畱任學政三十七年十二月授直隸巡撫三十八年二月奉 諭
曰漳河與滹沱河故道原各自入海今兩水合流所以其勢汎濫
可否開通漳河故道引入運河於運河之東別挑一河使之赴海

國朝書局影印本
著李光地閱視再奏四月光地疏言閱視漳河見分爲三支自
廣平縣經魏縣元城縣至山東館陶縣入衛水歸運一支俗名老
漳河自山東邱縣東北經南宮等縣與完固口合流至鮑家嘴而
歸運一支俗名小漳河自邱縣西北經廣宗鉅鹿二縣合於滏河
又經東鹿縣冀州合於滹沱河由衡水至獻縣完固口復分爲兩
支小支與老漳河合流至鮑家嘴大支復經河間大城靜海三縣
入子牙河而歸淀皆分流入運其入衛之河與老漳河各有散漫
淺平之處應酌量挑濬其完固口小支河應築雞嘴壩及攔河壩
逼水入河至靜海縣田地淹沒因向年開廣福樓及閘畱二莊之
故若竟堵諸口又有礙西隄應俟水退後暫堵來春水涸於閘畱

二莊水出處挑河築隄束水歸淀則靜海縣田地不致淹沒而大
城等州縣隄岸均無妨礙矣 詔如所請行光地尋疏報大名廣
平真定河間四府屬州縣凡滹沱河漳河經流之處開濬疏通由
館陶入老漳河與單家橋支流合以分子牙河之勢至鮑家嘴歸
運又言霸州永清宛平良鄉固安高陽獻縣因疏濬新河挑挖堆
土共佔去民地一百三十九頃有奇請開除此後錢糧下部議覆
從其言六月疏言通州附近六州縣額設紅剝船六百隻每船給
地十頃以爲運丁贍養之費倘遇水旱收入既寡豈能常令其修
船雇夫與民地同一被災而未得蠲免請嗣後視民地一體沾恩
蠲免下部議不准得 旨此紅剝船地畝若遇災傷著與民地一

例蠲免三十九年二月疏言積弊因循未有甚於虧空者不可不立法清釐凡雜項不入奏銷案內錢糧責成盤查上司與正項一例盤查向例以年終爲限嗣後應自十一月起至次年奏銷以前止果無虧缺逐項出具保結否卽立行結報如那移銀至五千兩以上或糧米至六千石以上者擬流不准折贖及援赦減免庶知畏威法而倉庫加謹疏下部議行七月 上以大臣子弟遇科場考試取中者多 詔另編字號不致妨孤寒進身之路時給事中滿晉御史鄭維孜各條陳科場積弊總督郭琇條陳學校弊端並下九卿等詳議既定議 命錄示光地及總督張鵬副郭琇巡撫彭鵬 諭曰四臣皆持行清廉李光地爲學院時官聲最好今閱

九卿等所議果否得當如何方能除去弊端永遠可守各抒己見具奏光地疏言 皇上垂念大臣官員子弟夤緣倖進恐妨孤寒之路 特諭另編字號均數額收仰見 天地無私不遺側陋洵足永遠遵守至點名授卷後卽入號房不許出號行走及踰牆混亂俱應如所議以塞弊端者也臣又推廣三條一勢要勒收關節許考官據實出首卽與優升則不惟無所懼而且有所勸可懾營競者之心一貢院牆垣卑矮巡綽及瞭望守門軍役無一非受賂傳遞之人若漫無防檢勢必收受之卷半屬假偽乞 敕外簾監試闈後務精密嚴肅盡絕弊竇一數科以來鄉會試場中用儒士八人以充分卷扣數填名書榜之役某卷入某房既可暗行其奸

而考官聲氣不接者亦皆此輩往來聯絡之近經言官論列裁去部覆未准臣深知此輩積慣作弊宜永行革逐臨期行文各衙門保送繕寫書手應用此三者科場之事臣管見所及也至於學校弊端九卿議如督臣郭琇所奏嚴定處分矣臣亦推廣四條一學臣職司文教遇點差之時宜經 御試擇其議論有本者差遣一教官未選之前宜令督撫會同學臣考驗若歲貢之年老目昏及捐納人員之文理不順者均給銜休致年未壯者令至三十歲以外再行考驗其見任人員亦按此會同澄汰一生員雖有干己之事止許子弟家人代告自賄賣者多專以爲護身之具不讀書無行義保官告官抗糧包糧興滅詞狀武斷鄉曲甚至窩盜藏奸故

賄賣生員之弊不但孤寒爲之不伸而風俗因以潛壞也今學臣
納賄處分已定嚴例而生員惡習亦宜懲禁乞 敕禮部推廣舊
時臥碑詳明剴切作爲誡條令學校師生恪謹遵守一邇來學臣
率多苟且從事致士子荒經蔑古雖四書本經不能記憶成誦僅
讀時文百十篇勦襲雷同僥倖終身殊非 國家作養成就之道
前歲 旨下學臣使童子入學兼用小學論一篇其時幼穉見聞
一新胸中頓明古義此以正學誘人之明驗也然書不熟記終非
已得宜令學臣於考校之日有能熟誦經書小學講解四書者文
理粗成便與錄取如更能成誦三經以至五經者更與補廩以示
鼓勵庶幾人崇經學稍助 聖世文明之化又童生旣令熟習小

學以端幼志生員及科場論題專出孝經每重複雷同似當兼命性理綱目以勵宏通者也疏入仍下九卿等與張鵬翮郭琇彭鵬三疏參合定議鄉試另編官字號以民卷九官卷一爲額論題以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一併命題餘詳張鵬翮郭琇彭鵬傳四十二年四月諭大學士等李光地自任直隸巡撫以來每年雨水調順五穀豐登官吏兵民無不心服今吏部尙書缺出卽令補授仍管直隸巡撫事四十三年三月給事中黃鼎楫湯右曾許志進朱駿業王原等合疏劾之曰去歲直隸報災州縣二十餘處據巡撫李光地疏內或稱開倉賑濟或稱減價平糶務使民沾實惠臣等竊計直屬百姓自必安撫有方不致流移失所乃近見河間

饑民散入京畿者甚多我 皇上曲軫民依特令八旗王貝勒滿
漢大臣設廠數十處分行賑濟光地身爲撫臣漫無經理疏內所
稱民沾實惠俱屬空言尤可異者甯津縣被災更重流亡更多荷
蒙 皇上至聖至明無微不照 特敕撫臣前往察勘而光地去
歲竟不報災僅於題參知縣陳大經疏內稱甯津頗有水災匿重
爲輕並不將被災人民逃散情形據實陳奏 聖恩高厚不加譴
責復 諭光地選賢能官員將河間饑民領還原籍仍給籽糧不
致仳離失所而光地目擊流亡不聞出一籌畫碌碌素餐虛文巧
飾若非 皇上宵旰憂勤多方拯救止恃光地之撫綏則流散之
民不將盡填溝壑乎光地身膺重任上荷 聖主之殊恩不能報

稱下視生民之疾苦罔知拊循臣等合詞糾參請嚴加處分以爲大吏膜視民生之戒疏下光地回奏臣前以去歲河間等府屬被水勘明成災州縣三十餘處陸續照例題請蠲免錢糧分別災傷輕重將倉糧散賑出借又設立粥廠二十餘處自去歲十一月起至今未停無論遠近饑民貧民皆許就食其流散者飭地方官分道招令還鄉臣安敢稍涉懈怠以負 皇上委任然安集無術猶有貧民如許散入京城此臣及地方官之罪無可辯者也至甯津地方先經知縣陳大經以去年大半豐收僅有低窪一面鄉村被淹不照例申詳被水輕重乃以合縣田禾通算謂不及成災竟不通報及十月中臣扈 駕西巡由真定回署路遇天津縣民人詢

知情形卽劾罷陳大經疏中聲明甯津頗有水災而老病廢職申報不時撫恤無實是臣劾陳大經原因其報災不時撫恤無實非專劾其老病所云頗有水災者亦是臣詢訪所得情形非敢匿重爲輕也其時卽飭知府及署知縣煮粥賑濟加意招徠然人民旣不能悉歸本業致有流移臣與地方官之罪又無可辭者也臣上荷 殊恩不能報稱誠如科臣所云乞 嚴賜處分以儆庸碌以重畿疆臣不勝悚惶待罪疏入得 旨不必引咎光地又奏臣謬膺直撫重任五年之內恭荷 皇上指誨幸免過愆並無功績去年四月仰荷 特恩補授吏部尙書仍管直撫事臣自知非分夙夜戰兢果然福極禍生遂逢災眚去秋所屬河間等處遭罹水淹

實臣政無善狀躬蹈非幾之所致臣雖極力拯救而安插無術以致貧民流移入京上塵 聖懷不卽治臣之罪 諭令委官招回原籍無廢農務臣跪讀之下恭繹 聖言寬大和平而微臣循省思咎終宵達旦愧恨不復欲生臣本庸才遭逢 恩盼錫賚迴出尋常一有罪戾亦宜從重處分以爲叨蒙尸位者戒況六官首職難以久虛九列崇班從無兼領臣今若懼罪隱忍不言則厚顏靦面不獨外無以示吏民且內無以對妻子伏乞 天恩另簡賢能補授吏部尙書使臣落職待罪效力郊圻窮思畢精以贖愆過庶心稍安而分可盡疏入得 旨如前尋 諭大學士等曰李光地居官有何可議惟常爲門生所誑或其人口講道學彼卽信之夫

道學豈易言哉若徒託之空言而無實事則何益之有八月御史
呂履恆劾奏光地於秋審之事任意斷決 上以光地依律審擬
非任意斷決 命發還呂履恆奏時給事中王原又劾奏文選司
郎中陳汝弼因光地舉薦由刑部調吏部初猶矯飾顧名近專擅
恣縱有婪贓情弊下都察院察議革汝弼職交刑部鞫訊刑部定
讞計贓論絞 上曰人有薦陳汝弼之賢能者故朕簡於眾郎中
內特授選司郎中如受賄是實卽置之法以爲眾戒若未經受賄
則應寬之令再審尋覆奏受賄有據應立絞 上察知供證非實
下議政大臣九卿等確覈得刑訊選人逼供行賄狀 命免陳汝
弼罪原審諸臣革降有差王原以有囑託私書爲汝弼舉首革職

四十四年六月光地疏劾革職雲南布政司張霖假稱奉旨販賣私鹽得銀百六十餘萬兩得旨卽令光地審擬霖論斬家產入官十一月諭吏部曰李光地居官甚好才品俱優授尙書年久著升爲文淵閣大學士調河南巡撫趙宏燮爲直隸巡撫四十七年十一月上以廢皇太子允礽狂疾漸愈欲復立之命諸大臣集議保奏尙書王鴻緒附和內大臣阿靈阿等保奏皇太子允禩上切責之諭詢李光地曰前召爾入內曾有陳奏今日何無一言光地奏前者皇上問臣廢皇太子病如何醫治方可全好臣曾奏言徐徐調治天下之福臣未嘗告諸人也四十八年充會試正考官四十九年九月太原總兵馬見伯請御選武

經七書頒行 上曰武經七書朕俱閱過其書甚難所言火攻水戰皆是虛文若依其言行之斷無勝理且有符咒占驗風雲等說適足啟小人邪心今日若欲另纂一書而此時又非修武書之時光地奏云令習武者讀左傳卽佳 上曰左傳浮誇昔人曾議之不若於武經七書內分別出題並以論語孟子一併出題也五十二年三月 賜千叟宴於暢春園光地得 優賚五十四年六月 疏言臣前以瘡毒發體乞休奉 諭以內閣老臣彫零令臣勉加調攝藥餌食物 賜賚頻仍枯株敗枿復得更生 萬壽節後臣復申前請又因 垂念理學緒微經書說雜 特加刪輯以惠萬世 御纂朱子全書繼以羣經性理諸緒皆煩 聖心裁定臣所

承修係身經性理猥以淺劣末學二三年間荷 皇上殷勤指誨
字酌句議縷析毫分每一經校正能使愚蒙頓開臣上幸先聖前
賢之復光下喜暮年餘生之有覺是以黽勉從事忘疾病之在身
知其有重於區區之軀命者而不敢自愛也今稟承 筆削二書
將次告成俯念臣年七十有四古人懸車於數已過而且痼疾纏
綿每奏對多失儀節 聖主哀矜往往令人扶掖而臣何敢自安
乎又臣父歿於閩亂之時窆封淺土臣母之歿因臣在京守制久
未合祔十餘年來臣長子臣妻臣媳相繼淪喪臣孫幼小未能襄
事臣以草霜風燭之齡前期不能自料誠恐臣身已極於寵耀而
泉下未逮乎哀榮烏憤私情難免悽惻故敢瀆懇 允臣休致庶

微臣得遵止足之戒而稍盡骨肉之恩伏念人生所難值者太平
之世所難逢者堯舜之君臣身受 特達之知心迹無間日聆
至精之論道法親承則千百年來未有如臣之幸者臣聞父老扶
杖以觀化葵藿傾葉以向陽臣之遭時如此受 恩如此其樂觀
熙皞而傾心 聖明曾 是野人園花之不如乎抱誠結戀雖夢寐
不敢忘 君實不獲已而引年求退伏乞 聖主哀而諒之疏入
得 旨卿才品優長文學素裕寬宏休容得大臣之體自簡任機
務以來恪共清慎益著勤勞今雖以老病乞休朕眷注方殷何忍
允其所請正資倚毗共樂昇平奈泉壤骨肉之分亦係一生之要
事暫給假二年事完卽來京辦事以副朕篤念老臣至意又 賜

以詩有協恭惟得老成儒味道經書却廟謨之句五十四年四月
至京奉 命勘閱大學士王掞等所纂春秋傳說及檢討張照等
所輯篆字經文五十七年正月內閣議上 孝惠章皇后尊諡疏
中未書 章皇后部議降三級調用得 旨寬免五月卒於官年
七十有七是時 上駐蹕熱河 諭閣臣曰李光地屢經求退其
奏摺已呈覽數次因大學士王掞患病告假故暫止其奏俟王掞
到閣時令其具本奏請並非李光地貪戀官職而借以爲名也前
摺衷心畢露甚是詳明今覽遺本因陡染重疾詞不達意深可憫
悼遣恆親王允祺率內大臣侍衛往奠茶酒給銀一千兩令工部
尙書徐元夢護其喪 諭部臣曰李光地久任講幄簡任綸扉謹

慎清勤始終如一且學問淵博研究經籍講求象數虚心請益知之最真無有如朕者知朕亦無有過於李光地者倚任方殷忽聞患病溘逝朕心深爲軫惻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 賜祭葬如典禮諡曰文貞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追卹 聖祖朝宣力效忠大臣 贈光地太子太傅十年入祀賢良祠

右 國史館本傳

李光地字晉卿福建安溪人康熙庚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以省親歸值逆藩耿精忠據福建叛而海寇鄭錦陷泉漳光地遁匿深山以名節自完密草疏陳破賊機宜裹蠟丸遣僕給出杉關走京師上 聞 聖祖褒嘉所奏輒予施行十六年間亂平超擢侍

讀學士趙朝道丁父艱歸時同安賊蔡寅僞稱明裔聚黨萬餘圍安溪光地簡糾鄉壯與官兵相應援未幾寅敗亡是夏六月海寇鄭錦使其將劉國軒圍泉州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光地遣人分走福州漳州密請大帥由閩道進以鄉兵爲導於是甯海將軍喇哈達自漳趨石珠嶺出安溪巡撫吳興祚自福趨白鶴嶺出永春兩道繼至賊蒼黃解圍走事 聞升內閣學士服闋入 覲因奏言鄭錦死子穉部下爭權征之必克且薦內大臣施琅可任琅後卒平臺灣置郡縣焉累官掌院學士通政使兵部侍郎奉命視學畿輔以母艱解任守制服闋補工部侍郎仍督順天學政旋授直隸巡撫正身率屬弁吏咸懷畏勵南隄子牙河北開柳岔

漳漳桑乾歲不爲患他如查丈馬廠清理紅剝船地悉邀 俞允
窮黎得業升吏部尙書畱巡撫任四十四年拜文淵閣大學士光
地性敬慎謀猷入告罕有傳者平生持論惟以扶植善類爲先
前
後承修朱子全書周易折中性理精義 聖祖親授以圖書象數
之源所學益深造自著有周易觀象通論大指及大學古本說論
孟劄記中庸章段餘論洪範說詩所等書五十七年卒 賜祭葬
諡文貞雍正初加 贈太子太傅

右 國史賢良小傳

先生諱光地字晉卿號厚庵生安溪之湖頭鄉代有明德考惟念
公懋於孝而篤信正學不回於時先生幼而神穎五歲從師授讀

未嘗一啟齒發聲試之輒已成誦不失一字善屬對矢口驚人塾
師謝弗能教也十三陷山賊中屢瀕於危百日而脫逮於成童泊
然無所嗜好有類蠢愚居若忘行若遺真靜之極與神明通嘗寢
息危樓午夜而天風震盪四窗洞開歛見日麗景明之象心精所
啟靈貺昭焉嗣是發憤高堅竭才鑽仰積旬捐宸神勇蹶生以濂
洛關閩爲門徑以六經四子爲依歸務造於知性達天不得不止
會遘嚴親篤疾憂思徬徨衣不解結每中宵闔寂則默致籲禱一
夕夢至神庭吏告曰君父實居陰隲首紀算尚二十年以籍與觀
而寤已果霍然庚戌登第後由庶吉士授。修癸丑充會試同考
官乞假歸省踰數月耿孽將爲亂乃僞以朝命召至福州及接語

頗見憚竟不敢明言他志也先生察其有異因以親老且病辭歸
越日而封公促視疾之手信至持之以懇擊知終不爲用遂聽之
歸旣而山海間羣賊並興奸徒多通賊以相煽脅先生避居深山
晝之所遊夜輒易處顧畏周防不遑甯息封公申大義以敦勉族
人一時家庭問效忠思奮者得數人焉執奸徒尤黠者屏之於遠
眾志乃定爰遣人自問道上蠟丸書陳破賊策 上動容嘉歎超
遷侍讀學士會丁父艱里居白巾賊亂圍安溪城勾餉募士扼絕
糧道賊遂潰散戊午鄭氏圍泉州爰南北分出請師各遣人爲導
率鄉里具牛酒饋勞圍解郡屬之陷者悉平事 聞晉秩學士是
時先生於戎事倥偬居喪毀瘠之餘讀書味道極慮通微習坎而

得心亨見幾不俟終日思若啟之行若翼之直有沛乎莫禦幾非
在我者服闋奉母趨朝入直論事上憫海氛不靖思拯民於
塗炭顧問及之因極陳其可平狀及命帥機宜深見契納剋日底
功壬戌送母歸三年復入改翰林學士掌教習事充經筵日講官
丁卯以母病乞歸省先生之在官也公忠易直論人言事無所依
回一不掩其是非之實每論及科場請託之弊以爲植私廢公壞
人品傷風化莫此爲尤採虛聲與受賄屬厥罪均爾蓋培人才端
士習尤素心所惓惓也時先生屢因省侍請歸不無淡於榮祿之
跡自戊辰赴太皇太后之喪而後惴惴滋恭遂不遑陳情將母
矣己巳改通政使冬遷兵部侍郎出納獻替朝士奉爲矜式辛未

會試充副考官振雅還醇文體於數科爲盛甲戌督學畿輔旋以
母艱解任守制京師先生於易夙有神契而觀玩之功於斯爲至
丙子服闋以原銜仍視學政手評先民制藝及古文精采者以廣
所見而示之的能背誦經古文小學者優拔之期月而士風蒸變
卽任補工部侍郎尋改兵部巡撫畿封爲治不立赫赫之名一唯
節儉簡易正己率物因時之宜循事之序故法立而人易遵察寮
吏飭戎伍俾潔清者勸嫻練者升水利農田食貨諸政靡不綢繆
未然規厥經久於折獄尤盡心焉遇大事必請命而後行凡薦
人則慎密而不出用無專美居功之咎而忠信獲伸計自爲督學
巡撫以來先生之學行政事孚於士民信於寮友上知之日深

任之日重 諭旨之褒嘉尚方之寵錫稠疊便蕃逾於常格矣癸未就任升吏部尙書乙酉 召拜文淵閣大學士時海內乂安唯以尊經勸學仰佐休明敷奏因時要在滋培元氣宣導仁風而已平時以淡泊明素志以正直率羣僚朝野胥倚重焉己丑充會試正考官闈中以過勞嬰疾不稍自惜壬辰續修朱子全書癸巳承纂周易折中既成 詔頒行天下天德王道之精蘊畢具折中一書非 聖學妙契象數之宗不能修而明之非先生深通理數之源不能贊而成之也先生以天授明睿之姿覃思經義積六十年精融渾化自漢唐來未有儔匹所著學庸語孟解毛詩所尙書洪範諸篇之說及所纂周程邵張朱子等編無非根極性命開闢啟

鑰之書所論數律算術皆洞徹原本貫穿古今一一可施於實用
利賴無窮焉蓋其學誠明並進敬義夾持道器德藝兼資互養凡
見於文章著述言行政教者無非潛修默證肫肫乎仁孝忠愛之
符詣益崇而心益虛業彌廣而守彌約斯所以年及髦而清明若
神一息存而仔肩匪懈者歟乙未秋承纂性理精義竣懇致仕
許假二年懸缺以待 陸辭之辰 恩禮優至家居一載 累旨
敦速歸朝丁酉秋詣熱河請覲力陳衰老乞休遇 慈聖升遐安
奉 山陵具疏未上宿疾驟作以戊戌五月二十八日考終 賜
第正寢歿日吾甯陟相在側魂氣無不之而精爽與古之賢聖爲
徒矣先生平生無上入之色無加人之言雖遇事而怒而詞氣雍

容不改其常與人交皆契闊終始不念舊惡政府同官以及僚吏
聞訃無不愴涕者居恆言可爲訓動可爲型解惑投業其應無方
不瀆不倦及夫披示本根拔除積痼往往一席之語令人立躋高
明是以溘傳捐館及門誠服之士喪先生如喪父焉遺疏至熱河
上覽之震悼 命皇子臨奠工部尙書徐元夢回京治喪事
賜賻銀千兩諡曰文貞夫人林氏子四人孫八人曾孫二人奉
諭旨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里某原小子不文謹敢誌先生之
學行爵里俾仰止哲人者登斯邱得以覽焉

右墓碣楊名時撰

李光地字晉卿安溪人祖先春以義聞遠近父兆慶爲邑諸生當

明季茂棄正學時獨好程朱之書光地幼而敏悟嗜學父授以五經性理勤誦精思至年十七八時已卓然有前修之志言動造次必於儒者丙午舉於鄉庚戌成進士選入史館試詔令爲第一授庶吉士旋除編修癸丑充會試同考官告歸省覲越歲耿精忠以福州叛鄭經竊踞泉漳光地逃匿深山匿跡自完未幾耿鄭交攻乃密草疏備陳平閩機宜裹蠟爲丸謀諸季父日烺偕僕夏澤佯爲江湖術者給出杉關夏澤亟走京師投內閣學士富鴻基家因大學士以奏 聖祖皇帝手自削蠟出疏讀再三動容稱嘆時康親王南征有 旨命訪求蹤跡保護其家屬至京康熙十六年泉州平超升侍讀學士將赴 闕丁外艱時同安人蔡寅僞稱故明

遺裔裹白巾號曰白頭賊眾至萬餘圍安溪縣者再光地簡糾鄉里得精銳三四百人賊窺伺其鄉乘高欲下光地使弟光垵率百餘人扼於險要卒不得逞檄諸鄉絕其資糧應時潰散十七年鄭經使其將劉國軒圍泉州屬邑皆不守斷江東萬安兩橋以遏救兵光地遣人從閒道走福州漳州請師以鄉兵迎導於是甯海將軍喇哈達自漳州道安溪巡撫吳興祚自福州道永春並時而至國軒蒼黃解圍走屬邑皆復事 聞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服闋入都不待缺補官頻蒙 召對奏言鄭經死子穉部下爭權專殺人思內向乘今時勢征之必克因力薦施琅可任以專征 聖祖從其言果平臺灣置郡縣焉旋乞奉母歸里居三年入爲掌院

學士教習庶吉士充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復以省覲歸假滿赴原
任改通政使升兵部侍郎 命視學畿輔內艱解任守制服闋申
前 命補工部侍郎士能諷二經以上及古文百篇者加意獎拔
由是翕然嚮於古學科試未竣改授直隸巡撫正身率屬屬吏咸
知自勵南隄子牙河北開柳岔皆親奉 聖祖指授方略漳滹盧
溝歲不爲患寬墾耕馬廩者以業窮黎理紅剝船地歸之民案不
畱贖獄無滯冤升吏部尙書仍畱本任四十四年拜內閣大學士
眷倚彌殷旬日閒必蒙 召對密論移時光地性敬慎雖其子
弟弗得聞故其謀猷入告罕有傳者其平日持論惟以扶植善類
登進俊良爲先休休有容聞人一善若己有之辛未己丑爲會試

總裁得人爲多爲巡撫薦拔文武部吏至開府擁麾者無慮數十人或以清修績學在草澤山林而乘時進用者前後相望光地未嘗言所自其人莫知也自通籍後德望巍然前輩老宿魏象樞孫奇逢等多與爲忘年之交加以虛心請益有善必取問音學於顧炎武問歷算於梅文鼎皆略盡其要手不停披洛閩遺書至丹墨數十編喜與門弟子講論不厭往復有一言之合卽幡然改己說而從之故其學日進不已老而益明少以道義自任有嚴毅不可犯之色及其晚年粹然溫以和所謂讀書變化氣質之效也最邃於易用心五十年及奉 命修周易折中圖書象數之源恭蒙 聖祖親傳奧祕彌以深造前後奉 旨修朱子全書性理精義俱

行海內所著有周易通論觀彖大指若中庸章段餘論及洪範說
三篇皆心得之妙先儒復起不易其言又有大學古本說論孟劄
記詩所惟尙書春秋未成書他著述甚富並奉 旨進呈藏於
內殿論其所至蓋真德秀許衡有所不逮蔡清以下無論矣雅性
恬澹明於止足之分而於訐亂中以孤忠大節上結 主知兼有
贊平臺灣之勳 聖祖倦念不忘丐歸常懸缺以待不敢言遂初
心在政府十四年 寵待之禮皆殊恩異數近世人臣未之有也
齒踰懸車屢以精力衰邁奏請僅 予假二年未滿期趣令還朝
至京陳懇尤切五十七年夏口奏乞休方荷 俞旨疏橐已定未
及上會舊疾發薨於位年七十有七遺疏 聞 聖祖震悼 賜

金千兩 遣皇子臨奠工部尚書徐元夢 內廷翰林魏廷珍監
護喪事給全葬予祭諡文貞其歸櫬也復 遣皇子臨送行人護
至家 今上登極 加贈太子太傅 賜祭一次孫清植原任侍
講提督浙江學政清馥見任戶部郎中

右傳李紱撰

李光地字晉卿福建安溪縣人 國初閩中山海盜賊未靖時光
地年十四舉家陷賊猶時取賊兒書讀賊帥奇之仲父日燦糾眾
與戰以次拔歸康熙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十一年授編修明年
充會試同考官以親老假省道聞二藩並撤之 命憮然曰旦夕
其有變乎十三年春耿精忠叛提督王進功以泉州叛應會進功

走福州計事光地卽就城守賴王謀據泉結漳以拒之不密見殺
功未就俄而海寇鄭錦入泉州光地乃奉親潛竄山谷間又度二
賊久搆必俱敗因密疏陳機宜曰臣自二賊搆亂以來遁逃山谷
中賊遣人延致至於再三臣抵死固拒幸到於今未汙清節以辱
朝廷然蹤跡孱危尙未知草莽孤臣復能幸全腰領以再瞻天
日與否蟲蟻微命無足言者臣不敢自惜獨至於一隅安危大勢
所繫敢冒萬死蹈不測之禍希徹 天聽惟 皇上垂察焉臣惟
八閩疆宇褊小糧稅稀薄今自二賊蹂躪兵革不休椎骨剝膚民
以大儉而賊之勢亦窮矣此時官軍誠宜以急攻爲主不可置此
一方曠日持久恐粵東江右必生他變然所謂急攻之道不可不

審也今耿逆方悉力於仙霞杉關鄭賊亦併命於漳潮之界獨汀州一道與贛州接壤之處防備極疏耿逆置守禦不過千百疲卒竊聞北來大兵皆於賊兵多處盡力鏖戰而不知出奇以擣其虛此計之失也以臣愚度之仙霞地連浙江衢州等處杉關連江西廣信等處漳州連廣東惠州等處此三者本地經制之兵堅壁深藏虛張聲勢自足以控制羈縻之至於汀贛一道宜因賊防之疏選精兵萬餘人或七八千人詐爲入廣之兵道經贛州遂轉而向汀界贛州至汀州七八日耳而汀州至福州泉城來往非月餘不至比二賊聞知則大軍入閩久矣此所謂避實擊虛迅雷不及掩耳之類也此時賊方悉兵外拒內地府州縣盡致空虛所在殘黎望

大師之來正若時雨出汀州小道橫貫其中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矣漳州守臣黃芳度嬰城固守以待大師此不可以不急救而汀州漳州地界相屬接引尤極便易臣乞 皇上密馳詔旨敕總兵官間謀虛實隨機取效仍恐小路崎嶇更須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可以必勝臣今者雖已爲樊鳥湯雞然葵藿之心晞見太陽尙幾幸於萬一儻有可采伏乞 睿鑒施行緣在患難之中奏對失體仰惟 聖明亮照時道路梗阻置疏蠟丸中謀諸叔父日烜導家僮夏澤出關間道走京師因同里內閣學士富鴻基奏之 聖祖手自削蠟出疏覽之動容稱歎十五年賊果敗耿精忠降明年春鄭寇亦遁時奉命大將軍康親王

傑書列奏不從逆諸臣首以其名上 聞得 旨李光地不肯從
逆差人密奏地方機宜忠貞茂著深爲可嘉著從優議敘遂進官
侍讀學士是時鄭錦僞將劉國軒犯海澄而白頭賊蔡寅亦於十
七年之閏三月擁眾二萬圍安溪光地時居父喪乃啟康親王傑
書乞資糧募鄉里健兒得百餘人親鼓勵之扼險防禦又料賊雖
眾糧必乏檄諸鄉毋資賊糧賊飢困解去是年夏國軒破海澄還
兵圍泉州諸縣皆不守賊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泉州日暮
且下光地使從兄光斗由西道迎甯海將軍喇哈達之師於漳平
母弟光垕由北道迎巡撫吳興祚之師於仙遊光垕路與賊三鬪
皆捷遂奪白鶴嶺光斗導喇哈達自大深出經湖頭光地率鄉里

平險隘治浮橋具芻糧以資軍兩師俱至賊遁走當圍急時守者
懼不能支光地潛遣人從水關入語之曰勉守城吾已親救矣救
未至報者逾迫光地將印信絹書復潛示城中城中守益堅以故
卒得解自閩亂數年間大師至城邑以次收復餘黨尙多嘯聚至
是始廓然胥靖事 聞 聖祖嘉其功晉內閣學士十九年還京
詔入直理事時廈門雖平海寇尙踞臺灣爲巢穴澎湖爲門戶
數出入窺伺閩患終不息 聖祖欲命將征之而朝士或持賈捐
之棄珠崖之議光地獨獻言寇魁死諸子幼部下陳永華頗得士
今亦死腹心潰矣文武爭權民不堪暴望 王師如時雨然風潮
信候非土人不習得閩將率閩兵擣之決沮敗後皆如其言二十

一年以母老侍歸籍二十五年七月還京九月充經筵講官旋改翰林院掌院學士明年命教習庶吉士三月以母病乞歸省尋還京二十七年以光地曾於上前盛稱德格勒學博文優德格勒亦奏稱光地知兵宜用爲總督提督又毀熊賜瓚所學甚劣因御試德格勒熊賜瓚二人以辨真僞而德格勒文詞粗鄙下廷臣議請坐光地以妄奏之罪 聖祖曰念其任學士時凡議事不委順從人臺灣之役人皆謂不可取李光地獨言可取此其所長除此事外別無妄奏之處姑從寬免九月充武會試正考官二十八年調通政使司通政使旋擢兵部右侍郎三十三年丁母憂去官三十五年服闋 命以原官提督順天學政明年就補工部侍

郎又明年改兵部兼右副都御史巡撫直隸三十八年奏蠲紅剝船災田歲租先是通州六州縣額設紅剝船六百隻剝運南漕其每船所給贍田遇水旱例不蠲免至是援民田例入奏從之三十九年正月奏陳盤察錢糧虧空之法一雜項錢糧應同正項盤察一盤察例限宜量爲寬展一虧空審明那移之後當分錢糧多寡定罪下部議行七月進清苑縣安州所產嘉禾四十一本四十年奏裁河兵一千二百名以節冗費捐馬廠熟地以業窮民先是畿輔歲有水患光地初任巡撫時有議開畿內河道合漳滏滹沱諸流爲一者光地以爲壞民田廬不便且水合流害滋甚當是時聖祖親巡視光地仰承 睿畫隄子牙以障漳滏開柳岔以平桑

乾於是劾河道總督王新命不職有旨撤回一以河工事委光地至是年永定子牙兩河工竣凡浸沒者悉爲沃壤矣四十二年晉吏部尙書巡撫直隸如故四十四年召拜文淵閣大學士時聖祖覃研經籍表章儒先會修朱子全書及周易性理諸書皆以光地領其職嘗奏言經學修明則國運休盛案諸史書灼如龜鑑聖祖深然之又嘗兩充會試總裁官釐正文體五十四年以老病乞解任葬親命給假二年懸缺以待比歸朝請尤力五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有七聖祖命恆親王允祺率內大臣侍衛奠茶酒予白金千兩議卹如禮賜諡文貞有旨悉取平生著述進呈子四人鍾倫鍾修鍾佐鍾俱

右傳鄭虎文撰

公諱光地字晉卿福建安谿人祖諱先春義俠聞鄉里父諱兆慶明諸生天秉忠孝以禮法教於其家順治十二年避難山岩中全家十二人被賊虜獨己得脫其兄曰燦自遠來慷慨詣賊乞釋此十二人賊義之具飲食慰遣然故弗釋也明年夏日燦募壯卒合家僮百人夜緣山背上路峭險登者才二十八人吹螺劫賊帳會天大霧不辨眾寡賊大驚奔竄出其季弟弟子二人餘繫他山不能得賊徵其黨萬餘來日燦用百人守險日與戰自夏至秋大小百餘合賊散走盡十人者先後歸而公與其弟寶殿公少好學爲文守先輩法度康熙三年試策論舉於鄉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授編修十二年充會試同考官尋乞假歸十三年耿精忠反海賊
鄭錦亦入踞泉州公奉親逃匿山谷間錦與精忠並遣人招之公
以死固拒十四年五月密疏陳破賊機宜言閩疆徧小糧稅稀薄
自二賊割據以來誅求鞭扑民力已盡賊勢亦窮南來大兵宜以
急攻爲主不可假以歲月恐生他變方今耿逆悉力於僊霞杉關
鄭賊亦并命於漳潮之界惟汀州小路與贛州接壤處賊所置守
禦不過千百疲卒竊聞大兵分道南來皆於賊兵多處盡力鏖戰
而不知出奇以擣其虛此計之失也宜因賊防之疏選精兵萬人
或五六千人詐爲入廣之兵由贛達汀爲程七八日耳二賊聞急
趨救非月餘不至則我軍入閩久矣賊方悉兵外拒內地空虛大

軍果從小路橫貫其腹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伏乞 密敕領兵
官偵謀虛實隨機進取仍恐小路崎嶇更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
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可以必勝置疏蠟丸中遣家僕夏澤
開道出杉關赴京因內閣學士富鴻基上之奏入 聖祖諭內閣
諸臣嘉公忠下兵部錄其疏令領兵王大臣知之時廣東叛亂大
臣防守贛州南安未能入閩會康親王自衢州克僊霞關復建甯
延平精忠降康親王駐師福州令都統喇哈達賴塔等進剿海賊
並訪問公十六年正月喇哈達復泉州知公離安谿縣七十里結
寨而居遣人往宣 上諭公就見喇哈達於漳州軍營喇哈達白
之康親王王疏言光地矢志爲國顛沛不渝宜 予褒揚下部議

敘授侍讀學士行至福州丁父憂歸十七年閏三月同安賊蔡寅
結眾萬餘掠安谿公募鄉兵百餘人扼險拒守戒諸鄉毋資賊糧
賊飢解去六月鄭錦遣僞總統劉國軒等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
諸縣犯泉州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泉人恟懼公遣善泗者
從水關入令堅守待援兵時喇哈達駐漳州公遣使告急值江水
漲道阻乃導之由漳平安谿小路公叔父日烜率鄉兵百餘度石
珠嶺闢荆棘架木爲橋以濟公出迎十里外具糗餼牽牲牢以犒
軍又使弟光垚光垠以鄉兵千度白鶴嶺迎巡撫吳興祚軍於永
春大兵達泉州大破賊賊走入海喇哈達上其功再下部議敘遷
翰林學士公上疏推功將帥辭 新命不允十九年八月至京授

內閣學士因面對言鄭錦已死子克塽幼弱部下爭權宜急取之
又言內大臣施琅習海上形勢知兵可重任 聖祖用公言卒平
臺灣復具疏言原任編修陳夢雷雖陷賊中託病支吾受臣密約
隱圖反正宜貰其從逆之辜已而法司坐夢雷斬 詔從寬免死
閏八月 聖祖御乾清門 命公奏進家居所著文字公彙其讀
書筆錄及論學文字爲一卷敘而進之其言曰臣惟學之繫於天
下大矣古之言學者自說命始其所謂多聞學古時敏遜志與夫
教學相長始終克念皆後世聰明才智之士所不屑道而彼以天
縱之君帝賚之佐孳孳相勉若不及是以君則繼成湯嘉靖於殷
國臣則與阿衡媲美於有商學之切於治道如此古今言學者莫

不自帝王之學與儒生異臣以爲不然夫溺於技藝滯於章句以華藻爲美以涉獵相高豈獨帝王哉雖儒生非所尙也若夫窮性命之原研精微之歸究六經之指周當世之務則豈特儒者所宜用心帝王之學何以加茲蓋高宗所謂恭默以思者性命之原精微之歸也其所謂學而有獲者經訓之旨也其所謂監而罔愆者當世之務也此古今言學之宗亦古今爲學之準也肆我 皇上天挺其姿神授之識生知乃復好古將聖而又多能其潛思實體朝講夕誦非堯舜之道不陳於前非天人性命之書不游於意臣竊謂我 皇上非漢唐以後之學唐虞三代之學也臣窮海末儒蔽於聰明局於聞見四十無聞沒身爲恥今太陽之下燭火益微

抱卷越起隕越無地然臣之學則仰體 皇上之學也近不敢背於程朱遠不敢違於孔孟誦師說守章句佩服儒者屏棄異端則一卷之中或可以見區區之志焉臣又觀道之與治古者出於一後世出於二孟子敘堯舜以來至於文王率五百年而統一續此道與治之出於一者也自孔子後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貞觀貞觀五百年而至南渡夫東漢風俗一變至道貞觀治效幾於成康然律以純王不能無愧孔子之生東遷朱子之在南渡天益付以斯道而時不逢此道與治之出於二者也自朱子以來至我 皇上又五百歲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殆將復啟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復合乎伏惟 皇上承天之命任斯

道之統以升於大猷臣雖無知或者得依附末光而聞大道之要
臣不勝拳拳二十一年乞假送母回里二十五年至京補前官尋
授翰林院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兼經筵講官二十六年
命教習庶吉士復以母病乞歸省 命縣缺以待二十七年四月
至京時值 孝莊文皇后喪禮部劾公在塗遷延弗及叩謁 梓
宮請下吏部議議降五級得 旨勿問初公嘗奏侍讀學士德格
勒有學行善占易而德格勒亦稱公兼文武才宜膺封疆重寄會
天旱 聖祖命德格勒揲蓍因面論大學士明珠過失明珠聞而
大惡之尋有言德格勒與其同官誹議 朝政 聖祖召試諸廷
臣德格勒以文劣削五級畱任尋又以私抹 起居注爲掌院學

士庫嗎訥所劾下刑部論稟有旨以前奏詰公公引舉乞處分
聖祖原之九月充武會試正考官二十八年五月改通政使十
二月擢兵部右侍郎三十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九月偕侍郎博
壽徐廷璽原任河道總督靳輔往江南視河工明年正月繪圖還
奏三十三年正月提督順天學政四月聞母喪有旨令在任守
制公請給假九月回籍治喪不允給事中彭鵬劾公忘親貪位請
令解任俾在京守制下九卿議如鵬請三十五年服闋仍督順天
學政三十六年遷工部左侍郎督學政如故三十七年十月授直
隸巡撫公在官以清勤自勵卹民之隱尤盡心於農田水利三十
八年二月詔以漳水與滹沱合易汎濫其導漳河由運達海以

分滹沱之勢公疏言漳河見分爲三支自大名經魏元城至山東館陶入衛歸運一支名老漳河自山東邱縣經南宮及青縣與完固口合至鮑家嘴歸運一支名小漳河自邱縣經廣宗鉅鹿合於滹沱又經東鹿冀州合於滹沱由衡水至完固口復分爲兩支小支與老漳河合流而歸運大支經河間大城靜海入子牙河而歸淀今入衛之河與老漳河流淺而弱應量加疏濬其完固小支應築壩逼水入河以達之運更於靜海閘畱二莊挑河築隄東水歸淀俾無汎濫報可次第訖工因奏霸州永清宛平良鄉固安高陽獻濬新河占民田一百三十九頃請豁其賦額從之三十九年聖祖以子牙河屢汎濫自河間以北靜海以南皆被害遂親臨

相視發帑金 命公於獻河東西兩岸築長隄西接大城東接青
靜海互二百餘里又於廣福樓之焦家口開新河引水入淀由是
下流益暢無水災其年七月公以隄工既成請開諸州縣水田引
漳滏滹沱大陸諸水資灌溉薦管河同知許天馥爲河閒知府司
其役從之畿屬故有八旗牧地與民田相錯歲久民多占牧爲田
方奉部牒按驗公令民自首者按則輸糧而免其隱漏舉其棄地
願耕者聽民便之明年修永定河工自郭家務至柳岔口開河築
隄四十一年八月飭所屬州縣廣興水利近山者導泉通溝近河
者引流醜渠去水遠者鑿井溉田其水道應修濬者俱聽借帑興
工四十二年四月下 詔褒美擢吏部尙書巡撫如故是年冬以

畿輔被水請發倉賑貸命富人出粟平糶明年三月給事中黃鼎
楫湯右曾許志進宋駿業王原等合疏劾公撫綏無術致河間饑
民散入京城又以甯津縣被災甚重而去年竟不報災請嚴加處
分疏下公回奏公言甯津知縣陳大經報災不時業經劾罷至民
有流離臣不敢辭咎再疏乞從重處分 詔並原之四十四年十
一月授文淵閣大學士 召還時 聖祖臨御久日潛心六藝之
文河圖象數之學下逮濂雒關閩書旁及厯算聲音之道反覆研
索由原達流公故篤信程朱因以上窺義文之祕所奏進文字發
舒心得 聖祖未嘗不稱善凡 御定諸書多委公參訂中有消
蹟往復陳請不倦故最後 聖祖召廷臣言知光地者莫若朕知

朕者亦莫若光地矣烏呼豈不榮哉然公自初在朝卽中立畏遠
權勢其後位益高忌者益眾凡公所稱薦多見排擠因以撼公公
恐啟門戶之禍益慎重寡言其有獻納罕見於章奏獨與公共事
內廷者時能道之 聖祖嘗召編修沈宗敬至 命作行楷書因
傳 諭公曰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實侍每下筆卽指其失兼析
所由至今每作書未嘗不思荃之勤也公對曰此卽成湯改過不
吝之心也苟自是而惡直言則無由自鏡矣進對時 聖祖問近
日民情若何公言方三藩播亂民心搖搖未知所歸今 上恩德
信於天下矣往歲閩中旱荒羣吏不能宣 上德所在發帑粟多
乾沒民飢且死獨歸怨於有司耳時有請開礦者大豪多輦金京

師謀首事 聖祖以問公公對言開曠以食飢民無不可請著令許士著貧民人持一銚以往而越境者誅則姦人不致屯聚山澤以釀亂議遂定公於當世人材賢不肖往往直言無隱江甯知府陳鵬年爲總督阿山所劾問重辟公言其冤鵬年遂召入兩江總督噶禮與巡撫張伯行互糾遣大臣往訊獄久不決而詔罷噶禮復伯行官公有助焉桐城貢士方苞坐戴名世南山集論死聖祖一日言汪霽死無能古文者公曰惟戴名世案內方苞能已而苞得釋 召入南書房公之護惜善類啟迪 聖聰多此類也四十八年充會試正考官五十年以疾乞休辭甚切 報曰覽卿奏朕心慘然想當時舊臣如卿等者不過一二人今朕亦老矣

實不忍言也五十四年六月再疏乞休且以母喪未葬爲言 詔
許假二年 賜詩寵其行明年三月 詔促公以是冬赴京且云
南方暑溼善自保荔枝性極熱毋多喫也五十六年四月至京明
年正月內閣議上 孝惠章皇后諡疏中有闕字部議降三級
詔勿問先後三具摺以老病乞休 聖祖以大學士王揆在告俟
其還具疏請五月卒於官年七十有七 駕在熱河下 詔憫悼
遣恆親王率內大臣侍衛奠茶酒 賜銀一千兩令工部尙書徐
元夢護其喪 予祭葬諡曰文貞雍正元年 贈太子太傅公平
生釋經之書甚具其言曰蔑訓詁者無師滯章句者無得故學莫
先於能擇矣其於程朱之說時有同異論大學宜還古本而以知

本爲格物第一義易兼綜象數禮兼采大戴記論子雲仲淹書有
格言節取焉可也康節象山所造高明慎師焉可也知言者以爲
然公門下士楊名時陳鵬年冉覲祖蔡世遠並以德望重於時他
如張昺張瑗惠士奇秦道然王蘭生何焯莊亨陽之徒類有清節
通經能文章故 本朝諸名公稱善育材者必以公爲首焉

右事狀彭紹升撰

康熙己亥秋九月余臥疾塞上有客來省言及故相國安溪李公
極詆之余無言語並侵余嗟乎君子之行身固難而遭遇蓋有幸
有不幸也憶癸巳夏四月余出獄供奉南書房一日 上召編修
沈宗敬至命作大小行楷日下晡內侍李玉傳諭安溪公曰朕初

學書宗敬之父茶實侍每下筆卽指其病兼析所由至於今每作書未嘗不思茶之勤也公因奏對曰此卽成湯改過不吝之心也苟自是而惡直言則無由自鏡矣時上臨御天下已五十年英明果斷自內閣九卿臺諫皆受成事未敢特建一言惟公能因事設辭以移上意故上委心焉每內閣奏事畢獨畱公南書房暇則召入便殿語移時是日公晨入上諮及民情公對曰方三藩播亂民心搖搖未知所歸今上恩德顯信於天下矣往歲閩中旱荒郡吏不能體上意所發帑粟多乾沒民飢且死獨歸怨於所司而鮮不信上之志在於卹者嗣問礦事對曰今議開礦以甦民困而著令止土著貧民無產業職事者許人持一銚往

越境者有誅則姦民不致聚徒山澤以生事端矣議遂定一時大
蒙輦金謀首事者皆齧指自悔先是江甯太守陳鵬年爲大府所
劾吏議當大辟無何 上問江督公對曰當官勤敏無害其犯清
議獨劾陳鵬年一事耳戴名世以南山集下獄 上震怒吏議身
殊族夷集中挂名者皆死他日 上言自汪霽死無能古文者公
曰惟戴名世案內方苞能叩其次卽以名世對左右聞者無不代
公股栗而 上亦不以此罪公江督噶禮與巡撫張伯行互糾獄
辭久不決 上忽罷噶禮尋擢馮公寶贊之其語祕世莫能詳
以余所聞見如此公之設心豈猶夫世之容悅者與然自公在位
時衆多誚公旣歿詆訐尤甚蓋由三藩播亂時公適家居以蠟丸

獻入閩策賊平以編修擢內閣學士忌者遂謂公始固有貳心公
恐爲門戶之禍故不能無所委蛇及得君旣專常閉門謝客所往
還及顯然薦達者無多人由是眾皆深怨引繩排根播揚於遠邇
然公方柄用時朝夕入對 上所誨度惟尙書周易及朱子之書
而一時海內所號爲廉吏無論公所習與否皆得安於其位則其
實迹固有可按驗者自公告歸未旬月而忌者首攻公所薦舉以
爲傾公之地因揚言公恃 上恩植黨以要權重微 上信公之
深禍且不測矣故公再入專務韜默及踰年身沒 上出前後三
章付內閣然後知公始至卽出苦言以求退也嗚乎公之設心如
此其於時事無所補救而得謗乃過於恆人此古之君子所以難

國朝書局影印本
卷一百一十一
於用世而深拒夫枉尺直尋之議也夫

右逸事方苞撰

榕村在 聖祖 世宗實錄中應有傳外閒未之得見然 實錄亦不甚詳於學術也榕村之學術卽其相業可以想見儻謂其能推崇朱子足接墜緒則樛昧無知之言也已榕村於明儒中稍立門戶者皆加力詆其於同里尤誚石齋具見其語錄中其從弟廣卿嘗爲述其言曰石齋之人則經也其書則緯也予笑而答曰君家相公之書其貌則經者其人則純乎緯者也廣卿失色而去榕村又言石齋雖遭大用豈足靖天下之亂予謂石齋風節有餘幹略誠然不足但榕村承 眷之久所以補天下之治者幾何以是

謂石齋得無有目而不見其睫者乎榕村大節爲當世所共指萬無可逃者其初年則賣友中年則奪情暮年則居然以外婦之子來歸足稱三案大儒固如是乎賣友一案閩人述之過於狼籍雖或未必然而要其曖昧之心跡至不能自白於清議則亦約略有慚德矣奪情一案有爲之辨者謂前此崑山徐尙書深妬榕村之進用讒於 聖祖言雖不遽信然深被廉察由院長左遷匭使故榕村懼甚不敢更乞歸但崑山雖忤愚謂 聖祖之時不應有此恐出榕村文過之口外婦之子其一以遊蕩隕命京師其一來歸承祀何學士義門其弟子也亦歎曰學道人乃有是其餘則未易殫述吾鄉陳大理心齋嘗令漳浦以爲所苦莫如相門子弟應接

不暇故予嘗謂石齋之學卽萬不如榕村之醇而似此數者則閩中三尺童子有以信石齋之不爲斯則榕村有所不及也雖然此猶以其躬行言之卽以其經術論惟律呂麻算音韻頗稱有得其餘亦不足道而以籌算言圖書則支離之甚者言互體更謬不合古法榕村自夸其明文前選之情曰一鄉一國士子有能熟於此者可以永免兵火之災嗚呼相公紙尾之學所以成中和位育之功者盡在於此然則固兔園制舉之本領耳晚而取歐羅巴國之技術自夸絕學以爲是月窟天根之祕也石齋恐不免噫其笑矣近日耳食之徒震於其門牆之盛爭依附其學統殊爲可悲愚故不禁其噫噫焉

右答諸生問學術帖子全祖望撰

李先生諱光地字厚庵號榕村進士歷官大學士譚經講學一以朱子爲宗其所以學朱子者曰誠曰志敬曰知行嘗謂性誠而已矣聖賢之學亦誠而已矣明根於誠而誠又根於明誠者成始成終之道而明在其間故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實理渾然而萬物皆備於我此所以謂自誠明而爲性之體萬物散殊無非完其性之固有此所以謂自明誠而爲教之用事於性者尊德性之事也事於教者道問學之事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忠信卽誠也主於忠信以誠致明尊德性也故德修而爲業之本辭修誠立以明致

誠道問學也故業可居而爲德之資德業相資故誠明相生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其德也恕其業也孟子曰反身而誠忠也強恕而行恕也忠恕皆誠也忠則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恕則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終始於誠而明在乎其間此聖學相傳之要二千年之遠而有周子知之故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此則存誠以爲克己之地又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此則克己以致立誠之功也又謂朱子言學敬知行而已五峯胡氏則前有立志北溪陳氏又加以虚心今觀虚心在立志居敬之內雖不別爲條可也故曰立志所以植

其本也居敬所以持其志也窮理所以致其知也躬行所以蹈其實也此非獨近儒之說蓋上古聖賢之說也四事者一時並用非今日此而明日彼故欲行而不知則悵悵然其何之求知而不敬則心昏然而不能須臾敬而非志則又安得所謂日強之效也且志而非敬則此志何以常存敬而非知則措其心於空虛之地知而非行則理皆非在我而無實矣然四者雖相須並進而其序既有先後則得效亦有難易淺深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已立矣三十而立蓋敬始成也自不惑知命耳順而知始精又至從心不踰矩而行始熟先儒以爲因其似以自名爲學者立法是已古學校之教亦然始視離經辨志觀其志之何如也繼視敬業

樂羣察其能敬與否也又視其博習親師論學取友則知學問思辨之日新卒乃知類通達強立不返則知力行之有成矣然此四者循環迭用日月有日月之功終身有終身之驗聖人有聖人之效學者有學者之益雖一日服行朝暮之間亦可以旋變又如志於道亦立志之謂也據於德亦持敬之謂也依於仁者真知允蹈乎天理之中游於藝則義精仁熟之事也立志之與存誠異者誠其主志其趨向蓋誠又志所自出也然未有志不立而誠存者立志而居敬以持之則存之又存而成於性矣其朱陸析疑曰有宋中葉運膺五百之期天顯聚奎之象其所以紹絕學理遺經使聖人之道復明於斯世者豈偶然哉周邵程張皆以先覺之資任道

統之重又幸而相師相友講明其所未至其淵源所漸所以深造直達於聖人之蘊者必有非後人之所能窺者矣虞廷羣后鄒嶧諸哲以來於斯爲盛是以千餘年之蕪翳堙塞啟之闢之攘之剔之聖人之道灼乎其可見坦乎其可循嗚呼其功可謂偉哉南狩以後而朱子出焉祖孔孟宗周程正六經黜百氏躡中庸之堂而入其室雖聖人有作不能易也而在當時與象山陸氏其學終不能以相一後世隨聲之徒入者汙之始也安於性之所近繼遂執爲門戶之見而不可回嗚呼彼固不知朱子然亦何足以知陸氏哉夫陸氏之論躬行必先於明理其言窮理必深思力索以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此固與夫子知行之學

同歸而其心悟身安言論親切雖朱子亦爲之感動震矜而爲之
左次然則朱陸之道豈如一南一北之背而馳哉其始絃大致之
所以不合者陸氏之反約也速收功也近其教人之法則徑而多
疏朱子之用力也漸衛道也嚴其教人之法則周而無弊也夫破
末俗之陋傳聖賢之心洗訓詁之譌發精微之意若是者固二子
之所同心然惟其譎且陋也則必有以矯而正之爬梳剔抉究其
枝葉以達於本根使夫精微之意聖賢之心學者有所望而至焉
豈可謂是無益之業而不復措意於其間乎孔子聖人也問禮於
老聃問樂於萇弘問官於郟子假年學易至於韋編三絕而不能
休歎夏商之文獻不足足則吾將往而證焉仲尼亦胡爲孳孳而

事此無益之業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天之未喪斯文者
蓋在乎經也經莫大於易易莫大於先天先天之學不傳久矣自
堯夫發之而陸氏以爲非作易之意無極之妙主靜之宗自濂溪
啟之而陸氏以爲是老子之旨性之所以善心之所以仁主敬之
要知行之方自程氏兄弟明之而陸氏以爲與孔孟之言不相似
凡如此類皆可以見其講學之疏而其議論舉措之間猶未免於
精神用事而氣不可掩不如朱子之粹然平中有以極規矩準繩
於無憾也揆厥所由陸氏蓋見世之支離沈溺而不能自振故刊
落擺脫直接乎孟氏之傳然愚竊觀夫孟子之時發明人心而無
逆作者去聖未遠羣經大備故第啟管鑰示關津以爲當世人心

對病之藥而已自漢以來道喪文倣禮樂詩書掃地而盡異端邪說諸子百家紛紛藉藉相亂學者顛倒炫習於其中何由而見聖人之宗乎濂洛諸子扶持整頓者未幾或疑或信若明若昧又縣延而將絕是故朱子之屹屹著述以終其身殆有所不得已也昔周之衰王道廢而舊章亡邪說繁而大義乖於是仲尼討論墳典述帝王之道正雅頌之篇除九邱驅八索修明禮樂之遺文使萬世道術有所統一朱子之心孔子之心也若以六經爲注腳章句爲俗學豈獨足以病朱子又上以爲孔子病矣由此言之陸子之學得無極高明而失之過反說約而弊則疏者乎是故陸氏之學吾儒之學也其閑道也猶謹其擇言也猶精非若明之中世儒墨

老莊混爲一途始也師其意後也言其言靡然遂入於二氏而不可返者也雖然追原其弊則謂非陸氏爲之端不可蓋朱子之言曰今之以學自立者門戶衰塌惟陸子靜精神啟發其流禍未艾也嗚呼賢者之爲慮豈不遠哉竊觀自朱子而後幾四百年之間守其學者崇正經敦實履循乎其不畔逮乎中明士大夫自以其意爲學於是乎章句不足守文字不足求甚而典訓不足用義理不足窮經術文字議論行檢胥爲之一變而風聲大壞矣傳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曰不知其形視其影生今之世有欲爲聖人之學者與吾願謹而擇之其有世教之責者與吾願審而思之觀此則先生之心朱子之心學朱子之學可知矣夫朱子由二程

而上追孔曾繼往開來使後之學者致知力行克治存省循序漸進以至於聖域者莫切於大學一書而先生乃謂知本卽格物致知傳可不補古本不必更定不亦異於朱子乎異於朱子而有補於後學則雖異而朱子亦正樂有此異也異於朱子而有害於後學則凡學朱子者不能不疑於先生也何也知本示人知明德之當先也格物致知則卽物窮理一物一事不可遺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也極廣大極精微極切近極真實之功也朱子喫緊爲人其在此歟先生曰大學一書古人之學的至宋程朱始表明尊行之然因明道伊川紫陽三夫子各有更定故羣議至今未息方遜志采元儒之論以知止兩節合下聽訟一節爲釋格物致知之

義而去朱子補傳謂傳未失而錯經文之中不必補也蔡虛齋林次崖是之而又升物有本末一節於知止之上王姚江則俱非之而有古本之復姚江之言大學只是誠意誠意之至便是至善中庸只是誠身誠身之至便是至誠愚謂王氏此言雖曾思復生必有取焉然他言說不能發明此指而多爲濶亂其言明德新民也則以新民爲明德工夫其言致知誠意也則以格物爲誠意工夫以格物爲誠意工夫似乎未悖也然以爲善去惡爲格物則謬矣其謬之謬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此則於聖門傳授全失宜乎其學大敝而不可支也愚謂大學初無經傳乃一篇首尾文字如中庸之比耳明德三言者古人爲學綱領也知止一條者古人工夫

次第也知止與知至不同蓋知所望慕歸向而已所引孔子人不
如鳥之濼可知知止者開端淺切之事也知止則志有定向所謂
立志以端其本至於能靜則心不爲物動能安則心不爲物危此
則又有以繼其志而持乎其志也能慮卽下之格物致知能得卽
下之誠意而有以得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實也此兩節自小學
入大學之規模節次一書之指要也物有本末至知之至也以能
慮言也凡物則有本末矣凡事則有終始矣循其本末終始而先
後之此大學之道也然必於本末終始而知所先後乃可以近道
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當自國而遞先之至於誠意而尤在
於究極事物以致其知正以物格知至然後能誠意以正心修身

而家國天下可得而治也何謂知至知本之謂也蓋家國天下未也身者本也天子有天下等而下之雖庶人亦有家本亂則末亂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能知乎此之謂知本能知乎此之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至此謂知本以能得言也自曾子所受於夫子而傳之子思孟子者一誠而已大學自均平齊治本之誠意猶中庸孟子自治民獲上順親信友本之誠身也誠則有以成己有以成物而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在我所謂明善格物蓋所以啟思誠之端而非思誠以外事也誠身者統言之也自此心之存之發至一言一事皆必致其實焉之謂也誠意者誠身之要也意者心之所主也心主於爲善然而存之不固發之不果不確是無實

也欲善者本心之明今而無實非自欺而何原其所以如此者蓋以意藏於內其實與不實已所獨知非人之所及檢是以每陷於自欺之域而不顧惟君子慎獨以誠意誠意以誠身則心正身修而明德明矣故曰德潤身心廣體胖也夫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引淇澳以證表裏之符暉光之盛感人之深終之以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則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者皆總之矣自明者以誠明之也新民者以誠新之也仁敬孝慈信各止其所以誠止之以其分有明德新民之殊而貫之者一誠而已無訟民之新也使民無訟明明德於天下之極也無情不盡其辭蓋民不自欺大畏厥志則民自有指視之嚴而謹其獨也

誠之效至於如此故復結以知本與上章相應不曰務本而曰知本者蓋知本而後能務之此欲誠其意所以先致其知也自釋正心修身以至終篇不過著其展轉相關之效以見一誠之盡乎修己治人之要而已喜怒哀樂之不得其正與夫心不在者不誠也好惡之辟亦不誠也所令反其所好以及好惡拂人之性亦不誠也語其功之不可闕則自身家而國天下蓋有言坊行表之著紀綱法度之施然非誠則無所以行之故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王道本於誠意也或曰子之說於經意似矣然程朱以窮理言格物致知蓋其重也今第以知本當之可乎曰夫窮理而至於知本然後其理窮致知而至於知本然後其知至曰朱子言知至者全體

大用無不明今第曰近道而已何也曰小知則已近大知則彌近也知之至則將與道爲一矣朱子所言極至之地經文所言入德之初也曰知性明善之云與此合乎曰性者善而已矣物之性猶人之性人之性猶我之性知其性之同而盡之之本在我此所以爲知性明善也此所以爲知本也曰朱子謂正心修身自有功夫而今但以誠意概之可乎曰不獨身心家國天下亦可以誠意概之矣若其功之不可闕者則前旣言之也大抵此篇誠意如中庸之戒懼慎獨也正心如中庸之致中和也戒懼慎獨所以致其中和然朱子又有彌精之云移之以說此篇則不以支離爲朱子病矣曰中庸之謹獨則大學之誠意事也子於此又連戒懼說

之何歟曰凡言誠者皆兼乎存誠立誠之兩端夫學豈有無敬之義哉朱子補言敬字蓋以此也曰經文不言而待朱子言之何也曰知止而後定靜安卽其事也貫乎知行而無不在奚謂其不言也曰異於朱子章次奈何曰章次異矣而義不異而文同於古疑朱子未之棄也又竊謂如是以說經頗爲不費辭而理明且使姚江之徒無所容其喙焉姑以俟後之君子正之先生之學於此爲可疑矣而先生終莫之疑且自信之堅也其大學古本私記序曰大學古本自二程兄弟所更旣不同朱子考訂又異學者專用雖久而元明以來諸儒謹守朱說者皆不能允於心而重有纂置爲異端者又無足述也愚思朱子所補致知格物一傳耳然而致知

正心誠意其闕自若也其誠意傳文釋體迥然與先後諸章別來
學之疑有由然已餘姚王氏古本之復其號則善而說義乖異曾
不如守舊者之安欲爲殘經徵信不亦難乎夫程朱之學得其大
者以爲孔孟之傳蓋定論也程子之說格物朱子之說誠意聖者
復起不能易焉而餘姚皆反之編簡末事又何足以云文章制度
今古異裁以晚近體讀古書則往往多失何則其詳略輕重離合
整散不可以行墨求而必深探其本指者古人之書也大學之宗
歸於誠意格物明善者其開端擇術事耳朱子亦旣言之而不能
無疑故離合整散之間是以有所更緝今但不區經傳連貫讀之
則舊本完成無所謂缺亂者若大義一惟程朱是据汗不阿其所

好或以爲習心入之先者不知言者也蓋先生考古之功勤而知行之不逮朱子者不可以道里計故見古本爲完成而於朱子之真積實踐大綱細目未之有得執而不悟籠統牽合實所不免而如小知則小近大知則彌近數語殊失之支離矣且以朱子章句比之於文章之晚近體以是爲不阿其所好其得謂非失言乎先生精且博矣舉凡圖書象數樂律韻譜以至道術兵符無不參究得其蘊奧所著有榕村語錄榕村講授榕村制義榕村全集周易通論周易觀象大指尚書解義洪範說詩所孝經全註古樂經大學占本說中庸章段中庸餘論論語孟子劄記離騷經註參同契註握奇經註陰符經註歷象本要太極圖通書二程遺書正蒙朱

子禮纂朱子語類四纂韓子粹言古文精藻而其最有推闡者莫如周易義理家特重焉先生生平行事備載 國史學者可考而知也茲不具錄

右學案唐鑑輯

噶爾丹叛時侵犯烏闌布通其勢甚急 上命李文貞公占易得復之上六文貞變色 上笑曰今噶爾丹背天犯順自蹈危機兆乃應彼非應我也因立下親征詔果大捷焉

右錄宗室昭棟撰

李文貞公扶持善類培植文人如白陳北溟之冤救方望溪之死直張孝先之獄皆公之力也他如楊名時蔡世遠惠士奇王蘭生

何焯諸人均被公薦拔以經術文章顯名於時書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文貞有焉

右松心日錄張維屏撰

周易觀彖李光地撰是編發明易理兼證以易象與程朱二家頗有出入而理足相明

右四庫提要張維屏錄

周易通論李光地撰是書綜論易理各自爲篇其學一傳爲楊名時再傳爲夏宗瀾

右四庫提要張維屏錄

耿逆猖獗時編修陳夢雷亦在福州爲賊迫脅光地使其叔父潛

詣夢雷探賊消息具得虛實及王師入閩光地蒙優禮而夢雷被逮至京下獄光地始出疏救之夢雷以光地不早白之於親王發憤作書絕交其書洋洋萬言至今為閩人傳誦

右記魏源撰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十一目錄

宰輔十一

張鵬翮

王揆

補錄

張鵬翮

國朝晉獻類徵初編卷十一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宰輔十一

張鵬翮

張鵬翮四川遂寧人康熙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刑部主事遷員
外郎尋遷禮部郎中十四年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十五年二
月充會試同考官十九年授蘇州府知府旋丁母憂二十二年服
闋補兗州府知府二十四年授河東鹽運使二十五年十月內遷
通政司右參議十一月轉兵部督捕右理事官二十七年鄂羅斯
察罕擾邊我兵困之於雅克薩城因悔罪乞恩鵬翮奉使同內大

臣索額圖部統佟國綱給事中陳世安等往定界事竣還擢大理寺少卿二十八年二月擢浙江巡撫二十九年疏言定海自建縣設官民人漸集捍衛必賴城垣教化必資學校倉儲監獄亦須建立庶足壯觀瞻而副規制 詔允所請三十二年疏言浙省夏杪始雨田雖補種穫米未能堅實難供漕糧請將明年輪蠲之糧於今歲免徵又言紹興府屬之餘姚上虞嵊縣台州府屬之臨海太平旱後復遇颶風霖雨漂沒四廬並請賑濟從之三十二年疏言出洋貿易船必需地方官印烙給票方准攜帶軍器恐日久弊生內地商民在外國造舟攜帶軍器難以稽察請嚴禁部議 從之初鵬翮奏浙省紳民願每畝捐穀四合力不能者聽之至是又奏杭

嘉等府上年秋收歉薄請勸輸之穀暫免一年 上諭昨歲浙省
被災州縣地方照例蠲豁並豁免漕糧豈有仍強令捐輸之理張
鵬翮於原題力不能輸聽從其便之語自相矛盾下部嚴加議處
尋議革職 特旨寬免降五級畱任尋擢兵部右侍郎 命提督
江南學政三十六年五月遷右都御史疏言淮揚上年被水及今
春夏之交百姓棲止隄上以魚蟹野菜爲食茲見江蘇巡撫宋肇
揭稱鹽城山陽高郵泰州興化寶應六州縣積水未消加以淫雨
連縣麥禾未種見委道員查勘臣思此六州縣被災旣重本地倉
穀去年支賑無餘今秋成絕望該撫並未聲明作何拯救伏祈
皇上敕該督撫或撥鄰郡倉穀或捐官役俸工買米賑濟下部議

行三十七年七月遷刑部尙書十一月授江南江西總督三十八年春上南巡閱視河工畢命鵬翮扈從入京賜朝服鞍馬弓矢先是鵬翮同刑部尙書傅喇塔察審陝西侵蝕貧民籽粒銀兩一案經戶部題覆上諭大學士曰傅喇塔畏人懷怨草率具覆張鵬翮於此事亦稍罷輒六月命復同傅喇塔赴陝西詳審並原任陝西巡撫布喀控川陝總督吳赫侵蝕及吳赫與原任甯夏道吳秉謙互參等案鵬翮等審得醴泉知縣張鳴遠涇陽知縣劉桂等因公那用同州知州藺佳選蒲城知縣關琇韓城知縣王宗旦皆侵蝕入己布喀控吳赫侵蝕籽粒銀及秉謙控吳赫浮開草料價值事均虛吳赫參吳秉謙收受屬員餽送屬實餘係捏款

誣奏均擬罪如律三十九年正月回京 上問鵬翮曰署總督事
帝執達居官何如奏曰居官頗優 上又問巡撫貝和諾較巴錫
何如奏曰巴錫爲人鄭重貝和諾臨事精詳 上謂大學士等曰
張鵬翮前往陝西朕畱心察訪果一介不取天下廉吏無出其右
三月調河道總督 諭曰清黃相會之處所關最要黃水高故清
水不得通洩以致泛溢今使清水何以得出河身何以得深爾宜
努力鵬翮疏陳一撤協理河務徐廷璽以專總河之任一撤河工
隨帶人員以免糜帑一工部與河臣事關一體請 敕部臣毋以
不應查駁事從中阻撓下部議行四月疏言臣過雲梯關閱攔黃
壩巍然如山中間一線之細如注下流不暢無怪上流之潰決也

於攔黃壩上流計黃河水面寬八十三丈餘則攔黃壩亦應照丈尺拆挑一律寬深方足宣洩亟堵馬家港使水勢不至旁洩俟黃水大漲開新挑之河資其暢流衝刷淤墊則黃水入海自能暢達又言清口爲淮黃交匯處目今糧艘北上河身淤墊竟成平陸獨有黃河入運河臣相度形勢黃河北裴家場引河身高爛泥淺引河地多活沙卽開濬深通黃水大長清水不能相敵應於張福口開引河一千五十丈深丈餘寬十丈引清水於黃河口相近處入運使之暢達庶可敵黃並建閘以時啟閉又言人字河自金灣閘至孔家渡爲河之腰絡至芒稻山分爲二派又名芒稻河兩岸旣狹又有土嶺二處今湖水方盛應多集夫掘使暢流水口下有芒

稻闢年久塌壞巖心頗高宜月建以防江湖又鳳凰橋引河從橋口至胡家樓河水絕流宜加濬引水從王家樓入運鹽河匯入芒稻河又雙橋灣頭二河見今同入芒稻河底亦淺應於冬月濬使深通其灣河開雁翅塌卸宜及時修砌此三處之水俱相繼入芒稻河流十八里入江見在委員分修剋期竣工諸疏俱下部議行五月疏言臣遵 旨看視海口將攔黃壩拆去河身開濬深通四月二十一起至五月初九日工竣水勢暢流入海且自動工來潮恬風靜得以施工工甫畢卽長水二尺以資開放此皆我 皇上軫念民生至誠上孚海神效靈所致請將攔黃壩之稱 賜名大進口並建海神廟以答神休得 旨俞允尋 上諭大學士曰

前張鵬翮赴任時朕卽指示以爲必毀攔黃壩挑濬芒稻河人字河今毀去攔黃壩而清水遂出濬通海口而河勢亦稍減觀此則河工大可望也觀張鵬翮奏章詞簡而意明其辦事精詳可知矣朕昔與彼閒論時彼曾云在浙八年每歲錢糧並無缺欠今蒙朝廷擢用之恩無可仰報惟勉令江南錢糧每歲必期完結朕尙止之云爾勿輕出此言迄今思之彼固有成見也是月 上命員外拖抗拖和中書張古禮馳驛往令鵬翮將河工修理情形入奏鵬翮疏陳十九款一修工葦柴多產海濱舊有運料河自清江浦起至海口止年久淤塞應加濬深便轉運一清水會黃入海關鍵全在六壩而六壩最要者尤在夏家橋一壩以至湖水勢趨此故

也今夏水方盛若急於堵塞則高家堰危險可虞且湖水洶涌恐旋塞旋衝虛費帑金應俟水落堵塞庶爲萬全一高家堰容納七十二處山河之水古人設壩原以洩異漲之水非以洩平槽之水也今冬六壩閉後來年挑濬黃淮並漲宜洩湖水非壩不可前河臣于成龍改六壩爲四滾水壩臣相度地勢相去不遠宜併爲三就原有之草字河塘漕河爲引河并築順水隄則田廬無淹沒之虞一武家墩至小黃莊一帶臨河舊有石隄僅出水面二三尺必須加高一古溝至六壩以下俱係土隄宜改石以省歲修一清河縣運口至高郵州界首裏河頻年黃水入運以致河身日高水漲往往潰決宜加濬一高郵寶應江都西岸土石隄工多爲湖水齧

侵俟冬時興工一高郵城南石壩五改爲四滾水壩下開引河使
水有去路一歸仁隄臨河石工罅漏見飭補刷一運口至濱海兩
岸隄工必須加倍高寬以資捍禦一王家營引河飭革職道馮佑
作速挑濬深通准其贖罪一新改中河隄岸單薄水漲可虞應勒
限修築完固一王家營減水大壩應酌開十丈餘洩黃河漫水由
鹽河出一桃源縣黃河南岸隄工近長湖一帶土隄四千二百餘
丈應加倍高厚一駱馬湖口正對有竹絡壩節宣黃湖大漲今黃
河身高去歲漫缺二次黃河灌駱馬湖口匯入中河亟宜堵築以
禦黃水一黃家堂缺口月隄單薄應培修高厚以作正隄一徐城
對岸沙嘴挺入河心二里應挑掘以殺大溜之勢郭家嘴舊有石

工至北門迤西臣率河員相度自北至段家莊加砌石工可保城池且免歲修費蘇家山石嘴挺出河心致韓家山潰逼徐城應自楊家樓至段家莊築月隄以作重門之障一黃運堤岸有領帑興修者有捐工興修者勒限完築一徐邳睢甯宿遷桃源清河山陽安東等州縣黃河險工應支歲修錢糧進埽防護飭河官當伏秋二汛晝夜防守疏入 詔下部速議行六月又條奏河工九款一隄工宜堅築加幫之隄應將原隄夯杵再加新工創築之隄先將平地夯深務期堅固一運河中河因頂衝處湍急恐傷土隄是以排椿鑲壓用整木柴今用整料截開粉飾外觀嗣後務與原估尺寸相符一湖河隄岸有馬牙梅花等椿面裏釘頭等石鐵釘鐵局

米汁柴灰等料必依法修砌方能永久一歲搶各工不無虛冒牽混之弊嗣後呈報險工估計申詳如係假捏卽以誑報題參一挑河工程務將挑出之土堆於原估隄工夯作成隄以資捍禦不許將散土堆集滋假冒之弊一平常工料俱用龍尾埽遇風浪立見塌卸虛糜帑金應行停止一河水頂衝處對岸必有沙嘴挺出此由河曲之故從曲處挑引河以殺水勢誠有如 聖訓指示者而河員不卽遵行則以挑引河後必引大溜始能成河若水緩沙淤例應賠修因之人心畏縮臣思河工不如式者理應賠修若實心任事偶致淤墊者應請 聖恩豁免一實心任事之員工成日優敘卽用否則嚴加治罪一挑河築隄用夫動至數千寒暑風雨極

其勞苦工成日應給印票免其雜徭以上各條仰請 天語申飭
勒石河干永遠遵行得 旨覽奏河工弊端詳悉切要極其周備
下九卿議尋議如所請 上曰張鵬翮遇事精勤從此久任河務
必能有益九月疏言前任河臣于成龍於四堡挑濬引河由胡家
溝出黃河臣勘閱胡家溝迤東地勢頗高若在涵洞口至老隄頭
迤東出黃河地勢低窪自涵洞口至九龍廟見有舊河至黃河邊
止可挑引河於黃河縷隄出水之地建造石閘臨河處修築草壩
以防黃水倒灌再於歸仁隄五堡建磯心石閘於引河兩岸築束
水隄洩歸仁隄之水出黃河可以衝刷河身保護田廬得 旨張
鵬翮所奏歸仁隄修築事宜甚爲合理應及今年黃河水小興工

十月疏言武家壑至小黃莊加砌工舊椿多壞必須拆修堅固今於舊殘石工上燒柴壓土以爲越壩費省而工速此工除撥銀四十萬兩尙有不足銀十八萬六千二百四十八兩有奇請 敕部撥給得 旨著照該督所請張鵬翮每事實能宣力朕不之信將誰信耶又疏言新中河必全身挑濬兩岸子隄必全行培築需費頗多而河頭灣曲樁艘經行不順舊中河自三義壩以下至仲莊開十五里河身甚深南岸河身散漫難築子隄且距黃河最近今議於三義壩將舊中河築隄一道改入新中河則舊中河之上段與新中河之下段合爲一河樁艘通行無滯得 旨張鵬翮所議中河事宜甚當著照所奏行十二月疏言臣遵 聖授方略次第

舉行先疏海口水有歸路黃水不出岸矣繼挑芒稻河引湖水入江高郵寶應等處水由地中行矣再闢清口開張福口裴家場引河淮水有出路矣加修高家堰堵塞六壩逼清水復歸故道今清水大半入黃小半入運一水兩分若有神助請加河神封號下所司知之又疏言黃水下流最隘處無如安東便益門及韓家莊兩岸僅距六十餘丈兼以時家馬頭至伊家莊河身過曲沙洲逼漚南北互有衝激應於兩處沙洲中開引河二使黃流直下以固城池又言下河水勢漸消惟興化積水一時不能全退臣相度形勢高郵寶應山陽鹽城之水宜疏陂鬢二溝引入朦朧河以達於海鮑家莊至白駒口地高水壅宜挑濬深通引河由白駒場入海再

挑撈魚港引河入海挑老河口引水入湖挑稻子河引水由苦水
洋入海如此則有去路積水可消並從之是年遵 旨詳議給事
中幕琛等條奏科場事宜鵬翮奏江浙等省既編南卷山陝等省
既編北卷又將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四省各編字號卷數甚少分
析太明不肖者易通關節應將四省編入南卷至監生回籍鄉試
一款臣思監生作弊自有防之之法平時責令祭酒力行考課考
課不缺者准其入場臨時入監者不准則弊無從出矣四十年正
月疏言臣按南河志清口至淮安建有五閘遞相啟閉以防河淤
又慮水發湍急難於啟閉則築壩以遏之每歲糧艘過盡卽於閘
外築壩以遏橫流則是伏秋黃水倒灌自古已然今運河初濬海

水出黃轉盼伏秋二汛繼至卽宣洩之道不可不急籌也今於張
福口裴家場中間開大引河一道并力敵黃若黃水大發則閉裴
家場口開使清水由文華寺入運河僅運河水大山陽一帶由涇
澗二河洩水寶應一帶由子嬰溝洩水俱歸射陽湖入海高郵一
帶仍由城南柏家墩二大壩洩水江都一帶由人字河鳳凰橋等
河洩水入江若遇黃淮並漲清水由翟家壩天然壩洩水黃水由
王家營減水壩入鹽河至平旺河入海若糧船過完黃水大發則
閉攔黃壩使不得倒灌黃水不漲則堵塞運河頭壩今清水全入
黃河官民船照例盤壩卽古人設天妃閘之意也疏入 上嘉其
得治河祕要時江西巡撫馬如龍以年老乞休 諭大學士曰馬

如龍雖年老居官尙好督撫之任如張鵬翮李光地居官更有何
議張鵬翮自到河工在署之日甚少每日乘馬巡視隄岸不憚勞
苦朕深知之三月鵬翮以河工情形遣郎中王進楫入奏 上諭
進楫曰爾往諭張鵬翮高家堰須加意防守必歷夏秋至冬清水
照常流通斯爲有濟於是鵬翮增築高堰月隄及時家馬頭童家
營陳家莊龍潭口歪枝套辛家蕩邢家河馬家港等處隄壩尋洪
澤湖溢泗州盱眙被災 上以修治善策詢之鵬翮並飭會同江
南江西總督阿山詳勘尋鵬翮奏泗州盱眙水災自古已然卽六
壩全開亦不能免且自閉六壩高郵寶應興化泰州山陽鹽城等
處田地涸出民得耕種皆河伯效靈所致 上曰堵塞六壩乃前

河臣于成龍題請不自張鵬翮始頃因泗州盱眙被水令同阿山設法修治作何賑濟蠲租並非欲開六壩救泗州盱眙之民而令淮揚百姓罹於水患也張鵬翮奏章昏曠已甚可將朕諭旨並張鵬翮奏章刻示於淮安揚州泗州盱眙等處令眾人觀看四十年正月奏清河縣陶莊閘南岸有挑水壩滙入引河直走北岸逼近黃河縷隄請築創隄並將臨河縷隄及護城隄皆加高厚又於黃河南岸挑水壩西添築創隄並改建運口爲石閘以省煩費又因天妃閘塘基低窪改築運口草壩北建大石閘東西各築縷隄於舊隄衝破處建草壩以固隄束水清河縣黃河南岸卞家莊之險工當黃淮二水交衝之處內臨積水深潭中僅一線土隄請改

建石工下部議行六月桃源城西煙墩黃水大漲積水未退隄根甚危鵬翮加築近城月隄捍衛城垣八月疏言煙墩對岸沙灘挺出河心逼漕南行恐被衝刷請於邵家莊開引河建草壩分水勢又顏家莊水勢逼射北岸亦請開引河一道則水順流而險工不受衝矣 上諭大學士等曰此本若飭部議必致遲延著卽照所題行尋鵬翮題報秋水情形 上曰覽奏挑水壩築成逼黃河大溜直趨陶莊引河循北岸而行黃水從大通口暢出海口極其深通清口暢流敵黃絕無黃流倒灌之患高家堰隄工完固加謹防守經伏秋大汛俱可無虞運河之水由涇澗芒稻河人字河分洩各處工程亦皆保固觀此則河工大有望矣四十二年春 上南

巡周視河工 賜御製河臣箴准黃告成詩並 賜鵬翮父張烺
貽背神清頤養松齡扁額二月 上以山東泰安沂州等州新泰蒙
陰郟城等縣民饑 命漕運總督桑額以漕米二萬人 交鵬翮選
賢能官運至濟甯州兗州府等處減價平糶有應賑處卽行賑濟
鵬翮委河員程兆麟等動用倉穀二十八萬餘石散賑疏稱將山
東各官俸工補還 上命鵬翮與河員及山東巡撫以下各官分
派於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內賠完嗣 上復面責之曰爾常以經
義奏對經義以本心爲要爾河工人員動用常平倉穀賑濟邀取
名譽及令抵償則諉之山東官員於心忍乎鵬翮叩首謝罪十月
諭吏工二部曰張鵬翮在河數載殫心宣力不辭艱瘁又清潔

自持朕心深爲嘉悅爾部議敘具奏尋加太子太保四十四年二月疏請修理徐州城外石隄及山安黃河北岸三套隄工建築越隄並從之先是康熙三十六年六月時家馬頭河決至三十九年五月堵築未就鵬翮疏參山安同知佟世祿冒帑誤工應革職追賠 詔鵬翮嚴訊嗣世祿叩 闕訴鵬翮枉縱交江南江西總督阿山河南巡撫徐潮會審阿山等以時家馬頭承修銀兩應於佟世祿追賠馬家港東壩被衝張鵬翮雖經題報未將承修官賠補處聲明應令鵬翮與疎防等官均賠未幾世祿復叩 闕控訴上遣戶部尙書徐潮等覆審係誣參世祿復職鵬翮巧飾供詞失人臣禮應革職淮安道王謙附會山安同知裘陳佩欺隱應罰賠

各擬杖徒又工部侍郎趙世芳議鵬翮奏銷錢糧浮冒十三萬餘兩應交刑部治罪九卿等以如所議奏 上曰此案依前議張鵬翮量甚窄斷不認錯河工錢糧原不限數一年水大則所需者多水小則所需者少謂張鵬翮小有所取亦未可知謂以十三萬兩入己必無之事也河工恃乎用人張鵬翮所用之人皆不勝事故至如此耳趙世芳奏事不公本發還三月 上南巡 諭鵬翮曰朕至清口見黃水倒灌因以問爾爾赧然不能答反稱不曾倒灌此卽爾毫不認錯處爾居官固好卻爲王謙張弼所欺頃令河工應追錢糧着佟世祿王謙張弼均賠部議甚明爾又奏請欲免其追賠開捐納以補原項此特因王謙亦在數中希圖爲之脫免耳

鵬翮不能對又 諭曰王謙爲人刻薄人人怨恨爾卻偏信任其恣意妄行以致人心不服朕非不知爾在河工能任勞苦但聽信屬員流於刻薄從來大儒持身當如光風霽月何況大臣受朝廷委任必須爲國爲民事事皆有實濟若徒飲食菲薄自表廉潔於國事何益耶閏四月御舟渡黃河閱九里岡嘉鵬翮修理得法

賜御製詩扇七月淮黃並漲古溝塘埂清水溝韓家莊四溢鵬翮疏入得 諭今春朕諭張鵬翮大水時發難以逆料須晝夜防護今古溝等處隄岸衝決河工將有復壞之勢此事著九卿科道速議具奏尋議鵬翮不預籌開壩之期力盡防險之法應革職帶罪督修 諭令革職畱任於是鵬翮督率河員盡力堵塞於九月

次第竣工四十五年十一月疏言黃河萬里來源匯聚百川至清
口與淮交會總因眾水歸併一河來源多而去路少一時宣洩不
及所以兩年水漲隄工危險臣率河員往來勘議僉云去路一暢
則來水可容惟有遵 旨預開鮑家營引河俾黃河異漲藉此減
洩黃河一帶工程可以保固洪澤湖異漲藉此暢流高家堰工程
得平穩矣再於中河橫隄建草壩二於鮑家營開引河處建草壩
一相機啟閉中河亦不虞淤塞矣部議 從之初鵬翮同江南江
西總督阿山漕運總督桑額奏開漕淮套河屢請 上親臨指示
四十六年二月 上閱視漕淮套圖鵬翮曰爾何所見奏開漕淮
套鵬翮奏曰先因降調通判徐光啟呈開漕淮套圖據臣與阿山桑

額會同具奏恭請 聖駕躬閱定奪 上曰今日沿途閱視見所列標竿錯雜問爾全然不知河工係爾專責不畱心可乎鵬翮不能對免冠叩首 上因顧諸臣曰阿山等奏稱於泗淮套另開一河出張福口分淮水免洪澤湖之異漲保高家堰之危險繪圖進呈今朕從清口至曹家廟見地勢甚高不能直達清口與圖樣迥別且所立標竿多在人墳墓之上依此開河不惟壞民田廬甚至毀民墳冢張鵬翮以讀書人而爲此殘忍之事讀書何爲又 諭鵬翮曰奏泗淮套開河非地方官希圖射利卽河工官員妄冀升遷至河工效力人員無一方正者何故奏畱河工鵬翮奏曰臣誤信小人罪實難辭逾數日 上又嚴飭之下九卿科道議罪尋議

鵬副革職阿山革任桑額同安徽巡撫劉光美江蘇巡撫于準降
五級調用上諭大學士曰聞驗視漕淮套之時張鵬副桑額皆
謂不可開阿山強調可開公同奏請著將阿山革任張鵬副去所
加宮保桑額降五級劉光善于準各降三級俱從寬畱任四十七
年九月疏奏黃運湖河修防平穩得旨張鵬副自任總河以來
朕指示修築工程殫心盡力動用錢糧絕無糜費比年兩河安定
隄岸無虞深爲可嘉所帶革職著與開復應追銀兩俱著豁免十
月內遷刑部尙書四十八年二月調戶部尙書四十九年正月奉
命往江南審布政司宜思恭兌收錢糧勒索火耗並收受屬員
餽送得實擬絞巡撫于準並不糾劾擬革職從之五十年三月鵬

翻以父逾八十請假省親得 旨卿簡任司農清勤恪慎積弊削
除部務關係緊要聞卿父精力尙健不必急請歸省五十一年十
一月復 命赴江南審賄中舉人程光奎吳泌時江蘇巡撫張伯
行疏參總督噶禮通同舞弊於科場索銀五十萬兩噶禮亦砌款
劾伯行 命鵬翮同總漕赫壽察審尋奏副考官趙晉與吳泌程
光奎賄通關節屬實擬罪如律噶禮劾伯行不能清理案件是實
餘屬苛劾應降一級畱任伯行劾噶禮索銀全虛應革職贖徒
上切責鵬翮等掩飾和解 命尙書穆和倫張廷樞再往嚴審事
詳伯行傳五十二年二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十月調吏部尙書
先是張伯行疏劾布政使牟欽元匿通洋匪徒張令濤 上革欽

元職下總督赫壽察審赫壽奏令濤與海賊合夥無證據欽元署
中亦無令濤五十三年十月 上命鵬翮及副都御史阿錫鼐至
江南審理鵬翮等以伯行誣參具奏 上責鵬翮等不能盡心審
明原委令再詳審五十四年五月鵬翮等參伯行巧飾奸欺得
旨張伯行著革職看守審理七月奏伯行自認誣參應復欽元職
從之又奏伯行誣陷良民妄生異議應斬 上命伯行免罪來京
詳伯行傳十一月丁父憂時尙書富甯安赴西甯勦策妄阿拉布
坦 諭鵬翮暫畱辦部務俟富甯安回京再回籍守制五十七年
充會試正考官六十年復充會試正考官會汶水旱涸運道梗塞
奉 旨往勘疏言臣會同河道總督趙世顯巡撫李樹德查勘戴

村壩遏汶水出南旺南北分流濟運舊設玲瓏亂石滾水三壩年久汕刷應補葺以資捍衛再山東運道全賴汶泗二水上流泉源接濟今天旱泉微蜀山馬躡南旺諸水無多臣等遵 旨將坎河雞爪等泉疏濬并嚴禁民間偷截灌田補築諸湖子隄禁侵種蓄湖水毋致乾涸至南旺分水口係南北分流水爲濟運道要區臣等遵 旨妥辦淺於南則閉北閘使分北之水歸於南淺於北則閉南閘使分南之水歸於北畱主事富明德御史梅琮駐分水龍王廟以時啟閉再於彭水南岸建挑水壩一北岸截去沙嘴挑盡淤沙使水挾沙暢流直入微山湖則蓄洩有資運道自無阻滯再查邳州邱家樓一帶低窪之水並無積滯太行隄縣延數百里其

曹單豐沛等縣坍塌處交河道總督及直隸河南巡撫修築下部知之九月直隸總督趙宏燮奏河南武陟縣黃沁衝決隄岸水溢至長垣等處山東巡撫李樹德奏河水泛溢自直隸開州流入山東張秋等處由鹽河入海致運河隄決漕船阻滯命鵬翮同總漕施世綸查勘十二月鵬翮等疏言臣等由山東張秋循流而上查黃河決口在武陟縣之釘船幫支河口衝入詹家店之魏家莊及馬營口今副都御史牛鈕河南巡撫楊宗義於支河口築攔水壩魏家莊已經堵塞馬營口水已消落指日成功其引沁入運之處臣相度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若引水直下恐牽動全沁灌入隄內而黃河直躡其後反覺無益山東運道在張秋則有沙河等

水分水龍王廟則有南旺等湖濟甯則有馬場等湖又有諸山泉
本可濟運祇因湖隄殘缺民間竊種湖旁之地未得瀦水而諸泉
壅塞又未疏通以致漕船時患淺澀臣等已交李樹德築隄蓄水
疏濬泉流運道自可通利得 旨回奏甚屬明晰卽令照依所奏
不得稍有更改六十二年十二月加太子太傅雍正元年二月授
武英殿大學士 賜御書嘉謨偉量扁額六月河南黃沁漫溢決
馬營口奉 命查築三年二月進明臣鄧鍾所著籌海圖編未幾
卒遺疏入得 旨張鵬翮秉性孤介持躬廉潔前任總河懋著勤
勞入領銓曹恪謹供職因效力有年簡任機務近值請假養疾遣
醫診視必整肅衣冠極其恭敬忽聞溘逝朕心深爲軫悼著加少

保於卹典定例外再加祭一次並諭致祭日命大小漢堂官給事中御史齋集賜全葬諡文端八年詔祀賢良祠

右 國史館本傳

張鵬翮字運青四川遂寧人康熙庚戌進士選庶吉士改刑部主事歷禮部郎中出知兗州府以卓異擢河東鹽道修復鹽池釐政大舉內轉督捕理事出使鄂羅斯聖祖器其能遂由大理少卿巡撫浙江清漕弊覈鹽課建定海縣城垣肇畫精悉召爲兵部侍郎尋督學江南以清節著轉都御史奏請覈實陝西籽粒以去民害升刑部尙書總督兩江改總河河淮爲南北運道經絡而河自汴徐趨淮歲虞泛溢聖祖屢幸河隄詳究方略鵬翮條上隄

工先後十九事又請區畫木石窳良嚴定屬員考課皆報可躬勘隄工恪遵 聖祖指示一切堵塞開濬動中款會清口險要奉

命開支河於清河東引黃北匯於淮其南別築挑水壩以歸引河鵬翮復塞洪澤六壩挽全湖之力助淮刷黃而濬雲梯海口使河身迅流無閼漕艘進口舊在駱馬湖旁鑿渠名中河後又改挑新中河而淺狹不利行舟鵬翮參用新舊兩河之半合爲一河各建石閘以避黃河百八十里之險從楊莊新閘出口漕運永賴他如通射陽湖則開鯁鬚溝瀉淮揚積水則濬涇澗兩河復泚水故道則修築禹王臺隄址咸有成績加宮保仍入爲刑部尙書轉戶部吏部山左汶水旱涸運道中梗鵬翮奉 命勘視請疏濬坎河雜

爪諸泉分注南旺濟運而於彭口築挑水壩障沙水入微山湖又往豫省閱視決河備陳引沁入運利害謂地勢西北高而東南窪若沁從高直下而黃河躡其後患且叵測鵬翮諳練河務詣所建白不苟隨眾附和 聖祖每優詔從之 世宗登極拜內閣大學士仍兼理吏部尙書事以馬營決口復銜 命至豫相視鵬翮議并塞詹家店四口黃沁合處有沙灘應加濬刷繪圖以進悉 嘉納鵬翮平生居官清儉方整有器局於河工最著聲績雍正三年卒 贈少保 子祭葬諡曰文端

右 國史賢良小傳

張鵬翮字運青遂甯人康熙庚戌進士選庶常改刑部主事歷任

禮部郎中出知兗州府有廉幹聲以卓異擢河東鹽道修復鹽池
鹺政大舉內轉督捕理事出使鄂羅斯 聖祖器其能遂由大理
少卿巡撫浙江清漕弊覈鹽課建定海縣城垣肇畫精悉 召爲
兵部侍郎尋督學江南清節益著轉都御史奏請覈實陝西籽粒
以去民害升刑部尙書總督兩江改總河河淮爲南北運道經絡
而河自汴徐趨淮歲虞泛溢 聖祖屢幸河隄詳究方略鵬翮抵
任卽條上隄工先後十六事又請區畫木石歲良嚴定屬員考課
皆報可躬勘隄工恪遵 聖祖指示一切堵塞開濬動中窾會清
口險要奉 命開支河於清河東引黃北匯於淮其南別築挑水
壩以歸引河鵬翮復塞洪澤六壩挽全湖之力助淮刷黃而浚雲

梯海口使河身迅流無閘至是黃淮交匯深契 睿謨漕艘進口
舊在駱馬湖旁鑿渠名中河後又改挑新河淺狹不利行舟鵬剛
相度形勢參用新舊兩河之半合爲一河各建石閘避黃河百八
十里之險從楊莊新閘出口漕運大便他如通射陽湖則開鰲鬣
溝瀉淮揚積水則濬涇澗兩河復流水故道則修築禹王臺隄址
咸著成績 聖祖南巡駐蹕慰勞良久加宮保仍入爲刑部尙書
轉戶部吏部山左汶水旱涸運道中梗鵬剛奉 命勘視請疏濬
坎河雞爪諸泉分注南旺濟運而於彭口築隄障沙水入微山湖
俞允舉行又往豫省閱視決河備陳引沁入運利害謂地勢西
北高而東南窪若沁從高直下而黃河躡其後且巨測鵬剛諳練

河務諸所建白不苟隨眾附和 聖祖每優詔從之 今上登極
拜內閣大學士仍兼理吏部尙書事以馬營決口未堵築復銜
命至豫相視鵬翻議并塞詹家店四口黃沁合處有沙灘應加濬
刷繪圖以進悉 褒納鵬翻平生居官清儉方整有器局於河工
最著聲績雍正三年卒年七十七 上聞軫悼贈少保給祭葬如
禮又加祭一次謚文端子懋誠由舉人仕至通政懋齡淮安府山
安同知孫勤望由蔭生見任甯國府知府

右傳李紱撰

公姓張氏諱鵬翻字運青謚曰文端蜀遂甯人也父光祿公某夢
祥雲繞室覺而生公幼端靜如成人有大志嘗讀陸宣公奏議至

貨賄之際云云慨然歎曰伊尹一介不取孔明澹泊明志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康熙己酉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入翰林時館中競以文藝相餉公年最少獨與魏環溪諸公講學不倦癸丑改刑部主事尋遷員外郎嘗辨疑獄不避權貴人皆憚之再遷禮部郎中

上召見賜太液鮮鯉以郎官邀殊恩自公始庚申特簡知蘇州府事未幾以太夫人憂去服除補兗州甫下車釋冤民三十人全婚姻一人因舉者屢遷兵部督捕右理事時上方重于公成龍問諸臣中誰可繼者眾以公應於是命與內大臣同使鄂羅斯路經喀爾喀地初額諾德與喀爾喀爲難上嘗命達賴喇嘛解之至是復交構喀爾喀聲言王師將援以紿敵公聞之言於眾

曰古人有言慮善以動此行適中額諾德之忌當預計之毋使生變眾迂其議俄而額諾德果執我前軍眾驚欲退公急止之曰不可受 天子命當奮不顧身奈何示小醜怯且吾退而彼襲其後將何以禦莫若陳師固壘以張之而徐遣一介以通其故彼若跋扈再計可也眾猶豫公厲聲曰事出危難正臣子捐軀效命之日公等皆怯某獨當之眾不敢拂於是從公前討額諾德服罪使還轉左理事再遷大理寺少卿己巳扈從 南巡還至吳門授浙江巡撫公之撫浙也約己率下興利剔弊旌奇節安流徙七年士敦實行人息競爭會請免捐穀時議欲中傷奏上仍畱任尋遷兵部侍郎浙民感公德攀轅涕泣繪其像於竹閣曰俾亡忘我公之惠

政已而旋 召督江南學政三年 上嘉其操賜書獎諭曰從前
作清官者宋文清一人近日張某堪與之匹遂遷都察院左都御
史會淮黃泛溢南北阻絕運道難通議者欲改海運 上特調公
總河命經理其事公博考輿圖徧尋故迹於河自開歸至雲梯以
下於淮自洪湖湖盱泗以上按審形勢歎曰河性本直而壩曲之
是拂其性也河流入海而隘其口是阻之流也昔之淮南高而北
下今之淮南亢而東傾而以數竇爲之牽引欲其還向清口不亦
難乎欲疏河必開海口欲清河必塞六壩海口不開譬之果腹而
尾閘不暢也六壩不塞譬之卮漏而中無蓄停也乃陳十策願以
便宜行事 上報曰可於是擇人任使遵王景塞館陶之法修明

潘季馴江一麟所築歸仁隄之遺拆攔黃壩杜諸決口倍大河南北之隄曲者使直而河水朝宗堵塘堧六壩開張福口裴家場爛泥淺三汊儲及張帥諸莊挽全湖之水併力敵黃而清淮以出是役凡耗帑數百萬有奇公不以錢利己故下亦感激輸忱樂爲之用當是時水安其道民甯其居舟行不驚淮運乃濟時人爲之語曰昔之帑肥於人今之帑肥於地美公潔也其居民爲之謠曰塘堧築兮水不迥白駒開兮下河通海不揚兮水不涌民樂其中兮人安而歲豐頌公功也先是陳家莊外近漫灘內迥涌泉狂瀾騰沸相傳有水怪公爲文祭之三日有狀如牛徙去於是癸未上南巡自清口至桃源周行徧視河黃淮清回視公曰朕三十年前

泊舟於此水不覆隄者數寸今安瀾若此卿之功也公頓首謝曰
此皆奉我 皇上經略非臣力也 詔爲刑部尙書尋轉戶部尙
書再遷吏部尙書 上嘗以公公直廉明凡有大疑獄輒遣判之
前噶禮之參陳鵬年也公直鵬年而曲禮公子某牧懷甯屬禮下
例得薦禮語同列曰吾且殺張家子姑從民望寬之尙望薦乎公
按奸發伏抉摘是非無所容回多類此 世宗卽位元年拜內閣
大學士 上在藩邸洞悉天下利弊及中外臣僚淑慝故初 御
極卽有是 命其子某及孫某各 賜爵有差時 上方勵精圖
治毅然更新公亦以身任天下事因能授職持大綱去煩細時議
稱賢相焉公自弱冠入仕及爲相凡五十餘年名滿天下 主上

不疑同官不忌考諸史冊往往難之年七十七卒遣子以邊防河
防海防三大務遺奏 上悲悼減膳贈少保諡文端賻賜甚厚公
兩知貢舉及同考官所拔多知名士三視河當爲相 上猶遣公
曰以位則卿不當差以齒則卿亦不當差然徧視諸臣無出卿右
者蓋公長於治河凡所經畫無不完固至今數十年來遵守其法
不變某丁未試南宮 上以春寒賜天下貢士棉衣薑茶試畢羣
詣闕謝 恩太宗伯吳公襄宣於眾曰 上有旨汝輩他日作官
當如張鵬翮朱軾方不愧朝廷其見重如此
贊曰蘇子有言其生有自來其逝有所爲聞公初入棘闈監臨某
公夢綠衣白馬人入某號以爲奇使人記其名於簿試竣按之公

名列焉祥雲繞室之兆洵非誣矣

右傳彭端淑撰

張鵬翮字運青四川遂甯籍湖廣麻城人康熙九年進士由庶吉士改主事累遷郎中出任蘇州府知府調任兗州今兗州府志是其手編也遷河東運使內升通政使參議二十八年由大理寺少卿出任浙江巡撫尋以兵部侍郎視學江南擢左都御史遷尙書兩江總督三十九年調任河道總督時上以仲莊閘清水出口逼漕使南恐礙運口命自陶家莊以下楊家莊處開挑引河令中河之水從此出口雖楊家莊地勢低窪間有倒灌不過一二里清水仍然頂出鵬翮乃相度形勢於清邑中河鹽壩施工挑挖令

中河之水穿子隄由雙金門入鹽河至花家莊迤東穿黃河縷隄至楊家莊出口又於花家莊鹽河撐隄之上建閘洩水漕鹽兩利動帑七萬八千餘兩河道大治加太子太保疏請 敕下史館編輯沿河事宜遴選進士舉人學習精通發工效用 上卽以命鵬翮於是纂成 聖謨全書二十四卷恭呈 乙覽四十七年授刑部尙書尋調戶部吏部六十一年晉太子太傅雍正元年授武英殿大學士三年卒 加贈少保諡文端十年入祀賢良祠

右小傳陸燿撰

王揆

王揆江南太倉人康熙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四年
充山東鄉試正考官十五年遷左贊善尋因病回籍二十三年補
右贊善提督浙江學政二十五年疏參署龍泉令茅國璽違例擅
投公文內藏印揭開薦武童周琚請 敕部嚴議以肅學政得
旨嘉獎國璽論罪如律二十六年任滿遵例以剔除十弊疏 聞
並奏親發學租以賑貧生勸建義學以興俊秀責重廩結以防代
倩慎錄科舉以杜濫收等狀 命回京供職尋遷侍講二十八年
四月轉侍讀六月遷侍講學士二十九年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三
十年二月轉侍讀學士十一月擢內閣學士三十三年六月遷戶

部右侍郎九月充武會試正考官三十六年充經筵講官三十七年轉左三十八年五月調吏部十二月奉命偕尙書范承勳王鴻緒等監修高家堰隄工三十九年回京四十三年十月授刑部尙書十二月河工告成議敘加五級四十四年以審擬溫處道黃鍾行賄作弊一案誤將應革職之吏部郎中陳汝弼擬絞降二級畱任四十七年調工部四十九年四月調兵部十一月調禮部五十一年晉文淵閣大學士五十二年三月恭慶萬壽賜冠服八月充會試正考官五十六年三月充纂修玉牒副總裁官五十七年揆同大學士馬齊等議上孝惠章皇后尊諡書寫脫誤部議降三級調用諭從寬畱任先是揆倡議請立皇太子御史陳

嘉猷等因連名入奏 諭揆等毋爲名起見六十年羣臣請舉
慶典 詔弗允御史陶彝等復請建儲 上手書諭諸王大臣曰
六十年大慶大學士王揆等不悅以朕衰邁謂宜建儲欲放出二
阿哥伊等借此邀榮萬一有事其視清朝之安危休戚必且謂與
我漢人何涉似此凶頑愚昧一無所知不顧身命宗族干犯叛逆
之罪而行者亦不少王揆以伊祖王錫爵在明神宗時力奏建儲
之事爲榮常誇耀於人不知羞恥王錫爵極力奏立泰昌在位未
及兩月天啟庸懦稚子承統繼緒魏忠賢等擅權至愍帝不能保
守明祚遂亡當時全不知孟子所云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
難之義故立泰昌耳亡國之賊王錫爵不能辭其罪也應剖棺斬

首以祭神宗之陵神宗有靈必爲首肯王錫爵行事同時之人亦甚惡之故作詞曲極肆詆詈至我朝其孫又入叛黨受僞劄付稱爲總兵不久被擒朕宥其殄滅九族之罪止戮其身別無株連乃王揆不思圖報妄行陳奏其負恩可知矣二阿哥兩次立爲皇太子教訓數十年不能成就朕爲宗社及朕身計故嚴行禁錮所以不殺者恐如漢武帝之後悔致後人滋其口舌也朕並無可悔之處見今時常遣人存問齋賜佳物其子朕爲撫養凡此皆父子之私情不能自已所謂姑息之愛人何得因此生疑耶王錫爵已滅明朝王揆又欲搖動本朝如此奸賊朕隱而不發可乎朕並無誅戮大臣之意大臣自取其死朕亦無如之何朕御極六十年慶

賀典禮非不可受深知此等事故堅辭不允朕中心憤懣眾人虛誑請行慶典朕豈肯爲此乎於是廷臣奏言王揆身受 聖恩至重至厚屢加擢用至大學士乃背負鴻恩結黨營私將國家最大之事應候 乾斷者兩次妄行陳奏至使陶彝等紛紛入奏請革職治罪得 旨朕所降諭旨爾等可持示王揆再行具奏尋奏臣等傳 旨詢問王揆又不據實認罪巧飾虛辭請卽革職鎖拏重治其罪疏入 畱中越日 上發疏出 諭大學士等曰王揆等妄行陳奏俱云爲國爲君見今西陲用兵爲人臣者正宜滅此朝食此係目前顯然效力之處八旗文官俱以章京派往伊等雖係漢官有何不可將伊等暫停議罪著於此番軍前照旗員例委署

額外章京遣往效力王掞年老著伊子詹事王奕清代往雍正元年以老乞休得旨卿才品優長宣力年久恪勤盡職倚毗正殷今乞休情辭懇切著以原品休致疏請歸里詔弗允三月上欲推恩大臣子弟部臣遵旨通列應得廕生之人因及掞諭曰朕卽位王掞卽具奏退避不必賞給三年諭大學士等曰原任大學士王掞先每向人言曾在聖祖前奏免蘇松浮糧未蒙允行朕於宮中一一查閱並無此奏王掞受恩遇數十年官至台輔而於此事欲自沽美名背恩負義伊子王奕清發往軍前不思效力乃諂附年羹堯懇其奏令回京伊次子王奕鴻原係情願赴軍前效力亦賄屬年羹堯請以道員補用朕均未允王掞何所

見聞朕於年羹堯惟言是聽而爲此奸巧之舉甚屬可惡著將王奕鴻發往軍前與王奕清一處效力六年揆卒乾隆元年召其子奕清還京命以原官管少詹事二年奕清爲父籲請賜卹諭曰原任大學士王揆當日不能深知聖祖默定儲位之心冒昧瀆奏固屬不合但伊身居政府爲國本起見尙屬分所應言今朕垂念舊臣加恩宥過可補給應得卹典尋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王揆字藻儒太倉人錫爵曾孫父時敏夢高僧聞谷而生康熙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丁內外艱服除由左贊善補右充日講起居注官提學浙江校劉宗周全集刊之表章啟頑忠節立六賢

講院修三江口黃尊素祠使教諭以時致祭期滿歷講讀學士累升內閣學士轉戶部侍郎充經筵講官三十七年調吏部右侍郎轉左時吏道龐雜姦胥得上下其手揆悉心條列定爲章程銓政一清 命督河工省帑金六十六萬四十二年升刑部尙書尋調工部轉兵部禮部在刑部時往例錄囚止錄清書口供漢司官不能通曉揆請兼錄漢稿著爲令又論刁猾以細事控部之害他如疏爭香山知縣張令憲死事之宜蔭紕御史陳惟孜散遣太學諸生之非體抑功加之冒濫禁考工之陋規皆總持綱紀務存大體及爲大學士益恪謹凡章奏閉閣獨繕五十六年冬會有御史八人以建儲請 上下其疏并出揆五月間摺外廷始知揆有是請

翌日閣臣擬票具奏 上諭王揆所奏具見悃誠亦言所當言爾等票擬殊不合揆等所奏著畱閣中時揆以折本故不敢同諸閣臣入奏事 上召揆入將出獨畱揆移時乃出人莫聞其語六十年春復具疏力申前請同時請者又有御史十二人 上疑出揆意乃下 嚴旨切責令揆回奏奏上越五日 命揆子奕清代往軍營效力時揆未解閣務以待罪不視事明年春仍 命入閣任遇如故 世宗卽位揆以衰病請告 溫旨畱京備顧問越六年卒年八十四雍正十三年奕清還京爲父請卹奉 旨予祭葬揆好汲引善類不植私人屢主鄉會試事均稱得士立朝從容風議不爲崖異及臨大事風節凜然 孝惠皇太后之升祔揆闕衆議

請躋於 孝康皇太后之上其合禮稱 旨多類此卒後十餘年
其孫懷始克舉葬子奕清奕鴻奕清字幼芬揆娶長洲宋文恪公
女婿夕夢有緋箋署其卧闥曰詹事府掌詹事既而生奕清康熙
三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歷官詹事府詹事奕清生長名閎文采
著聞典試視學外凡 朝廷編修校讐之役多以畀之其代揆赴
於軍也腰弓躍馬北出萬里抵大營屯分駐地曰忒斯曰阿達拖
羅海窮荒大漠風景寒慘奕清素羸善病處之六年晏然安之雍
正四年再 命在阿爾泰坐臺又十年乾隆元年始 召還都仍
以詹事管少詹事明年春陳父建言始末請卹典得 旨俞允且
給假營葬不及就道而卒年七十三其終於詹事竟與夢符奕鴻

字樹先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升員外郎中五十三
年典四川鄉試出爲湖南驛鹽糧儲道六十年奕清代父往北路
軍營奕鴻盡斥其產請赴軍前奉 旨與奕清俱詣烏里雅蘇臺
效力臺在蒙古外喀爾喀地與鄂羅斯壤接蓋盟長超勇親王建
牙之所坐臺十載乾隆元年 命還朝發四川以道員用初攝松茂
道適小金川土司相仇殺奕鴻曉以禍福各帖服尋補川東巡道
引疾歸又十五年卒於家年八十有二

右傳王昶撰

公諱揆字藻儒一字顓菴江南太倉州人曾祖錫爵爲前明宰輔
父時敏爲 本朝太常寺卿公生而秀整望之儼然左目有赤痣

長洲宋文恪公奇之妻以女以康熙庚戌進士入翰林出主山西
乙卯鄉試督學兩浙加經筵講官歷遷內閣學士吏部侍郎當是
時廣東南海縣缺歲入巨萬有內務府總管某之弟賄吏胥銓注
得焉公靳不與曰法當自貴近始故香山令張令憲父子死難其
長孫進例得卹蔭滿洲侍郎某嫌年太久有所遲疑公曰張令憲
以父子兩性命博一蔭忍以苛文格之耶知府某原籍遼東祖塋
在河南巡撫咨部命其奉祠亡何有請勒令歸籍者公曰某奉部
文守祠已數十年一旦驅之出塞此與無罪而遣戍何異奏上
聖祖是之調戶部侍郎再調刑部侍郎先是刑部定讞無漢字供
狀公爭曰本朝官制兼設滿漢原欲其彼此參詳以免偏任今

獄詞不錄漢語則其事之是非曲直漢司官何由知之勢必隨聲畫諾非所以昭公正也請嗣後錄供滿漢稿並具奏上 聖祖又是之遂爲定例 聖祖欲懲竊賊詔刑部凡三犯者與強盜同科公奏 皇上嚴竊匪原爲安民起見然穿窬之徒往往有屢偷不直一錢者遽以三犯故擬斬未免太重不如仍用舊律尋遷工部尙書再轉兵禮兩部尙書會澤州陳文貞公薨遂授公爲文淵閣大學士充癸巳會試總裁當是時 聖祖春秋高儲位未定公年亦七十餘自念受恩深當言天下第一事遂於丁酉五月密奏請建太子懇懇數千言疏畱中是年冬御史某亦奏請建儲 聖祖不悅遂並發公疏命內閣議處分忌公者因而齟齬之公止宮門

外不敢入 聖祖左右顧問王揆何在首輔馬齊奏揆待罪宮門

聖祖曰王揆言甚是但不宜與御史同奏汝等稟擬處分太重

可速召揆來公聞命趨入免冠謝 聖祖坐乾清宮手招公跪

御榻前耳語良久祕人不能知後五年辛丑正月公復疏前事語

加激切三月十三日又有御史十三人柴謙等亦上疏如公言

聖祖震怒召集諸王大臣降 旨責公植黨希恩染明季惡習並

令覆奏時舉朝失色無敢與筆硯者公就宮門階石上裂生紙以

唾濡墨奏臣伏見宋仁宗爲一代賢君而晚年立儲猶豫其時名

臣如范鎮包拯等皆交章切諫頭髮爲白臣愚信書太篤妄思效

法古人實未嘗妄嗾臺臣共爲此奏奏上待罪五日 詔王揆應

謫戍軍臺姑念年老免行著其子奕清隨諸御史代往爲父贖罪
當待罪時滿漢文武期門宿衛以至京師之秀士耆民爭來窺觀
稱老相國有愛君之心可敬然無不咋舌爲公危者慮 上怒之
不測也至是乃齊向公拜賀歌呼先是江蘇多浮糧公密奏明太
祖怒張士誠竊據三吳故因以重額本非平政 世祖章皇帝深
知其非未及施行請 皇上於七十萬壽之期降此特恩勿交部
議以免屯膏疏入畱中至是忤 旨方與請建儲劄子一並擲發
公門下士陳瓚朱軾額手歎曰吾今而知吾師真古大臣也不然
儻有他疏不可以見人者今日並發雖我輩殆難爲顏乎是年冬
迎駕石槽 聖祖望見遣內閣問公起居明年元旦諸大臣上壽

無公名 聖祖發還劄子命列公名以進隨 賜宴太和殿畢再
召見西煖閣 賜坐命起原官視事如初公論事務持大體康
熙戊戌春升祔 孝惠皇太后議者欲祔於 上生母 孝康皇
太后之下公不可曰 孝康皇太后雖母以子貴然 孝惠皇太
后 章皇帝嫡配也 皇上聖孝格天當 太皇太后祔廟時不
以 孝莊躋 端敬之上今肯以 孝康躋 孝惠之上乎禮部
不從 聖祖果以爲非改命 孝惠祔 章皇帝之左而奉 孝
康居右己亥元旦日食奉 旨停朝賀廷臣以爲日食乃一定之
數不足爲災公言 皇上借此做惕卽孔子迅雷風烈必變之意
大臣仰成君德正在此處御史張建築策請浙江開礦公劾其言利

滋奸。聖祖六十萬壽開科，部臣惜費，公言：士庶之家，主人壽日，子孫童僕，尚不吝貲財，增榮飾觀，況以聖人富有四海而逢非常大慶乎？御史鄭惟孜以科場浮議多出，太學奏監生就試本省，毋畱京師。公曰：太學之設，自三代迄元明，未之或改，豈可以一二不肖廢千百年興賢育才之典？於是朝賀免開，採停恩科，開而鄭議亦寢。雍正元年正月上疏乞休，世宗許之，月餘復降旨云：朕不忍此等老臣之去，著仍畱京師，備朕顧問。亡何公薨，子奕清官詹事府詹事，次奕鴻，河南僉事道。

右傳袁枚撰

公諱揆，字藻，儒號顓庵，太倉州人。明建極殿大學士文肅公錫爵。

之曾孫翰林院編修衡之孫太常寺少卿時敏之第八子也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康熙丙午舉於鄉庚戌成進士選庶吉士孝感熊文端公爲館師特器重公與歸安孫編修在豐有雙珠之目散館授翰林院編修乞假歸省丁生母沈太夫人憂服闋還 朝主乙卯山東鄉試遷左春坊左贊善乞假歸居太常憂喪葬如禮服闋補右贊善充日講起居注官 上以江浙人文之地提學道不得人改用翰林官令九卿會舉由是吉水李公振裕被 命視學江南而公得浙江取士公明浙人有窮通翁之謠言所取皆寒士宿學而能文者也報滿擢翰林院侍講三轉至侍讀學士庚午主順天鄉試超遷內閣學士甲戌 殿試充讀卷官音吐閎朗 上傾

聽不倦及館選日 上御保和殿故事惟大學士侍殿上餘皆立
階下 特命公與同直學士三人入侍咨詢人才後遂以爲例遷
戶部侍郎充經筵講官時西安大同開捐例因緣爲奸者多公防
檢有方胥黠斂手筦寶泉局不名一錢轉吏部侍郎首禁臨選駁
查臨掣買籤之弊某織造之弟以賄得南海令公扣其缺曰法自
近始吾不能散法徇勢要也江南十府糧道缺出有候補監司武
國檻者欲得之議官時人多屬意於武公曰此升缺非選缺也班
次一素後卽爲例繫一人者小繫銓政者大力持不可抵暮武以
千金餽公且訂後效麾而去之故香山令張令憲父子死賊難
朝廷追卹予蔭承蔭者其長孫進也年滿咨部部議歷年太久恐

國朝官制考卷之二十一
有假冒格不行公昌言曰令憲父子以兩命博一蔭今以年久黜
之教忠之謂何乃與尙書澤州陳公侍郎崑山徐公別議以上卒
從公等議御史鄭惟孜以科場浮議多出太學疏請監生就試本
省毋畱京師九卿初不然其說惟孜再疏堅執眾無以難公曰太
學之設三代以來未之或廢奈何以一時流弊舉興賢育才之地
而空之乎鄭議竟寢遷刑部尙書先是各司定讞不錄漢供公言
本朝官制兼設滿漢欲其彼此參酌今供詞俱非漢語是非曲
直漢司官何由知之若隨聲畫諾漢官便爲虛設矣令嗣後錄供
兼滿漢稿永爲例是時州縣奸民多摭細事赴部控訴公言朝
廷設官有體惟元惡大憝司寇行法其餘皆有司之事非可越俎

而代也或虞旗人非州縣能制則見設理事官上之督撫監司亦足彈壓何至于百里外拘繫對簿大者淹斃牢狴小者失業破家而所爭止於薄物細故非欽恤制刑之意也乃請禁止改工部尙書轉兵部又轉禮部公任事日久徧歷六曹每莅官必告同事曰某於公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之而聽固善不聽必愚見之誤也亦不敢固執然此爲事介兩可者言也若確見其失萬不可假借者諸公自爲之某不能唯唯聽命也同列皆敬重公事有不決俟公一言乃定是時士子以上六十萬壽請開恩科事下禮部同列以舊例所無難之公曰以萬年之聖主當六旬之大慶此豈有成例可援乎若以糜費爲嫌則民間家長生日子孫僮僕尙

不惜出所有招集賓客矧富有四海而區區計及於此遂如所請
以上立命舉行公在翰林已負公輔之望及爲六卿 眷注益渥
天下皆謂公旦暮入相而公回翔喉舌之地垂二十年淡泊恬退
夷險一節 上益以賢公康熙五十一年拜文淵閣大學士兼禮
部尙書仍兼經筵講官閣臣例不兼經筵公在講幄久敷陳得體
特有是 命 國朝大學士兼經筵者惟崑山桐城澤州及公而
四通州增置倉廩科臣奏請開捐下內閣九卿議公與安溪李文
貞公皆不畫題而極陳捐納之弊云臣每見鄉里童騃一旦捐貲
儼然民上或分一縣之符或擁一道之節朝章國故從未經心官
箴民隱何曾注念不惟濫觴名器亦且爲累地方宜禁止以塞僥

倖之路杜言利之門 特諭所奏深合朕心飭九卿再議明年八月主禮部會試其冬以疾請解閣務奉 御批卿但安心調養朕同事老臣漸少實不忍言明年春病稍愈卽入直得 旨再加調養不必每日到閣五十七年 孝惠皇太后升祔議者以 孝康皇太后升祔已久欲位其次公曰 皇上聖孝格天曩者 太皇太后祔廟時不以躋 孝端之上今肯以 孝康躋 孝惠之上乎議者不從公言 上果以爲非是令改正焉五十八年元旦日食 詔停止朝賀廷臣以交食一定之數不足爲災欲固請受賀公言聖人敬天無微不謹仰成 君德正在此等乃止六十年三月以陳請建儲忤 旨率長子奕清伏闕待罪凡五日 詔奕清

赴軍前效力而公仍畱內閣公自以待罪之身不敢起視事其冬
車駕自熱河回鑾公迎至石槽 上遣內監慰問甚至明年元日
諸大臣具摺上壽公亦未敢列名 上還其摺令列公名乃奏翌
日 賜宴太和殿宴畢 召入西煖閣 賜坐慰勞尋 詔視事
如故公之忠直無他腸至是乃大白及 聖祖升遐公宿閣中朝
夕哭臨悲哀逾節病日劇輿歸第 世宗御極之元年正月上疏
乞休 詔以原官致仕仍畱京備顧問其禮遇如此公嘗言黃霸
爲丞相勳名減於治郡時論者惜之吾受 恩至深非奉行文書
可以塞責故於預建國本陳奏至再至三觸冒九死而不悔又嘗
密奏請減蘇松浮賦御史張建策請於浙江開礦公密疏乞禁止

皆未嘗告人也及被譴日 詔出公摺付內閣眾始知之素有人
倫之鑿文臣如范時崇陳瓚朱軾李陳常武臣如穆廷斌杜呈泗
皆公所薦舉後多知名楊編修繩武者公門下士也其言曰公風
度端凝儀觀外朗左目有痣赤如丹砂由詞臣登宰輔皆出 特
簡不由援引外温和而內剛正單寒後進以文求謁接之藹如而
要人炙手可熱者屏勿與交退食之暇不廢絲竹一面之知或推
食解衣予之而脂膏之地未嘗染指世固有色厲內荏言清行濁
寒士不能登其堂而不免屈節於貴倖故人不能分其惠而不免
受金於暮夜者此公之罪人也世以爲知言公兩子長奕清詹事
府詹事次奕鴻河南按察僉事

右傳錢大昕撰

理密親王既廢儲位久虛 仁皇帝因命眾王大臣保立東宮時
允禩黨羽布滿中外王鴻緒後至掌書八字以示眾眾遂共保廉
親王爲儲位 仁皇帝震怒問首謀之人眾莫敢對以馬太傅齊
首銜故問擬大辟因謂眾曰朕必立一剛堅不可奪志之人爲爾
天下共主蓋謂 憲皇帝也眾莫能測 上意王太倉相國揆年
七十餘自念受恩深當言天下第一事又以其祖文肅公錫爵於
明神宗時以建儲事受惡名欲幹其蠱遂於丁酉五月密奏建太
子數千言疏畱中是年冬又有言建儲者 上不悅遂並發公疏
命內閣議處分忌公者引馬太傅故事欲陷公以死公止宮門外

不敢入 聖祖顧左右問王掞何在首輔李安溪奏掞待罪宮門
上曰王掞言甚是但不宜命御史同奏有蹈前明惡習汝等票
擬處分太重可速召其來公聞命趨入免冠謝 上坐乾清宮手
招公跪耳語良久人不能知後五年辛丑正月公復疏前事語加
激切三月十三日又有御史柴謙等十三人亦上疏如公言 聖
祖震怒召集諸王大臣降 旨責公植黨希恩并令覆奏時舉朝
失色無敢與筆覘者公就宮門階石上裂生紙以唾濡墨奏上待
罪五日 詔王掞應謫戍軍臺姑念年老免行著其子奕清隨諸
御史代往爲父贖罪明年 聖祖崩 憲皇帝卽位 召公獎譽
久之公曰天生 聖人社稷之福老臣何敢居功也

右錄宗室昭榘撰

公有古姿直不貲一日李安溪索觀命奴捧之歷階失足跌碎李不覺失聲公怡然不動

公喜菊科跣據地手捉菊蟲鄰叟意花丁也呼之不應乃戲蹴之公曰叟亦愛菊耶卽贈與之

右茶餘客話阮葵生撰

藻儒提督浙江學政最得士心時稱學聖已而洊歷六部正己率屬力持大體

右測海集張維屏錄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十一補錄

宰輔十一

張鵬翮

張鵬翮字運青號寬宇遂甯人康熙庚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少保東閣大學士諡文端文端平生居官以清節重馭歷中外早著循聲後以承審江督鳴禮與張儀封宗伯互訐一案稍存偏袒公論少之然其立朝具見節槩詩亦純實簡質自是正聲

右 國朝全蜀詩鈔小傳孫桐生撰

風俗之厚薄繫乎士習士習者小民之所望而趨也士習端而天下之風俗可得而正矣然而士習之升降豈士所能自爲必爲之

上者有以感動而興起之而後知所慕而爲善則學使之責爲至重也今 國家振興文教愛養人才所以委任學使者亦既專且重矣而數十年以來士風未盡不變禮義廉恥之俗猶未盡興澆凌之習猶未盡革者何哉蓋國家之屬望於士者欲其先德行而後文藝而學使之考校所重者專在文則士方爭務浮華以希遇合而不暇及於德行嗚呼學使之條教所以勸人與行者非不詳也其覈士行之優劣而爲之賞罰者非不嚴且備也而士卒莫之趨者則以失其教化之本而科條政令之施徒爲文具而無實也書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苟學使之所以自處者不能無分毫纖芥之私則士已窺其隱而竊議之而乃欲以科條文具動人之愧

悔豈可得乎今少司馬遂甯張公公正廉潔人不可干以私其視
學江左也行李蕭然無僦從車馬之盛既受事嚴絕請託豪胥猾
吏屏跡匿影居恆躬自節儉藜羹脫粟有布衣所不能堪者公處
之泊如其苦節清修既有以風厲士子而動其頑廉懦立之志然
後刊布條教訓之以忠孝道之以仁義傲之以非法及其衡文之
日則又屏去一切浮靡綺麗之詞惟經術是尙於是江南人士咸
曉然知公之所以教者在彼而不在此也嗚呼士習之不端久矣
其強有力者往往交結官府凌轢鄉里以爲能而其罷弱不振者
乃至蠅營狗苟莫知自愧由是望巷小民皆曰彼讀書明理義者
所爲猶且如是吾儕小人其何有焉故風俗日以益媮幾有極弊

難挽之勢使在位者盡得如公正已率屬以興起多士而爲小民
倡則風俗何患不古哉始公以都御史巡撫兩浙操守爲天下最
天子知公賢特破常格以九列大臣委以學政江南士人耳公名
久故其向風也尤易所謂舉一人而天下化者於是可以覘其槩
矣乙亥秋公試事既竣吳中四郡之士構書院於江陰學宮之東
偏中奉公位相與講習其中而屬余爲之記余謹按其實而書之
使後之人有所觀法且以頌 聖天子知人善任使並爲士子慶
云

右書院記秦松齡撰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十二目錄

宰輔十二

高其位

徐元夢

佛倫

王頊齡

蕭永藻

阿蘭泰

溫達

尹泰

陳元龍

富甯安

田從典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十二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宰輔十二

高其位

高其位漢軍鑲黃旗人父天爵已有傳其位初隸鑲白旗由筆帖
式管佐領康熙十二年逆藩吳三桂陷湖南順承郡王勒爾錦統
師討之其位隨征署參領駐防襄陽時叛鎮楊來嘉王會等頻掠
鄖西穀城南漳等縣其位嘗率二十騎往偵遇賊土地嶺知將犯
南漳馳越賊隊中創不退直入南漳城告守者爲備賊逼城三日
不能陷而遁十五年正月叛鎮譚宏引賊三萬水陸合犯鄖陽其

位率百人扼之楊谿鋪踞崖射賊相持七十餘日糧盡煮馬韉以食及副都統李麟隆率兵來援乃擊潰賊眾十九年追論賊犯穀城南漳禦戰失利諸將罪革其位職任二十七年授火器營操練校尉二十八年襲二等輕車都尉初其位祖尙義於康熙元年卒所遺世職其位弟其仕襲至是其仕卒以其位襲之二十九年七月隨大將軍裕親王福全征噶爾丹擊之烏蘭布通破其駱駝營三十三年擢參領三十五年從上征噶爾丹凱旋加一級復管佐領三十九年四月授甘肅永昌副將四十七年正月遷湖廣襄陽總兵五十二年四月擢湖廣提督賜孔雀翎纓韉及鞍馬五十六年九月自陳乞罷諭嘉和輯兵民聲名素優令供職如舊

六十年六月調江南提督六十一年七月兩江總督常爾疾劇以
印齋巡撫吳存禮暫管 上特命其位署理十二月受代尋赴京
雍正元年二月 命仍回提督任四月奏請保護 聖躬得 旨
此奏字句之外實有一片愛君之心發乎至誠非泛泛虛文可比
二年三月奏言松江之泖湖澱湖澄湖港汊叢雜江浙錯壤與太
湖毘連經兩省督撫與臣委官勘議防奸法計松江所屬通船要
口百十三處釘椿立柵以時啟閉官捐工料百姓樂趨事將次告
成奏入 諭以權宜措施必無礙商民乃善七月 賜詩有裨益
軍民資偉略劑調文武在和衷之句十月奏進黃浦漁人所網得
雙夔龍紐未刻玉印 諭曰此事若出自他人非卿奏聞朕不信

也卿乃忠心老臣封疆大吏斷不至有捏造虛誕之舉以阿諛取容今賜卿數物以示嘉悅三年五月 諭廷臣曰提督高其位前署總督印務時年羹堯奏其年老衰憊兩耳重聽貪位隱飾貽誤地方不應畀以重任是以 聖祖仁皇帝降旨罷其署理及朕卽位猶記年羹堯之言特召高其位來京陛見朕視其爲人老成忠厚善氣迎人雖已年老精力猶可任用適值年羹堯在京遂令伊詢問高其位觀汝筋力尙可爲朕效力數年不得固辭目下見有鑾儀使一缺旗下都統一缺著量其力之所能自行陳奏彼時高其位奏都統事務向來不甚熟練鑾儀使又無可效力之處朕遂降旨令其回松江此乃出自朕意加恩老臣並非年羹堯贊助之

力在年羹堯必隱其從前之參劾反市德於高其位而高其位不知亦以爲出於年羹堯贊助之力也去年高其位奏進松江漁船所獲玉寶朕賞以四團龍補服等物又值年羹堯在京必又向高其位居功冀其感激聞年羹堯將一無賴小人薦與高其位高其位卽授以把總未幾又特拔爲千總此事卽向時督撫提鎮中皆所不免年羹堯尤視爲常事但高其位向被年羹堯參劾及朕加種種之恩皆特出朕意與年羹堯毫無干涉而年羹堯竊君恩爲己功高其位奉私囑如公令卽此見年羹堯之巧詐營私隨處要結而內外臣工之爲所愚者不少矣九月授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加太子少傅其位以衰老不勝機務奏辭 詔俟交代後

卽來京供職四年五月至京改隸鑲黃旗尋乞休 諭以拜跪艱
難高年常有之事不必遽行求退十月十八日生辰 賜扁聯及
服食等物銀一千兩十一月復乞休得 旨卿宣力年久恪慎奉
職老成練達茂著賢聲是以簡預機務用昭優眷前以老病乞休
朕未忍俞允特命供職數年以示眷念耆舊大臣之至意今復行
奏請情詞懇切准以原官致仕五年正月卒 命王大臣侍衛奠
茶酒 賜祭葬如例謚曰文恪十二年十月入祀賢良祠原襲之
二等輕車都尉循例改騎都尉以其次子纘勳襲長子起康熙五
十九年由廕生授四川茂州知州六十一年遷陝西漢中知府雍
正五年遷湖北荊州道十年內升光祿寺少卿十一年三月遷鑲

黃旗漢軍副都統四月授兵部右侍郎十二年二月協理步軍統領十三年二月擢兵部尙書尋協理鑲黃旗漢軍都統復兼署正白旗漢軍都統九月罷尙書任以都統銜在 雍和宮行走十月刑部劾起前署都統時短價勒買原任侍郎黃炳房屋挾嫌捏奏其隱匿入官家產株連無辜酷刑鍛鍊又私買本旗管下女口兵部劾起任尙書時恣意專擅紊亂章程徇私袒護假公洩忿十一款革職逮問得實論斬乾隆元年 命發往軍臺效力贖罪七年回旗十三年十月卒

右 國史館本傳

高其位字宜之初漢軍鑲白旗人後改隸鑲黃旗父天爵江西建

昌知府逆藩耿精忠陷建昌執天爵入閩誘之降不從拘於獄天爵陰結死士約大兵至爲內應謀泄被害 贈太僕寺卿諡忠烈其位其長子也康熙十三年從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討逆藩吳三桂於湖廣委署軍營參領大軍次襄陽其位率二十騎偵賊虛實值賊將王惠率其眾二萬潛越南漳來犯至土地嶺與之遇卽令飛騎還報而自帥所部突入賊眾皆辟易馳至南漳躍壕抵城下呼守者戒嚴賊還犯南漳城圍三日以有備得不陷叛賊譚宏率舟師三萬犯鄖陽其位以百人扼楊谿鋪踞崖射賊多應弦踏相持七十餘日糧盡煮馬糲以食會副都統李麟隆至合擊大敗之二十八年襲二等輕車都尉明年從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全

出口外遇噶爾丹於烏蘭布通擊敗之攻拔其營以功最補授參領三十五年隨 聖祖征厄魯特直抵噶爾圖而還三十八年補涼州永昌副將永昌爲邊陲要地其位明法令築堡寨防守嚴密有墨爾根戴青者藉擇地養疾爲名擁眾萬餘奄至其位率百騎遙語之曰邊牆內地非奉 旨不得輒入汝無故而來何爲者戴青知不可撼逡巡而退在任八載邊境肅清升襄陽總兵歷湖廣江南提督以老疾求解職慰留之復 命署兩江總督事雍正三年晉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少傅尋致仕五年卒 賜祭葬謚文恪

右 國史賢良小傳

徐元夢

徐元夢滿洲正白旗人姓舒穆祿氏康熙十二年進士由庶吉士散館改戶部主事二十二年遷中允充日講起居注官尋遷侍講二十六年四月同尙書陳廷敬湯斌侍郎徐乾學少詹事耿介侍讀學士高士奇德格勒等 召試乾清宮 聖祖仁皇帝諭曰人之學問有一定分量眞僞易明如德格勒每評論時人學問朕心不以爲然故召爾等面試也是年十二月翰林院掌院學士庫呼納奏劾德格勒私抹記注事並言徐元夢與德格勒互相標榜因革職逮訊得 旨寬釋籍入內務府三十二年 命入上書房課皇子讀書尋授內務府會計司員外郎四十一年充順天鄉試

副考官五十年三月 諭大學士等曰內閣繙譯通本事甚緊要
如一二語不符漢文則於事之輕重大有關係內閣侍讀學士及
侍讀俱係按俸補授之人恐所繙本章不甚妥當在內廷行走之
徐元夢見今學繙譯者無能過之可授爲額外侍讀學士五十一
年同左都御史趙申喬爲會試考官五十二年擢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免隸內務府歸原旗五十三年十月充經筵講官十二月
授浙江巡撫 諭之曰浙江有滿洲兵爾當與將軍協同訓練錢
糧或有虧空爾宜清理無累百姓至於用人宜隨材器使不可求
全 賜御製詩文集及鞍馬以行明年三月疏言上年杭州紹興
台州金華衢州嚴州處州七府旱潦成災田畝邀 恩分別蠲賑

並截留漕米二十萬石以九萬石發各縣平糶貧民得資餬口而
應完額賦尙有十三萬餘兩目下青黃不接輸納維艱請俟秋成
後先徵一半來歲徵完以紓民力得 旨允行十月疏言杭州萬
松嶺自明代建立書院 本朝康熙十年巡撫范承謨興修後年
久荒廢臣鳩工整理漸有規模因擇觀風考取諸生及學臣歲科
兩試前列者肄業其中捐資給以膏火無不踴躍樂從第書院未
有嘉名請 御書扁額俾諸生出入瞻仰動其欽崇鼓舞之志並
賜日講解義古文淵鑑諸書 御書諸法帖以廣文教 上悉
允之 賜浙水敷文扁額因復奏以敷文二字爲書院名五十六
年正月左都御史及翰林院掌院學士缺員吏部疏奏 上曰是

當以不畏人兼學問優者任之遂特命徐元夢爲左都御史兼
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經筵講官並教習庶吉士五月諭
以科場中鑽營積習未除主考與同考官有聲名不好者宜糾劾
之俾知警戒於是劾罷編修儲在文張起麟徐用錫沈宗敬宮鴻
歷叢樹等又劾罷聲名平常之任滿學政王雲錦林之睿車鼎晉
萬經鄭冕魚翔等五十七年五月遷工部尙書仍兼翰林院掌院
學士教習庶吉士六十年十月上曰徐元夢乃同學舊翰林康
熙十六年以前進士祇此一人矣因賜以詩有常懷舊學窮經
史更得餘閒力簡編之句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正月命入
上書房課皇子讀書二月同大學士張鵬翮尙書田從典左都

御史朱軾侍郎張伯行李紱掌院學士阿克敦勵廷儀奉 詔甄別翰詹各官不安本分有玷官箴者勒令解退回籍五月因大學士富甯安畱辦西路軍營事 特命署理內閣大學士兼署左都御史充明史總裁官十月調戶部尙書仍辦大學士事 賜御製詩有報國訐謨切銜恩翊贊勞之句二年充經譯鄉試正考官四年八月以繙譯本章錯誤吏部議革去署大學士戶部尙書請交刑部得 旨徐元夢在內廷行走多年從寬免其交部著革職在內閣學士之列辦理票簽本章一切繙譯事務效力行走八年以前任浙江巡撫失察呂畱良逆書應革任 命同繙譯中書行走十三年二月充繙譯鄉試副考官是年八月 今上御極 命南

書房行走尋 諭曰徐元夢年逾八旬效力甚久茲當 皇考龍
馭上賓繙譯祭文甚屬敬慎著卽補授內閣學士十月授刑部右
侍郎自以年老衰邁不能辦理刑名事件疏辭得 旨調禮部右
侍郎會纂修 世宗憲皇帝實錄充副總裁官 詔編輯八旗滿
洲氏族通譜與大學士鄂爾泰尙書福敏董其事十二月轉左侍
郎 命入上書房課 皇子讀書乾隆元年二月同尙書徐本福
敏侍郎姚三辰奉 命閱取會試迴避卷五月同尙書楊名時教
習庶吉士奏言滿洲庶吉士宜熟悉繙譯 上命是科滿洲庶吉
士來年以清書散館七月充三禮義疏副總裁官八月以年老乞
休 上曰徐元夢耆碩舊臣今以年逾八旬精力衰邁請解其侍

郎之任朕念其情詞懇切允從所請特加尙書職銜照見任食俸
仍在史館內廷等處行走九月 上親撰 世宗憲皇帝聖德神
功碑文 特勅繙譯二年二月疏言恭遇 皇上隆禮先師 特
命國學文廟易蓋黃瓦 肇舉臨雍大典於廟學配享之制宜予
釐定四科十哲之目雖始自論語後旣以顏子特配先師因升子
張於殿以補其數 聖祖仁皇帝復以朱子昌明聖教有益斯文
命禮臣升躋神位於十哲之次是殿享不盡沿舊制也如有子
之言行氣象與聖人相似最爲游夏諸賢所推尊允宜升堂配享
至宰我冉求一因短喪有不仁之責一因聚斂有非徒之斥向來
論者謂宜移祀兩廡其舊在兩廡之南宮適處不齊俱以君子見

稱於孔子亦宜並予升配用明 聖朝崇尚德行也疏下大學士
九卿議以有子升祀子夏之下移祀朱子於子張之下國子監及
直省府州縣學均遵行九月復乞休 上曰徐元夢老成望重雖
年逾八旬未甚衰憊可照舊供職量力行之不必引退其繙譯日
講春秋等書暨一切碑文祭文並姓氏館咸安宮事務另派員代
管以便顧養四年正月二日 召同諸大臣賦柏梁體詩以扶鴻
朝序歲月延賢爲韻五月 諭獎扞誠宣力諸大臣加太子少保
六年九月薨疾 遣太醫院診視 賜葺築十一月疾劇 上諭
大學士等曰尚書徐元夢人品端方學問優裕踐履篤實言行相
符歷事 三朝出入禁近小心謹慎數十年如一日謂之完人洵

屬無愧且壽逾大耋亦廷臣中之所罕見者前因年老乞休特加尚書銜復加太子少保照見任食俸俾得優游頤養以享遐齡今冬在家患病卽命太醫調治並賜淺藥近聞病勢日漸沈重朕本欲親行看視因舉行慶典在卽不便前往著皇長子永璜往視其疾冀其痊可儻至不起著賞銀二千兩辦理後事令和親王皇長子往奠茶酒再加贈太傅准入京師賢良祠以示朕優禮耆舊格外加恩之至意翌日卒年八十有七遺疏入諭部議卹賜祭葬如典禮謚文定

右 國史館本傳

按年譜公名元夢字善長號蝶園姓舒穆祿氏舒與徐滿音略同

而字義亦近故天下稱蝶園徐先生公知名早仕宦垂六十餘年性剛介負義不苟隨人可否中年以後精研理學益以涵養言貌溫溫若惟恐傷人者而中持白黑卒無所依違附和蓋信道篤而力行不惑者也公生十有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乙卯散館以主事用越九年由主事改官中允充日講起居注官遷侍講康熙二十六年命入內廷授皇子書同官德格勒善言易爲言事者所劾事連公下獄免死入辛者庫三十八年起爲內務府員外郎越四年再革職尋起爲內閣侍讀學士壬辰充會試同考官再遷內閣學士出辛者庫距其得罪之始凡二十有六年出爲浙江巡撫又越二年由巡撫入爲都御史兼掌院學士先是都御史員缺

上諭廷臣保舉學問好不畏人如徐元夢者隨有是命六十一年冬 駕幸南苑公未及從 御製詩一章並序副以食品遣使於夜分呼正陽門入卽家以賜蓋 聖意以病中忽憶及三十年以前詞臣罕有存者故以是貺公凡孤臣直節不容於眾口顛躓至再三在 聖祖朝間有而晚節類被榮遇不令湮鬱以終至於既老而蒙異數如家人父子則惟張伯行李光地及公數人而已 憲皇帝卽位以舊學故特重公有加禮雍正元年由工部尙書協理大學士事充明史總裁官改戶部四年坐緝譯謬落職在內閣學士上行走八年再黜坐撫浙時失察案 今天子改元之初復內閣學士遷禮部侍郎充實錄及三禮館總裁仍 命入上

書房授書 皇子四年加太子少保六年之冬公疾革 上遣使
問所欲言公伏枕流涕曰臣受恩深重心所欲言口不能盡使者
既返呼曾孫常取論語檢視良久乃罷及卒 上痛惜之爲頒
特詔優卹視大學士榮哀備矣公撫浙時清約若寒素捐俸葺敷
文書院以惠學者高安朱公踵行之兩浙人文之盛自此始凡繙
譯經書不經公手定於文義或毫釐千里故今稱善譯無有出其
孫步軍統領赫德之右者七年其嗣君爲公卜宅兆將下窆求誌
墓於今相國西林鄂公相國之季故戶部尙書名爾奇公爲余庚
戌座主出公門相國因命余按譜爲稿草狀其大略便取擇焉

右行狀陳兆崙撰

余始至京師長洲韓公安溪李公皆爲余道蝶園徐公之爲人時
余方奔走衣食而公顛躓於宦途無因緣相見癸巳春余出刑部
獄蒙 恩召入南書房嗣移蒙養齋與公一見如舊相識共事十
年始灼知公所祈嚮具得其往事公始仕會明珠索額圖執政以
利權相傾各樹羽翼中朝士大夫非陰自託各有主張宦不得遂
當是時顯與爲敵者惟潛菴湯公環極魏公柴立中央而無所依
附者韓李外可指數也索額圖生而盛貴性倨肆有不附己者常
面折顯斥之明珠則與其黨深相結異己者陰謀陷之而務謙和
輕財好施以招來新進及海內知名士公爲庶常李公掌翰林院
事嘗薦公及德公格勒 上時召見講論經義德公嘗扈從巡行

明氏使人奉萬金爲裝固辭裝已治無所用之公散館第二等例以科道用索額圖惡公不附己奏改部屬用此明氏尤欲致公公爲童子試京兆與明氏子成德名相次成進士同榜選庶吉士屢相招皆不就爲部屬時以公事見珠必徧贊於廣眾中及改官中允遷侍講上一日詢公之爲人珠以誠實對選講官列薦名先於學士公終不一至其門而德公以撲誓陳言大惡於珠天久不雨上命筮遇夫問其占進曰澤上於天將降矣而卦義五陽決一陰小人居鼎鉉故天屯其膏決去之卽雨上愕然曰安有是遂以珠對時索氏已挫於珠矣始上親政方冲齡額圖首建謀黜輔臣專橫者百僚懾伏而珠善結左右親近爲腹心耳目其黨

徧布中外雖有賢者慎自守不求親媚而已終莫敢齟齬惟康熙
十有七年京師地連震 上晝夜坐武帳中魏公環極直入奏天
變若此乃二相植黨市權排忠良引用僉壬以剝烝黎之應繼之
者則德公用此名震天下而珠亦駭遽不自安自是以後蜚語時
上聞謂公之父爲兩江制府麻勒吉僚屬黷貨不貲公與德公比
議朝政適靈臺郎董漢臣上書言時事多所指斥下內閣九卿大
學士勒公德洪尙書達公哈塔及湯公謂書中豫教太子崇節儉
宜施行而眾陰撓之駁議至再三以湯公尤珠所深疾也由是眾
口誼騰稱湯公不欲 上親教太子覬爲師傅公與德公亦然先
是 上嘗詢公所學視德格勒孰優公自陳遠不逮也至是復舉

某與公相衡而德公奏公遠過之請 上面試忌者遂言公及德
公交相推引湯公實陰主焉越日 召試尚書陳公廷敬以下文
臣十二人於乾清宮公與德公方屬草有 旨責讓德公遂於試
文後申辨公詩亦未成 上命同試諸臣校勘眾相視無言而湯
公獨以公文爲是又 命廷臣公閱湯公執前言且謂德公品學
素優不宜以文字黜是日翰林院奏劾德公削五級畱任時湯公
爲東宮講官 上遂命爲師而公亦爲 皇子師珠復使所親謂
公此非福也惟歸誠於執政或少安公不答是秋 上御瀛臺教
諸皇子射公不能挽強 上怒以蜚語詰責公奏辨 上震怒命
扑責被重傷 命籍其家父母皆發黑龍江安置然 上意終憐

公其夜 命醫二人治其瘡翌日復 召詣 皇子書堂時大雨
裹瘡至宮門跪泥中見御前侍衛卽號泣求轉奏臣奉職無狀罪
應死臣父廉謹當官數十年籍產不及五百金望 明主察之且
臣父母皆老病臣年正壯乞代父謫戍尙能勝甲兵盡命力眾皆
掩耳而去之有關公名保者最後至斥公而入盡以公言奏 上
立赦公父母則已繫檻車就道矣及諸途觀者夾路皆感泣遂復
公官仍侍 皇子冬杪翰林院奏德公私刪起居注有 旨問公
知否會 太皇太后升遐各以尉二人甲士二十人監守於私室
次年二月下獄始至卽以三木訊公旁逮也撞擊數十脛大如股
禁親屬家僕毋通席地臥求水漿不得獄卒刻時以至提木索而

搖之毒痛自分必死適侍衛某人視族姻公辨其聲大呼曰上命問我非欲殺我也其人就視出謂典獄者曰此人死我必入告由是家人得入進食飲而湯公亦以教東宮議董漢臣事得咎桐城張文端相國嘗語余曰偉哉華野郭公人傑也往時蜚語數聞所陷有至死而不知其故者科道糾參同僚舉首下西曹可使無罪者死於非刑而上不知其所以死賴郭公訟言聖主剛明故至於今王道蕩蕩吾儕得甘寢達旦耳蓋謂湯公及公與德公事也起居注故事數易稿然後登籍德公所刪易乃未登籍之稿公晨夕教皇子守官分局無由與知而獄辭上當德公大辟立決公監候秋後絞上特旨改德公監候公免死鞭一百荷校三

月妻子入辛者庫逾年公主出降科爾沁公一子一女主旗務者
遂以公女媵時德公遇赦出獄歸本旗遂使盡室以從公素不善
騎公主疾或請於 上遣公往視相去千餘里刻日反命從者二
人一道斃公人反命出昏陪兼旬不起蓋自郭公劾奏珠雖落職
家居而所引用已盡列要津每承意觀色以求躋其忿好又善事
勢貴與相應如影響也珠既老其黨亦漸散安溪李公日見親信
上亦久而察公之忠誠歲壬午復用爲內務府會計司員外郎
是秋充順天鄉試主考壬辰以內閣侍讀學士副左都御史趙公
申喬爲會試總裁尋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特旨出辛者庫
復旗籍甲午巡撫浙江丁酉遷左都御史兼掌翰林院事逾月晉

工部尙書教習庶吉士自乙酉冬李公入相 上萬幾之暇時召
入獨對同列無與班者李公南還公繼之恩遇幾與比並公與人
敬以和貴賤老少如一長翰林數年物望所歸鮮不薦達老而篤
學共事蒙養齋暇卽就余考問經義時江浦劉無垢秦州陳次園
常在側交口而責余曰有是哉子之野也徐公中朝耆德且爲諸
王師子抗顏如師而誨之如弟子可乎余應之曰吾以忠心答公
之實心耳子視公遂出孔道輔下乎諸王侍衛中有年逾三十始
讀大學而請余講以所聞者至秦誓作而言曰所云一个臣吾視
徐公良然嗚呼卽是而公之誠於中而動於物者可見矣 上晚
而信公甚篤嘗 賜詩稱爲同學老友時太夫人四體猶康彊屢

朝 皇太后於慈甯宮禮賜備至而德公已老死微外矣然其部
大人皆敬信將校尊事之身死猶善視其子孫公爲余言之未嘗
不慘悽而顏變也

右記事方苞撰

徐文定公元夢舒穆祿氏揚武勳王裔也公父生公時夢一老叟
至自云徐姓因以命名爲誌公中癸丑文進士與韓慕廬同榜高
不逾人鼻髯然如紫纓絡性和藹遇大節侃侃雍正中廉王允禩
貝子允禔以覬覦大器 世宗命諸大臣議其罪公首言二王之
罪誠不容誅願 皇上念手足之情暫免一時之死等語情詞肫
摯 上爲之動容尋以罪謫爲中書舍人公卽抱案牘持鉛管從

事諸同侶有遜之者公曰否此僕之職敢不黽勉從事退與諸舍人講寅誼其不苟也如此其孫舒文襄公復以勲業見稱於世

右錄宗室昭榘撰

李文貞薦善長與德格勒並有學行康熙五十七年授兵部尙書雍正元年攝大學士乾隆七年卒 詔稱徐元夢學問優裕踐履篤實謂之完人可無愧焉

右測海集張維屏錄

施愚山製芋帳題詩其上贈林茂之名曰詩帳徐蝶園製詩枕名流多題詠二事俱韻

右亞谷叢書張維屏錄

佛倫

佛倫滿洲正白旗人姓舒穆祿氏初由筆帖式遷兵部主事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五年遷詹事府中允尋遷工部郎中歷少詹事洊陟大理寺卿十八年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時逆孽吳世璠尙踞黔滇是年六月佛倫奉 命同侍郎金鉉赴湖廣總理糧餉九月疏言進黔兵餉至鎮遠後皆資陸運因量設塘站數處集夫遞送惟是黔民遭亂稀少請 敕將軍督撫招徠土民貿易以裨糧運 從之十九年兼理四川糧餉及賊平還京二十二年遷刑部侍郎二十三年 命同吏部侍郎陳廷敬兵部侍郎阿蘭泰副都御史馬世濟管理錢法疏請令各省有蘆課關稅之所辦銅齋

解寶源局以廣鼓鑄下工部議行二十四年調兵部侍郎尋擢左都御史疏言科道各官有受屬陳奏結黨誣陷及給假終養丁憂不在家靜守徧遊各省挾制督撫諸弊請嚴定處分下吏部議行二十五年遷工部尙書二十六年二月調刑部九月調戶部先是河道總督靳輔言高郵寶應諸州縣下河宜築隄東水入海按察使于成龍以隄工難成請疏濬下河及海口 上遣侍郎孫在豐往董疏濬事靳輔又言宜自高家堰起加築重隄東各壩減洩之水出清口歸黃河而停濬下河並請於隄外涸出田畝設官清丈以爲屯田可增錢糧百餘萬 上曰朕從利益民生起見非爲錢糧著佛倫與侍郎熊一瀟給事中達奇納趙吉士會同江南總督

總漕確勘議奏尋議應如靳輔所請二十七年漕運總督慕天顏疏劾佛倫勘議河工皆從靳輔臆說不願與屯之占田厲民孫在豐疏言前佛倫與臣等會勘河工時原議海口應濬擬有疏稿後忽改爲加築重隄停濬海口之疏雖係佛倫主稿實靳輔陰謀御史陸祖修復劾佛倫往勘河工屯田二事左祖河臣不願公議嗣奉命九卿會議而主議者不過佛倫及尙書科爾坤左都御史格斯特等三四人卽如屯田一節尙書張玉書左都御史徐乾學力言屯田所占民田應還業主而科爾坤等置若罔聞半依佛倫所奏具稿其餘九卿有不見議稿隻字者疏入下部嚴察議奏會御史郭琇疏劾靳輔偏聽幕友陳潢阻撓下河開濬又劾大學士

明珠余國柱與佛倫結黨營私諸款 上諭責佛倫往勘河工屯
田所議偏徇且凡會議時挾私好勝 命解戶部尙書任 召靳
輔于成龍同郭琇佛倫熊一灞達奇納趙吉士入對佛倫乃奏停
屯田有丈出民田概還業主其暫設同知縣丞等官並裁汰於是
部議佛倫應革職 上曰佛倫任工部時極其勤勞凡奉差遣亦
能勝任但議此事舛錯殊甚著畱其佐領以原品隨旗行走逾月
授內務府總管二十八年山東巡撫缺 諭大學士等曰山東紳
衿最稱桀驁且好結朋黨宜簡用風力之人爲巡撫著以佛倫補
授二十九年正月疏言沂州等州縣衛所未完康熙二十八年錢
糧請於麥收後開徵 上曰山東本年地丁錢糧全行蠲免原欲

使小民終年休息若帶徵未完舊欠必至借端滋弊著於三十年
帶徵六月佛倫疏言東省賦役不均凡紳衿貢監戶下悉免雜差
遂有奸民詭寄田畝規避徭役請通限兩月之內許其自首改正
嗣紳衿等田畝令與民人一例應役以釐剔積弊得旨徭役不
均偏累小民所奏改正釐剔具見實心任事並不瞻徇直省應一
體行七月佛倫疏言東省本年蠲免正賦臣仰體皇仁勸諭大
戶酌減佃租一分至五分不等請嗣後直省凡遇恩免賦糧七
分蠲免業戶三分蠲免佃種之民又言東省本年豐收紳民願每
石捐輸三合以爲積貯合計得穀二十五萬餘石用備荒歉政並
下部議行三十年革職縣丞譚明命許吏部主事朱敦厚任濰縣

知縣時婪贓事下佛倫勘鞫佛倫言敦厚加派婪贓經前撫臣錢
珏審實敦厚因浼求原任刑部尙書徐乾學貽書錢珏徇情銷案
請 敕部議處乾學等皆就職三十一年擢川陝總督明年西安
鳳翔饑佛倫請暫減二府額銷鹽引之半又言西安駐防官兵糧
草州縣苦於遠解請於距省四十里可通水路之曹店設倉收兌
事俱下部議行三十二年冬入 覲 賜冠服遣回任加禮部尙
書銜三十三年授禮部尙書三十五年 上親征噶爾丹 命與
大學士阿蘭泰尙書馬齊分班值宿禁城三十八年授文淵閣大
學士初佛倫任山東巡撫時疏劾左都御史郭琇前任吳江知縣
虧帑事且言琇父郭景昌原名爾標係明季御史黃宗昌家僕曾

入賊黨伏法琇私改父名濫請封典應予追奪部議如所請三十九年二月郭琇以湖廣總督入覲具疏訟佛倫誣讎其父上詰問佛倫以訪聞舛錯對下部察議應革職援赦得免三月以前任總督時散給陝西籽種銀兩不確察各官侵扣那用諸弊應降四級調用上命以原官休致明年卒四十四年上諭大學士馬齊曰佛倫爲總督時密奏涼州總兵師帝賓騎射不堪朕諭以師帝賓爲三屯營副將時騎射之佳大臣侍衛皆知乃佛倫終劾之而佛倫亦於此壞名又密奏趙良棟不可居甯夏乞召赴京師後良棟來朝朕命之歸良棟奏曰有人言臣不宜居甯夏臣不便歸朕問何人良棟言佛倫以告索額圖而索額圖語臣以此

觀之入之無恥未有如佛倫者凡密奏之事皆朕親手封發卽左
右人亦不得見此皆體密奏者之心而重其事也佛倫自行密奏
而反以告人猶可比之人數乎四十九年戶部虧空積年承辦草
豆銀兩事覺 上命從寬就見在得贓人員於未審之前以所得
之銀歸款免其革職拏問因 諭諸大臣曰戶部弊端始自尙書
科爾坤佛倫後來諸臣因循成習以至於此凡爲大臣者理應廉
潔自守黽勉從事方爲無忝厥職也

右 國史館本傳

王頊齡

王頊齡江南華亭人由康熙十五年進士授太常寺博士十八年
詔舉博學鴻儒吏部尙書郝惟訥薦頊齡詩詞風雅品詣端醇
召試一等授編修纂修明史二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順天武
鄉試副考官二十一年正月上元節 上御乾清宮 賜大學士
等宴做柏梁體賦詩頊齡與焉二十二年二月充平定三逆方略
纂修官十月遷右贊善二十三年四月遷侍講充福建鄉試正考
官十一月提督四川學政二十五年三月丁母憂服闋補原官二
十八年四月轉侍讀六月遷侍講學士九月左都御史郭琇劾少
詹事高士奇與頊齡弟左都御史鴻緒植黨營私頊齡結士奇爲

婚姻不願清議爲之納賄請託 上命項齡偕士奇鴻緒並休致
十月 詔項齡畱原任三十年八月轉侍讀學士尋丁父憂三十
六年起補原官復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一月遷少詹事三十九年
遷宗人府府丞四十二年五月擢禮部右侍郎四十三年二月轉
左是年 聖駕南巡幸項齡第秀甲園 賜御書蒸霞扁額四十
六年 上南巡閱河復幸秀甲園五十一年五月調吏部左侍郎
十月充經筵講官五十二年五月擢工部尙書八月充恩科鄉試
正考官五十四年二月充會試正考官尋充書經傳說彙纂總裁
五十五年四月因祈雨不到降三級畱任革 恩詔所得廕生五
十七年九月授武英殿大學士雍正元年癸卯 詔開鄉會恩科

項齡以康熙癸卯舉人得重與鹿鳴宴五月 上垂念耆舊大臣
加項齡太子太傅九月以老乞休得 旨卿品行端凝學問淵博
典章政事經歷最多 聖祖簡任機務以來鎮靜和平實心任職
勤勞歲久卿係 先帝舊臣正欲藉資贊襄以臻上治著照舊供
職欽此二年再疏乞休 上復慰畱並 諭內閣曰 皇考簡用
之人如因衰老休致朕心不忍王項齡年邁之人間時行走可也
三年七月患病 命御醫診視 賜葷餌令加意調攝八月卒年
八十有四 諭曰王項齡係 聖祖仁皇帝擢用大臣宣力多年
和平安靜簡任機務恪慎自持朕卽位以來特加恩眷伊去歲以
年老乞休朕念 皇考時大臣無幾每見伊等心甚愴然不忍遽

允所請降旨慰留待三年後始行予告繼聞伊告病卽遣醫診視
賜藥調理望其漸次得痊不意竟至溘逝豈朕體恤舊臣之意有
未誠耶朕心甚爲傷悼特贈太傅恩予賜卹加祭二次並輟朝一
日官員有係伊門生者令其素服持喪各部院漢官俱令前往祭
送以副朕惓惓老成加恩耆舊至意 賜祭葬諡文恭弟九齡康
熙二十一年進士由庶吉士改授編修二十四年充政治典訓纂
修官二十五年以病乞假回籍二十七年入京供職三十年遷左
參議尋丁父憂三十三年服闋補右參議旋遷侍講學士三十四
年充日講起居注官三十六年充武會試副考官十月遷少詹事
三十八年遷僉都御史三十九年充會試副考官七月擢內閣學

士四十二年二月擢禮部右侍郎時項齡轉禮部左侍郎疏請迴
避調兵部右侍郎十月轉左尋調吏部右侍郎四十五年四月轉
左四十六年十二月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四十八年十二月卒於
官 賜祭葬如例鴻緒自有傳

右 國史館本傳

文恭年躋大耋再疏乞休 賜詩有跡與松喬合心緣啟沃畱因
自號松喬老人

右荻汀錄張維屏錄

蕭永藻

蕭永藻漢軍鑲白旗人父養元管佐領永藻由廕生補刑部筆帖式康熙十六年六月授內閣中書十七年四月遷禮部員外郎襲管佐領二十四年八月遷郎中二十七年監督湖口關稅務尋授御史二十八年八月遷內閣侍讀學士三十四年七月遷順天府尹三十五年十二月擢廣東巡撫三十七年三月疏言開鑪鼓鑄原爲便於兵民而粵東偏在海隅用錢無多開鑄將及三年錢文倍增錢價益減見在每千市價三錢二三分不等兵丁月餉按定例而支照市價而用已屬苦累距省遙遠各搬運需費領一兩之錢不及數錢之用民間亦因錢價日減貨物難行暫停鼓鑄爲便

八月疏言鼓鑄雖停其局內存錢照舊搭放兵餉自夏徂秋錢價更賤兵丁月餉無幾請卽支給全糧俾有實濟俟錢價稍昂再行搭放十一月疏言兩廣鹽政沈愷曾一年差滿請展限一年俾理積年未完課銀五十餘萬兩未銷鹽引一百餘萬道下部議並從之三十八年十月疏言開山掘礦招集多人羣聚一方良莠混雜臣受事之初再三通飭嚴禁乃近有長甯縣匪徒集眾私採臣卽飭惠潮道察究完結知縣尤鵬翔不先通報難以姑容請 敕部議處下部議革尤鵬翔職三十九年正月疏言廣州府屬之南海番禺東莞新會四縣幅員遼闊逼近海洋最爲難治必須選調賢能前撫臣高成爵選員調補南海東莞部議二縣不在欠糧難完

應調之例未准行臣思在昔荒逃逋賦故止就欠糧議調今遷復
日久不患民賦逋而患盜賊未弭請以清遠乳源茂名海豐知縣
張象乾姚炳坤錢以埏白章調補南海番禺東莞新會四縣得
旨如所請行後不爲例十二月給事中湯右曾疏劾永藻與總督
石琳於瓊州府屬擾害黎峒致黎人爭鬪事遲至一載始行具題
其交相徇庇可知縱貪殘之屬員股民漁利吏治安得不做民生
安得不困民生旣困遂爲盜賊如在海則有電白陽江在山則有
英德翁源及普甯縣富美寨等處橫行劫掠雖經剿滅而民間受
害已多不知平日之察吏安民者奚在也 上遂調廣西巡撫彭
鵬至廣東永藻調廣西仍 命回奏下部察議應降二級調用得

旨從寬畱任四十年三月入覲諭曰彭鵬在廣西居官甚好爾可效彼所行爾在廣東時盜案甚多牽連數百人俱罹法網近復有黎人之事爾居官果善豈至如此爾所薦人亦未必賢嗣後但當擇清廉者舉之居官既廉辦事自善卽錢糧稍有未完百姓自爲彼勉力急公也爾其識之四十一年五月疏言粵西僻處邊陲瘴癘雜處而南甯太平慶遠思恩四府地接交夷兼轄土州縣司崗寨五十餘處尤爲難治前經九卿議定四府所屬官員缺出選擇桂林平樂等府品級相當者調補三年俸滿升用惟查南太慶思四府應州縣共二十九員桂林平樂等五府知縣以上共五十八員當奉行之始尙有久任之員可以選擇迄今一十六年

除調補參劾升任病休外多係任事日淺才守未知卽日久任者亦係循分供職與選擇調補之例不符前撫臣彭鵬於調補各員恐以地方之美惡爲趨避酌一掣籤之法實屬至公嗣後四府官員缺出應仍以五府內之廉能者掣籤調補如無可調之員請

旨特簡補授 上是其言下部議 從之四十五年四月內遷兵部右侍郎時湖廣總督石文晟疏劾咨美土司田舜年違制不法各款 上命左都御史梅鋗內閣學士二格會審與石文晟異議復 命永藻與大學士席哈納侍郎張廷樞往湖南察審還奏田舜年已故被控僭越各款俱虛誣控之向久忠等擬罪如例總督石文晟不能詳察草率題參應議處 從之四十六年正月擢都

察院左都御史九月遷兵部尙書四十八年十二月 命同副都御史王度昭往湖南察巡撫趙申喬提督俞益謨互訐事覆奏俞益謨違例抽取衡州協兵餉三十五名以致兵丁缺額應革職所訐趙申喬貪虐各款俱不實但趙申喬每事刻意苛求失大臣體亦應革職 上命俞益謨休致趙申喬畱任四十九年四月調吏部尙書十一月授文華殿大學士五十六年三月 命在議政處行走六十一年 世宗憲皇帝御極以永藻勤慎清廉加太子太傅銜 命往馬蘭峪總理 陵寢事務雍正五年十一月宗人府奏閒散宗室廣善 恩給公銜在 陵寢居住越分請 安永藻不行攔阻應革職得 旨肅永藻向來操守甚好每自恃其有操

守驕矜偏執諸事任意朕因其年逾七旬爲舊日大臣加恩優待
念景陵事重特命伊總理且令就閒散之地以頤養暮年正所
以善全之也乃不知感恩遇事推諉瞻徇不實心辦理希圖安逸
來京不候旨卽去此等疏慢之處甚多惟知阿諛允禩以長其傲
慢狂肆之罪而其特行條奏者則裁汰舊設之官員減去祭祀之
乳牛以爲節省錢糧之計不知大體深負委任著革職仍在陵
寢地方居住效力七年卒年八十有六

右 國史館本傳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 文皇后賓天 上詢儀制於宗伯倉猝
無以應蕭公永藻爲儀制司主事已預草典禮精詳周備由是深

加器重不次拔擢遂至廣東巡撫其爲巡撫也一介不取紀綱之
僕張一潔如其主以賂進者亦正色峻拒立品於臧獲中此在近
世尤難

右人史吳翔鳳撰

阿蘭泰

阿蘭泰滿洲鑲藍旗人姓富察氏初任兵部筆帖式累遷職方司
郎中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九年議政王大臣等疏薦阿蘭泰練
習部務自吳三桂叛後專司軍機文檄日夕勤勞詳慎無誤請予
議敘得 旨以三品卿用二十年三月擢光祿寺卿五月遷內閣
學士明年充平定三逆方略副總裁官兼充明史總裁官教習庶
吉士二十二年擢兵部侍郎兼管佐領明年二月 上欲釐定戶
部鼓鑄章程察除積弊 特命阿蘭泰同吏部侍郎陳廷敬刑部
侍郎佛倫副都御史馬世濟管理錢法二十五年六月擢左都御
史十一月 上閱平定三逆方略摘論贊舛錯 諭大學士曰平

逆始末阿蘭泰知之甚詳爾等可與彼酌改務令記事得實二十六年二月遷工部尙書十月以商人採輸枿木工部監收遲延部臣並應降調 上念阿蘭泰任事未久貸之二十七年二月調兵部尙書五月調吏部二十八年閏三月 上以雨澤愆期 命阿蘭泰同尙書徐元文覆審刑部獄囚奏減罪可矜疑者四十五人四月充 三朝國史總裁官五月擢武英殿大學士三十一年陝西饑阿蘭泰遵 諭同河道總督靳輔議運江淮糧石自黃河沂西安以備積貯明年噶爾丹侵擾哈密 上命飭兵預備阿蘭泰與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等議增撥京兵一千及陝西督標兵三千付甘肅提督孫思克相機剿禦三十三年復議噶爾丹逼近圖

拉請遣右衛駐守大臣費揚古鄧坦等往勦尋以逆酋遠遁奏撤
塞外新增驛站 詔費揚古還軍歸化鄧坦兵亦旋罷明年 上
出古北口 巡歷塞外 命阿蘭泰畱京綜理章奏三十五年二
月 上親征噶爾丹於克魯倫河阿蘭泰仍畱京與尙書馬齊佛
倫直宿 禁城九月隨 駕出歸化城 駐蹕黃河西界經理軍
務十月以扈從勞 賜內廐馬一奉 命赴右衛卹賞隨征官兵
奏免大同及滿洲蒙古漢軍借支銀兩俱稱 旨三十六年六月
充平定朔漠方略總裁官八月噶爾丹之台吉丹濟拉來降 上
駐蹕翰特穆爾嶺 御璫幄屏左右 召丹濟拉入 見阿蘭泰
引郎中阿爾法隨入侍 上命之出及丹濟拉退 召阿蘭泰

諭曰爾偕降人入以防不測此意甚善朕令爾出欲推誠以示不疑耳三十七年阿蘭泰同大學士伊桑阿以年老善忘奏請簡員辦理閣務上曰大學士最爲重任必平坦雍和任事謹慎者方爲稱職至於記事學士可分任之三十八年五月因伊桑阿乞休諭阿蘭泰曰爾與伊桑阿自任閣務以來凡事推誠布公不惟朕知之天下無不知者雖以年老求罷朕不忍令去也九月病劇上欲臨視遣皇子先往而阿蘭泰已卒爲輟朝一日賜銀二千兩命皇子及內大臣往奠茶酒諭廷臣曰阿蘭泰宣力年久懋著勤勞存心端誠持守廉潔應贈少保兼太子太保予祭葬如典禮諡文清四十六年十月上與大學士馬齊評論

內閣舊臣 稱阿蘭泰能強記且善於辦事云 世宗憲皇帝雍正十年入祀賢良祠子富甯安亦仕至大學士別有傳

右 國史館本傳

阿蘭泰姓富察氏滿洲鑲藍旗人性敏慎持身廉潔初任兵部筆帖式凡邊境險易道路近遠及士馬之籍皆默識之三藩反大臣議調度兵食問某地兵有幾樞曹莫能對獨阿蘭泰對甚悉兼論控制形便口誦指畫略無遺誤時皆服其明練累遷本部郎中光祿寺卿康熙二十年授內閣學士升兵部侍郎尋轉吏部擢都察院左都御史歷工部吏部尙書二十八年晉武英殿大學士深見委任 車駕時巡嘗參掌畱務屬國及百司章奏得先閱後聞

三十八年引病乞休不允比劇 聖祖欲親臨視 詔皇子先往問
而阿蘭泰病已革遂卒 聖祖震悼爲之輟朝復 命皇子視含
斂 贈太子太保 加贈少保 予祭葬諡文清阿蘭泰端凝沈
靜而勤於任事由樞部洊歷端揆所至並以清謹著稱處政府十
年謝權勢人莫能干以私居宅湫隘未嘗改易歿後家無贏餘
聖祖深知之故典禮有加云雍正元年 特恩致祭子富甯安官
亦至大學士別有傳

右 國史賢良小傳

王弇州載明代門族之盛按 本朝父子調梅以際昇平之盛者
指不勝屈如阿文清公蘭泰之子爲富文恭公甯安阿文勤公克

敦子爲文成公桂張文端公英子爲文和公廷玉劉文正公統勳
子爲文清公墉馬文穆公齊之姪爲傅文忠公恆文忠子爲福文
襄公康安高文良公斌之姪爲文端公晉文端子爲參政公書麟
皆父子宰相惟溫文簡公達孫爲相國溫福其子今相國伯勒保
尹文恪公泰子爲文端公繼善其孫爲今相國慶桂皆三代持衡
爲昇平良佐實古今所未見也

右錄宗室昭榘撰

溫達

溫達滿洲鑲黃旗人姓費莫氏由筆帖式授都察院都事遷戶部員外郎康熙十九年授陝西道御史二十五年遷吏科給事中三十三年兼管佐領三十四年授兵部督捕理事官三十五年二月聖祖仁皇帝親征噶爾丹溫達奉命隨皇七子允祐都統都爾瑪等管理鑲黃旗大營明年冬擢內閣學士三十八年授戶部侍郎四十年三月命往山陝察驗驛站馬匹還奏由大同府至德州花馬池及肅州涼州西甯莊浪蘭州等處視臆肥善馳之馬悉加烙印疲瘦者通飭換補并牒巡撫嚴劾官屬之餒飼失宜及侵蝕滋弊者得旨報聞十月列議政大臣十一月雲貴總督巴

錫疏劾遊擊高鑑審理訟案捏飾並劾提督李芳述牒咨徇隱李芳述亦劾巴錫置咨弗覆未會稿遽題奏有違成例部議令巡撫察審 上曰李芳述在西甯時甚有聲名此事似曲在總督巡撫未必從公著遣侍郎溫達前往察審明年二月調吏部侍郎尋還奏高鑑罪應徒巴錫應降級李芳述應罰俸事詳李芳述傳九月擢左都御史四十二年復奉 命往貴州鞫威甯總兵孟大志剋減兵餉事得實論罪如律四十三年遷工部尚書四十五年三月充經筵講官十月調吏部尚書 諭曰朕因吏部事務緊要特簡任爾凡銓選已有定例當遵例而行其介在兩可者時或滋弊宜加意體察四十六年十二月授文華殿大學士時纂修 本朝國

史 政治典訓 平定朔漠方略 大清一統志明史並充總裁
官五十年十月 命入旗及部院大臣舉篤行孝義之人因 諭
曰孝者百行之首爾等不可謂無灼知如大學士溫達尙書穆和
倫富甯安之孝不但眾人俱知卽朕亦深知之也五十二年 御
製七言律詩以 賜有自少存心敦孝友之句五十三年正月乞
休得 旨卿耆舊老臣才品素著自簡任機務以來恪慎和平實
心盡職勤勞歲久倚毗正殷覽奏以衰老乞休情詞懇切准以原
官致仕十二月 諭曰溫達雖年老告退尙自康健著仍任大學
士五十四年四月疾 遣太醫院診視 賜藥餌五月卒遺疏上
得 旨溫達久任機務寬厚簡靜懋著勤勞予告之後朕眷注尤

殷仍起辦事正期長享遐齡以承寵渥遽爾病逝深切軫悼下部
議卹 命皇子及大臣二員侍衛二十員奠茶酒 賜祭葬如典
禮諡文簡

右 國史館本傳

尹泰

尹泰滿洲鑲黃旗人姓章佳氏初由翰林院筆帖式補起居注主事康熙十九年遷內閣侍讀二十七年授翰林院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明年轉侍讀三十四年遷國子監祭酒三十七年授錦州佐領五十二年以病罷雍正元年正月擢內閣學士三月遷工部右侍郎七月轉左十月擢左都御史十一月疏言六科書吏賄通提塘造爲小鈔晚帖開寫口傳 諭旨或誤繙清文甚至將 皇上賞賜及問對之處任意捏造應請禁止有捏造傳發者治罪二年二月疏陳文武各官頂帶補服坐褥俱照品級等差毋許僭越又官民服用黑狐及黃色米色者應嚴禁並 從之尋充會典總

裁三年四月疏請御史試俸一年期滿如未能深信者再試一年俾賢否可詳察得 旨俞允五月以原品署理盛京禮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府尹事八月疏言奉天府所屬承德等九州縣存貯米豆甚多倉廩不敷前府尹鄒汝魯請於地丁糧內折二徵銀爲建倉之費以雍正元年二年爲則本年折二之例應停臣思粟米多貯有益兵民之口食黑豆多貯無用易朽難久請自雍正四年爲始按畝徵米按丁口徵銀停徵黑豆俾民免輓運之勞官省倉廩之費又前府尹廖騰燧請每年米豆十分借三與民春借秋還奈關外地廣民居距城遠一借一還搬運甚難多不願者州縣拘例按丁派借雖豐年亦必拖欠請令民願借者赴領不願者聽卽以

其餘照時價糶銀秋收買補則上有出陳易新之實政下無按丁派借之苦累又言錦縣甯遠州廣甯縣莊穀應徵積欠九十餘萬石若盡須建倉工費不貲關東風高土燥康熙年間所收莊穀有窖收者每窖貯穀千石經二十年無紅朽請擇近城高燥地掘窖貯穀可免繁費儻年久或有變色酌糶以免霉沔亦疏通一法也九月疏言凡部事俱有定限處分奉天將軍及五部之事有經年不完者又有應接之事而推諉不應接之事反接辦者易滋弊竇請歲遣御史一員稽查如有情弊據實參處則事內牽連人無久待之苦亦無越職之嫌諸疏並下部議行四年十月山海關總管多索禮交莊頭餘地尹泰因方運米不及派官丈收多索禮以尹

泰藉端推諉請嚴審 命吏部侍郎查郎阿往鞫議降調得 旨
解府尹任仍以左都御史協理奉天將軍事五年閏三月將軍噶
爾弼奏言 盛京海洋應增設水師營尹泰疏稱錦州復州蓋州
海洋係達登州海口非大海比且旅順口天津俱有水師營儘可
輪班巡察若增設則製船造房及兵餉等項需費浩繁究於巡察
無益下議政王大臣議令噶爾弼尹泰畫一具奏兩人仍各執前
說 諭曰盛京添設水師營如果於巡察有益卽多費錢糧亦應
舉行若屬無益何用添設議政王大臣再議尋議如尹泰所奏停
止六年八月以遺漏入官家產財物革職先是康親王壯丁裴含
章訐告尹泰抑勒入官房價強買奴僕等款尹泰解任來京下刑

部鞫訊得含章欠交官帑內監造挾仇誣控狀尹泰事得釋十一月特旨開復七年正月諭曰滿漢大學士俱各全備辦理妥協無庸再增因聖祖仁皇帝時所有年久老臣今在朝者甚少時深注念尙書陳元龍左都御史尹泰歷事聖祖多年屢經任使雖年近八旬而精力尙健著加恩授額外大學士以示優眷至意尋授尹泰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十一年二月充玉牒館副總裁十三年冬恭修世宗憲皇帝實錄命尹泰充總裁乾隆元年三月以老病乞罷上未許三年七月復陳病衰日甚虛曠職守懇予解退命以原官致仕九月卒遺疏入諭曰尹泰耆舊老成宣力年久皇考簡拔於退休之後游陟綸扉甯靜

和平奉職惟謹去年伊子繼善來京陛見朕因尹泰年邁授尹繼善刑部尚書俾朝夕侍養伊以老病乞休朕慰留再三始允所請昨舊病作遣太醫診視冀其痊可今聞溘逝深爲軫悼已命散秩大臣賜奠茶酒加太子太傅於應得卹典外加祭一次以示優禮舊臣至意尋賜祭葬如例謚文恪子尹繼善官至大學士自有傳

右 國史館本傳

陳元龍

陳元龍浙江海甯人康熙二十四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入直南書房二十五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四月元龍侍班 乾清宮西煖閣 上顧元龍曰朕素知爾精於楷書可寫大字一幅 命就 御前作書 上嘉獎以 御書闕里碑文示之二十八年前都御史郭琇疏劾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鴻緒等植黨營私元龍與士奇結爲叔姪不顧清議爲之招納賄賂有玷朝班乞罷斥 詔元龍及士奇鴻緒等休致回籍詳見士奇鴻緒傳三十年十月 詔復任三十三年遷侍講尋轉侍讀三十四年 御書鳳池良彥額並 御書一卷 賜之三十五年隨 上征噶爾

丹三十六年遷右庶子三十八年充陝西鄉試正考官三十九年遷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學士四月上御便殿作書賜內直翰林同觀諭曰爾等家中各有堂名不妨自言當書以賜元龍奏父之闈年逾八十擬愛日堂三字御書賜之四十二年擢少詹事充經筵講官十月遷詹事四十三年以父病乞終養上俞允並諭曰爾思親念切天氣漸熱可卽起身賜其父人蔭二斤復令攜賦彙歸校對增益四十四年上南巡元龍迎駕上慰問並詢及其父賜御書南陔日永額並賜其父人蔭金扇等物又追賜其母陸氏慈教貽休額諭曰元龍家有老親不必遺送尋丁父憂四十九年服闋擢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

吉士復充經筵講官五十年授吏部右侍郎四月轉左八月擢廣西巡撫上曰爾至廣西當使文武和睦兵民相安巡撫有管兵之責宜不時操練爾任翰林年久朕特試用邊疆之職觀爾辦事宜盡心加勉五十二年疏言自廣東歉收米穀騰貴臣不敢遏糴聽商販運米以濟遂致廣西乏食米價亦增臣見已借支藩庫銀一萬兩遴員赴湖南採米平糶下部知之五十四年三月疏奏見行事宜三條一桂林貯穀高建倉廩百餘間以避潮溼一興安縣陡河水通灘江達廣東爲三楚兩廣運糧要道舊閘傾圯率屬捐俸修築一養濟院外別構屋數十間收養鰥寡又立義學卽以貧士爲師量給脩膳勸育嬰堂施藥餌設粥廠以賑窮民下部知之

五十七年擢工部尚書復充教習庶吉士六十年調禮部尚書疏
言各省貢監生願應順天鄉試者於鄉試前一年齋本省地方官
印文投監肄業臨場取同肄業監生連名互結並同鄉京官印結
移送入場以杜頂冒又選拔停止年久請照康熙三十六年例令
學臣於府州縣每學優等生員中選拔一名送國子監肄業並
從之六十一年 世宗憲皇帝御極 詔元龍奉守 景陵仍食
禮部尚書俸雍正元年五月吏部以 恩詔題給臣工 誥命得
旨陳元龍係年老一品大臣朕念 景陵緊要重地特行遣往
伊當樂於行走乃反不樂往若似罪謫者到處怨望此等之人雖
加恩亦不知感其應得封典廕生俱不必給七年正月 諭曰滿

漢大學士俱各全備辦理妥協無容再增因 聖祖仁皇帝時所
有年久老臣今在朝者甚少時深注念尙書陳元龍左都御史尹
秦歷事 聖祖多年屢經任使雖年近八旬而精力尙健著加恩
授額外大學士以示優眷至意尋授元龍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
尙書先是元龍任廣西巡撫時以廣東方開捐例赴捐者懼湖廣
江西灘河及梅嶺險阻稽運盡向廣西採買米價騰貴疏請廣西
一體開捐下部議行嗣廣西巡撫李紱請將廣西監穀爲開墾費
上曰廣西捐穀係陳元龍王沛愼經手其間有名無實首尾不
清之處甚多李紱難於料理故借開墾之名以爲開銷虧欠之地
著陳元龍王沛愼前往廣西將此項徹底清楚儻有不清著李紱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三
據實參奏紱旋奏稱元龍廣西捐穀自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五年停止桂林梧州柳州南甯四府共收百十七萬八千餘石當日因捐納之人買穀需時願交穀價經前任布政使黃國材議定每石折銀一兩一錢各府自存六錢爲買穀解倉等費內有贏餘係管捐府廳分得其餘銀五錢按察使及本道各分得四分元龍實分得羨餘銀十一萬七千八百二十五兩除在廣西捐公費銀九萬三千二百餘兩又屢次捐助軍需共十萬兩均經奏明在案外今倉穀尙有虧空各官自應一體分賠疏至 詔下部議各員按數賠補元龍應追賠得過羨餘及認分賠部科等費共銀二十一萬二千兩有奇捐助軍需俱不准扣抵分限五年完納至是 諭

曰大學士陳元龍在廣西任內有應行追賄之項查伊曾有效力之處著准其照數扣除七月疏請各省題奏本章增揭帖一通送起居注館記注後貯內閣 從之八月疏言凡稽察游民嚴設處分內城專責巡捕營弁外城專責巡城御史及司坊官不時密訪各省宜令各督撫嚴飭地方官稽察又言近日各衙門番役往往與流棍串通如拏賭博鬪毆等犯不卽送官懲治匿犯索財卽行私釋其窮苦無錢者方送官宜嚴定卽日送官期限羈留者卽嚴訊番役詐贓賣放之罪俱下部議行十一年七月以年老具疏乞休得 旨大學士陳元龍老成練達學問優長奉職多年宣勞中外朕念 聖祖仁皇帝簡用舊臣晉秩綸扉俾承恩眷今以年

國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逾八旬乞休勉從所請著加太子太傅銜以原官致仕令伊子編
修陳邦直隨歸侍養起程之日 賞給酒膳果品著六部滿漢堂
官餞送沿途官弁送迎盡禮乾隆元年 恩予在家食俸八月卒
諭曰陳元龍耆舊大臣服官宣力五十餘年今乞休在籍朕方
望其頤養林泉以承恩眷忽聞溘逝深爲軫惻應得卹典察例具
奏 賜祭葬如例諡文簡

右 國史館本傳

文簡公生而岐嶷三四歲時每於睡夢中一聞梵唄聲必驚起合
掌趺坐母夫人知其有自來也撫之曰兒旣生我家當從事聖賢
之學此佛氏之教不足循也公聳聽已卽臥從此聞經唄聲不復

作矣比長博極羣書以貢入成均旋中京兆試文名藉甚上達
宸聰康熙十八年己未科會試適婦翁長洲宋文恪公充總裁官
公以嫌不與試是日 聖祖臨朝謂廷臣曰今科宋德宜主試鑒
衡精當陳元龍必中式矣羣臣以宋係陳婦翁迴避不能赴試對
上曰翁婿何迴避之有可趣令入試時日已亭午闈中將放飯矣
忽傳鼓啟門奉 旨特送舉人陳元龍一名進場是科公仍未獲
售乙丑科會試中式總裁以十卷進呈公卷列第十 上拔置第
二 殿試 上復親擢爲一甲二人賜進士及第非常曠典爲從
古所未有也

文簡公旣入翰林 聖眷優渥屢從屬車豹尾卷阿矢音之作一

時稱盛會都御史郭琇劾高文恪公士奇指公爲交結有叔姪之稱得旨一並休致公奏辨謂臣宗本出自高譜喋炳然若果臣交結士奇何以士奇反稱臣爲叔事遂得白再擢掌院學士吏部侍郎巡撫廣西不數年入總西臺世宗卽位授公宰輔之任矣

右筆記陳其元撰

海甯陳氏自素庵相國之遴後與爰立者得文簡文勤而三官正卿及卿貳者復四三人大司空文和公數永少司寇論少宗伯邦彥其最著也其他侍從甲科不可勝數蓋一時之盛云

右事略李元度撰

富甯安

富甯安滿洲鑲藍旗人姓富察氏大學士阿蘭泰之子也其從祖尼哈納以隨征逆藩吳三桂有功得騎都尉世職康熙二十五年卒無子以富甯安襲尋授侍衛任佐領遷驍騎參領兼管火器營事四十一年授鑲紅旗滿洲副都統四十四年擢正黃旗漢軍都統四十六年改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先是富甯安以副都統署倉場侍郎至是仍兼任疏言大通橋舊設滿漢監督四十一年裁併坐糧廳兼管今會清河糧務改歸坐糧廳經理勢難兼顧大通橋請復設監督事下戶部議從之四十七年五月遷禮部尙書仍命兼管倉場事四十八年正月 聖祖仁皇帝諭廷臣曰朕觀

部院官員辦事優而又極謹慎如富甯安者未可多得能始終不易則善矣三月調吏部尙書又諭廷臣曰富甯安從武員擢用人皆稱其操守兼善是以授爲吏部尙書今部院中欲求清官甚難當於初爲筆帖式時卽念日後擢用可爲國家大臣自立品行也五十四年四月上以策妄阿喇布坦侵掠哈密敕西安將軍席柱甘肅提督師懿德等領援剿命富甯安率侍衛等前往總統調度諭之曰朕以爾堪信任故命爾前往軍機大事毋遲緩爾至彼有急應調遣之事不必請旨卽與將軍席柱商酌而行時賊兵二千餘逼哈密城駐防哈密游擊潘至善率綠旗兵二百擊斬賊兵九十人生擒三人賊解圍潰走五月富甯安至甘州同

席柱奏言吐魯番與哈密接壤係準噶爾咽喉要地當先取之犬
兵秣馬五旬應齊赴巴里坤從哈密之北大山後烏蘭烏蘇路進
兵關展越山取吐魯番相機進剿 上命富甯安至巴里坤擇水
草佳處駐兵俟明年前進尋 詔還駐肅州經理糧馬五十五年
奏言自嘉峪關運糧至哈密應設十二臺用山西陝西小車三千
輛每車用三人每臺分車二百五十輛陸續轉運哈密至巴里坤
雖近中有科舍圖嶺間之自哈密至嶺之南設三臺令駐哈密兵
牽駝運送自嶺北至巴里坤亦設三臺令駐巴里坤兵接運又言
哈密所屬布魯爾圖古哩克接壤處並巴里坤都爾博勒津喀喇
烏蘇及西吉木達哩圖布隆吉爾附近之上浦下浦皆可開墾以

稗軍食又言布隆吉爾諸處田禾豐收人民漸集請遣官建倉廩
及收貯農器房屋並於西吉木設赤金衛達哩圖設靖逆衛西喇
郭勒設柳溝所分置守備千總同知通判兼管事並下議政大臣
如所請行五十六年三月授靖逆將軍駐巴里坤 命同振武將
軍傅爾丹副將軍祁里德分界覘賊情形六月富甯安率兵赴烏
魯木齊擒回人一百六十有九獲駝馬牛羊無算七月至畢雷圖
厄魯特兵三百餘尾我兵後我兵還擊擒斬數人餘賊越山遁乃
還師五十九年七月進兵烏蘭烏蘇令侍衛哲爾德克什圖阿玉
錫等分道襲擊擒阿克塔斯哨卒餘賊望風竄遁復於伊勒布爾
和碩奪賊谷中馬百餘破其所踞山隘獲台吉垂木珀爾斬賊三

十餘生擒二十四人別遣散秩大臣阿喇納等率兵諭降闢展城
回人進擊吐魯番降其酋長獲馬駝甚多十月疏言我兵襲擊賊
境大振軍威賊人窮促遣使乞降不過爲緩兵計耳奸詭之性不
足深信請乘勝直擣賊穴臣所統巴里坤固原甘肅兵萬有七千
請選八千人由額稜哈畢爾漢路進六千人由吐魯番阿勒輝路
進各持三月糧應令巡撫綽奇設置臺站先期運米及馬駝至巴
里坤草廠豫備進剿疏下傅爾丹祁里德會議議入復下九卿詹
事科道詳議如富甯安請 命選傅爾丹軍前三千人并其軍明
年四月以烏蘭烏蘇地狹移兵駐伊勒布爾和碩尋奉 諭暫停
進剿時策妄阿喇布坦遷其所屬吐魯番回人而行回人多不願

往中道遁回駐魯克齊木眾萬餘擊敗賊所遣宰桑和勒博斯額
木齊兵推託克託瑪木時爲首赴我軍乞降富甯安以聞且以
屯兵守護糧運維艱入奏上諭議政大臣曰策妄阿喇布坦旣
不能移吐魯番回人又不能護衛準噶爾之人其萬不能敵我兵
明矣回人歸降卽係吾民其令富甯安派綠旗兵一千察哈爾厄
魯特蒙古兵一千赴吐魯番駐劄收撫安插如遇賊眾侵擾速行
救援無使失所富甯安乃遣阿喇納率兵二千駐吐魯番收撫回
人九月聞賊眾來犯又遣副都統壯圖穆克登各率兵二千援剿
而自率兵四千進駐伊勒布爾和碩調遣策應會阿喇納自吐魯
番與賊迎戰屢敗賊眾賊遠遁乃還駐巴里坤六十一年四月疏

言嘉峪關外布隆吉爾之西爲古瓜沙燉煌地昔吐魯番建城屯種遺址尙存且濱河土肥若駐兵屯牧設總兵官一人統之可扼黨色爾騰之路六月又請專遣大臣領屯田諸處糧儲事宜又言駐守官兵月糧及進剿大軍裹帶隨運糧若一時並輓費多而人亦不給今巴里坤牧駝悉臆壯又於喀爾喀買駝至八月皆肥以駝運糧甚便乘炎熱草盛時分起領運南路至哈密北路至圖古哩克軍營收貯免使臨事張皇 上並可其奏是冬 世宗憲皇帝御極授武英殿大學士仍駐巴里坤管理軍務三年二月上以富甯安在軍營久謹慎小心 賜敕獎諭並 賜帑銀二萬兩四年十一月還京 賜御用冠服並雙眼孔雀翎黃轡鞍馬及朝

珠銀緞 諭王大臣曰富甯安自任將軍一心純篤為國宣力再
 三奏請進兵 皇考憐念準噶爾生靈不忍翦除是以未允其請
 儻如所奏富甯安定能滅賊矣軍中約束兵丁辦理軍務井井有
 條且行止端方廉潔年來領兵將軍聲名未有出其右者實心奮
 勉不負任使益彰 皇考用人之明朕實嘉賴焉其錫世襲侯爵
 以示殊異於是由騎都尉晉為一等侯五年四月 諭獎其公忠
 誠實加太子太傅七月管鑲白正紅二旗漢軍都統事十月 命
 往西安署駐防將軍六年五月 諭兵部曰富甯安署理將軍為
 時已久所屬武職並未題補一缺省城管兵之員關係甚重在富
 甯安之意以為可俟新授將軍常色禮到日題補曾不計常色禮

於今冬自軍中至京明春方到西安如許員缺安可經年虛懸甯甯安曾爲巴里坤將軍西安官員認識過半何難量才授任況見任大學士尤不宜苟且推卸若此朕向日聞其操守甚好辦事誠篤自任大學士以來恩賜頻仍錫封侯爵寵眷優渥理應屏除一切奮不顧身乃惟自圖保全漠視國事深負朕恩其交部嚴行察議部議革大學士及一等侯得旨削恩賞世爵免革大學士六月以疾卒於西安事聞諭曰富甯安人品端方操守廉潔敷歷中外懋著勳勞勤慎小心始終一致簡任綸扉正資倚毗忽聞溘逝朕心深爲軫悼其喪櫬起程及歸途之費令陝西督撫料理所過地方官員於櫬前奠醑仍下部議卹櫬至京遣郡王及內

大臣侍衛奠茶酒 賜祭葬如典禮諡文恭十年九月入祀賢良祠其原襲尼哈納之騎都尉世職以嗣子烏魯理襲

右 國史館本傳

富甯安滿洲鑲藍旗人大學士阿蘭泰子康熙二十五年襲其叔祖尼哈納騎都尉由三等護衛歷任正黃旗漢軍都統都察院左都御史議政大臣遷禮部尙書轉吏部兼理八旗公庫事五十四年策妄阿喇布坦侵擾哈密 聖祖命馳驛赴西甯緩急一聽調遣疏言官兵從噶斯撤還宜令西安滿洲兵及督標綠旗兵各一千分駐甘肅以便畜牧 從之授靖逆將軍五十九年大軍進剿西藏 命散秩大臣阿爾納襲吐魯番而以富甯安襲烏魯木齊

富甯安率兵三千次於叟集選精銳得千人輕騎徑前入烏爾圖
晝伏夜行至烏蘭烏蘇及託和穆圖四面巡略賊無畱蹤乘夜別
遣侍衛哲爾德赴阿克塔斯克什圖阿玉錫等赴伊爾布爾和碩
分擊賊哨親率署前鋒統領法璫副都統常壽等隨進賊望風奔
潰盡走入深山我軍縱擊多所擒獲遂至烏魯木齊烏魯木齊及
哈西哈回夷先後來降皆云策旺阿喇布坦聞大軍至震驚遠遁
矣是時阿爾納之襲吐魯番者亦大破賊眾至烏蘭烏蘇合兵還
富甯安在軍審器械籌糧運量地積貯督理耕種經營區畫悉合
機宜雍正元年晉文淵閣大學士四年還京五年轉武英殿大學
士加世職爲一等侯旋奉 詔赴陝西署西安將軍印六年以疾

卒於軍 賜祭葬 贈太子太傅諡文恭

右 國史賢良小傳

田從典

田從典山西陽城人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七年進士三十四年授廣東英德知縣四十二年行取考選科道四十三年五月授雲南道御史八月疏言近見督撫不拘成例請調州縣有秉公而調者卽有徇私而調者在州縣求調之弊有三一曰希圖美缺一曰規避衝地一曰預爲卓薦地在督撫濫調之弊亦有三一曰曲徇請託一曰公行賄賂一曰引用腹心皆借整頓地方爲名簡拔賢能爲說巧爲朦朧竟成捷徑屢經敗露有駭聽聞卽如原任安徽巡撫李鈞請調知縣錢啟鏊一案指桐城縣之繁以爲簡指休甯縣之簡以爲繁賄調被劾之山西大甯知縣許晉一案先圖夏

縣繼圖介休手書銀至一萬數千兩之多其他調繁後劾貪婪虧空者歷城知縣管承寵南昌知縣王廷對悉營求得調之員或前任之錢糧未完或上司之酬謝未足雖欲不侵用庫帑剝削民財其勢有所不能請嗣後除江南浙江等七省中錢糧難徵之一百一十餘縣及邊遠煙瘴地方仍舊例調補外其餘一概不准濫調嚴定督撫違例處分庶吏治清而官方肅疏下部議嚴定濫行奏調處分四十四年十一月疏言近日考選科道開列部郎翰林斷自 聖裁而行取知縣 特旨以額外主事用此誠 皇上立賢無方之盛意也今九卿定議知縣論俸行取以主事用不由督撫保舉矣而京官考選科道猶令部院堂官保送例不畫一且恐平

日之交結與臨時之營謀在所難免將使臺垣於部院弊端迴護
瞻徇莫與發覺請 敕吏部嗣遇考選科道凡正途出身之部屬
及由知縣升任之中行評博等與翰林一體論俸開列聽候考選
則定例畫一矣疏下九卿議京官考選照各項次序開列停其由
堂官保送十二月巡視西城四十九年四月授通政使司右參議
五十年四月轉左參議十月遷右通政十二月轉左通政五十一
年三月遷光祿寺卿四月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管光祿寺六
月疏言光祿寺買辦人積年拖欠戶部庫銀三十五萬餘兩自康
熙四十五年前寺卿偉齊等題定一九帶銷至四十九年又欠六
萬八千四百餘兩寺卿瑪良等截數總算請二八帶銷自五十年

正月至十二月扣交戶部七千九百餘兩尙有至四十四年起移取廣善庫銀每年約用九千九百餘兩因不由戶部支銷未經扣除嗣後應照二入帶銷例每年例取廣善庫銀一萬兩亦扣除二千兩交送戶部年終入冊奏銷得旨如所請行其自四十四年以來遺漏扣交之寺臣下都察院議處降級罰俸有差五十二年五月擢兵部右侍郎仍兼管光祿寺五十八年十二月擢左都御史時兩江總督常儼以潁州知州王承勳首告安徽布政使年希堯鳳陽知府蔣國正婪取事入奏上遣從典同副都御史屠沂往勘還奏蔣國正以應賠所屬虧空帑銀三千七百餘兩混入恩免民欠錢糧應斬年希堯失察應革職五十九年十月擢戶部

尙書六十年充會試正考官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九月調吏部尙書仍兼管捐納軍需事 賜清謹公方扁額並 御製詩有出納望同天北斗清芬品擬省中蘭之句十一月充武會試正考官二年二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六月協辦大學士九月 詔陝西運糧至巴里坤悉作正項報銷停止戶部與陝西捐例並 諭嘉從典與尙書張伯行兩年以來辦理清正下部議敘各加二級三年二月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六年三月乞休得 旨卿才品優長老成練達端方公直恪慎恭謹服官供職宣力多年簡任綸扉正資倚眷覽奏以老病乞休情詞懇切著加太子太師銜以原官致仕於居第頒賞筵宴令部院堂官齊集並賜帑金五

千兩爲還家路費及高年頤養之資馳驛回籍起程前著來陛辭
朕面加恩諭起程之日著在京官員等祖餞以寵其行所過地方
其有司在二十里以內者俱著迎送旋里之後懸挂朕所賜御書
扁額時令巡撫兩司親至其家將來頤養康健一二年後再入京
陛見以慰朕眷念老臣之至意及 陛辭 賜御書對聯並冠服
朝珠等物四月行次良鄉疾劇逾日而卒年七十有八上諭廷臣
曰田從典自辦理部務以及簡任綸扉實心宣力勤勞懋著屢以
老病乞休朕因允其所請加太子太師銜賜以帑金馳驛回籍忽
聞患病溘逝朕心深爲軫悼遣散秩大臣一員三旗侍衛六員往
奠茶酒並念伊子年幼無辦理事務之人遣內閣漢學士一員滿

洲侍讀學士一員前往辦理事畢之後令該地方官酌量委員沿途照看送至原籍加恩優卹伊子年幼家居著山西巡撫傳諭地方官就近時加照着其新舊接任之員俱將此旨傳知通行遵奉前朕賞賜扁額對聯可暫收巡撫衙門俟諭祭之時於兩司中令一人齋捧前往頒賜伊家其應得冊典該部察例具奏 賜祭葬謚文端十二年十月 諭曰原任大學士田從典品行端直老成謹厚居官廉潔奉國公忠應入賢良祠以風有位著九卿會議具奏議上入祀如例並於本家 賜祭一壇子懋由從典任戶部尙書時遇 恩詔廢員外郎官至吏部侍郎

右 國史館本傳

田從典字克五山西陽城人康熙戊辰進士知廣東英德縣英德地瘠而衝民喜訟從典取刀筆構事者重懲之獄訟衰息民輸賦舊有附封名均平其數幾與正額埒從典除其弊以行取授御史疏陳州縣調繁及督撫濫調之弊請嚴定處分以清吏治又請定行取考選之例並下所司著爲令累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理光祿寺卿事寺故有招買行戶盤踞侵蝕屢虧經費從典任事八年鉤稽精詳奸猾斂手累歲虧欠請限年帶銷邀恩免至鉅萬升兵部侍郎歷戶部吏部尙書雍正三年拜文華殿大學士六年乞休得旨以老成練達宣力有年加太子太保賜帑金五千兩乘驛回籍行一舍疾作卒於良鄉驛賜祭葬謚文端

名 國史賢良小傳

陽城古濩澤也濩澤永出嶢山田氏之始祖諱某者由高平縣徙居焉至公而大顯人因卽所居稱公嶢山先生公諱從典字克五世有名德大王父諱永嘉妣王氏以苦節著王父諱三驅省祭官考諱兩時庠生邃於易以理學自任明季流寇之亂邑人欲迎賊紆禍力斥之一城人無汙賊者旣賊至挈幼子及兄遺孤避地度不能兼顧棄其子負兄子以走賊退求子於草間得之設教天井關學書碑頌德歿祀鄉賢祠自公以上三世並以公貴 誥贈尙書妣皆 贈一品夫人初公生母白夫人將育公公考 贈尙書公卜得丙戌日吉禱於神果以是日誕五歲能誦四子書九歲

失母盡哀十歲成文章甫逾冠與故浙江巡撫張公泰交同補弟子員張亦有文名時稱爲田張甲子鄉試舉第二人戊辰成進士是科多名下士長洲何焯號知文推公尤第一云公學本於誠深經術尊信宋儒事親備色養居喪三年不入內附身附棺悉遵朱子家禮不作佛事尙書公有木枕泣銘以詩攜持行萬里終身不少離服闋又三四年始仕得英德令以廉惠誓於神英德地瘠延袤四五百里賦籍不可稽奸民詭寄逋逃懦者困陋例兩加至八九錢名曰均平公盡革之清其籍民困大蘇賦亦無逋者修眉山書院以訓士祠祀宋三賢唐介鄭俠洪皓樹之風聲士氣以振英德士鮮得解者近百年至是比歲舉於鄉凡八九人政成行取赴

京師縣民攀戀追送有踰嶺者翰林梁君佩蘭記其事明年授雲南道監察御史首疏調繁之弊請嚴督撫濫調之罰以清吏治比掌陝西道又疏陳行取宜有定期額定名數考選不當令堂上官保舉俾言官受私恩並得請著爲令巡視西城罷鋪墊費查通倉儻神祠以居廟祝不受直不入也抑豪強清病弊毛髮不假借聲日益起 聖祖皇帝知公可大用超擢通政司參議歷遷左右通政光祿寺卿寺故有招買行戶作奸侵蝕虧經費公治其黠者仍請限年帶銷所虧 聖祖鑒其誠爲豁免鉅萬踰月 特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明年升兵部右侍郎並令兼理光祿前後凡八年不爲操切而句稽甚晰時方議武職罷任當回籍公謂年近者可

勒歸若久居其所長子孫有墳墓婚姻宜聽入籍獨持一議卒如所議行在部七年邦政修舉歲己亥勘事江南擢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明年轉戶部尙書繼武進趙恭毅公後濟以和平辛丑主會試得人爲盛 今上御極倚毗尤重癸卯五月主武會試八月

賜御製七言律詩又 御書清謹公方四大字以 賜尋轉吏部尙書明年主京兆試序試錄曰諸生非孔孟之言不肯習非程朱之說不敢從發爲文章應有司之程式粹然皆正誼明道之論信能不負所言則忠孝大節皆在於斯蓋公修辭立誠以所自待者期諸生故親切如此六月入閣協理大學士事又明年四月實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期年晉首揆每公退危坐讀書而

已訐謨謹密雖子弟莫能知 優旨褒嘉賜資無虛月雍正四年
丙午歲以疾請老 天語慰畱又二年戊申疾復作再以請 上
鑒其誠始 予告增秩賜金錢贈隆洽爲古今所希觀行一舍疾
大作至良鄉薨於驛館四月十六日也距生年得壽七十有八遺
疏至 上軫悼無已卹禮益隆蓋公學有本原躬行實踐故能以
至誠結 主知遭逢 聖明哀榮大備匪獨公之光蓋 國家之
盛事凡爲臣子者旁觀鼓舞感而泣下者也公始娶蓋氏 贈一
品夫人繼娶於潘 封一品夫人側室郭氏待封宜人子三人愿
早卒恪三品廕生亦先卒懋一品廕生女一人適庠生王執藝公
薨之歲十一月晦日與蓋夫人合葬縣北山之原先期懋來請銘

敬次公大節爲序而恭紀 聖主恩禮異數敷以四言表諸神道
焉詞曰

粵昔唐虞君明臣良逮世季晚隆汙匪常亦有哲輔典禮莫終其
或隆禮被於凡庸惟公魁碩自天篤生昌期之會 聖聖相承咸
有一德榮集厥躬洵歷臺省論道經邦旣衰彌邵維德之克將歸
益華維 國之光太子太師晉秩何崇 賜金五千清德克膺邸
居陪餞爾公爾卿置驛皇華爾車爾兵沙隄迢迢所司郊迎大吏
以時存問廢興 奎章夜明介福元衡旣達 廷疏卹典益增奠醑
之使近臣上公經紀厥喪以命司空維文與端嘉謚易名豐碑峩
峩 賜瑩皇皇史典所書異數希逢以明 國恩以教臣忠爲百

辟師是似是宗濩澤之源
皦皦之峯嗚呼君恩高深無窮

右墓表李紱撰

國朝書目表卷之二十一

三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十三目錄

宰輔十三

朱軾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十三目錄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十三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宰輔十三

朱軾

朱軾江西高安人康熙三十三年進士由庶吉士改授湖北潛江縣知縣四十四年行取授刑部主事歷遷本部員外郎中四十八年提督陝西學政五十二年授光祿寺少卿五十四年遷奉天府府尹明年遷通政使五十六年授浙江巡撫五十七年條陳修築海塘六事一築北岸海甯縣老鹽倉石塘自蒲兒兜至姚家堰千三百四十丈一石塘應高二丈每丈疊后十層縱橫側立互相牽

寧塘內面培土塘使潮汐不致泛溢一開中壘淤沙復江海故道則土塘石塘可免潮患一築南岸上虞縣夏蓋山石塘千七百九十丈一調委經理各官以專責成一專員歲修保固又疏言海甯縣沿塘俱浮沙塘腳空虚雖長椿巨石難期保固惟用水櫃法以松杉木爲櫃實以碎石以固塘根仍用大石高築塘身附塘另築坦坡高及塘半亦用水櫃法爲幹外砌巨石二三層以護塘腳不致潮汐浸入再塘內向有河道名備塘河爲居民築壩所淤應去壩疏河卽以所疏土培岸俱下部議如所請杭州南北兩關稅例由巡撫監收軾以稅口五十餘稽查匪易請委員兼理巡撫得專方封疆錢糧亦不致貽誤部議以杭州府捕盜同知監收仍令巡

撫統轄五十八年疏劾巡鹽御史哈爾金筆帖式三格勒索商人
命刑部尙書張廷樞學士德音往審得實論如律五十九年擢
左都御史六十年三月丁父憂 命在任守制疏辭 上不允軾
復請往軍營效力 上以山西陝西旱發帑五十萬兩 命軾偕
光祿寺卿盧詢分往二省勸糶給賑軾往山西疏奏救荒五事一
被參司道以下貧劣人員請從寬畱任令養活飢民以觀後效一
令富戶出資協同商人於南省販糶停淮安鳳陽等關米船課稅
半年紳士詐捐賑者按所捐數優敘一各省驛站人夫大半虛冒
請查實募補一人受募即可活一家一飢民流徙請令所在地方
官安置能捐資贍養多人者覈實題薦一飢民羣聚易生癘疫請

交所在地方官設廠醫治疏下部院會議行八月疏言積貯貴裕
有司平日侵蝕一經報災復借平糶借貸煮粥爲名以少報多有
名無實請 敕各督撫詳查虧空數少者勒限補還數多者卽嚴
究治罪至因賑支倉穀輒稱捐俸抵補俸銀有限倉穀甚多不但
抵補無期且浮開捏報借非實借還非實還宜清查勒限追賠徇
隱者議處從之又疏請山西建社倉以備荒歉引泉漑田以興水
利 諭曰凡建社倉須擇地方殷實之人董其事此人並非官吏
無權無役借出之米遣何人催納卽豐收之年不肯還補亦無可
如何若遇歉收更誰還補儻米石虧缺勢必令同事者賠償社倉
之法始於朱子此法僅可行於小邑鄉村若奏爲定例屬官吏施

行久之與民無益前朕巡幸山陝知其地山多水少並無河渠窪
隰閒有水泉亦不能暢引溉田今朱軾以建立社倉引水入田具
奏卽令伊久駐山西鼓勵試行若所言有效甚善軾以冒昧引咎
乞免試行得 旨朱軾親至山西深知地方情形著仍畱山西鼓
勵試行十一月川陝總督年羹堯參西安府知府徐容鳳翔府知
府甘文煊虧空銀米請 特簡親信大臣會審 上命軾赴陝會
同審訊尋鞫得實論如律六十一年二月乞假葬父回籍十一月
世宗憲皇帝御極恭修 聖祖仁皇帝實錄軾充總裁官 賜
第及銀千兩雍正元年正月入直南書房 詔封軾母冷氏一品
夫人並給銀二千兩三月加吏部尙書銜尋加太子太保四月充

順天鄉試正考官以公慎校閱輿論翕然 詔議敘晉太子太傅
九月充會試正考官時修明史會典則例並充總裁二年六月兼
理吏部尙書八月復充會試正考官 上以軾曾任浙江巡撫
命赴浙議海塘事宜並勘蘇松塘工三年三月疏言浙江餘姚縣
自澣山鎮西至臨山衛舊土塘三道係民竈修築今民竈無力應
動帑興修自臨山衛至上虞烏盆村自烏盆村至會稽瀝海所東
西土塘七千丈坍塌甚多應於塘底開深二尺填築亂石上鋪大
石以固塘基貼石築土塘內植榆柳近塘窪地一概築平又海甯
縣自陳文港至尖山土塘七百六十六丈塘外積沙尙薄水注塘
下應將土塘加寬頂補條石以防泛溢其草塘七十四丈並依式

改修再塘外亂石子塘遮護塘腳最要應修砌完固其無子塘處亦依式興築又海鹽縣東自秦駐山三澗塞西至演武場石塘椿壞坍八十餘丈應與衝潰之七十丈並築統計需銀十五萬五千七百兩有奇又疏言江南華亭婁上海等縣塘工自金山衛城北至華家角土塘六千二百餘丈內自滌缺墩至東灣九百六十九丈餘緣洋面大小金山北積沙潮直衝滌缺塘坍入海自金山墩至西新墩七百六十八丈兵廠至張家舍二百八十八丈倪家路至三岔墩三百六十丈周公墩至花家角千四百六十餘丈皆老岸久坍新塘屢潰請均易土爲石其餘二千四百丈自上海汛頭墩至嘉定等處水勢稍緩土塘足捍禦應堅築高厚密釘排椿多

種雜樹以固塘身計修築石塘土塘統需銀十九萬二千九百兩
有奇疏下部並議行七月疏言 國家封贈之典榮及所生所有
本身妻室封典可移之父母即可移之祖父母請凡四品以下文
官願將本身妻室封典移封祖父母者皆許之八品以下各官例
封本身不及妻室是以移封父而不及母並請每格於例請八九
品官准封父母不封本身妻室又教授學正教諭訓導俱以正途
補用請將教授照知縣學正教諭照縣丞訓導照主簿例封繼母
生母請與嫡母俱封又疏言縣丞主簿雙月應選人員皆四十五
年前考授職銜之監生年貌與部不符頂選之員年近八旬內外
豈能供職間有年非老邁者覈其考職時甚幼情弊顯然請暫停

選將康熙五十年以前願赴選之考職縣丞主簿由各督撫考驗擇年力未衰者送部銓選至雙月應班二缺見無可選之人查捐納學正教諭訓導任滿者改補縣丞主簿向例歸單月選用請將此項人員除本班照舊補用外並於雙月暫選二人俟考職監生開選日仍歸單月選從之九月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命偕怡親王往直隸查勘水利營田十二月合疏言直隸之水會天津達海北來爲白河南來爲衛河淀河貫乎其間惟白河安瀾無患衛河源出河南輝縣至山東臨清州與汶合東下德棣滄景滄州南有磚河青縣南有興濟河乃減衛水故道今河形牯石尙存請照舊疏通築減水壩以洩衛河之漲又靜海縣權家口亦

宜築壩減水至白塘口入海處舊有石牯二座磚河興濟河之尾宜開直河一道歸併白塘出口澇則開放不惟殺運河之漲而河東積潦亦得稍洩再東西二淀跨雄縣霸州等十餘州縣畿南六十餘河水會於西淀經霸州之范家口會同河合于牙永定二河水爲東淀蓋羣水所瀦也近諸淀淤塞旁溢爲患故直隸之水必自淀始凡古淀尙能存水者均宜疏濬並多開引河使淀淀相通其已淤爲田者四面開渠中穿溝洫以達於河於淀疏淀內河身爲眾流之綱周淀舊有隄岸應加高厚無隄者量築其趙北苑家二口爲東西二淀咽喉趙北口隄七里見有石橋八應加高闊並於易陽橋南添木橋一塘身高五六尺苑家口北新開中亭河近

復淤宜疏深濬廣其上流玉帶河對岸爲十望河舊道宜開張清
口入中亭河會蘇橋三分河以達東淀子牙永定二河以淀爲壑
子牙爲滹漳下水清濁二漳發源山西至武安縣交漳口曾經廣
平正定而滹沱滏陽大陸之水會焉任邱舊志子牙下流有清河
夾河月河皆分子牙之流趨淀今宜尋故道決分以緩其勢永定
河俗名渾河水濁泥淤遷徙無定宜去淤以復故道二河口俱在
東淀之西故淀常淤塞前奉 諭旨令引渾河別由一道誠經久
計今自柳叉口引渾河稍北繞王慶沱東北入淀約束子牙之西
流合爲一河使永定子牙二河分道而東於淀內築隄河自河淀
自淀庶濁流不爲患至高陽河宜疏故道新安之三台村宜開新

河及各處隄岸均宜以時興工再京東之灤薊天津京南之文霸任邱新安等處宜各設營田專官經理並請揀發人員委用得旨嘉獎下部議速行四年正月又合疏請分直隸諸河爲四局南運河與臧家橋以下之子牙河范家口以東之淀河爲一局請令天津道就近總理永定河爲一局請改永定河分司爲河道駐固安縣總理其沿河州縣各設州判縣丞主簿等分防北運河爲一局請裁去舊分司令通永道兼管范家口以西各淀地及畿南諸河爲一局請改大名道爲清河道移駐保定府管理其河道各員必久任熟練應聽直隸總督選題引見簡用其同知以下各員俱於河員內選補下部議速行二月丁母憂 諭曰大學士朱軾之

母冷氏壺儀淑慎訓子成名今聞在籍病故深可軫惻朕優禮大臣推恩賢母用頒異數以示眷懷著江西巡撫動支司庫銀二千兩賞給俟朱軾抵家讀文致祭一次朱軾查勘水利事竣到京後著馳驛回籍又諭曰朱軾事母至孝今伊母病故哀痛必切但伊母年已八十餘祿養顯揚俱無餘憾正當節哀抑慟護惜此身爲國家出力盡忠正所以盡孝著再賞銀二千兩爲伊奔喪回籍費用守孝百日後卽來京辦事軾奏謝乞終制上允解任仍管理畿輔水利事命於八月來京九月軾將至上遣學士何國宗副都統永福迎勞賜食復諭准素服三年時上以浙江風俗澆漓特設觀風整俗使軾疏言風俗之澆漓莫甚於爭訟

昔臣巡撫浙江知杭嘉湖紹四府率多陵訟之徒全無情實告訐紛紛查分守巡道職任巡察兼理詞訟請添設杭嘉湖巡道一員其紹興一府屬甯台道管轄凡民間詞訟冤抑州縣不能申理者巡道准理該員能秉公執法訟師自知畏懼爭訟漸息風俗自臻淳厚 上特允所請十一月疏請收用效力營田人員准其議敘十二月疏奏營田事例四條一自營已田者照頃畝多寡予九品以上五品以下頂帶一效力者量工程難易頃畝多寡分別錄用一降革人員效力者准開復一流徙以上人犯效力者准減等俱下部議行六年十二月以病乞解任調理 上手詔慰畱之八年五月怡親王薨 命軾總理水利營田事十一月兼兵部尙書十

二月署翰林院掌院學士先是運河隄工水溢部議降級畱任浙江巡撫任內失察呂畱良逆書議革職 特旨予畱任十二年三月奉 旨朱軾從前革職等案俱著開復十三年七月議築浙江海塘軾請往董其事得 旨俞允 特敕督撫及管理塘工諸大臣咸聽節制九月 今上御極召還 命在總理處協同辦事尋以總理妥協 賜騎都尉世職十月疏言州縣田地間有未盡開墾處緣山田饒确旋墾旋荒或江岸河濱坍塌漲無定是以荒者未盡開墾墾者未盡弁科至已熟之田有糧額甚輕者亦由土壤饒瘠數畝不敵腴田一畝卽古者一易再易三易之意非欺隱者比不但丈量不可行卽令據實首報小民惟恐查出治罪勉強報升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二
將來完納不前仍歸荒蕪請停止丈量飭禁首報惟詳查見在報墾之田有虛捏不實者題請開除下王大臣議行乾隆元年二月充會試正考官恭修 世宗憲皇帝實錄及纂三禮義疏俱充總裁九月病篤 上親臨軾第視疾軾知 駕至力疾服朝服令其子扶掖迎拜戶外 上嘉軾知禮且甚憐之未幾卒遺疏入 諭曰大學士朱軾品行端方學術醇正爲 聖祖簡用大臣 皇考眷注有加簡任機務純修清德望重朝端朕自幼讀書宮中常聞講論卽位以來正資老成襄贊昨聞抱恙沈篤朕親往看視尙冀調治痊可今聞溘逝朕心深爲軫悼特命輟朝一日親臨祭奠以昭敬禮賢大臣之誼又兩賜內庫帑金經理喪事茲覽遺疏拳拳

以吏治民生爲念具見忠悃著加贈太傅入祀賢良祠應得卹典
察例具奏尋 賜祭葬諡文端著有周易註解周禮註解儀禮節
略及歷代名臣名儒循吏傳諸書子必堦官至大理寺卿璘官至
左庶子必坦襲騎都尉世職女許字李姓未婚守節侍郎蔡世遠
爲撰傳 御製詩題之有卓哉朱氏賢女子柏舟矢志終不徙之
句四十四年 上追念軾清操宿學 御製懷舊詩稱爲可亭朱
先生詩曰 皇考選朝臣授業我兄弟四人胥宿儒徐朱及張嵇
設席懋勤殿 命行拜師禮其三時去來可亭則恆矣時已熟經
文每爲闡經旨漢則稱賈董宋惟宗五子恆云不在言惟在行而
已如坐春風中十三年迅耳先生抱病深命與親往視未肯竟拖

國朝書林傳集卷之三十一
紳迎謁仍鞠稽始終弗踰敬啟手何殊爾嗚呼於先生吾得學之
體

右 國史館本傳

朱軾字若瞻江西高安人康熙癸酉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
庶吉士出知潛江縣精曉吏事不阿上官擢刑部主事升郎中旋
督陝西學政坐歲試報冊不如期降二級調用代者已行 聖祖
聞其公明令復視事內升光祿寺少卿由通政使巡撫浙江以清
吏治厚風俗爲急務除權政之不便者築沿海石塘數百里潮不
爲患五十九年升左都御史 世宗登極以軾頌德重望 命侍
高宗講讀禁中加吏部尙書太子太保進太子太傅雍正二年

兼理吏部事三年拜文華殿大學士仍領吏部未幾丁母憂服闋
再領機務十三年秋議修浙江海塘在事者言人人殊 召軾詢
問軾奏事難預度願親往治之 世宗大悅特敕督撫及總理塘
工諸大臣咸聽節制比至德州 世宗憲皇帝升遐 高宗嗣位
召還命協同王大臣總理政務 賜騎都尉世職軾仰見 高宗
純孝至仁勵精圖治益感激思報奏請罷墾田慎刑獄又陳鹽政
利弊八條並得施行乾隆元年九月病篤 車駕幸賜第慰問良
久翌日卒年七十二遺疏略言天下萬事根本君心而用人理財
尤宜慎重君子之與小人公私邪正判於幾微在審察其心迹而
進退之至若國家經費本自有餘異日儻有言利之臣倡爲加賦

之說者伏祈 聖心乾斷永斥浮言實四海蒼生之福 上震悼
輟朝復 親臨奠醊賜帑金二千兩祭葬加等 贈太傅諡文端
軾歷事 三朝樸誠自矢純修清德屢奉 褒綸性至孝每莅官
必請假省親所得祿賜悉頒其昆弟族黨田廬服食蕭然如寒士
平生無疾言遽色接賓客無貴賤咸肅以利以是人莫敢干以私
而亦無忌愠之者易春秋三禮各有疏解其他所編輯書凡數百
卷多行於世

右 國史賢良小傳

乾隆元年九月己酉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高安
朱公薨於位 上震悼輟朝 親臨其喪命宮治喪事先三日

上親視其疾蓋公勤勞中外服官三朝始終一節立身具有本末而天子篤念舊學恩禮之隆近古所未有也其喪歸孤必堦等以狀乞余銘乃考次公之生平大節而誌焉公世爲瑞州高安人九世祖諱益以進士官刑曹有陰德曾祖崇遂以理學稱公諱軾字若瞻號可亭鄉試第一登康熙甲戌進士天性清介篤經學深練世事當聖祖仁皇帝時由庶吉士出補潛江令剔奸弊興教化陋規浮耗革除殆盡嘗以爲邑令得人則民安民安而天下治矣民或以鬪死上官坐爲故殺公爭之強欲劾公公曰畏劾而枉殺人令不爲也卒莫能奪入爲刑部主事歷郎中多所平反有巨猾繫獄或爲解說謂公寬仁必得脫公獨論如法曰枉法以縱

奸吾不能也時有奉 詔緩追逋帑者同官急操之欲以見才公
力持不可事 聞由是見知分校禮闈出督學三秦倡明正學以
橫渠張子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二語爲教士大悅服因試冊至部
科遲註吏議已遣往代秦人齊乞大吏畱公事微聞 上廷訪僉
譽公乃緩代由是益見知擢光祿卿出尹陪京入補通政使出撫
浙江下車卽除供億浮侈獎廉激濁人比之張益州之於蜀清而
不苛浙俗以變民知儉士知禮昏喪賓宴有常式築海甯上虞石
塘濬中小壑淤沙海潮以無害懲北新關蠹役行旅得寬慮囚平
反輒數百條每晨坐治事至夜不倦舞文吏無得逞者嘗言循良
之吏曰廉曰才曰慈惠曰強幹悖此一郡邑不可治由此放之天

下而準故公自爲邑令至於大府皆兼四者所至士民慕德久而不衰入爲左都御史值旱出賑饑山陝條上六事其一責墨吏贖飢民以贖過而通商截漕募役恤災救疾諸條規畫曲至皆報可又爲條約八事以飭有司自禱雨壇倣古禴說之祝辭責百神以不能禦災祐民越日數百里同得雨民相謂曰非公吾屬溝中瘠矣事畢又疏言倉儲分貯糴借之法皆報可公惠澤及民者所巡歷爲尤多當世宗憲皇帝時由都御史擢吏部尙書清銓籍吏不能奸是歲典京兆試有聲晉階太子太傅典癸卯甲辰禮闈拜文華殿大學士在政府務爲鎮靜思仰承天子所以體惠元元勞心求治之意薦賢覆過惟恐不及時議以耗羨歸公公言其不

便其他贊襄裨益者不可悉數也公素講悉畿輔水利奏請經畫
上遂命公從怡賢親王董之竭勞積七八載京東廢壤引泉灌
溉多成膏腴而漳衛滏陽子牙永定諸河上流無泛溢患公所籌
畫爲多雍正三年奉使視浙江海塘還奏稱 旨十三年更奉使
出理海塘中途入奔 世宗憲皇帝喪而 嗣天子已召公既至
京 命協同總理政務當是時 上方紹述前徽善政具舉公知
無不言言無不盡求民之瘼而疾興利之臣矜民之無辜而欲除
其蠹吏上疏言有司加派冒稱開墾及刑官就重避輕之弊最爲
深痛皆荷 褒納天下蒸蒸向風矣其他嘉謨嘉猷入告者又不
可悉數也 上方倚任公而公疾亟臨終上疏曰惟君心萬幾根

本而理財用人國之大政臣閱國家賦額已足經費儻有言利之
臣倡加增說仰祈 乾斷斥絕君子小人心術之辨審擇而進退
之慎之又慎此臣於垂死時竭芻蕘之獻者也 上覽之爲流涕
嗚呼公之忠愛何如哉安社稷庇生民之念惓惓不忘而初終一
節此 天子所爲重悼惜公者也初公內召爲都御史迂道省父
母拜疏卽行至京師父喪去任弗許乃求效力西邊以墨纒卽戎
旋命賑山陝饑事畢 予歸葬家居一載入奔 聖祖仁皇帝喪
世宗憲皇帝以是知公孝公母喪 慰諭曲至 允終制以全
其志而以素服視營田工蓋公至性純篤上感 聖心而蒙鑒察
者如此公著書多尤精於三禮皆有疏說始教族人輯家儀三卷

復廣爲二十卷以教於越輯名臣名儒循吏傳百餘卷自諸生至
宰相食不二味衣不鮮華而愛國忘家唯民生休戚是念凡所學
必以身踐之是以忠猷耿著質行瀟灑出入中外四十年爲 三
朝耆德天下識與不識推頌無異辭可謂一代之偉人矣公生於
康熙乙巳年八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二 贈太傅諡文端 賜
金祭葬曾祖崇遂祖朝綬父極光皆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太子
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曾祖妣李氏祖妣張氏孫氏妣
冷氏及公元配陳氏俱 贈一品夫人繼室毛氏 贈淑人子男
三人長曰必堦通政使司右通政次璉翰林院庶吉士次必坦舉
人世襲騎都尉女五人一許字舉人李家駒未婚守節一適生員

毛鴻遠一適太原縣佐吳學源一適太學生徐天明一適南雄府
經歷嚴宗期副室謝氏生必增璣 贈淑人陳氏生必坦 封恭人
乾隆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山之原廷玉辱公後同在政府日久熟
知公之爲人及其勳績而爲天下惜公嗚呼其可無銘也耶銘曰
大儒之學堯舜君民翼翼朱公國之良臣探道窮經有蔚其文遭
遇其時山川出雲牧於大邦久而見思成政來歸百僚之師出入
屏毗事我 三后舊學不忘朝夕左右 天子曰咨予懷民恤公
則入告去吏培克 天子曰咨予嘉好生公則入告廷尉之平幼
學壯行公洵無愧廉公儉讓風於有位昊天不弔何不憇遺有偉
遺疏日月並垂 帝臨公喪涕泗汎瀾遭逢樹立如公乃完諡有

大常事告之史身乘東維令名無已豫江東流穹碑峩空於萬斯
年公之幽宮

右墓誌銘張廷玉撰

雍正十三年八月 今上承嗣大統首詔禮臣議行三年喪禮是
日卽 降旨大學士朱軾老成望重應令還朝海塘事務另派人
辦理蓋是歲浙江海潮壞新舊隄惟公撫浙時所築者不壞 世
宗憲皇帝召公問所以公對事難遙度願詣浙效命 天顏大悅
敕令督臣以下悉聽節制公行至德州而 世宗憲皇帝賓天訃
至公哀號還轡奔至阜城得 召還旨行益疾比至京 上卽命
協同總理事務王大臣辦事 聖政日新每降一詔海宇臣民謂

爲親見堯舜之盛公以舊學重臣日趨 內廷辰入酉退屢陳便
宜並蒙 俞旨公故有肺疾明年八月疾作 上遣使存問無虛
日既太醫奏疾亟 上方齋居命和親王往視賜帑金千兩明日
車駕幸賜第公朝服俯伏臥室門內 上慰問良久始還宮乾
隆元年九月十六日也明日公卒 上復親臨哭奠傾都咸歎以
爲 皇上敬禮大臣漢唐以來所不數見而公生榮死哀所以至
此者非偶然也二年春二月其孤必培等卜葬有日將扶柩歸里
而稽首於公之同官鄂爾泰曰先大夫生歷崇階歿享美諡所以
邀福於 君貺者至矣盡矣平生執友乃獨無徵信之辭不俚不
諛以照耀窳窳乎且先大夫有約言丐公思之余自始識公卽如

國朝... 卷之三
風好及並在政府不以余慙故警欬益親相知愈悉微是請余固
不得辭公姓朱氏諱軾字若瞻號可亭江西瑞州府高安縣人九
世祖諱益以永樂乙未進士官刑部郎治獄多陰德曾祖諱崇遂
從鄒文莊公學爲名儒祖諱朝綬名諸生父諱極光字北坡號紫
衡明季亂後家落而北坡長者里中豪奪之田衣食不瞻泊如也
公生而廣額寬顙既長鬚髮特稀疎遙睇若無識者謂此公輔器
荀子所謂伊尹而無昏康者也年二十九以第一舉於鄉明年甲
戌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越六年改知潛江縣事潛江楚劇邑
民流吏黠俗做賦繁公至下免耗之令正供外一無所取而用法
平允不以威劫士民懷之乙酉內遷刑部主事三遷至郎中西曹

故先世舊職用恢祖德以清恕聞己丑公分校禮闈旋視陝西學政期年教化大行科臣以細故劾免公羣士譁然如失嚴師慈母而輿論迄聞於 朝尋奉 特旨領職如故當是時 聖祖皇帝休養生息垂五十年海內殷富江湖寬深藏疾納垢有貪夫墨吏幸脫堯誅而公獨危苦凌兢屹然有立凡公所以受知 三朝出入貴重蓋自作宦於秦楚之間始也丁酉春由奉天尹開府兩浙吳越俗尙豐靡初不喜公簡肅久乃便之三年無不歌且泣者北門榷稅吏素苛碎病行者公主之莫敢猶爭而課亦裕敷文書院故萬松書院也士經公指授取科名成仕宦者多有聲績可紀庚子冬擢都察院左都御史明年散賑關西全活甚眾雍正元年以

本官兼吏部尙書四月偕桐城張公典順天鄉試榜揭加太子太保晉太子太傅自是屢典試事三年授文華殿大學士先是辛丑三月丁父艱懇請終制章七上語特酸痛悉荷 溫旨慰畱乙巳母冷氏歿 世宗稔公篤孝特許解任歸葬 賜錢二百萬在官以素服從事一切朝會祭祀不與成公志也公之爲相也遭遇世宗皇帝聰明神武求治方殷六服承流百廢具舉而公以春容靜重多所補益仍粥粥若無能 先帝以是益重之會怡賢親王句當水利營田公副其事仍內領閣部如故未幾公疾作往往而劇然卒感 先帝恩輒強起庚戌兼任兵部尙書癸丑署翰林院掌院學士皆力疾自效其樸忠率如此公卒之前七月禮部會試

屆期偕余及邵侍郎基張侍郎廷璐典試事既撤棘復偕纂修三
禮總裁臨事據案猶屹屹不倦而疾已沈痼竟不起年七十有二
上既臨哭之翌日家人以遺疏上 詔曰朱軾品端學正爲
聖祖簡用之人 皇考眷注有加朕自幼讀書宮中常聞講論昨
聞抱恙沈篤朕往看視尙冀痊可今聞溘逝深爲震悼特命輟朝
一日親臨哭奠賜內帑金經理喪事茲覽遺疏具見忠悃著加贈
太傅入祀賢良祠柩臨發復 詔沿途文武官郊奠二十里絡繹
護送中外榮之公性約素介然如律僧而不爲迂曲識大體著述
累若干卷自具先人家法不以田宅繫意而公愈益推讓願 賜
金優渥家亦不貧是足以寤世之貪冒苟得與夫捷給偷惰而不

瘁心力以任職者公曾祖以下並以公貴 誥贈如其官曾祖妣
王氏李氏祖妣張氏孫氏妣冷氏俱 贈一品夫人元配陳氏
誥贈一品夫人繼室毛氏並先歿子三長卽必堦通政司右通政
次璣翰林院庶吉士淑人謝氏生又次必坦舉人世襲騎都尉恭
人陳氏生女五人孫五人孫女三人曾孫咸淳銘曰

亭亭豫章爲國棟梁懷文抱質作式巖廊出仗乃節入平乃衡休
休斷斷惟忠惟清不翼而飛匪根以固名挾道垂此焉甯處

白墓誌銘鄂爾泰撰

乾隆元年秋八月己卯光祿大夫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
部尚書加五級朱公薨於任先是五日御醫以公病勢聞 上方

有祀事齋戒 命和親王問疾越翌日丙子 上親臨賜第慰問
良久既薨 上聞震悼輟視朝一日 親臨哭奠贈以帑金 贈
太傅入祀京師賢良祠諡曰文端逾年匱南歸以某年月日葬某
鄉某原公姓朱氏諱軾字若瞻號可亭世籍江西瑞州之高安十
世祖永樂進士官刑部郎諱益者治獄多隱德曾祖諱崇遂祖諱
朝綬邑諸生考諱極光自曾祖以下皆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太
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曾祖妣李氏祖妣張氏孫氏
妣冷氏皆一品夫人公爲人小心精敏而優游充澹若不見其能
事上遇人一本於誠不爲矯飾篤粥 三朝褒寵備至益恭謹自
始仕至極貴其居室衣服食飲見者不知爲貴人所薦達士皆不

使其人知不名講學其於心術義利公私之辨國家行政用人忠邪興壞得失之方持之醇如也康熙三十三年以領解第一人成進士改庶吉士又改潛江縣知縣以斷獄不阿制府意制府怒累撼公不爲動且劾矣會新撫至謂制府如公言朱令賢也何劾爲以薦入爲刑部主事轉員外郎郎中尤盡心獄訟有借逋公庫已奉旨寬追呼或欲以培克爲能誅求甚急公力持不可久之卒如公議 聖祖因是知公名四十八年充會試同考官 命提督陝西學政以關中先儒張子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學爲諸生摩刮秦士大悅歲試冊報部科公不名一錢部科吏怒拒冊不收故遲之爲公罪鐫二級調用時科試未竣代者且至秦士入試院合

詞監臨者請奏留公不得則大譁監臨爲好言寬之會有以其事
上聞者 聖祖知公操守 特命竣試事退歸用九卿薦擢光祿
寺少卿 聖祖意浸嚮用公久之超四級簡奉天府尹踰年擢通
政使司通政使出撫浙江三年拜左都御史丁父憂 命在任守
制公具疏懇請終制不許則請歸葬畢以墨纒效力軍前又不許
時山陝二省大饑以公往山西視賑事事竣趨密雲迎 大駕又
命往山西試行水利社倉甫至又 命往陝西讞魏二等獄獄
具還京師得假歸葬 聖祖宴駕公星馳赴哭 梓宮 世宗卽
位銳意興治國家大政及進退人才必詢謀公雍正改元拜吏部
尙書四月充恩科京兆正主考加太子太保給假歸爲母冷氏太

夫人壽 賜御書及尙方珍物無算是年復充恩科會試正主考
拜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丁母憂家訃未至巡撫先以聞公
時在營田水利工所 世宗知公至孝恐驟聞過哀毀且 召公
至慰諭而 諭通政司及公在京家屬無先以訃告 命江西巡
撫以司庫銀二千兩昇家治喪公歸 賜帑銀二千兩以公貧故
也 面諭到家守孝百日卽來京辦事公奏請解任終制益力是
日又 諭閣臣大學士朱軾所奏情詞迫切宜允所請但三年爲
時甚久目前有機輔水利之事正資料理可於八月前來京師委
任顧問公家居喪次一年葬畢抑哀復 命至則 世宗遣學士
何國宗副都統永福出迎 賜膳 命以素服在內閣吏部都察

院行走不補原官無與朝會宴享公時內總閣部外兼水利營田
務勞憊甚疾大劇不入直一年具摺懇請解任 世宗手詔敦諭
宜寬懷頤養無以久未入直職務爲念明年 詔解部務專直內
閣坐撫浙時失察呂留良私書吏議革職 命仍視事尋還職兼
管兵部尙書事又署理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十三年復出相度海
塘至中途聞 世宗晏駕公號慟趨還 朝而 今上已有旨大
學士朱軾老成望重令回京辦事尋 命協辦總理事務 賜世
襲騎都尉乾隆改元二月會試復充正主考又充纂修三禮館總
裁官公爲政練達有體自爲縣及撫浙未嘗假賓佐摘伏多洞中
吏不能爲奸政事之外益著書有餘暇浙俗競爲浮靡民朝不計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三
三
夕傲甚公以身教儉除供億減出入儀從衣綈啖糲掾吏無敢曳
紈綺凡里黨婚喪賓蜡宴會具有品式戒毋得越久之浙民便之
郡邑長望風自飭公察吏嚴而不苛吏皆奉法北新關素爲奸蠹
藪公至乃無敢括責浙西自衢洋至石墩鳳凰以迨乍浦澈浦梁
莊數百里海潮汐爲害民安危倚塘爲命且築且圯公因地形水
勢高下緩急爲捍禦開滄隄石丈尺舒縮皆有法度惟所築至今
無患雍正三年餘姚上虞會稽等縣塘衝決破傷民人廬舍 命
公往勘還面陳形勢修治大要 世宗大悅悉如公議行公之視
賑山西也先言便宜五事皆聽用凡銀米贏縮里甲戶口遠近多
寡勸糶之方及所以散給者規畫詳盡守令惟受條約全晉賴以

活公稔知天下州縣倉儲虛耗有司任意侵那一遇歲稔發賑遂以冒銷爲幸災民轉徙溝壑無賴乃因山西之饑爲上盡言其弊請嚴定章程飭下督撫勒補所屬虧空爲荒備又請宜出陳易新爲擇地分貯或糴或借一視民便毋令吏得爲好事皆施行國家歲轉東南漕數百萬而畿甸水穀二府之政不修幽燕多棄壤漳衛滹沱灤潞諸流百道歲泛溢爲害元脫脫營田之法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閒北抵檀順東至遷民鎮器具工作穀種費鈔五百萬錠歲則大稔不賴於轉漕其計夫授田則壤定賦水泉陂塘門堰捍築之方具見於往牒明之廷議紛紜欲復其績而不能其見徐尙寶文定之論尤詳惟戚繼光稍修於薊鎮豈後之水

學無法不能如前謀國者無亦爲近功尺寸之見不爾地利於古
今豈有異乎公登政府時與怡賢親王籌度畿輔營田水利合詞
陳於上發帑金百萬兩爲經費凡土方丈量水線水平散籌收
籌及溝渠圍堰諸法皆井井工且大興未幾而公奉命出視海
塘又以母憂歸又以疾求解職任十三年又自請赴浙視海塘惜
未竟其功公規畫大諸務詳盡於民生利弊尤惓惓而督撫外吏
好興利爲功且爭言開墾病民尤甚當今上卽位之初公首疏
痛陳其弊言今四川丈量多就熟田加增錢糧以成清丈之名廣
西報部捐冊墾田數萬畝其實多係虛無因爲通行丈量之舉冀
將來熟田弓口之多餘以補報捐無著之數大行皇帝洞燭情

弊飭令停止丈量而前此虛報升科之田業經入冊責令輸糧小民不免苦累又河南報墾亦多不實請 飭下各省督撫將報墾之田逐一查明如是虛捏卽行題請開除無爲民累又言法吏以嚴刻爲能不問是非曲直贓私先酌數目迫以極刑刻意株連惟逞鍛鍊之長希著明斷之號請 飭下督撫嚴諭有司讞獄務須虛公詳慎原情酌理協於中正 上覽疏嘉歎悉爲施行而向之以興利爲功者稍相繼罷去其遺疏尤懇懇於理財用人之際謂額徵所儲一切經費寬然有餘儻言利之臣倡說加增仰祈 聖明乾斷永斥浮言實天下蒼生之福至於用人邪正公私心跡各判幾餘之際最易混淆惟在 皇上慎之又慎審擇君子小人而

進退之嗚呼公之忠誠謀國無愧於古大臣之誼而 上之稽謀
老成能聽用盡言可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宜乎殊恩異數於公
存歿之餘有加無已也公學湛深經術尤邃於禮酌古今之宜期
可躬行家居時嘗刻三禮及前儒議禮書爲家儀三卷撫浙時謂
國奢示儉國儉示禮又益以士相見鄉飲酒禮爲儀禮節略其二
十卷以爲浙人承式又增定禮記纂言周禮註解訂正大戴記呂
氏四禮翼溫公家範顏氏家訓又著有大易春秋詳解歷代名臣
名儒循吏等傳若干卷輜車雜錄廣惠編竝行於世素有人倫鑑
所舉士多游至大僚以功名顯於善類護持尤切爲左都御史時
世宗諭六科皆屬於都察院科臣有抗爭者訟及公公力請乃

得寬減又嘗疏請凡文官四品以下皆得貤封嫡母生母繼母皆得竝封以風孝慈公生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二元配陳氏累贈一品夫人繼配毛氏謝氏俱 贈淑人先公卒陳氏 封恭人子男三人曰必堦以廕官通政使司右通政曰璣丙辰進士改庶吉士俱謝淑人出曰必坦壬子舉人世襲騎都尉陳恭人出女子五一字建昌縣學舉人李家駒家駒未婚夭以節自誓餘俱適士族孫男五人孫女二人銘曰

人臣之位相位而極非位之榮四海之責稽古相業視學崇卑虞湯有作必咨咎伊温温朱公惟德之恭輯古名臣以程厥躬眷求簡在 聖祖 世宗公在綸閣金鐘大鏞 皇帝嗣服稽謀耆碩

曰子舊學醇修清德公之昌言殷命虞謨炯炯金鑑 皇帝曰俞
公事 三朝爲世毗依民有父母國有著龜生也褒崇薨也贈諡
凡百君子敬爾有位

右墓誌銘黃永年撰

乾隆元年秋九月十四日 今天子命車駕 親臨大學士朱公
第視疾又四日公薨 天子再奠於其第加 贈太傅諡文端冬
十月公長子通政使右通政必培次子翰林院庶吉士璡輿櫬歸
葬剛日己卜求文其貞珉以光揚休命枚伏考史冊堯學於子州
父舜學於務成昭古之聖人皆有所從遊以增崇其欽明二臣者
雖訐謨無聞而要其能爲堯舜之師其人必邁皋夔而上公奉

世宗詔侍 皇上青宮最久 皇上登極未一載仁言聖政重累
而下九州八陔靡不異音同歎慶堯舜復生然則公啓沃之功可
以想見而公之風概又豈可求諸唐虞下哉公諱軾字若瞻號可
亭世居江西高安縣公宣髮廣穎音中黃鐘鬢數十莖羅羅可數
康熙癸酉舉人甲戌進士入翰林改知湖廣潛江縣事治獄忤總
督某巡撫劉公殿衡至曰吾久聞朱令賢今觀所爭獄益信爲解
於督臣而薦之遷刑部主事轉郎中督學陝西尹奉天再遷左都
御史巡撫浙江 世宗登極累遷吏部尙書文華殿大學士故事
宰相莅任必詣翰林衙門公去而復至海內榮之其撫浙也浙西
瀕海衢洋石墩多風魚災公榷老鹽倉淤中小壘清夏蓋山功成

氓廬大安其任風憲也大將軍年羹堯以大逆誅父遐齡年八十餘法當從坐九卿俱畫諾矣公不署名世宗責問公奏以子刑父非法也臣簿錄年氏家書遐齡訓其子甚嚴子不能從以陷於罪罪在子不在父世宗領之遐齡竟免其辦治直隸營田也以漳衛諸河爲經以趙北口兩淀爲咽喉穹壤引泉凹坻衛隄溉田六千頃其督賑山西也安流庸禁遏糴勸糴粟請畱漕立醫廠增驛夫雨隨禱降民與災忘公潛躬味道神識凝然而於孜贊軍國靜密詳審朝廷倚如金城故爲都御史時請終父喪聖祖勿許在營田所請終母喪世宗勿許公雞斯徒跣泣涕力請至於批鱗叩閣章三四上黃門近御皆咋舌瑟縮奪毀奏稿九卿大臣

慰勸者相環而公陳之愈力萬不得已則引古墨經禮請從征西
戎 兩聖人愛其忠難須臾離閱其孝重違其意乃 詔如怡賢
親王居母喪故事勿朝會勿吉服勿補原官 國家有大事公卿
詣廬中咨謀性介而和病門生某餽澆公呼謝者再開封稱量畢
仍還之曰以束脩問先生於誼甚古受之無所爲非第書不云乎
享多儀儀不及物吾體未羸無藉於澆故稱量之則已受汝儀矣
奚必及物耶 今上在藩邸時聞公講生民休戚歷朝治亂尤悉
既卽位凡所陳奏無不張施公自知道大行輔志弊謀如恐不及
乾隆元年首陳除開墾省刑罰兩疏其他語祕外不盡知然公已
七十二歲鬢頽禿且盡 天子恐用公晚一切大事虛已咨詢公

亦忘身殉國竭芻蕘之思卒以成疾輔新君九閱月而薨其遺表曰臣遭盛世入綸扉既老且疾口垂閉矣伏念 國家萬事根本君心所重者理財用人而已臣覈 國儲經費綽然後有言利之臣倡爲加增者幸勿聽之至於君子小人之辨尤易混淆尙書逆于汝心遜于汝志二語願 皇上時以爲念則臣魂魄長逝永無遺憾章上海內傳誦之所著有春秋詳解三禮纂名臣循吏等傳夫人陳氏先公亡合葬某銘曰

惟天以 聖清有德篤生良弼惟 帝以聖相有庸恩始榮終奕奕太傅學爲儒宗禔躬何約艾物何豐孤忠既協陰陽就宮變醜養瘠休我王風凡彼百工倖倖衝衝或才之忌或盛名之攻至於

太傅而曰君子竟罔不僉同梁木壞矣心支明堂舟楫朽矣慮海波之或揚讀公遺表惓惓 君王身墜泉底心立殿旁臯謨說命餘音琅琅配於 太廟祀於太學書於旂常葬於礲礪松柏丸丸羊虎躍躍永峙一碑以侂五嶽

右神道碑袁枚撰

公諱軾字若瞻江西高安人康熙癸酉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出知潛江縣精曉吏事不阿上官擢刑部主事升郎中提督陝西學政坐歲試報冊不如期降二級調用代者已行 聖祖聞其公明令復視事內升光祿寺少卿超授奉天府府尹五十五年由通政使遷浙江巡撫以清吏治厚風俗爲急務正己率屬

輯禮書教民孝弟恭儉除權政之不便者築沿海石塘數百里潮不爲患五十九年升左都御史丁父憂有旨任守制公固求終喪未允卽具摺奏請效力軍前會山西大饑聖祖命公齎帑金往賑至則宣布皇仁規畫盡善時久旱禱雨立應富商大賈感公誠意爭出粟貸民所全活不可勝計再奉命理陝西獄事竣給假治喪葬祭悉用古禮聖祖仁皇帝賓天公奔赴山陵世宗登極眷遇殊等以公頌德重望命授皇子經旋加吏部尙書銜太子太保進太子太傅雍正二年兼理吏部事三年拜文華殿大學士仍領吏部未幾丁母憂江西撫臣奏摺先至公方偕怡賢親王督治畿輔水利世宗以公至性誠篤恐年老不任過

哀戒公家人勿言而以他事 召至御案前面諭之曉慰再三
特允所請解任持服既葬 召還以素服居京邸蔬食三年服闋
再入閣吏部如故七年以病乞休 慰留之解吏部八年兼理兵
部十一年冬署翰林院掌院事十三年秋議修浙江海塘在事者
言人人殊 召公詢問公奏言事難臆度願親往治之 世宗大
悅 特敕督撫及總理塘工諸大臣咸聽節制比至德州聞 世
宗憲皇帝升遐慟哭北面而 今上召命適至伏謁 倚廬 温
旨諄切 命協同王大臣總理政務 賜騎都尉世職公仰見
皇上純孝至仁勵精圖治益感激思報奏請罷墾田慎刑獄又陳
鹽政利弊八條並得施行乾隆元年病作 上日遣太醫診視九

月中以篤聞車駕即日幸賜第慰問良久越三日遺疏上略言天下萬事根本君心而用人理財爲尤重君子之與小人公私邪正判於幾微在審察其心迹而進退之至若國家經費本自有餘異日儻有言利之臣倡爲加賦之說者伏祈聖心乾斷永斥浮言實四海蒼生之福上覽畢震悼不已輟朝一日復親臨奠醮賜帑金二千兩祭葬加等贈太傅謚文端入祀賢良祠自古儒臣立身行道遭逢聖主眷注之深恩禮之渥先後一致存歿均榮未有如公者也公束髮受書卽謂聖賢可學而至篤信程朱之言實力踐行而不以講學名歷事三朝惟以樸誠自矢純修清德屢奉褒綸性至孝每莅官必請假省覲所得祿賜

悉頒其昆弟族人田廬服食蕭然如寒士好薦引賢士不以語人平生無疾言遽色延接賓客無貴賤咸肅以和以是人莫敢干以私而亦無忌愠之者易春秋三禮各有疏解其他所編輯若顏氏家訓溫公家範呂氏四禮翼歷代名臣名儒循吏傳凡數百卷行於世

右傳萬承蒼撰

文端公 國史有傳外間不可得窺其諸家著述鄂文端公有神道碑黃靜山先生有墓誌銘其家有行述鄂碑最高黃誌最覈行狀最詳今錯雜錄之以備考公姓朱氏諱軾字若瞻號可亭瑞州府高安縣人康熙癸酉以第一人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翰林院

庶吉士散館改知潛江縣事潛江楚劇邑民澆吏黠俗敝賦繁公
至下免耗令正供外一無所取而用法平允不爲威劫以爭邑人
鬪毆命案忤總督將劾之會新撫至知其賢獲免且共列薦牘內
遷刑部主事升郎中執法持論皆不阿權貴遂受 聖祖仁皇帝
特達之知命督陝西學政公念秦地古多賢哲而欲誘掖後學使
塗徑易循莫如宋橫渠先生因板行其張子全書以禮爲教而以
身作則期年教化大行然不名一錢歲試冊報部例有費公費無
所出以冊發鋪司遞至京部吏沈擱不收科臣以遲誤劾免公羣
士譁然如失嚴師慈母於鄉試點名時羣跪至公堂求奏畱巡撫
許之而卒不奏會有以其事上聞者 聖祖以問九卿韓城張公

言未學使公明之稱爲空前絕後眾論皆同 特旨命領職如
故鄂稱當是時 聖祖仁皇帝臨御垂五十年海內殷富江湖
寬深藏疾納垢有貪夫墨吏幸脫堯誅而公獨危苦凌兢屹然有
立凡公所以受知 三朝出入貴重蓋自作宦於秦楚之開始也
乙未以光祿少卿超四級尹奉天以義禮教習旗民流寓之奸黠
者驅懲之士著之醇樸者獎勵之民益和樂丙申升通政司通政
卿會議必虚心相酌不激不隨同僚歎服丁酉巡撫浙江以
澄清吏治維持風俗爲首務謂察吏莫先於獎廉懲貪而整俗莫
先於去奢崇儉二端皆身自表率之吏皆奉法民俗亦丕變曰公
教子儉也公謂國奢示儉國儉示禮纂儀禮節略二十卷以爲之

鵲浙西海潮爲患舊築塘爲捍蔽時築時圯公悉心籌畫言海塘
北向近海甯塘岸者爲北大鹽南向近上虞塘岸者爲南大鹽南
北兩山對岸之間爲中小鹽向來海潮由中小鹽入江近竟成陸
地奏請設法挑淤而海甯老鹽倉上虞夏蓋山兩處土塘皆易以
石其開濶樅石丈尺舒縮皆有法度故前後所築皆時圯惟
公所築者至今如故人皆以爲公至誠所感云庚子內擢都察院
左都御史丁外艱七上疏請終制堅不許遂自請詣軍前效力
聖祖命往山西散賑公條陳便宜五事凡銀米贏縮里甲戶口遠
近多寡勸糶之方及所以散給者規畫詳盡守令謹受條約全晉
賴以活公稔知天下州縣倉庫虛耗一遇歲歉發賑遂以冒銷爲

幸乃因山西之饑爲 上盡言其弊請嚴定章程 飭下督撫勒
補所屬虧空爲荒備又請出陳易新爲擇地分貯或糴或借一視
民便毋令吏得爲奸事皆施行其賑濟別士於民別捐銀米發學
給領尤爲良法勸積貯謂爲富民計尤爲苦言事畢復差往陝西
審案始給假歸葬聞 聖祖龍馭上升星馳至京 憲皇嗣統孜
孜求治每遇 國家大政及進退人才必 特命公與王大臣參
議雍正三年補文華殿大學士命與怡賢親王籌辦畿輔農田水
利發帑金百萬爲經理之資遂畫定章程分任人員大加經理水
利則人工夫價土方丈量天秤水線散籌收籌測深用夯扣期算
工莫不井井營田首重溝渠廣深相地分爲三等疏泉源鑿陂塘

收攝行潦築壩安閘製造人牛風水等車無不全備適浙江海潮
泛溢惟公所經修塘身毫無坍塌 命公復往浙江會同撫臣查
勘修理已又以母憂歸里竟未竟其功公之爲相也鄂碑謂遭逢
世宗憲皇帝聰明神武求治方殷六服承流百廢具舉而公以
雍容靜重多所補益仍弼弼若無能 世宗以是益重之其丁母
憂也公在營田水利所 特旨傳諭吏部通政司及在京家屬不
得以伊母訃告知朱軾彼性至孝俟召彼至京朕懇切開諭庶無
他虞及奏請解任開缺以終服制又 諭以乃伊名節所關朕不
忍奪其情允從所請嗚呼 主聖臣賢千載下猶應感激涕零矣
葬母畢卽 召還京以素服在內閣行走乃疏請賜封之法凡四

品以下文官止封父母及本身妻室者請照武官例聽其以本身與妻封誥貶封祖父母又請八九品官例有告身者請止封其父母不必封其本身又請教授照知縣例學正教諭照縣丞例訓導照九品例封其父母又封母者止封嫡母生母不封繼母請得三母並封以勸孝慈部覆准行千年曠典遂起於斯十三年浙江海塘復有衝決 辰衷焦勞公願親往料理行至德州驚聞 世宗賓天之訃迴轅北行至阜城已奉 高宗純皇帝旨召令回京於總理事務大臣處協同辦事首奏開墾累民謂 國家生齒益繁通都大邑無一隙未開之土僻遠州縣間有未盡墾者緣山田磽确旋墾旋荒又或江岸河濱東坍西長變易無定是以荒者未盡

開墾墾者未盡報升至已熟之田有糧甚輕者亦由土壤饒瘠數畝不敵肥田一畝卽古者一易再易三易之意非隱匿田糧者比故不特丈量不可行卽勸令據實自陳亦可不必又論刑獄人命所繫不可不虛公詳審酌理原情有鍛鍊誣罔者督撫卽行參究刑具悉遵定制不得擅用夾棍大枷皆奉 旨密議悉照原疏准行乾隆元年八月薨於京邸其遺疏猶懇懇於理財用人之際謂臣查額徵所儲於一切經費寬然有餘儻日後有言利之臣倡爲加增之說卽祈 聖明乾斷永息浮言至於用人尤關緊要邪正公私心迹各判幾微之際最易混淆惟在 皇上洞察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慎之又慎而已此文端公居官行事之大略也至於學

術湛深於經而於禮尤邃其序張子全書也謂言性言命使人心
玩之而如其所欲言者必身體之而適得其力之能至者也又曰
學張子之學而實踐其事者斯不愧讀張子之書而洞晰其理是
其生平實以關學自命而其於禮也固非口誦而不心維心維而
不躬行者所可比矣故所著之書史傳三編固知人論世之資卽
躬行心得之驗以公之一身實兼名臣名儒循吏而備有之也儀
禮節略通俗可行禮記纂言增訂完善周易傳義已著錄於四庫
全書春秋傳義亦存目其他訂正大戴記板行呂氏四禮翼溫公
家範顏氏家訓皆有裨於人心世道黃誌稱公爲人小心精敏而
優游充澹若不見其能事上遇人一本於誠不爲矯飾篤弼三

朝褒寵備至益恭謹自始仕至極貴其居處食飲見者不知爲貴人所薦達士皆不使其人知不名講學其於心術義利公私之辨國家行政用人忠邪與壞得失之方持之醇如也行述稱府君以誠慤之心淵粹之學受知三朝以濟時行道爲用以正直忠厚爲本不標講學之名而動以古聖賢自律或者疑爲家庭之私言至高宗純皇帝褒卹之詞有曰大學士朱軾品行端方學術醇正純修清德望重朝端大哉王言可以昭示萬世矣某嘗觀人之爲人未有不隨時而轉移者惟公始終一節不附和雷同儒者多聚徒講學而公獨躬行多言性言命而公獨言禮康熙朝寬大含容而公獨危苦自勵雍正朝精嚴峻勸而公獨靜重雍容至

於大臣奪情近代幾成故事雖以李厚菴之賢尙不能免而公獨
泣涕疏陳至欲從軍塞外洪稚存謂公多大節夫大節者從禮出
者也孔子謂約之以禮又曰克己復禮又曰不學禮無以立公真
不愧爲孔子之徒矣以之從祀孔廟實爲允宜其餘居鄉勸諭鄉
人敦厚風俗皆公之一節不備書

右事實略李祖陶撰

按篇中鄂公有神道碑今考朱文端公集未附載鄂公所撰實墓誌銘

余性鈍直雖平生道義之友亦多疑其迂遠不適於時用志同而
道合無若朱公可亭者而交期則近雍正元年公爲家宰禮先於
余是年冬語余曰 上將用我矣子尙有以開予余曰某何知公
曰吾知子乃鄭公孫僑趙樂毅之匹儔也子毋隱次年二月余請

假歸葬始以周官餘論十篇之三示公及還相國張公曰高安持子周官論至上書房手錄曰當吾世有此異人而上竟不聞知可乎哉我數以子病久瘳止之子將若何余急過公正告曰今上信大有爲而士大夫結習未除凡吾所云必君相一德眾賢協心然後爲之而可成成之而可久不然上求以誠心而下應以苟道民不見德反受其殃公志果大行異日以告於吾君而次第布之不必知自僕也乙巳春公以實畿輔一篇致怡賢親王合辭請開畿輔水利余謂公曰近畿積水無歸久矣必以數年疏決支河俾伏秋潦漲下流無壅然後規下地擇良有司官治一區以爲民表使民豔其利而爭自營之苟少違其節次動必無功其後

爲之數年果利害相半公由是益信余言自是以後凡吏疵民瘼
辨賢抑奸胸中所知見壹爲公盡之且告以海內大事宜及時注
措者莫如復明初大甯三衛兼求唐韓重華屯田故蹟自歸化城
西連三受降城以達於甯夏及經略苗疆控制臺灣三事因盡出
餘論七篇公皆慨然引爲己任會西事方殷度無暇部署三方而
公尋邁沈疴久而弗瘳嘗力疾拜 賜有 旨命公毋勤自後卽
有錫賚免拜受母至宮門用此不得上言嘗告漳浦蔡聞之曰吾
伏枕吟呻望溪至輒心開而氣揚欲於天下事有所轉移支柱微
斯人莫屬子謹志之聞之疾將革猶掩涕重言以勸余余困於憂
虞屢欲告歸公固止之曰譬如巨室虛無人雖老疾者偃臥其中

盜賊猶有戒焉吾輩三數人尙可以疾自引去乎及先帝登遐
今皇帝嗣位公適奉命巡視海塘自中途召還時上方
孜孜求治凡民心所願欲與善良沈抑者數月中設張搜擢計日
無虛眾皆謂發其端者必公而公與余朝夕南書房未嘗一言及
此聖孝性成依古禮經致行三年之喪諸王大臣屬余草具儀
法及制詔將頒復速余赴雍和宮討論公常左右之惟恐余
言之不盡用也乾隆二年公舊疾復作余就公榻前相視泣然將
行公蹶然而興以手拄頤曰子所言三事及九篇之書吾未嘗一
日忘以聖天子布德推誠維世礪俗謂子所云禮義之明人材
之興也有日矣而吾將泯焉命矣夫子性剛而言直吾前於眾中

規子謂子幸衰疾支離於世無求假而年減一紀尙有國武子之禍欲諸公諒子之無他而不以世情相擬耳竇竇旣沒吾病不支子其懼哉公卒以九月十有八日前二日余在直房日方晚天氣清和俄而陰雲起風沙蒙霧忽心動曰公疾其變節乎使人問之果然竇竇之疾之將革也亦然相去始浹旬耳吁異哉始余與公一見如久故自戊申以後公行步亦艱約相送下堂盡階而止先帝之喪公與余同次內閣雖入政事堂眾旣退坐必下余行必後余余懼眾人之聞也公曰眾爭爲市道交卽此可示之以禮矣余經說公手訂者過半嘗序周官析疑春秋綱領二書以示聞之曰周情孔思不圖二千餘年後乃有如親受其傳指者吾嘗謂望

溪灼見大原學皆濟於實用其斯以爲根柢夫嗚呼公今已長逝矣自公歿後余行身益不敢自苟惟公於九原之下與余心相鑒照耳曩公臥病連年每謂吾身後之文子當任之余既序公增纂戴記公曰吾於古文未之學也而以意爲之者亦數十百篇方自剴斷異日子終訂之及公既歿而家人未嘗以二事屬余故獨敘次爲文之始末以志不忘久要之言其平生忠孝大節實德顯功嘉言懿行概弗著於篇蓋公之行迹宜列於國史而狀與外碑城銘已具義不得私爲之傳云

右敘交方苞撰

朱先生諱斌號可亭由庶吉士授知縣歷官大學士學以敬爲主

以致知力行爲工夫以經史爲法守以日用云爲爲實驗其太極圖說解曰乾坤者對待之體六子者流行之用筮卦之數陽極於九陰極於六陽主進進至於無可進則退九退而爲八八少陰也陰主退退至於無可退則進六進而爲七七少陽也圖極所說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動靜互爲其根者卽筮卦九六進退之謂也動極靜極者二太陰生於動極陽生於靜極者六子也圖書不言四象八卦義已見於是也此陰陽流行之用總不外乎兩儀對待之體先言用而後及體者一生於兩一見而後兩立也或問陽變陰合而生五行五行非卽四象八卦乎曰四象八卦乃兩儀之倍分五行則兩儀之所資以爲用也文圖離坎居乾坤之位後天入用

故也五者之氣彌綸充塞播於四時凡陰陽之流行皆此五者行之也此水火木金土之所以名行也二氣五行同出於太極生則俱生而無極太極之蘊卽在陰陽五行之中同出於太極者亦各具一太極也無妄之理與不二之氣渾淪融洽而無閒其合也其妙也妙合者一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氣含乎理內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理行乎氣中也理氣之網緼分無可分兩非兩五非五也一而已矣一故妙妙故凝凝則生生不息矣乾天也坤地也言乎其質則五行生成於天地言乎其氣則二五實生乾坤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分而形交氣感萬物化生天地者萬物之大父母也人與物同具此太極之理而所稟之氣有清有濁人靈

於物而人之中又有頑秀之別焉五性動而善惡分出吉凶悔吝所以紛然多故也惟聖人定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人極立而三才位焉定之者定此感動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定之以中正仁義所謂先立乎其大其小者不能奪也中正者仁義之中正也先儒以中正爲禮智禮所以節文斯二者智則二者之正而固也言禮智不足以盡中正言中正而禮智在其中矣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剛惡柔惡故非中剛善柔善亦未必皆中剛柔者仁義之偏也凡物立於偏陂之地則腳根不定中則得所止而定矣大學曰知止得止易曰艮止定之謂也求止之功在於格致誠正而其要不外於主靜靜者動之本易所謂無思無爲寂然

不動是也廓然大公性也無極太極也物來順應情也太極之理
蘊於中而發於外也天稟陽動而靜地稟陰靜而動而要皆本於
太極太極之理本靜也聖人主靜而性以定定則動靜隨時而因
應不窮聖人一天地也極者至也道理至此盡頭更無去處故推
行變化而不可測皆自極生也自氣言爲陰陽自質言爲剛柔自
人心而言爲仁義動極者純陽也動極而靜乾卦所謂用九陽而
陰天極也靜極者純陰也靜極復動坤卦所謂用六陰而陽地極
也主靜而動以定者聖人洗心藏密吉凶與民同患仁而義人極
之所以立也曰陰陽曰剛柔曰仁義對待之體也曰陰與陽柔與
剛仁與義流行之用也與云者自此及彼一而二二而一張子所

謂一神兩化也原始反終無終無始者精氣游魂屈伸往來之妙也大哉易乎聖人立教以裁成輔相君子脩德以趨吉避凶孰有外於是乎又與王遜功論氣質之性曰論性而言情與才自孟子始才者才力也才幹也性發而爲情才則效能於性情者也仁能愛義能敬禮能讓智能知凡天下萬事萬物莫非此心此理之良能而有不能者非不能也不用其能也此孟子之所言才乃天命之性之才也成性以後理麗於氣氣有清濁之分才亦隨之姑息非能愛也而不謂非仁鹵莽非能斷也而不謂非義善反之則其所不能者正其所以能也此程子之所言才乃氣質之性之才也氣質之性之才有不善而天命之性之才則無不善故曰爲不善

非才之罪也集中有云孟子所謂才卽程張所謂氣質淺見於此不能無疑變化氣質固存乎人然當其始則氣質固不能無咎焉豈得謂非其罪乎況孟子旣以情驗性而斷其爲善若以才爲氣質則當云若夫爲不善乃氣質之故不當云非氣質之罪也至云善正從相近處見相近亦正從善處見二語最爲醒豁願愚更有進者善不但從相近處見亦可於習而相遠處見所謂相近相遠者如分途各出一上一下上者愈上下者愈下漸行漸遠或相什伯或相倍蓰或相千萬而無算者其源頭總從一路上來若原是兩路又何從較其遠近乎周子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有生之初剛善柔善者去中無幾卽剛惡柔惡亦未至於甚遠迨

習焉各隨其性之所近而一往莫返不但惡者益惡而善者亦流於惡矣然姑息鹵莽都由仁義而起非仁無緣得愛非義無緣得斷非愛與斷無緣得姑息鹵莽惡者善之惡也知惡爲善之惡益知性之無不善矣觀此則先生之言太極言性可謂至真至切矣洵爲朱子家法踐而行之必實學也是以生平未登講席而學者奉爲模楷至今不墜蓋其真積力久所以成人卽寓於成己中也其與白中丞書曰先生自臨蒞以來軍國要務吏治民生鴻纖畢舉亦旣戶頌而家祝矣頃乃遴選十三郡能文之士二百有奇肄業豫章書院其不在所選之中而願來學者又百有餘人一體給與廩餼而教育之又特疏請增賓興解額比於京闈凡以鼓勵人

才廣 國家菁莪棫樸之化意良厚也非好之真而爲之力安能
若是乎願惟士所貴讀書者窮理格物明善以復其初耳非欲其
博文強記以資口說工文詞已也 國家以制藝取士雖程朱亦
不能廢此而不爲然制義之設所以闡發六經之微言必於聖賢
義蘊研精熟習體察於身心之間而實有所得而後能津津言之
有味此取士之法所以寓課行於衡文之中以求得真才實學而
用之也今之士子朝夕諷誦未嘗一體察於身心及搦管爲文則
多方揣摩口如此而元如此而魁是以文章爲邀榮之階儒其名
市井其心可恥孰甚乎習俗日久人不自知其非必得名賢爲之
師一言一動以身示教而又慤慤懇懇諭以義利公私之別以動

其羞惡之良使反其揣摩舉業者日孜孜於聖賢之學斯可挽回
積習無負先生教育人才之至意矣昔胡安定教授蘇湖凡游其
門者不問而知其爲先生弟子象山於白鹿洞講君子喻義章聞
者爲之涕零是故非擇生徒而教之難擇救生徒之人爲難也先
生嘗寓書聘錢塘沈位山先生矣位山浙之名儒也位山辭而後
別聘其人必位山匹也而先生於政治之暇又時臨講習諄切開
諭分別勤怠學有進益者輒加獎勵不率教者黜之從此人思策
勵有造有德西江人文彬彬日上矣抑弟更有請者明儒配食馨
宗者四餘千新會皆出崇仁吳康齋先生之門先生研精義理玩
心高明霽月光風有吾與點也之意胡之主敬陳之主靜蓋學焉

各得其性之所近而靜之流弊至於專尚自然則朱易而紫非青
出於藍也顧餘干祀新會亦祀獨崇仁不與豈非缺典正嘉閒陽
明良知之學徧天下吉州羅整庵先生大聲疾呼力排異說先聖
微言賴以不墜厥功巨矣乃學宮舍整庵而列陽明其何以訓今

聖天子崇尚正學濂洛關閩之道昭垂日星儻蒙大賢特疏題
請吳羅二公配享 文廟定蒙 兪旨此千秋斯文之幸非徒西
江之光也而樹之風聲以勵後學使法其鄉先生以無背於正學
其裨益學校非淺矣先生切於世教如此而巡撫浙江分巡山陝
以及辦理畿輔水利事載 國史者皆足爲後世法所輯有歷代
名儒傳歷代名臣傳歷代循吏傳其衛道胡教利濟生民之心亦

大可見矣乾隆元年先生病篤 聖駕親往臨視先生力疾朝服
命子扶掖迎拜戶外不敢守拖紳之禮其敬爲何如乎卒謚文端

右學案唐鑑輯

康熙丁丑 仁皇帝親征沙漠噶爾丹窮蹙自縊其姪策零多爾
濟奔竄阿爾泰山北稽首稱臣 仁皇帝受降凱旋朔漠蕩平後
數歲策逆休養生息招徠噶爾丹藩臣部落漸強侵犯喀爾喀部
落 仁皇震怒練兵籌餉爲深入計 憲皇帝踐阼欲竟 仁皇
帝未竟之緒會策逆死其子噶爾丹策零嗣立噶少年聰黠善馭
士卒諸台吉樂爲之用雍正九年辛亥 憲皇帝決議討之朱文
端公軾沈總憲近思皆以爲天時未至惟張文和公力爲愆慮薦

傅爾丹以爲帥率五萬兵討之噶逆遣將僞降傅信其言進兵陷和通淖爾致潰後二年噶逆復大入賴額駙超勇親王策凌戰於光顯寺其勢始衰遂講和

右錄宗室昭棟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十四目錄

宰輔十四

福敏

張廷玉

來保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十四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宰輔十四

福敏

福敏滿洲鑲白旗人姓富察氏康熙三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歸班 世宗憲皇帝在藩邸時 今上初就傅福敏侍讀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 世宗憲皇帝御極擢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尋充經筵講官雍正二年八月充會試副考官十一月充繙譯鄉試副考官十二月教習庶吉士三年四月遷吏部右侍郎六月疏言漢官升任級非隨帶者例改紀錄滿官則一概銷去請照漢

官例畫一下部議行八月署浙江巡撫十二月疏言海塘工程原
議皆用條石後因限迫遂用條石托外亂石填中恐日久坍塌請
寬限照原議改築得 旨交新任巡撫李衛查勘修理時 命都
統拉錫至浙查抄年羹堯財產羹堯先已自燬書札福敏於拉錫
回程後查出西征隨筆逆書二冊係錢塘舉人汪景祺撰 上嘉
其細心論景祺罪如律四年二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四月兼翰
林院掌院學士九月署湖廣總督十月奏沔陽潛江等十州縣水
災請暫借常平倉穀六萬石發賑續將盈餘銀買補又奏被水各
州縣見遵 旨煮賑但老幼頗難就食丁壯亦覺路遠時當種麥
恐妨生業請查丁口一體給米均得 旨嘉獎十二月 諭曰朕

原命爾暫署督篆若一得人卽命往替近日廊廟中頗乏卿貳滿
臣皇子左右亦須爾來輔翼畱爾在楚乃出於不得已宜體朕意
勉力爲之五年正月疏言湖廣苗徭地方不產硝磺而多槍礮傷
人之案明係私販轉入查革職藩司張聖弼濫給硝磺牌照甚多
前任藩司鄭任鑰亦縱戚林西周販賣射利應嚴禁得 旨硝磺
乃違禁之物湖廣苗徭雜處例禁更嚴鄭任鑰縱其私人犯禁取
利著革職在楚修理江岸工程處效力贖罪二月奏請以耗羨銀
兩築江陵松滋等縣隄岸奉 旨著動帑金委員監修成後仍算
民隄百姓加意保護俾永受其益四月謬沖花苗叛福敏檄黔兵
截後路以楚兵擣其巢平之下部議敘加二級七月疏言安陸荆

州各府被水隄塍冬初水退正可興工除被災老幼婦女照常賑濟外丁壯悉令修築優給賑米俾饑民得食而隄亦完固 上善其議如所請行九月奏請增設湖北糧道庫大使一裁蒲圻縣羊樓司巡檢 從之先是閏四月 召福敏回至是得代進京授吏部尚書六年四月以前巡撫浙江時瞻徇布政使佟吉圖擅動庫銀事革職八年四月 命協理兵部侍郎五月兼戶部侍郎九月擢左都御史仍兼戶兵部事十年七月署工部尚書 特命協辦大學士事十一年十一月署刑部尚書十二年五月以審理戶部尚書彭維新一案朦混徇隱奉 旨申飭又議福建武平縣民藍厚正毆死胞兄擬斬畱養一案糊塗姑息降三級畱任乾隆元年五

月 命同左都御史孫嘉淦辦廢員案嘉淦劾福敏偏執 上以
福敏既拘執嘉淦亦沾名月派大臣辦理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
官二年三月充會試正考官六月教習庶吉士三年正月擢武英
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二月充繙譯鄉試正考官十一月兼翰林
院掌院學士四年五月加太保六月入旗通志告竣加二級六年
七月 上初幸木蘭行圍福敏奏事宜六條一行圍邊外內外奏
章按期馳送較宮廷清穆勞逸懸殊尤宜朝乾夕惕清明在躬從
容應之一畱京百官道在隨事警察因人懲戒不使偷惰者得行
其私一巡行之日言路不可不闢然有大奸惡大利害宜參奏不
當瑣細瀆陳傷政體一 聖祖仁皇帝於獵地之平易險阻莫不

了然故周旋中度馳射如神願 皇上籌度於馳射之先一弁兵
布圍未必無參差乞少加從容使未習後生得黽勉從事一弁兵
從行日久必至資斧不濟量加 恩澤費無多而受惠無窮得
旨覽大學士所奏具見老成忠懇補袞陳善之意朕皆嘉納七年
福敏年七十 御製詩賜之曰前世文昌宿當朝王者師典型鵷
鷺序標準鳳凰池有問鳴鐘應方瞻霽月披耆年緣令德初度值
良時堂廠槐陰茂筵開日影遲春風坐綺席仙酒介龐眉久賴經
綸手猶疎弟子儀壽身兼壽世長佐太平基八年七月奏時政三
條一河防事宜動關呼吸難容遲滯江南石林口等處新工初就
愈宜保護懇照災民請賑例一面辦理一面奏聞一災民勢必流

移自謀生活若有司不善拊循但禁越境致輾轉溝壑宜加以玩
視罪一江南湖廣等處偏災請留六省南漕賑濟懇 宸斷數目
截留庶上不虧儲下足濟食奏入報 聞十年十二月以疾請解任
諭曰卿才品優長老成端諒內廷講誦多年恪慎小心實有裨
益特簡綸扉正加眷倚覽奏情詞懇切朕勉從所請著解任調理
加銜太傅以示篤念舊學至意卿善自頤養以承恩澤遇精神康
健風日晴和仍舊詣宮門請安並到內廷書房看視十二年 上
以詩存問曰經時未到禁門邊食履多宜心泰然月霽風清煩暑
遠忽教重憶講帷前十七年福敏年八十 御製詩賜之曰光霽
由來眾式觀絳帷黃閣領儒冠身名應擬濟南伏年德原同沛下

桓松鶴作朋還侑酒孫曾繞膝合加餐還丹益算何須藉兩字傳
經永不刊二十一年十月以疾卒 諭曰致仕大學士福敏品行
端嚴學問醇正老成耆碩宣力年深久侍講帷清勤懋著予告以
來朕時加存問前歲抱疴曾經親往看視賜以醫藥調養就痊方
謂精神康健期頤可望今聞溘逝實深軫悼卽日朕親行致奠著
賞內庫銀一千兩經理喪事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尋
賜祭葬謚文端入祀賢良祠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稱爲龍
翰福先生 詩曰今古旣殊宜其教亦異施古方教數年今爲出
閣時憶年舞勺歲 皇考掄賢師卽從師授經詎惟習少儀循循
旣善誘嚴若秋霜披背誦自幼敏匪曰詡徇齊日課每速畢師畱

爲之辭以此倍多讀忠益平生資誰知童時怨翻引老日悲不失
赤子心能無繾綣思嗚呼於先生吾得學之基

右 國史館本傳

張廷玉

張廷玉安徽桐城人大學士英次子康熙三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四十二年授檢討四十三年命入直南書房尋充日講起居注官四十七年丁母憂尋丁父憂五十一年遷司經局洗馬五十四年遷右庶子尋授侍講學士五十五年擢內閣學士五十六年充經筵講官五十九年授刑部右侍郎六十年二月山東鹽販王美公等糾眾不法巡撫李樹德獲奏命廷玉同都統托賴學士登德往會撫鎮嚴訊分別定罪如例六月調吏部左侍郎六十一年十二月世宗憲皇帝御極命廷玉協同翰林院學士阿克敦勵廷儀等辦事賜一品廕生十二月擢禮部尙書恭纂聖

祖仁皇帝實錄充副總裁雍正元年正月入直南書房四月充

順天鄉試副考官五月上嘉廷玉偕正考官朱軾衡文公慎議

敘加太子太保七月充明史總裁官八月兼翰林院掌院學士

御製詩一章賜之詩曰峻望三台近崇班八座尊棟梁材不忝葵

藿志常存大政資經畫訐謨待討論還期作霖雨爲國沛殊恩九

月充會試正考官調戶部尚書十月充國史館總裁二年五月充

會典總裁尋疏言浙江之衢州江西之廣信贛州等府毘連閩廣

無籍之徒流移失業入山種麻搭棚居住號曰棚民歲月既久生

息日繁懦者或守本業悍者輒結爲匪近西崖有搶劫之事皆棚

民倡首請敕督撫題補廉能州縣曉諭約束編入戶口冊籍若

居住未久蹤跡莫定者取具五家連環保結稽覈毋許遺漏中有
膂力技勇及讀書向學之人查明具詳分別考驗錄用庶生聚教
訓初無歧視而一時失業之徒不致陷於罪戾亦屬靖地安良之
一法下督撫議行八月充會試正考官三年二月充治河方略副
總裁七月署理大學士事四年授文淵閣大學士仍兼戶部翰林
院事五年晉文華殿大學士六年正月疏言內閣部院奉 旨事
件俱交起居注登記檔案惟八旗事件向例不交起居注無從記
載請自雍正五年始亦照閣部送館以便纂入記注 從之三月晉
保和殿大學士十月兼署吏部尙書七年晉少保八年十月 諭
曰大學士馬爾賽張廷玉蔣廷錫自簡任綸扉以來祇遵朕訓仰

體朕心懋著忠勤恪恭奉職今年夏秋之間朕躬偶爾違和馬爾
賽張廷玉蔣廷錫贊襄機務公正無私慎重周詳事事妥協數月
之中朕躬得以靜養調攝者實伊等翊贊之力也今朕躬已經全
愈宜加恩錫以褒良佐以勵臣工著各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
仍各加二級其世職或帶於本身或給與伊子聽自便廷玉奏准
以長子編修若霽承襲十一年三月條奏慎刑二事一各省人犯
罪重收禁罪輕取保獨刑部遇各衙門送犯不論情事大小罪犯
首從俱收禁致累無辜請 敕議送部人犯分別收禁取保定例
遵行一刑部引用律例往往刪去前後文止摘中間數語卽以所
斷之罪承之甚有求其彷彿比照定議者高下其手率由此起都

察院大理寺同爲法司衙門若刑部引例不確應令院寺駁正不
改卽行題參如院寺扶同朦混草率從事一併處分疏入 命九
卿議行九月 諭祭賢良祠大學士張英於本籍准廷玉馳驛回
籍舉行典禮 賜帑金萬兩爲祠宇祭祀費並 賜冠帶衣裘及
貂皮人蔭等物 頒內府書籍五十二種於其家十二月廷玉奏
言臣行經直隸州縣近河窪地遭水已蒙賑濟其中尙有災重之
處積潦未消難以種麥明歲青黃不接民食倍艱請 敕督臣確
查加賑一月再查該地方應修工程酌議舉行俾窮民得傭工餬
口得 旨允行是月會典告成議敘加二級十二年二月廷玉回
京 上遣內大臣戶部侍郎海望迎勞於盧溝橋頒賜酒膳十三

年正月充皇清文穎總裁八月 今上御極 命廷玉同莊親王
允祿等總理事務九月 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併前世職爲三等
子仍以其子若霽襲十月恭纂 世宗憲皇帝實錄充總裁官嗣
以廷玉所領事多不必兼管翰林院事乾隆元年充纂修 玉牒總
裁七月充三禮館總裁九月明史告竣議加二級十月 命仍兼
管翰林院事十一月充經筵講官二年三月充會試正考官三年
上將視學以三老五更之禮可行與否詢軍機大臣廷玉奏言
伏思三老五更之名始見於禮經蓋古養老尊賢之禮也考養老
之禮如王制內則所云則於夏殷周皆然又云五帝三王憲有乞
言則伏羲神農黃帝以來已然是其典爲最古至所云食三老五

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于是其禮
爲最隆我 皇上至道在躬式稽前典以三老五更之禮下詢甚
盛事也願禮待人行事因時起臣妄臆議以爲未可舉行者約有
數端蓋 皇上至德淵懷聖不自聖何難屈禮臣下但天子有所
施必令臣下有可受如所云袒而割牲者其始親袒衣割牲以爲
俎食也執醬而饋者其繼執醬以饋熟也執爵而酌冕而總干者
繼食畢又親執酒以酌口且又端冕舞位而以樂舞侑食也禮如
是不已重乎古有斯禮而今未行似非 皇上殷殷復古之意如
特行此禮度臣下誰敢受者此其難行一也漢宋均曰三老乃老
人知天地人之事五更乃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各以一人爲

之所謂知天地人之事者蓋上通天文下徹地理中察人倫三者
明一亦難矣況兼之乎所謂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如伏羲以木德
王炎帝以火德代之黃帝又以土德代之之類此非洞達天人之
際孰能知其所以然者惟其有如是之德是以天子隆以賓師之
禮三公九卿皆在執事之列今此禮果行必求其人以當之竊思
致仕諸臣及見居職者誰克任之恐 皇上卽下明詔而其人必
悚惕慙惶而不敢應此事之難行二也考漢以李躬爲三老桓榮
爲五更魏以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周武帝以于謹爲三老
其時五更無人第未審諸公如前所述之三老五更果克副其名
而無愧乎園橋觀聽漢明帝時極盛然先儒胡寅譏桓榮僅能授

經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故所以輔翼其君者德業不過如是觀先儒之論是桓榮猶不免譏評下此者何足以當鉅典三也三老五更之名雖見樂記祭義文王世子諸篇然不言何代如以爲虞夏殷周皆然則二帝三王大經大法載於尙書何二典三謨不見有老更之名如以爲惟周有之則保息養老見於司徒獻鳩以養國老見於羅氏以財養死政之老見於司門三百六十如是之詳且悉何亦不載有老更之名臣愚以爲養老之禮古時典制可稽至所謂三老五更者疑屬漢儒附會此其事未可盡信四也是以唐宋至今已千餘載此禮未曾舉行卽本朝世祖聖祖世宗皇帝重道尊師明經造士事事度越前古而於

老更之禮亦未之及蓋以典至古而禮尤隆名實難副儻有幾微未稱不愜觀聽則必滋議論之端豈不褻至尊而羞大典乎此事似應停止舉行不必敕下廷議疏入上韙其言尋以總理事務敬慎周詳賞給騎都尉由三等子特恩晉三等伯仍令其子若靄承襲四年五月加太保八月充明史綱目總裁七年五月吏部則例告成議敘加二級十二月上諭我朝文臣無封公侯伯之例大學士張廷玉伯爵係格外加恩伊子不合承襲著帶於本身八年七月駕往奉天謁祖陵廷玉畱京辦事照扈從王大臣例加一級十月上念廷玉年逾七旬令不必向早入朝遇炎蒸風雪亦不必勉強進內十一年廷玉長子內閣學士若靄病故

諭令節哀自愛以廷玉行走內廷需人扶掖 命其次子庶吉士若澄在南書房行走十二年二月充會典館總裁京察引見翰林官改列薦一等之吳紱朱荃金姓三員爲二等廷玉保薦不實部議降二級准抵銷十三年正月具疏乞休 諭曰大學士伯張廷玉年來屢於燕見之次以衰老乞休朕輒宣諭慰留但年齒旣高時切軫念前後數頒溫旨令其盛暑祁寒不必勉強赴直隨時量力以資調護每見其精神矍鑠深用愜懷以爲邦家祥瑞昨緣召對復力以年近八旬請得榮歸故鄉情辭懇款至於淚下朕向諭以卿受 兩朝厚恩且奉 皇考遺命將來配享 太廟豈有從祀元臣歸田終老之理而伊昨奏稱宋明配享之臣曾有乞休

得請者舉數人爲證且稱七十懸車古之通義又引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爲解朕謂不然昔人久處要地恐滋讒謗將致貪戀貽譏勢必迫於殆辱故易云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要豈所論於與國家關休戚視君臣爲一體者哉設令昏耄龍鍾不能事事瘵官曠職於治體有妨亟當避賢路者在朝廷亦不得不聽其引退然昏耄龍鍾者固將神明憤然其於去畱已瞶不知使其心尙知覺則日日同堂聚處之人一旦遠離雖屬朋友尙有不忍況在君臣豈其愬然書曰天壽平格又曰耆壽俊在厥服秦穆霸主尙猷詢茲黃髮使七十必令懸車何以尙有八十杖朝之典卿精采不衰應務周敏不減少壯若必以泉石徜徉高蹈爲適獨不聞武侯鞠

躬盡瘁之訓耶若如卿所奏武侯遭時艱難受任軍旅卿生逢熙
治優游太平未可同日而語朕又謂不然皋夔稷契與龍逢比干
所丁之時不同而可信其易地皆然其心同也設皋夔稷契無龍
逢比干之心必不能致謨明弼諧之盛龍逢比干無皋夔稷契之
心亦必不能成致命遂志之忠遭遇雖殊誠蓋則一夫旣以一身
任天下之重則不以艱鉅自諉亦豈得以承平自逸爲君則乾乾
不息爲臣則蹇蹇匪躬所謂一息尙存此志不容稍懈朕爲卿思
之不獨受 皇祖 皇考至優至渥之恩不可言去卽以朕十餘
年眷待之隆亦不當言去卽令果必當去朕且不忍令卿遽去而
卿顧能辭朕去耶卿若恐人議其戀職因有此奏則可若謂人臣

義當如此則不可朕嘗謂致仕之說必古人遭逢不偶不得已之苦衷而非士人之盛節爲人臣者斷不可存此心何則朝廷建官命職不惟逸豫惟以治民而人生自少至老爲日幾何且筮仕之年非能自必設令預以此存心必將漠視一切泛泛如秦越人之相視年至則奉身以退耳誰復出力爲國家圖庶務者此所繫於國體宮方人心世道者甚大我朝待大臣恩禮篤至而不忍輕令辭職大臣苟非癯老有疾不輕陳請恐不知者反議其貪位戀職而謂國家不能優老全其令名是不可以不辨故因大學士張廷玉之請舉朕所往復曉譬者布告有列其所陳旣未允行重違其意所有吏部事務不必兼理俾從容內直以綏眉壽十四年正月

復諭曰大學士伯張廷玉三朝舊臣襄贊宣猷敬慎夙著朕屢加曲體降旨令其不必向早入朝而大學士日直內廷寒暑罔閒今年幾八表於承旨時朕見其容貌少覺清減深爲不忍夫以尊彝重器先代所傳尙當珍惜愛護況大學士自皇考時倚任綸扉歷有年所朕御極以來彌亮寅工久遠一致實乃勤勞宣力之大臣福履所綏允爲國家祥瑞但恭奉遺詔配享太廟予告歸里誼所不可考之史冊如宋文彥博十日一至都堂議事節勞優老古有成模大學士紹休世緒生長京邸今子孫繞膝良足娛情原不必以林泉爲樂也著於四五日一入內廷以備顧問城內郊外皆有賜第可隨意安居從容几杖頤養天和長承渥澤副

國朝三十一卷
卷一
三
朕眷待耆俊之意且令中外大臣共知國家優崇元老恩禮兼隆而臣子無可已之日自應鞠躬盡瘁以承受殊恩俾有所勸勉亦知安心盡職 御製詩一章以勸有位詩曰職曰天職位天位君臣同是任勞人休哉元老勤宣久允矣予心體恤頻潞國十朝事堪例汾陽廿四考非倫勗茲百爾應知勸莫羨東門祖道輪十一月 上以廷玉年老不能復兼監修總裁之任以大學士傅恆代之 諭曰大學士勤宣伯張廷玉 先朝耆舊宣力有年光輔端揆幾三十載上年陳情請告朕以其精神不衰尙可從容襄贊番番黃髮領袖班行當以匪躬之節爲羣臣先詎可愬然動林泉之興是以未允所請復申明大義布告在廷自是而大學士弗復以

此爲言蓋亦深知於義有所不可也乃自今年秋冬以來精采矍鑠視前大減蓋人至高年閱歲經時輒非曩比每召見之頃細加體察良用惻然朕思鞠躬盡瘁固臣子致身之誼而引年尙齒亦聖人安老之仁在爲臣者預存一奉身而退之念則將匪國是恤惟身是圖始而營心干進則策勵奉公迨志願滿而榮寵備則乞身強健樂志林泉舉若是其工於自謀國家將何賴焉此在三之誼矢以畢生實分所固然也然自爲君者視之則壯用其力老息其勞使臣以禮事君以忠斯爲各盡其道朕之前旨乃謂人臣不當存此心大學士尤不當存此心初非欲著爲成例卽至年邁力衰不能任職必不欲令其歸榮故里也昨召對尙書梁詩正偶論

及此事梁詩正奏云故鄉爲祖先墳墓所在桑榆暮景之人依戀
彌篤此言雖屬宛轉亦於情理未協蓋離鄉遠宦者早已不能歲
時瞻埽豈待遲暮方知設當榮寵少壯或五六十時溘先朝露又
將奈何梁詩正亦無辭以對第朕旣體察及此安能無動於懷惟
是大學士在 皇祖時直內廷陟卿貳 皇考優加柄用榮冠臣
僚朕在書齋卽所敬禮御極至今眷倚隆重夫座右鼎彝古器尙
欲久陳几席何況廟堂元老誼切股肱然親見其老態日增強留
轉似不情而去之一字實又不忍出諸口用是躊躇者久之旣而
念大學士養病暫告已屢賜醫存問因令軍機大臣等同往省視
傳朕諭旨大學士感激涕零謂受恩至深無可圖報何敢以孱軀

動履日煩軫念因遵前旨不敢自陳仰蒙體恤垂詢實出望外請
得暫辭闕廷於後年江甯迎駕大學士既陳奏懇款如此應加恩
遂其初願示朕優老眷舊恩禮始終之意著准以原官致仕伯爵
非職任官可比仍著帶於本身俟來春冰泮舟行旋里屆期朕當
月頒恩諭南巡時即可相見至朕五十正壽大學士亦將九十輕
舟北來扶鳩入覲誠堂廉盛事不亦休歟 御製詩三章賜廷玉
詩曰早懷高義慕懸車異數優畱爲弼予近覺筇鳩難步履得教
琴鶴返林間銀毫無奈吟輕別赤芾還看賦遂初擬問蘭陵二疏
傅可曾廿四考中書 兩朝綸閣謹無過況復芸窗借琢磨此日
蘭舟歸意定一時翰苑悵思多善娛鄉黨消閒晝穩趁帆風送去

波南國詩人應面晤爲詢食履近如何坐論朝夕久勤宣閒別何
能獨恣然同事當年今幾在得餘碩果又言旋江湖卿樂真饒後
廊廟吾憂詎忘先指日翠華臨幸處歡顏前席問農田又 諭吏
部大學士休致員缺俟廷玉登舟南還後再行請旨時廷玉請面
見奏言前蒙 世宗憲皇帝逾格隆恩 遺命配享 太廟上年
有從祀元臣不宜歸田終老之 諭恐身後不得蒙榮外閒亦有
此議論免冠叩首請 上一辭以爲券 上特頒諭旨並 賜詩
以安其心詩曰造膝陳情乞一辭動予矜惻動予悲 先皇遺詔
惟欽此去國餘思或過之可例青田原侑廟漫愁鄭國竟摧碑吾
非堯舜誰皋契汗簡評論且聽伊廷玉具摺謝 恩遣子若澄代

奏 上以其不親至傳 旨令廷玉明白回奏次日廷玉早至
上以軍機處必有泄漏者 諭曰朕許大學士張廷玉原官致仕
且允配享 太廟之請乃張廷玉具摺謝恩詞稱泥首闕廷並不
親至第令伊子張若澄代奏因命軍機大臣傳寫諭旨令其明白
回奏而今日黎明張廷玉卽來內廷此必軍機處泄漏消息之故
不然今日既可來何以昨日不來此不待問而可知者矣夫配享
太廟乃張廷玉畢世之恩豈尋常錫賚加一官晉一秩可比不
特張廷玉歿身銜恩其子孫皆當世世銜恩伊近在京邸卽使衰
病不堪亦應匍匐申謝乃陳情則奏請面見而謝恩則竟不親赴
闕廷視此莫大之恩一若伊分所應得有此理乎朕昨賦詩命翰

林和韻獻諛者或擬以皋夔比以伊周夫皋夔尚可也伊周則不可也朕詩自有分寸謂兩朝綸閣謹無過不爲溢美之詞亦尙其實長也若因此而稱心滿意則並其夙所具之謹且忘之而不謹矣夫可例青田原侑廟者劉基以休致之臣而得配享曾有此例故事在可許伊試自思果能仰企劉基乎張廷玉立朝數十年身居極品受三朝厚恩而當此桑榆晚景輾轉圖維惟知自便未得歸則求歸自逸旣得歸則求配享叨榮及兩願俱遂則又視若固有意謂朕言旣出自無反汗已足滿其素願而此後更無可覬之恩亦無復加之罪遂可愬然置君臣大義於不問耳朕前旨原謂配享大臣不當歸田終老今朕憐其老而賜之歸是乃特恩

也既賜歸而又曲從伊請許其配享是特恩外之特恩也乃在朕則有請必從而彼則恬不知感則朕又何爲屢加此格外之恩且又何以示在朝之羣臣也試問其願歸老乎願承受配享乎令其明白回奏昨朕命寫諭旨時大學士傅恆及汪由敦二人承旨而汪由敦免冠叩首奏稱張廷玉蒙聖恩曲加體恤終始矜全若明發諭旨則張廷玉罪將無可道此已見師生捨身相爲之私情及觀今日張廷玉之早來則其情顯然朕爲天下主而令在廷大臣因師生而成門戶在朝則倚恃眷注事事要被恩典及去位而又有意門生畱星替月此可姑容乎夫君子絕交不出惡聲朕昨令寫諭旨意尙遲回不欲遽發及觀張廷玉今日之來且來較向

白獨早謂非先得信息其將誰欺若將二人革職交王大臣等質訊未有不明者但朕既曲成其終張廷玉縱忍負朕朕不忍負張廷玉然軍機重地乃顧師生而不顧公義身爲大臣豈應出此朕嘗謂大臣承受恩典非可濫邀若居心稍有不實則得罪於天地鬼神必致敗露張廷玉一生蒙被異數即使詐僞亦可謂始終能保乃至將去之時加恩愈重而其所行有出於情理之外雖欲曲爲包容於理有所不可豈非居心不實之明效大驗耶天道之顯著如此爲人臣者其可不知所儆惕乎可不知所改悔乎廷玉以並未得信覆奏 諭曰張廷玉明白回奏摺內稱十三日實因心恐謝恩稽遲急欲趨闕泥首是以向早入朝並未先得信息等語

張廷玉之早來必因先得信息伊向來謝恩不一而足並未早來何以是日之來獨早若謂並未得信而次日早來即可掩先甘不來之過此所見與兒童何異豈久經事理之老大臣而宜出此如果因風寒嚴切步履不前則次日何嘗不寒且何難於謝恩摺內聲明或張若澄遞摺時向奏事人口奏乃並不及此其回奏摺內於先得信息之處亦不承認是日承旨係傅恆汪由敦二人以二人並論則非汪由敦而誰卽萬有一分非汪由敦送信亦必司員中書等有人送信張廷玉在軍機處年久伊等皆其屬員此尙情理所有之事若降旨革職嚴訊未有不水落石出者但朕自卽位以來卽假借包容張廷玉至此矣何值因此遽興大獄然若迫於

不得不辨則朕非可蒙混了事者且張廷玉摺內於汪由敦不涉一字明係避重就輕朕加恩於張廷玉至深至厚卽近日之恩諭稠疊本欲保全終始甯於將去之時而顯暴其罪不爲包容但實有不得不然者蓋張廷玉與史貽直素不相合史貽直久曾於朕前奏張廷玉將來不應配享 太廟在史貽直本不應如此陳奏而彼時朕卽不聽其言也張廷玉奏請面見時稱外人亦有議其將來不得配享者朕問謂誰卽明指史貽直所言及問以大學士員缺卽奏稱汪由敦見在暫署將來卽可辦理其意謂在朝旣與史貽直夙有嫌隙今經休致則史貽直獨在閣中恐於伊未便故援引一素日相好之門生則身雖去而與在朝無異此等伎倆可

施之朕前乎試思大學士何官而可徇私援引乎更思朕何如主而容大臣等植黨樹私乎史貽直卽與張廷玉不協又何能在朕前加之傾陷若因張廷玉旣去卽自矜得意是亦自取罪戾耳大臣等分門別戶衣鉢相傳此豈盛世所有之事我大清朝乾綱坐攬朕臨御至今十有四年事無大小何一不出自朕衷獨斷卽月選一縣令未有不詳加甄別者甯有大學士一官而不慎重詳審聽其援置私人乎其薦汪由敦非以愛之而實害之也張廷玉旣以衰老致仕朕何難曲示包容而正不然伊等有此隱伏情形若不明白宣示則伊等不知朕保全之深恩而直謂朕墮諸臣術中而不覺傳之史冊知者謂朕委曲包涵不知者謂朕何如主朕甘

受此即仍令張廷玉一一明白回奏廷玉覆奏言臣福薄神迷事
皆錯謬致干 嚴譴請交部嚴加議處得 旨大學士九卿議奏
尋議廷玉負恩植黨罪莫可追除 配享盛典不應濫邀無庸置
議外應革退大學士職銜並削去伯爵不准回籍畱京待罪 諭
曰大學士九卿所議固屬公論僉同然未喻朕始終加恩之意所
議猶有未協夫張廷玉之罪固在於不親至謝恩而尤在於面請
配享其面請之故則由於信朕不及此其所由得罪於天地鬼神
也然朕念張廷玉爲耆舊大臣蒙 皇考隆恩異數優渥逾涯自
朕臨御以來加意矜全曲爲體恤卽今此許令原官致仕許令配
享 廟廷前後所降諭旨及御製詩篇其眷待之優崇中外大臣

具所備悉本欲保其晚節以成全美今乃甘自暴棄實非思慮所及料假令朕意稍有勉強則進退予奪惟朕所命何難不許其予告其面請配享亦何難卻之不從且又何能逆料其不親來謝恩而故加此種種格外之恩以爲陷於有罪之地耶乃謝恩不來次日又來俱令人不解是豈非得罪於天地鬼神有莫之爲而爲者使之自爲敗露以爲在朝大小臣工之戒耶夫配享乃恭奉 皇考遺詔朕何忍違觀其汲汲面請惟恐不得之意直由信朕不及故耳張廷玉事朕十有四年朕待羣臣事事推心置腹而伊轉不能信忍爲要挾之求觀其如此居心其有不得罪於天地鬼神者耶且配享大典千秋萬世自有公論得所當得則爲歿世之榮苟

其過分明恩徒足供人指摘何榮之有試思 太廟配享皆佐命
元勳張廷玉有何功績勳猷而與之比肩乎鄂爾泰尙有經度苗
疆成績而張廷玉所長不過勤慎自將傳寫諭旨朕詩所謂 兩
朝綸閣謹無過耳而覲然濫膺俎豆設令冥冥有知當踧踖惶悚
而不能一日安矣此在朕平心論之張廷玉實不當配享 太廟
其配享實爲過分而竟不自度量以此冒昧自請有是理乎及其
老也戒之在得豈有展轉思維惟知自私自利不惟得之生前而
且欲得之身後不亦昧於大義乎若但如太學士九卿所議不准
配享而革去大學士勤宣伯令其在京待罪不知者將謂朕不許
其歸里侑 廟而始則謬加之恩終則抵之罪矣朕不云乎張廷

玉忍於負朕朕不忍負張廷玉朕之許張廷玉予告原係優老特
恩明諭甫降朕不食言其大學士由皇考時簡用至今二十餘
年朕亦不忍加之削奪配享恭奉皇考遺詔朕終不忍罷斥至
於伯爵則朕所特加今彼既不知朕而朕仍令帶歸田里且將來
或又貪得無厭以致求予其子者皆所必有朕亦何能曲從至是
著削去伯爵以大學士原銜休致身後仍准配享太廟夫以年
老子休之大臣志滿意得自恃其必不加罪譴遂至求所不當求
而忽其所不可忽必至入於罪戾而後已神明之昭鑒可畏如此
大小臣工其可不以此爲戒乎十五年二月諭曰大學士張廷
玉前因朕念其年老言令致仕回籍仍准配享太廟屢沛莫大

之恩而伊並不知感謝恩竟不親至本應如大學士九卿等所議
治罪朕以耆舊老臣不忍加之罪譴僅削去伯爵仍以大學士休
致邇來詳加體察實乃龍鍾昏憤力不能支當時聞命之下精神
短淺或心思實有未到而非出於恃恩疏節亦未可知且朕從前
降旨乃使爲臣子者共曉然於事君之大義亦不爲張廷玉一人
而發之也不然伊身已退矣朕之加恩保全已將畢乃生矣豈尙
慮其敗官箴而妨政事而不爲之格外優容乎今中外臣工已具
知大義之所在張廷玉綸閣舊臣宣力年久今日陛辭之際顧其
衰耄朕心尙爲憫惻所爲善善欲長惡惡欲短茲仍特加異數以
寵其行賜給御製詩篇手書二卷並御用冠服數珠如意諸物起

程之日仍令散秩大臣領侍衛十員往送用示朕優老眷舊之至
意時 皇長子定親王薨甫過初祭廷玉卽奏請南歸 上因開
配享諸臣單 諭曰侍郎管太常寺事伍齡安因額駙超勇襄親
王策凌配享 太廟位次開單條列具奏朕已月降諭旨辦理因
詳閱配享諸臣名單其中如費英東額亦都諸臣皆佐命元勳汗
馬百戰功在旂常是以侑享大烝俎豆至於今不替卽大學士鄂
爾泰已覺過優以此並論益見張廷玉之不當配享而其配享實
爲逾分在鄂爾泰尙有開闢苗疆平定烏蒙及經略邊陲勞績攸
著若張廷玉在 皇考時僅以繕寫 諭旨爲職此嫻於文墨者
所優爲自朕御極十五年來伊則不過旅進旅退毫無建白毫無

贊襄朕之優容不過因其歷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陳設座右而已夫在昇平日久固無櫛風沐雨躬冒矢石之事可以自見然亦必以德業猷爲有功社稷方足以當之無愧張廷玉曾有是乎上年朕許伊休致回籍伊卽請面見奏請恐身後不獲蒙配享之典要朕一言爲券朕以 皇考遺詔已定伊又無大過何忍反汗故特允其請並賜詩爲券夫其所以汲汲如此者直由於信朕不及卽此居心已不可以對天地鬼神矣又何可冒膺侑食之大典乎及其謝恩並不躬親經廷臣議處朕仍加恩寬畱原職並仍准其配享且於陛辭之日賜賚優渥並令於起身時仍派大臣侍衛往送伊遂心滿意足急思旋里適遇定親王皇長子之喪甫過初祭卽

請南還試思伊曾侍朕講讀又曾爲定親王師傅而乃漠然無情一至於此是爲尙有人心者乎在大臣年老或患病不能任事如徐本任蘭枝楊汝穀等何嘗不准其回籍若張廷玉則不獨任以股肱亦且寄以心膂尤非諸臣可比朕從前不卽令其回籍者實朕之以股肱心膂視之逾於常格之恩而伊轉以此怏怏及至許其原官致仕許其配享則此外更無可希冀無可畱戀惟以歸田爲得計矣前於養心殿召對奏稱太廟配享一節臣卽赴湯蹈火亦所甘心夫以一己之事則甘於赴蹈而君父之深恩厚誼則一切置之不顧有是情理乎使皇考尙在御見張廷玉今日之行爲亦將收回成命則朕今日不得不明頒諭旨以勵臣節張廷

玉非但得罪於朕抑且得罪 皇考在天之靈矣且朕賜詩所謂可例青田原侑廟漫愁鄭國竟推碑云者劉基在明原係從龍之佐有帷幄之功而當時配享尙不免訾議今張廷玉自問果較劉基何若乎至魏徵仆碑事在身後今張廷玉見在更不待身後始有定論朕前加恩降旨仍准其配享台垣諸臣卽應力陳其不當濫廁元勳之列而乃噤無一語御史中非無人特有所觀望耳配享一節天下自有公論張廷玉亦當有自知之明今及其未至身後正可折中定論朕豈肯爲唐太宗所爲卽著將此諭並配享諸臣名單令其閱看自加忖量能否與本朝配享諸臣比肩並列應配享不應配享自行具摺回奏到日令大學士九卿等定議具奏

廷玉覆奏言臣老耄神昏不自度量於太廟配享大典妄行陳奏皇上詳加訓示如夢方覺惶懼難安復蒙示配享諸臣名單臣捧誦再三慚悚無地念臣既無開疆汗馬之功又無經國贊襄之益縱身後忝邀俎豆死而有知益當增愧況臣年衰識瞶愆咎日滋世宗憲皇帝在天之靈鑒臣如此負恩必加嚴譴豈容更侍廟庭敢懇明示廷臣罷臣配享並治臣罪庶大典不致濫邀臣亦得安愚分得旨大學士九卿議奏尋議謹按禮經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揆張廷玉平生律以六等無一可據張廷玉於配享大典不宜濫邀應請停罷再廷玉種種罪戾蒙皇上格外寬宥仍許原官

歸里乃竟漠不知感急欲言旋圖一己歸逸忘君父隆恩罪實無可再追應請仍革去大學士職銜以爲大臣負恩者戒諭曰張廷玉配享太廟一節朕之本意並無令其停罷之見二三年前大學士史貽直曾於面見時議及配享大典張廷玉不當濫邀朕知伊二人素不相協且漢人中有配享大臣亦足爲臣工之勸是以未經允行及上年許令張廷玉致仕伊卽奏請面見汲汲以配享爲請求一言爲券朕卽允其請及其謝恩不至經大學士九卿議停其配享朕以皇考成命早頒仍曲示保全未允廷議在張廷玉卽不知朕心信朕不及而朕之始終加恩不欲停罷配享初未嘗有絲毫成見已可共白矣乃張廷玉受千載難遇之恩而

毫不知感覲然自居老臣朕西巡時伊隨眾送駕乃加恩免罪後
初次見朕也伊亦未曾叩首道旁且毫無惶悚之意仍在皇城內
與留京總理王大臣同列海子接駕亦是皆眾人所共見者及
陛辭之日朕仍賜令召見意以伊老臣去國自必有嘉謨讜論規
益朕躬合於臨別贈言之義而無一語及於國家政事古人居江
湖而憂廊廟者固如是乎且奏稱去冬謝恩不至曾令伊子將緣
由告知奏事太監未爲轉奏近日奏事太監有敢以大臣陳奏之
言壅蔽遺漏而不爲轉奏者乎 皇考臨御以至朕躬能容此等
奏事太監乎此在外人或未盡知張廷玉在軍機處行走數十年
甯不知之而欲以此委過於不足比數之小臣大臣居心豈當出

此乎及颺皇長子之喪甫過初祭卽奏回南於君臣大義及平日
師傅恩誼愬然不以動心其意不過以志願已遂更無可圖惟以
歸榮故里爲急人臣如此存心於國家無幾微繫屬依戀國家安
賴有此臣也夫遭皇長子之喪迫不及待欲歸故里在張廷玉則
爲悖於大義在朕視之仍屬小節朕非因小節而督責去位之大
臣然於小節如此又安望其臨大事而能竭力致身乎在張廷玉
老邁歸田豈更望其出力而我大清國億萬斯年君臣一體休戚
相維之誼所關甚大不可不剴切明示以正名教之大閑且張廷
玉去志本不始於今日當有訥親時伊卽屢在伊前從愚代奏謝
親不敢明爲奏請而時時流露其意彼時張廷玉尙未龍鍾豈一

二年亦不能待而營營思退者蓋自揣志不能逞門生親戚之素相厚者不能遂其推薦扶植之私所積貲產又已足贍身家是以伊十餘年來僅以旅進旅退容默保位爲得計及一一獲滿所願輒圖遠引朕向之曲示優容者則以皇考所貽卽古器亦加珍惜何況舊臣然亦以其原無大過耳今旣獲戾種種實乃得罪皇考無可復加原宥適因伍齡安之奏聞配享功臣名單益見其不可濫邀是乃天理昭彰不容倖竊非分朕雖欲屈公議以全初念亦有所不能也况配享大典不但酬庸實以示勸在朕初無成心鄂爾泰張廷玉同奉配享之詔鄂爾泰在生時朕屢降旨訓飭較之張廷玉尙爲嚴切此亦在廷所共知者然以其大節不虧

始終克全自應叨榮勿替而張廷玉居心行事如此若仍令濫膺
侑食誠不足以服公論不足爲天下後世臣工之勸卽朕亦何以
仰對 皇考在天之靈著照大學士九卿所議罷其配享至朕於
張廷玉已格外加恩所議革去大學士職銜之處仍著寬免先是
御史儲麟趾參奏四川學政朱荃置喪赴考八月 諭曰朱荃在
四川學政任內匿喪赴考賄賣生員並勒索新生規禮贓私纍纍
實近年來學政所未有伊乃大學士張廷玉兒女親家其敢於如
此狼籍婪贓明係倚恃張廷玉爲之庇護且查朱荃爲大逆呂爾
良嚴鴻逵案內之人倖邀寬典後復夤緣薦舉冒玷清華本屬衣
冠敗類大學士張廷玉以 兩朝元老嚴鴻逵之案繕寫 諭旨

皆出其手豈不知其人乃公然與爲姻親是誠何心在雍正年間
伊必不敢如此卽在伊平日謹守遠禍之道亦不當出此而漫無
忌憚至於如此其忘 皇考聖恩爲何如其藐視朕躬爲何如張
廷玉若尙在任朕必將伊革去大學士交刑部嚴審治罪今旣經
准其回籍著交兩江總督黃廷桂於司道大員內派員前往傳旨
詢問令其速行明白回奏再降諭旨張廷玉深負 三朝眷注之
恩卽其不得行私而欲歸之一念已得罪天地鬼神朕尙欲全其
晚節今乃種種敗露豈容冒叨寵賚所有歷來承受 恩賜 御
筆書籍及尋常賞賚物件俱著追繳時 命內務府總管德保往
查德保併廷玉家產查辦 上以所辦錯誤 命給還其家產以

蠶池口住房爲 聖祖仁皇帝賜原任大學士張英仍聽其子孫
居住收回護國寺官房廷玉覆奏言臣負罪滋深天褫其魄行事
顛倒自與朱荃結親以至今日如在夢昧之中並無知覺今伏讀
上諭如夢方醒恐懼驚惶愧悔欲死復有何言乞將臣嚴加治
罪得 旨該部嚴察議奏吏部議應革去職銜交與刑部定擬以
爲負恩玩法者戒 諭曰張廷玉身荷 三朝厚恩罕有倫比且
膺配享 太廟之曠典宜何如感激報效以盡匪懈之誼卽年已
衰憊亦當依戀闕廷鞠躬盡瘁不忍言去乃伊平時則容默保位
及其既耄不得復行己私但思歸榮鄉里於君臣大義遂愒然置
之不問以如此存心不惟得罪於朕並得罪於 皇考是以天地

鬼神顯奪其魄俾一生居心行事至此盡行敗露情罪實屬重大
卽褫其官爵加以嚴譴亦不爲過至黨援門生及與呂畱良案內
之朱荃聯爲兒女姻親之罪在伊反爲其小焉者矣旣經罰鍰且
令追繳恩賜物件已足示懲若又如該部所議革職治罪在張廷
玉忍於負朕自所應得而朕心仍有所不忍著從寬免其革職治
罪以示朕始終矜宥之意二十年三月卒遺疏入 諭曰致仕大
學士張廷玉歷事 三朝宣力年久勤勞夙著受恩最深前以其
年屆八旬精神衰憊特加體卹准令退休實朕優念老臣本懷至
於配享 太廟一事係奉 皇考世宗憲皇帝遺詔遵行而恩禮
攸隆則非爲臣子者所可要請及朕賜詩爲券又不親赴宮門謝

恩自不得不示以薄譴用申大義今張廷玉患病溘逝要請之愆
雖由自取 皇考之命朕何忍違且張廷玉在 皇考時勤慎贊
襄小心書諭原屬舊臣宜加優卹應仍謹遵 遺詔配享 太廟
以彰我國家酬獎勤勞之盛典尋 賜祭葬如例謚文和四十四
年 御製懷舊詩列諸五閣臣中 詩曰風度如九齡祿位兼羣
平承家有厚德際 主爲名卿不茹還不吐既哲亦既明述 旨
信無二萬言頃刻成繕 皇祖實錄記注能盡誠以此蒙 恩眷
顧命配享行及予之莅政倚任原非輕時時有贊襄休哉國之
楨懸車迴故里乞言定後榮斯乃不信吾此念詎宜萌臧武仲以
防要君聖所評薄懲理固當以示臣道貞後原與配食 遺訓敢

或更求享彼過昭仍享吾意精斯人而有知猶應感九京五十年
御題廷玉三老五更議曰戊戌年爲三老五更說亦旣闢其躋
駁而勒之新建辟雍之碑矣今秋駐避暑山莊檢讀四庫全書內
文穎集中有三老五更議之篇而挂漏其名因命檢文津閣之書
乃知爲張廷玉所撰憬然憶之事在乾隆戊午爲二十七月旣闕
諸禮畢舉之時於視學之前曾向軍機大臣等談及三老五更而
諮其可行與否彼時鄂爾泰依違其間張廷玉則斷以爲不可於
是奏此議而遂寢其說蓋鄂爾泰固好虛譽而近於驕者張廷玉
則善自謹而近於懦者且二人彼時皆可望登此席者以今觀
之則廷玉之議爲當設爾時勉强行之必有如廷玉所謂滋後人

之議者矣若朕戊戌之所爲三老五更說戊戌去戊午歷四十年
其事早已忘之蓋戊午朕方二十八歲而戊戌則六十有八此亦
足驗四十年閒學問識見之效而年少時猶未免有好名泥古之
意至今則灑然矣茲觀廷玉之議與朕之說不約而同樹之前旌
焉因命並勒辟雍碑以識己學之淺深及弗掩人之善也夫廷玉
既有此卓識何未見及朕之必不動於浮言遵 皇考遺旨令彼
配享 太廟而臨休致歸里時乃有求人 廟之請此所謂老衰
而戒之在得乎朕又以廷玉之戒爲戒且爲廷玉惜之廷玉弟廷
璠康熙五十七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雍正元年正月充福建
鄉試正考官尋遷右中允充日講起居注官五月擢侍講學士提

督河南學政二年九月以封邱縣生員罷考事革職尋授侍講三年擢國子監祭酒疏請 敕將軍提鎮轉飭所屬將弁每朔望齋集兵丁宣講 聖諭廣訓下部議行尋遷少詹事十月充武會試正考官三年遷詹事七年提督江蘇學政八年四月疏言向例學政衙門發各州縣循環簿遇生員告狀作誣者填註按季繳換以憑考查而州縣往往視爲具文且簿內但言詞訟不及錢糧應飭各學將文武生員及貢監造簿送學鈐印發回各州縣於理事時生監令本人於簿內姓名下親書年月爲某事到案並著花押至應納錢糧若干已完若干一併註明申送則詞訟多寡錢糧清欠按簿瞭然庶優劣易定而勸懲可施矣部議 從之十年六月充

浙江鄉試正考官十月學政任滿 命畱任十一年六月擢禮部
右侍郎十三年十月 命仍畱江蘇學政任乾隆元年 諭祭大
學士張英於本籍 命廷璐就任所回里舉襄典禮四年九月充
武會試副考官六年充江西鄉試正考官九年四月自陳年老
詔以原品休致十年八月卒廷瑑雍正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修六年充日講起居注官九年遷左贊善十年遷侍讀尋擢侍講
學士十一年疏陳嚴禁賭具責成同居父兄伯叔互相覺察容隱
者照竊盜同居例治罪出首者除不連坐外本犯罪准酌減得
旨嘉獎交部議敘又陳各部院摺奉 旨准行後將原摺并 諭
旨錄送內閣俾得按年查閱各部院書吏不能漏誤檔案亦無關

略下部議行尋轉侍讀學士十二年遷詹事擢工部右侍郎十三年十月恭纂世宗憲皇帝實錄充副總裁乾隆元年充會試副考官三年命辦理福陵隄工事四年正月轉左侍郎七月以工竣議敘加二級五年提督江蘇學政九年五月調補內閣學士六月充江西鄉試正考官十一年以病乞休命回籍調理二十九年卒廷玉長子若靄雍正十一年進士廷試卷進呈諭曰諸臣進呈殿試卷朕閱至第五本字畫端楷策內公忠體國一條語極懇摯頗得古大臣之風因拔置一甲三名諸臣皆稱爲允當及拆號乃大學士張廷玉之子張若靄朕心深爲嘉悅蓋大臣子弟能知忠君愛國之心異日必能爲國家抒誠宣力大學士張英

立朝數十年清忠和厚終始不渝張廷玉朝夕在朕左右勤勞翊贊時時以堯舜期朕朕亦以皋夔期之張若靄稟承家教兼之世德所鍾故能若此非獨家瑞亦國之慶也因遣人往諭張廷玉使知朕實出至公非以大臣之子有意甄拔乃張廷玉再三懇辭情詞懇至朕不得不勉從其請著將張若靄改爲二甲一名以表大臣謙謹之誠並昭國家制科盛事五月授若靄爲編修十三年六月充日講起居注官九月入直南書房乾隆二年遷侍講四年授侍讀學士尋丁母憂服闋補原官八年三月遷通政司右通政七月遷光祿寺卿十月擢內閣學士十一年上西巡若靄扈從以病回京卒諭曰內閣學士張若靄在內廷行走十餘年小心勤

慎能恪遵伊父大學士張廷玉家訓深望其將來尙有可成今秋
扈從於途次患病隨遣御醫調治且令先回冀得痊可以慰伊老
父之心不意遽聞溘逝深爲憫惻伊從前曾襲伯爵因與定例未
符是以令在本任供職今著加恩照伯爵品級賞銀一千兩料理
喪儀 賜祭一次次子若澄乾隆十年進士改庶吉士 命在南
書房行走十二年授編修累遷至內閣學士三十五年卒少子若
淳見官內閣學士

右 國史館本傳

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三月二十日致仕大學士桐城張公以疾
考終里第疏 聞 皇上欽承 世宗憲皇帝遺詔以公配享

太廟 賜卹典如制予謚文和公子編修若澄赴 闕謝恩將歸
舉葬事以所撰行狀來請銘由敦爲公甲辰主會試所取士受公
知最深誼不敢辭而公歷事 三朝本末具著將載在 國史亦
非門下士所得私也謹舉其大者誌之公諱廷玉字衡臣號研齋
爲太傅文端公英子先世具詳遂甯相國所撰文端公墓誌文端
公配姚夫人舉男子六公其仲也公少有器識凝重安和濡染家
學具經世實用年二十九成康熙庚辰科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
入直 內廷受知 聖祖仁皇帝游加遷擢戊子丁文端公憂服
闋由洗馬累擢爲刑部侍郎尋轉吏部侍郎當是時公以名相子
迴翔卿貳文學經濟已歸然負台輔望矣壬寅十一月 世宗憲

皇帝御極初卽 命公協同翰林院掌院學士供應几筵祭告文
字初政殷繁 諭旨日數十下公承 命應奉精敏詳贍悉當
聖意自是稱用益篤十二月擢禮部尙書雍正元年癸卯正月奉
命爲諸皇子師四月加太子太保八月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
事充經筵日講官起居注九月轉戶部尙書甲辰七月署大學士
事丙午二月授文淵閣大學士兼管戶部十月晉文華殿大學士
戊申三月晉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十月加少保癸丑九月以
文端公崇祀京師賢良祠復卽家 賜祭一壇請假歸行祀禮甲
寅正月還 朝時公子若霽成進士 特授編修而公弟少宗伯
廷璐督江蘇學政皆給假襄事一門之內朝紳命服輝映閭里天

下榮之前後十餘年 賞賚至不可勝紀又 賜第及園墅 命
紫禁城騎馬皆 朝列所希有者乙卯八月 龍馭上賓遣命與
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公總理事務且 詔他日以公配享
太廟 本朝未有漢文臣與配享者非常之典公獨當之 今皇
帝御極倚任有加 賜爵三等子乾隆元年丙辰正月奉 命爲
皇子師二月 上親謁 景陵公與王大臣留京總理事務自是
每 巡幸留公總理以爲常丁巳十一月晉爵三等伯己未五月
加太保九月九日公七十生辰 上於木蘭行在 賜詩爲壽復
遣內臣齎酒筵以賜癸亥十一月 命乘肩輿入紫禁城中甲子
十月重葺翰林院落成 車駕臨幸賦詩宴賚謂公與鄂公曰二

卿真不愧古之房杜戊辰正月公以老力請致政 溫旨慰留已
已正月 特命公四五日一入 內廷備 顧問如宋文彥博故
事十一月得 旨予告 御製詩三章命 內廷諸臣和韻以寵
其行公至是登 朝垂五十年長詞林者二十七年主揆席者二
十四年凡單國大政承 旨商度恪勤匪懈造膝對揚率移晷漏
其所籌畫非可以一事名非可以形迹數君子觀於雍正以來數
十年之間吏治肅清人民熙皞沐 三聖涵濡之澤而公從容坐
論享人世遭逢之極盛養和平厚福晚節賴 聖主保全以有終
始侑饗大烝於戲盛矣則公之慎密周詳所以仰承 聖明者於
此亦略可想見也已公典領機要 朝廷大制作多出公手修

三朝實錄玉牒會典明史諸書皆爲總裁先後典試事自康熙丙戌迄乾隆丁巳與分校者三主順天鄉試者一主會試者三廷試朝考皆公首爲閱擇一以公慎將之其佐司寇時山東鹽販糾眾爲不軌青州民倡邪教徒黨甚眾有司捕繫百五十餘人株連未已公奉命往勘戮七人遺三十五人而讞定天下服公平允爲吏部絕苞苴杜請託銓政肅然浙江江西界連閩廣流民入深山種麻苧茅以居號棚民千百爲聚不隸州縣爲良民害公請編戶籍行保甲消隱弭患至今帖然又令甲婦人三十歲以內守節至五十歲者得旌公建議以未五十而卒者乃享年不永非守志不終請以守節至十五年者一體旌表皆著爲令翰林爲儲才

地務培養有所薦舉必深知其人之才品而後上 聞卽擢用終
不以語人其諸所陳奏雖家人子弟不得以閒請非宣示人終莫
得而知也方公之致仕也 召見時奏及配享事 上特賜詩爲
券翌日公當入謝適大風畏寒恃 恩眷有素令仲子若澄齋摺
奏謝未親詣 宮門 廷議以公大不敬賴 皇上始終禮遇得
以大學士致仕及公薨而仍得與侑享之典仰見 聖主優老成
至 國體有出於臣子所萬不敢冀者公事親孝居文端公姚太
夫人喪哀毀盡禮兄弟同官於朝以時讌集白首相對老而彌篤
子姓戚黨列仕籍者甚繁無不約之以禮法生平無聲色玩好之
嗜退食泊然無所營時手一編晏坐室中寂如無人僚友共事者

閱數十輩平心接之多所容納人不見其有疾言遽色桐城東門
爲七省孔道大溪當其衝橋數毀公爲建石橋濟渡者里人名之
曰良弼橋又設義倉以貸貧乏歲歉則又自出穀助賑以爲常所
刻者傳經堂集焚餘集澄懷園詩選載麈集其文集疏稿若干卷
藏於家公生康熙壬子九月九日薨於乾隆乙亥三月二十日年
八十有四配姚氏 誥封一品夫人子四長若雷雍正癸丑進士
歷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先公歿若澄乾隆乙丑進士官翰林
院編修若淑歷員外郎若淳官刑部主事女三人孫十人曾效曾
詒曾設曾誼曾諒曾諧曾誠曾讓曾訓曾訐曾孫一人元弼某年
月日 諡葬於龍眠山之塋銘曰

國家全盛篤生耆耇光岳氣合如星有斗有偉文端遺績壽後繁
公濟美爲韋爲平氣溫以厚德粹而清爰寄心膂爰任股肱歷事
三朝久履揆席長養中和天壽平格出雲作雨不見其迹 聖
主主之公密贊之度則謀之協則斷之夙夜匪懈綸綍渙之二十
四載元化鴻龐燕國文章風度曲江其可見者爍於家邦翼翼
寢廟惟公侑思 皇釋 明綸眷爾舊思考行易名垂宇宙思龍
眠 賜阡如堂如斧載續世緒克繼厥武勒銘貞珉用諗終古

右墓誌銘汪由敦撰

世宗夙知大臣祿薄不足歲用故特定中外養廉銀兩以濟其用
其外歲時尚賞上方珍物無算以通上下之情鄂文端公召入時

上特命海司空望爲之起第於太市街北凡器用物具無不備置張文和嘗小疾及病痊後上告近侍曰朕股肱不快數日始愈眾爭來問安上笑曰張廷玉有疾豈非朕股肱耶其優待也如此陳中丞時夏宦籍滇南上因其母老特命雲貴有司置傳送其母至其任所岳威信公鍾琪以邊勦致高位或謗其係岳武穆後欲復宋金世仇之語上特封其奏以示岳公後公出征西域上特命其子濬送至玉門關以慰之其體下情若此故一時將相感上威德無不效力用命以成一代邽隆之化也

張文和公輔相兩朝幾二十餘年一時大臣皆出後進年八十餘精神矍鑠裁擬諭旨文采贍備當時頗譏其袒庇同鄉誅鋤

異己屢爲言官所劾然其才幹實出於眾凡其所平章政事及
召對諸語歸家時燈下蠅頭書於祕冊不遺一字至八十餘書嘗
顛倒一語自擲筆歎曰精力竭矣 世宗召對問其各部院大臣
及司員胥吏之名姓公縷陳名姓籍貫及其科目先後無所錯誤
國初設內三院外其軍國政事皆付議政諸王大臣然半皆貴胄
世爵不諳世務 憲皇習知其弊故設立軍機之臣擇閣臣及六
部卿貳熟諳政體者兼攝其事並揀部曹內閣侍讀中書舍人等
爲僚屬名曰軍機章京其升擢仍視本秩然後機務愼忌議政之
弊始革其行走班次皆視其班秩故張文和在 內廷居傅文忠
公上近日董太傅誥亦居托相國津上無論滿漢也所掌銀印龜

紐藏於內府有應用印者皆立時請印出大臣監視用畢隨卽繳還蓋防偷換弊也其下役皆選內府中之童子惟司灑掃舊例及冠時卽更易今因循日久有久隸其役而大臣喜其熟練者仍姑畱之然猶呼爲小么兒蓋沿舊名也

定制漢員皆僑寓南城外地勢湫隘凡賃屋時皆高其值京官咸以爲苦又聚集一方人情誣諉勢所不免列聖咸知其弊故漢

閣臣多有賜第內城者張文和公賜第護國寺胡同蔣文肅賜第李公橋裘文達賜第石虎胡同劉文定賜第阜成門大街劉文正賜第東四牌樓汪文端賜第汪家胡同梁文定賜第拜斗殿董太保賜第新街口皆一時之榮遇也

唐宋優重詞林最爲清祕凡制誥草麻外一切機務皆與商榷故其品爲高要明代設翰林院於東長安門外視之與部院等坐耗俸資毫無一事惟以爲入閣之階故大拜後不嫻政事動爲胥吏所欺如周道登不識情面二字鄭以偉有窮於數行之歎安問其變理之道也 本朝自 仁廟建立 南書房於 乾清門右階下揀擇詞臣才品兼優者充之康熙中 諭旨皆其擬進故高江村之權勢赫奕一時 仁廟與諸文士賞花釣魚剖析經義無異同堂師友故一時卿相如張文和蔣文肅勵尚書廷儀魏尚書廷珍等皆出其間當代榮之 列聖遵依 祖制寵眷不衰爲木天儲材之要地也

右錄宗室昭榑撰

廷玉在直廬辦事 帝命內侍傳 諭曰爾子張若靄取中探花
矣特告大學士知之廷玉聞 旨免冠叩首懇辭數四內侍傳奏
未蒙 俞允廷玉奏請面見仍免冠叩首奏曰臣家世受 皇恩
無所不極其至臣子若靄又占科名最高之選臣實夢寐難安願
讓與天下寒士 憲皇帝憐其愚忱乃命改爲二甲第一名

右澄懷園文存張維屏錄

雍正癸卯四月 特恩開科張文和以禮部尙書主試是年九月
會試又奉 命爲正考官有恭紀詩云兩番鎖院秋兼夏一室掄
才弟與兄公弟廷璐亦與分校鎖闈佳話也

右聽松廬詩話張維屏撰

康熙丙戌分校春闈有同事以微詞探余余知其意因作闈中對
月絕句有云簾前月色明如晝莫作人閒暮夜看其人覽之慚而
退

右澄懷園語張維屏錄

來保

來保滿洲正白旗人姓喜塔臘康熙三十八年由庫使在批本處行走三十九年奏事處行走四十年授藍翎侍衛四十六年以失儀革職五十年授三等待衛五十五年以奏事錯誤革職五十七年復授三等待衛遞擢一等待衛雍正元年正月管理南苑事二月授佐領四月授內務府總管三年二月兼理奉宸院事十一月內府披甲人等因議裁額聚園廉親王府復劫總督李延禧家來保等奏不實革職四年五月授景陵掌印郎中八月授三陵總管九年還京遣往土爾扈特給二品頂戴十二年喀爾喀車臣汗部辦事十三年十月還京仍授內務府總管署工部尙書十

二月奏言滿洲騎射較優於漢人沿邊古北口一帶提鎮副參遊
守等官請兼用滿洲於控制爲宜 從之乾隆元年三月總管咸
安宮官學十二月大學士管浙江總督嵇曾筠江蘇巡撫邵基疏
請停辦戊午年銅運已清積欠下部議來保奏言積欠數盈在六
百萬自應停辦一年已清舊項但己未以後仍招商採買行之數
載積欠復多則停辦之請又難不允臣查戶部銅儲積數十年方
餘一歲鼓鑄之用今旣停辦一年合以從來所欠缺額約及二年
目下市中錢價已覺稍昂停辦之說卽行錢價之昂必甚請 敕
下部令督撫等出示曉諭聽商人自攜貲本出洋採買不必先給
價值該商隨到卽收毋拘多寡但不得剋扣抑勒重滋商累總理

王大臣議覆 允行二年六月 上以運河水淺糧艘至臨清北
尤多阻滯由於衛水上游各渠口居民私洩過多 敕直隸河南
督撫等照前河臣靳輔題定例稽察嚴禁來保奏言水淺運阻查
禁不得不嚴但衛水發源河南至臨清五百餘里沿河居民不知
幾千萬家需灌之地不知幾千百頃見今秋成在望已非灌溉之
期所慮者有司奉行過當後雖運河不致淺阻而一入五月渠口
盡行堵塞坐使有用之利置之無用恐不無廢時失業非我 皇
上仁育萬民之意也其如何使漕運不致淺阻民田亦得灌溉抑
或暫禁於淺阻之年而不禁於深通之歲應令督撫河道諸臣悉
心調濟以期兩便疏入 命侍郎趙殿最侍衛安甯會各督撫查

世酌議事詳殿最傳十二月實授工部尙書兼議政大臣四年八月以病請解任 上不允十二月授內大臣 賜紫禁城騎馬五年調刑部尙書充律例館總裁初來保世隸內務府六年正月上以其奉職勤勞 特命擡入正白旗所立佐領准世襲三月充繙譯鄉試正考官四月管右翼監督六月御史沈世楓疏奏來保誠慤有餘習練不足不勝刑部緊要之任 諭曰來保人實可信然沈世楓所言頗中其病儻因此自知省惕則心志虛公而才識亦將日進矣此聞過而喜所以稱賢也七年 上以來保善相馬御製相馬歌賜之曰伯樂善相馬車下老驥出今豈無其人來保稱第一曩時有黃海親授相馬術謂不相其皮亦莫稱其力心

端德自優萬中無一失天閔雲錦羣一顧靡不悉爲余辨駮黃六
飛協安吉此術固云美相人亦可則況茲居八柱亮采汝所職勉
此空冀心佐予敷九德是年因審擬福海殿斃贖身家人焚屍滅
跡一案擬罪舛錯 詔革職從寬畱任九年御史利其衷疏劾奉
天將軍額洛圖剋扣軍餉勒派旗民並因建橋受賄狀又盛京工
部侍郎畱保奏請將瑚納瑚海等處所收木稅令各監督遵例報
部查覈上年建橋時多伐木植請著落城守尉巴海率商折銀交
納 命來保借祭酒鄂容安往會同侍郎兆惠查審議奏八月來
保等覆奏額洛圖所犯屬實應論罪如律畱保所請二事皆可
從之十年三月調禮部尙書總理樂部兼管太常寺鴻臚寺事

加太子太保四月授領侍衛內大臣十二月充 玉牒館副總裁
十二年三月管左翼監督是月授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十二月
晉武英殿大學士十三年六月教習庶吉士九月 命爲軍機大
臣十一月充經筵講官十四年二月金川凱旋議敘晉太子太傅
三月兼管兵部事四月解兵部兼管刑部事充平定金川方略正
總裁九月仍兼管兵部事十五年三月來保七十生辰 賜以歌
曰七十古稀亦常有綸閣中人不多覩居然晉表璠黃壽平生誠
敬獲福厚金門朝夕宣勤久鮪背精神尙抖擻漢萬石君今其友
作歌春酒爲卿壽詞取易達卿祇受勉力贊襄予左右十六年兼
管吏部事充詩經館止總裁二十年七月充平定準噶備方略正

總裁二十五年來保年八十復 賜詩曰八表黎飴莢祿增 三
朝禁近亮勤稱溫城過關毋忘下東海爲聞知有興好合齊眉叶
琴瑟徘徊繞膝侍孫曾番番元老多黃髮自是明廷大吉徵二十
六年五月兼管禮部事二十九年三月卒 諭曰大學士來保老
成端謹誠篤恪勤年躋大耋久任綸扉宣力 三朝勤勞懋著前
以患病特命御醫診視並賜葷餌以冀速痊昨具摺陳情降旨慰
留但令不必兼理部務茲聞溘逝深爲軫悼著加贈太保入祀賢
良祠並賞銀三千兩辦理喪務朕親臨奠醑應得卹典該部察例
具奏 御賜詩悼之曰一世篤勤行 三朝禁近臣老成惜多謝
厚重有誰能那問生由命因知壽底真且看市廛上應有較春人

尋 賜祭葬如例謚文端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五閣臣中
詩曰初供批本職後充侍衛護弓矢固所習愨勤更其素止進
恒有常不失尺寸處游升掌內府亦久蒙恩遇因命長部曹旋贊
絲綸布更踐既已深老成遂獨許雖無赫赫名卻有休休度讀書
通大義萬石猶後步

右 國史館本傳

公名來保滿洲人字學圃姓祈他拉氏年十三爲 聖祖御前侍
衛舉止端凝容貌眉目如畫 聖祖呼爲人樣子善騎射弋獵而
被服造次必於儒者仕於朝七十餘年其語默動靜及所跪立處
與幼年初入內廷時不差尺寸 理邸在東宮再獲譴左右近臣

以不能導王於善多誅竄者公獨持正不阿竟得無罪 仁廟升
還公奉祠 景陵七年蔬食菜羹淡如也乾隆元年 上召爲工
部尙書兼內務府總管時方議敘水利營田官公不可曰所謂議
敘者爲其開水利於北方故獎勵之若收其所營之田而議敘之
是利之也 皇上初登大寶當以義爲利人嗤公迂闊公亦淡然
尋遷刑部尙書圓明園大內被竊獲係內監法司審擬充軍 上
面諭曰盜朕臥榻前物豈可與尋常竊盜比可赴部再議公出仍
照原議覆奏 上大怒曰汝故違朕旨市恩沽名叱之出公曰奉
朝 祖宗定律竊盜賊滿貫才死此未至滿貫而殺之是律不足
信矣 陛下旣付法司臣愚但知執法不敢任意爲輕重 上滋

不悅命內務府斃內監於杖下公遽引疾具疏通政司乞退 上
念三朝老臣降溫旨慰留公強起視事旋授文華殿大學士仍兼
領侍衛內大臣乾隆十九年 主師征伊犁將軍舒赫德以路遠
糧盡致誤軍機 上封刀遣內使斬之首相傅文忠公泣救不得
公聞排宮門入歷言人才可惜舒某罪宜寬媿媿千言 上怒解
曰旨去已二日矣奈何公曰但求 皇上賜赦詔臣能追之出喚
其子某曰汝卽上馬往宣 聖旨如救不及舒某不必歸來見我
其子素驍勇且孝一晝夜行八百里竟收回 成命而歸傅文忠
公歎曰似此回天之力非來公不辦然非平素公忠見信於 主
上何能如是公尤長於相馬嘗言相馬如相人人無全才馬無全

力有宜徐行穩步鳴和鑿者有宜馳驟登戰場者有宜行水曲蟻封而不蹶者有宜上高山峻嶺可託死生者有無可用而只可負鹽車者用違其才則人與馬兩敗矣宰相用人亦當如此晚年眼毛垂睫每相馬則用寸許金篋撐起之內府備上騎馬公試其走法曰此二馬可餘一匹不可用國人曰此馬行頗穩已試過六次矣公曰汝再試之果一奔而蹶嘗與史鐵崖相國同坐政事堂聞牆外馬行聲曰此良馬也白身而黑蹶史公曰聞聲知良容或有之若隔牆兼知其毛色則吾不信遣人視之果如公言乃歎曰公前身是伯樂耶公笑而不荅公嘗云我心如鏡藏在匣中瑩然不動要照物則用匙開匣出之用畢仍藏匣中故年至八十有三神

明不衰公薨後繼其相位者爲尹文端公

贊曰枚登朝雖晚猶及見公乾隆十七年病起引見大學士傅公引至軍機房背履歷公亦在坐傅公問兩江總督尹公繼善黃公廷桂孰賢余曰枚小臣也何敢論兩大人優劣但外所傳尹公爲政寬黃公爲政嚴者皆誤也傅公愕然問故余曰尹公遇下屬有禮貌多體卹語故人以爲寬及犯大不韙必劾雖司道不能求故曰嚴黃公遇人倨傲呼叱隨意然頗多縱捨常漏吞舟之魚故曰寬公又問寬與嚴孰愈余曰尹之嚴可以得君子黃之寬只可用小人蓋語未畢公在旁笑曰汝以君子必爭禮貌而小人甘受訶斥故耶余曰然公以手拍几曰好伉爽南蠻子豈不將尹黃兩

大人神形都畫出乎然足下胷襟亦可想見余感公一言爲知己
故采所聞者爲之立傳餘大節尙多不能悉也

右傳袁枚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十五目錄

宰輔十五

史貽直

白潢

補錄

白潢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十五目錄

一

--	--	--	--	--	--	--	--	--	--

137-802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十五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宰輔十五

史貽直

史貽直江南溧陽人父夔由編修官至詹事貽直康熙三十九年
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五十年充雲南鄉試正考官五十一年
年提督廣東學政五十二年丁父憂服闋補原官五十六年遷贊
善累遷侍讀學士署掌院學士雍正元年三月 命在南書房行
走擢署吏部右侍郎尋授內閣學士仍署吏部右侍郎七月實授
御製詩賜之曰率屬分曹地望崇位躋卿貳賴和衷彤墀迹躡

中臺履玉佩聲含曉殿風勿憚賢勞親吏職好將兢業亮天工公
忠不負衣冠選槐棘均叨雨露同十一月充武會試副考官二年
二月轉左侍郎閏四月充經筵講官五月疏言直省武鄉試請照
會試例擇弓馬嫻熟技勇出羣者另編好字號下部議行尋充大
清會典副總裁八月充會試副考官三年四月山西巡撫伊都里
疏參原任川陝總督年羹堯於管河東鹽務時將其子年富年斌
偽編商民隱佔鹽窩並私行印票又授意咸甯知縣嚴士俊與曲
沃知縣魏士瑛誣供鹽商王欽菴及富民高科等私販勒罰銀
命貽直借刑部侍郎高其佩往鞫得實部議羹堯已於別案革職
俟提拏至京正法一等子年斌應革職年富已於別案拏問從重

歸結嚴士俊等論罪如律十二月調工部右侍郎四年十月轉左
十二月兼理戶部侍郎事五年三月充會試副考官八月調戶部
左侍郎十二月兼理吏工二部侍郎事尋兼管順天府府尹六年
八月轉吏部左侍郎仍兼戶部侍郎十月 命往福建察審原任
巡撫朱綱劾按察使喬學尹及巡臺御史禪濟布劾臺灣知縣周
鍾瑄並與原任巡臺御史景考祥互揭二案七年正月審明學尹
故出人罪應杖流鍾瑄加徵耗穀贓入己應絞禪濟布受吏役私
餽又重債牟利景考祥庇年姪冒籍均應交部嚴議 上獎其審
擬公當四月署福建總督閏七月疏言各營巡哨兵之設原以防
海口而察姦宄及包攬客貨偷漏過關臣據閩海關監督準泰咨

呈立飭該營將備查拏嚴禁 諡曰可嘉之至大凡國家事體皆當不分彼此一秉至公方無忝封疆大臣之任也八月疏言倉穀向有存七糶三之例惟福興泉漳四府積穀年久有司因其地產米甚少買補最難因循不敢糶易紅朽堪虞查四府額貯穀九十五萬五千五百餘石每年臺灣應碾赴泉漳平糶兵米及廈門金門兩標兵米共八萬三千餘石若停臺灣碾米照一米二穀以穀十六萬六千餘石運至廈門令福興泉漳四府屬按積穀之多寡分運各倉將舊穀碾米爲平糶兵米之需各倉陸續轉換旋易旋補輪至六年可盡易新穀存倉嗣後歲歲遵照更易經久可行至臺灣改米爲穀運腳自增四府由廈門運穀入倉亦不能無費查

臺灣米賤內地米貴四府倉穀雖照時價酌減平糶尙有盈餘卽以此項加增腳費亦足敷用又言臺灣各營換班兵向派內地千把總管押過臺送往各營收伍卽將期滿兵帶回此輩經過番社恃勢役番勒供酒食柴草牛車稍不如意輒肆陵虐臺灣鎮臣因非己屬不便嚴加約束番社每受擾累請嗣後內地員弁押兵至臺灣時鎮臣於本標另委委員轉押 詔均如所請行十月疏言臺灣革職參將林子龍經總兵陳倫炯以縱兵聚賭廢弛營伍等款揭參臣到任後提審事均無據卽招會婪贓一款亦歷審並未人己子龍曾效力戎行亦得兵民心若遽棄置殊爲可惜請量加錄用得 旨復子龍原官八年三月請移福清縣縣丞駐平潭

從之四月調署兩江總督貽直以本籍疏辭 詔弗允五月請整葺營汛資防禦 上嘉之六月授左都御史仍署總督尋請以舊隸江甯府之溧陽縣改隸鎮江府從之九年正月還京兼理吏部戶部事時大軍征準噶爾陝甘二省辦理軍需 命貽直偕侍郎杭奕祿署總督鄭禪寶率庶吉士六部學習人員國子監肄業拔貢生前往宣諭化導八月協理陝西巡撫事十一月擢兵部尚書仍兩陝西十年署陝西巡撫疏劾罷輓廢弛之提督陳天培總兵徐起鳳均革職十一年六月題 旨議禁燒鍋事宜欲杜燒鍋之原當嚴造鞠之禁臣於今歲麥收時徧示民間毋許私自造鞠並稟督商赴販日後本地糧食充裕百姓借燒鍋以覓微利亦謀生

一道若槩禁止誠如 聖諭不無煩擾臣惟當因時酌量視年歲
豐歉審民力盈虛或示禁或勸諭務使儲蓄資生兩有裨益 諭
曰覽奏得因時制宜之意所見甚屬妥協八月湖廣總督邁柱請
疏湖廣荆子關至陝西龍駒寨河道貽直奏言龍駒寨至荆子關
有丹河夾兩山之中紆折三百七十里巨石淤沙備極諸險夏秋
間豫陝兩省民借之灌田築堰蓄流涓滴不容滲漏雨後山水驟
發輒斷緯路輓運實多未便臣前因楚米解陝艱難奏請停運於
河南府陝州沿河各屬積穀就近輓輸則疏濬此河尤屬可緩
上建其言十二月調戶部尙書總理陝西巡撫事十二年疏言西
安糧驛二道同駐省城所理事煩簡不均請將通省鹽法事宜改

歸驛傳道管理將糧鹽道改爲督糧道驛傳道改爲驛鹽道部議
如所請十三年三月四川巡撫鄂昌因乖謬不職被劾革審上
以鄂昌前署陝西巡撫時貽直曾保薦訓飭之四月請升直隸
同州爲府裁知州州同吏目缺設知府通判經歷各一改西安府
同知爲同州府同知增置附郭一縣設知縣典史各一其同州原
轄之朝邑郃陽韓城澄城四縣直隸華州與所屬之華陰蒲城潼
關三縣並見屬直隸耀州之白水一縣俱歸同州府轄直隸耀州
與所屬潼關縣改歸西安府轄部議從之定所設同州府附郭縣
曰大荔七月命還京十一月貽直條奏三事一科道銓除之宜
用正途也國家用人惟才原可不論出身但六科有封駁之任御

史爲風憲之官吏部掌握銓衡禮部職司典禮請照舊例用正途出身之員一官員遷擢之宜循資格也資格雖不足以致奇士而可以造中材捐棄階資則倖進者不以爲獎勵之公而陰喜進取之獨巧沈滯者不自咎才具之拙而徒怨進身之無階請照舊例循階按級以次銓除果有才猷出眾治行卓然者仍許破格薦擢一河南開墾捐輸之宜速罷也臣聞河南各屬報墾無慮數千百頃非河灘砂礫之區卽山岡确磧之處皆自古不毛之土非人力所能施甚至墳側河隄皆欲墾以犁鋤數年後按畝升科指斥鹵爲膏腴勘石田以上稅小民將有鬻兒賣女以應輸將者又勸捐一節郡縣官手持簿籍不論鹽典紳民慰以好言令其書寫貲鏹

隨之實有損 國體但承上官意指屬員安敢有違請 特簡廉
明公正大臣撫綏其地則情弊立見河南百萬生靈食福無既疏
下總理事務王大臣議如所請是月 命貽直往署湖廣總督乾
隆元年五月疏言舊例州縣官虧空倉穀革職畱任勒追嗣九卿
議每穀一石作銀一兩定罪侵蝕至千石以上那移至二萬石以
上俱擬斬候臣思各省穀價平時不過三四錢貴亦不過五六錢
若以銀一兩計是該犯實止虧空銀數錢而罪已入於一兩之律
況積數愈多獲罪愈重往往計贓罪止徒流而竟入於斬絞重刑
者有之再州縣倉穀之外尙有米粟高粱麥豆青稞各色雜糧其
價有倍於穀者有僅值穀之半者今槩照每石作銀一兩定罪如

侵蝕倉穀至千石卽擬斬其有侵蝕倉米九百九十石仍擬千石以下准徒之類是同一侵蝕賊輕而其罪獨重賊重而其罪轉輕揆諸計贓論罪之條既有未協參以一米二穀之例尤爲未符恐啟法司故出入之弊請於各項倉糧內酌中定價通行各省如遇承審虧空之案視其侵那何項照覈定價值分別計贓科罪庶立法平允部議侵那米一石者作銀一兩穀及雜糧一石者作銀五錢治罪永爲例八月疏言武昌沿城西南一帶當江漢二水之衝舊有長隄日就傾圯應及時修築臣遴員確勘自望山門外王惠橋起至武勝門外土城磯止正岸綿亙千三百一十九丈護岸六百八十八丈工料需銀十萬一千九百三十七兩有奇卽於藩庫

所存商捐修築銀及一切公項內動支無庸動正項限三年分段修完 詔如所請行二年三月兩淮鹽政尹會一條奏湖廣例銷淮鹽因壤接川粵鄰私侵越請將不銷官引之州縣清查或募水商專運或令官運官銷或設公店發賣下湖廣總督酌議貽直奏言楚省所銷淮鹽每年計七十餘萬引淮商運赴漢口小販轉運各口岸行銷內有距漢遠而距川粵近之湖北巴東歸州興山長陽湖南道州甯遠永明江華新田九州縣時或買食鄰私蓋因商販不肯賠本運鹽民情萬難舍賤買貴如巴東等處萬山中距漢口二千餘里運費每斤非三四分莫辦而本地鹽價貴不過一分商販安肯賠墊已資運赴折本莫售之地此募水商轉運之難也

淮鹽既難運行而該地之民距川粵行鹽地近輒乘趕集趁墟之便以米穀買換零鹽若令官運官銷勢必照本發賣強民舍賤買貴誰肯率從如照鄰境之價則必貼賠運費州縣養廉有數何以堪此此官運官銷之難也至設公店之議更不可行巴東等處地瘠人稀卽盡食淮鹽爲數無多勢必減價行銷是欲准商舍見獲之原貴而清無益之綱地鮮有不陽奉陰違者夫兩淮鹽課楚省約居其半每年通計額引有增無損與其更張而公私交困孰若仍舊而商民兩安部議如貽直所奏行時湖南城步等兇苗蒲寅山等糾黨肆劫貽直借巡撫高其倬調兵督剿盡擒之 諭曰此次辦理苗獠之案史貽直高其倬調度有方俾兇首黨惡不至漏

網甚屬可嘉著交部從優議敘加三級九月疏陳洞庭湖舵桿洲石亭工程善後五事一臺北面應增築護隄以緩水勢一存贖帑銀應交商生息以資歲修一歲修石料應預爲貯備一歲修應責成專員經管並立勸懲之法一舵桿洲等處應增設救生船部議從之尋命回部辦事三年七月調工部尙書十月調刑部五年五月兼理兵部事九月調兵部尙書教習庶吉士御製詩賜之曰中樞掌九伐峻望近三台經畫資心膂訏謨佐鼎梅常存葵藿志不愧棟梁材書思恆有納嘉猷佇獻來七年正月遷吏部尙書七月署直隸總督十二月協辦大學士九年正月授文淵閣大學士命紫禁城騎馬十一年三月充會試正考官加太子太保十

三年以雲南知府樊廣虧空參本錯擬票簽 諭革職從寬畱任
詳陳世倌傳十四年兼理工部事十五年三月 上西巡回鑾貽
直接 駕後遽退 召見不至 訓飭之八月兼理刑部事十八
年兼理吏部事二十年前任廣西巡撫鄂昌與逆犯胡中藻唱和
案發詞連貽直次子署甘肅布政使奕昂札屬鄂昌事 諭曰鄂
昌與史貽直札稿內有玉成佳器之語朕初不知所指召問史貽
直據奏曾經致書通候並未有所請託今訊之鄂昌則供稱史貽
直致書與伊有河道之缺已補甘藩之任尙懇乞爲鼎力玉成等
語而史貽直尙不承認及刑訊鄂昌又問及此條仍與初供無異
鄂昌所犯之罪甚重何獨於此一事而加刑堅訊且伊向日尙與

史貽直相厚何至誣賴史貽直又已年老本不至因此事而革職刑訊也但爲伊子請託於前又不據實陳奏以圖掩飾且向日亦非安靜之人本應重治其罪念其邇年尙屬勤慎奔走著從寬以原品休致勒令回籍閉戶家居尋奉 旨史奕昂來京以京員用二十二年正月 上南巡貽直迎 駕於沂州 命在家食俸 賜詩曰歸林緣舐犢辭閣匪思鱸能改無過矣知仁何礙乎迎鑿方出戶咨政挈同途風度猶然在江山秀助腴三月 諭曰原任大學士史貽直從前爲伊子致書是以令其休致兩年以來家居安靜業已改悔茲朕南巡前來接駕見其精神未衰尙堪任使且宣力年久本係舊臣見在內閣需人史貽直著仍補授大學士入

開辦事六月 諭曰聞大學士史貽直中途患病旅次恐無良醫
深爲軫念著派乾清門侍衛扎拉豐阿帶同御醫粟世功馳驛前
往診視七月至京兼理工部事十二月加太子太傅二十三年二
月充經筵講官二十五年八月 上以貽直爲康熙庚辰進士今
週甲尙在朝洵屬昇平人瑞 賜詩曰庚辰先進杏花芳週甲重
看蕊榜黃早識家聲孝山史羣稱風度曲江張本衙門有新佳話
國史院無舊等行甯獨搢紳慶人瑞贊予文治底平康十一月
諭曰大學士來保史貽直年俱八旬嗣後凡遇祀典不必隨班行
禮二十六年正月貽直生辰 賜詩曰皤皤黃閣領朝裾雙鑠聯
行尙彌子前度庚辰淡墨榜兩看辛巳滌金書滿千卷似沈鈔罷

開八秩過白注餘聲望老成雪贊治名高漫卽擬懸車十一月恭
祝 太后七旬萬壽貽直與來保預香山九老會 御詩比之宋
臣富弼文彥博有元豐二相今猶在履道諸賢詎可方之句十二
月 特命紫禁城內乘轎二十七年以年老請解任 諭曰大學
士史貽直年逾八旬精力雖非強健然在大臣中齒宿資深足爲
班聯盛事茲以老病奏請解任情詞懇切因念部務煩劇高年難
以兼顧所有工部事務著不必兼攝以示體卹至內閣禁地情事
朕已恩准史貽直以肩輿入直原可無庸解退嗣後可令自行酌
量或嚴寒盛暑卽不必每日進署俾可從容頤養副朕優眷至意
尋 諭曰史貽直已不兼工部事務著於戶部飯銀內每年賞銀

五百兩二十八年正月貽直第三子山西知府奕瓌俸滿引見請
畱京侍養 特命以四品京堂用五月貽直卒遺疏入 諭曰大
學士史貽直練達老成年登耄耋敷歷中外參贊綸扉宣力三朝
勤勞夙著前以衰老乞休奏請解任朕降旨慰畱並令肩輿入直
俾得從容頤養近聞患病遣醫診視尙冀速痊茲遽溘逝深爲軫
悼著派皇六子前往奠醴加贈太保入祀賢良祠並賞銀二千兩
治喪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 賜祭葬如例謚文靖子
奕昂官至兵部侍郎

右 國史館本傳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五月相國溧陽史公以上壽正終於位 上

臨軒軫悼 詔皇六子臨喪奠醴晉贈太保祀京師賢良祠謚文
靖視禮官所上宰臣飾終常典破格有加其年冬歸葬某鄉之原
公子奕簪等請爲文揭諸墓按狀公諱貽直字倣絃號鐵崖先世
壯侯崇封於溧陽因家焉世爲江南著望曾祖諱某中書舍人祖
諱鶴齡翰林院編修考諱夔經筵日講官詹事府詹事皆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曾祖妣祖
妣妣皆 贈一品夫人公生長世族嫻掌故凡內外銓之利弊金
穀之登耗刑名兵屯之得失稟於家訓者爲多康熙己卯中順天
鄉試明年成進士入翰林先童釋褐之齒最少無隄公後六十年
爲 今上乾隆庚辰科士之雋南宮者公與之執同年禮 賜御

製詩一篇寵爲盛事公自雍正初由翰林侍讀學士署掌院學士
自癸卯迄戊申屢荷 簡擢凡任公吏部侍郎者五戶部工部侍
郎者再六官之司罔不爰歷又凡疆吏以疑獄告 亟命公馳傳
往勘多得實稱 旨自是宜昇旄節踐更臺閣駸駸嚮用日隆矣
公之爲閩督也舊日戍臺灣者當代歸過番社輒橫索驕蹇不奉
法鎮臣以非所轄噤弗治公檄監臨官刻郵程勒還部伍番民安
堵福興漳泉四郡地瀕海貯穀易敗公覈冊籍知臺灣有應碾運
內地米請易穀分貯各倉卽碾倉穀給兵食推陳易新兵民交便
之兩江殷劇號難治公蒙 異數恩以鄉人攝節制上疏再辭
批荅有體卿難爲之 諭而公莅事亦不引嫌不撓法官吏帖服

民用大和陝西當軍興甫竣五方旅處俗偷敝 命公以左都御史往領宣諭化導事尋卽撫其地時禁省以協運糧糈赴陝督臣請開洛丹河公條陳其不可狀甚悉事遂寢又西安有屯戶籍均內地而故事獨輸本色米支兵餉往往苦貴糴公用軍需餘穀爲置常平倉俾借領如例至今以爲法 今皇帝御極公以舊臣入覲 上眷愈厚公上言一銓部別流品容臺典禮樂言官掌風憲請以正途充選一品官進用請以特晉優異等以資格敘中才一豫省報增墾地名沙磧阪田難按則升科兼請申守令勸輸之禁疏入皆 敕部議行旣授公湖廣總督先是黔粵有苗警楚兵率赴調汎單多竊發蒲寅山鳳老一狙獷爲渠魁公至簡軍實嚴守

衛侍芻廩若無暇爲剪滅計一旦密檄鎮臣提勁卒二千入山勦捕蒲鳳就縛黨惡者無遺種或問公公曰吾前故遲之使不爲鋌走備且密審其山川阨塞往來栖遁之道也鎮楚二年由兵部尙書入爲戶部尙書遇公卿集議公徐出一語洞中要害九列更事無出公右者遂以乾隆癸亥協辦大學士明年授真遭逢盛際準夷回部以次削平拓疆二萬餘里公皆在政府時從容承 召對移晷乃出而公謹慎周密雖子弟不得與聞殆前史所云精練少年有不如專門名家有不逮者公以未弱冠登甲榜迄躋大臺在外督撫七省一入內閣中被薄譴 賜環首尾居相位垂二十載名注 朝籍總六十有四年於古大臣未有其比厥惟 國家重

熙襲慶景運延洪獲致耆成之瑞亦惟公殊姿偉抱宣昭世德重
荷三朝恩遇式克欽承嗚呼盛矣公之再相也年已七十特
旨得肩輿入省恭逢慈甯大慶列公九老班諸王下御詩比
富鄭公文潞公後公偶示微疾御醫衛士絡繹於道今年春以
衰老引退上不許惟詔盛暑祁寒毋上直公三子奕瓊以潞
安知府陞見奉命畱京補四品堂上官侍公起居優禮殊
常信人臣之極也公好獎植士類人或不知自典試粵東至三主
禮部試名公鉅卿多出其門與後生言推誠教誨不爲隱情惜己
蓋天性固然公生於壬戌正月二十日距易名時得年八十有二
配許夫人有賢德先公卒于三人長奕簪官左春坊左贊善次奕

昂官廣東布政使司布政使三卽奕瓌女幾人孫男幾人孫女幾人系之銘曰

泔泔壯侯系漢外氏允武允文胙姓南紀維公之生爲邦之獻鏡物忘疲飫理斯屢出則方叔入則山甫民言用酌眾善斯取公贊黃扉六符階泰雍容揄揚應斯嘉會惟民壽穀惟公壽考爲世貞符用翊至道第祿孔阜懋德孔敦厥有餘慶庇茲後昆

右墓碑銘劉綸撰

乾隆五年天子命刑部尙書史公教習庶吉士枚習國書免課而公命擬奏疏一通褒許甚盛嗣後趨函丈不待啟輒入得與聞本朝文獻仁廟世廟兩聖人所以致太平之隆與公生

平受知恩遇談洋洋盈耳於古大臣中酷愛姚元之蓋自況也後
十年枚再拜公於 賜第時公已作相而枚起病入都公教之曰
聞汝宰江甯有善政誠不負所言惜杜牧之未免風流耳遠到者
宜戒也嗚呼言猶在耳而公自此訣矣今年五月十三日公薨於
位 天子贈太保謚文靖命翰林立傳樹碑於墓公之勳 天子
爲揚其聲光銘公者有大手筆在何俟門下一舊史官哉然弟子
傳其師各有所心得而不能自己謹廣其事於狀外而擬爲銘曰
公諱貽直字敬弦號鐵崖系出東漢溧陽壯侯世居湖埭里徙夏
莊父夔官宮詹以文學清望服海內公貴 贈如公官公十歲能
詩十八舉京兆十九登進士入翰林典試於滇督學於粵所至有

聲爲掌院湯公右曾所抑由檢討而贊善而諭德而侍講而庶子而學士優游清祕不是一級者二十三年雍正元年大將軍年羹堯平青海歸勢張甚黃韉紫驪絕馳道而行王公以下膝地郊迎年過目不平視獨公長揖年望見大驚遽翻鞞下曰是吾同年鐵崖耶扶上己所乘馬而已易他馬並轡入章益門翌日補吏部侍郎尹順天 世宗晝日三接咨詢優獎公亦布露所畜勤施於四方乘傳訊雁平道王寵閩令梅庭謨清釐直隸河南積案甄別閩省官雖事祕外不能知而考覈平反輿論翕然公在 世宗時總督福建再督江南授都御史巡撫陝西在 今上時總督湖廣再督直隸加經筵講官戶工刑兵吏五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仍兼

吏部尚書公生而徇通神識超妙周巡六曹出入九鎮又復六十餘年以故所莅處如日破黑湯沃雪批仇歎要動中機宜常言天下辦事人多解事人少深刻非明懈弛非寬交際非私協恭非黨故公爲政行己無心寬猛恥矜苛廉一以持大體安社稷爲務先是戍臺灣兵武弁送往動索番社頓遞公改委臺鎮本標弊遂絕漳泉卑溼穀易朽公奏臺灣例給兵米卽以四府穀運廈門碾發嗣後無角尖耗西安無屯倉公請軍需贖穀十六萬爲貯歲饑屯民受賑如一苗盜蒲寅山據規頭山叛積十稔未平公設方略命總兵李琦擒其魁餘黨悉散容美土司稅輕改歸流後稅增公請仍徵原額獠猺歡呼督直隸未半年所魁結事九千六百餘今

上登極公奏停開墾以杜浮冒禁勸捐以正國體循資格以息奔競用科目以重科道吏禮四衙門疏數千言上在藩邸習聞世宗稱公及是愈信其賢悉允所奏因公入謁梓宮召見溫諭良久賜世祖所遺鵝黃蟒衣四團龍補服曰此先帝意也今朕君臣所共事卽先帝事也卿其始終一致公感謝嗚咽上亦泣下不止公清標玉立眉目如畫舉止詳華靴塵不沾衣圭袍褶式皆內裁性强記尤善清言雖莊語危論必多譬引饒風趣每早朝立宮門樹下諸王貝勒卿貳翰詹環聽鐵崖相公道三朝舊事嘗臣言行以至輿服車騎之儀適羅縷明暢如鳳鳴九霄下風傾耳聞所未聞他大臣或懼言溫室言訥訥不宣而公肆

意遲辭談啁流速忌者亦不能中也乙亥歲次子奕昂署甘肅布政公通書於巡撫鄂昌事聞 天子沐公於家公出學舍後未嘗家食至是乃得埽墳墓到兒時釣弋處召族人數十分俸置酒爲二疏故事里中負蓑笠者見公鄉音如故媼睦有加咸從從奔趨來看眞宰相乃未幾而 天子南巡仍召公入閣矣公尤長奏對年羹堯伏誅窮治黨與 世宗問汝亦年某薦乎公免冠應聲曰薦臣者年羹堯用臣者 皇上 世宗默然嘗奏事拜起舒遲上問卿老億乎公曰 皇上到臣年當自知之 上大笑時公年八十一矣公少時撤金蓮燭成婚中年督兩江開府鄉里晚年再宴鹿鳴瓊林周科目六十年之數 天子賜詩褒美祝 太后萬

壽入九老會圖形內府近古以來所未有也上蔡令張球誣陷同
官邵言綸總督田文鏡庇之世宗命公往豫案覆發其奸田大
慙大學士邁柱請開楚丹河運米公力持不可浙督李衛約爲兄
弟公嫌其不學也謝之三人方柄用時撻其鋒者皆懾公獨棘棘
不阿其守正如此晚年恩禮愈隆肩輿入紫禁城陪祀不與大
寒暑不入閣湯沐小休卽齋物賜於家患風熱數日曰吾本無疾
而此中竭矣卽繕遺表薨子三人長奕簪官翰林次奕昂廣東布
政使次奕瓌知潞安府夫人許氏先公卒合葬某銘曰
天球河圖西序雙陳阿衡太師朝不兩人奕奕史公維嶽降神逋
峭風骨華重冠巾天生公來作百官表表上頭銜公身可考帝

賜公履作九州圖圖中禹甸公盡馳驅勿矯勿隨有猷有爲雷霆
之下談笑指麾垂老雍容黃扉供奉 主聖臣逸物希寵重堯禹
盤匝羲軒露瓊但厥於庭四方風動何必瑁瑁再叩其用伏波談
論王公意消奚斤老去善說先朝八十二年委化而卒 帝子奠
酒千官執紼太常大烝與 國無極惟予小子奉 詔受經偶坐
請業有訓則聽褒其文才揚于 王庭小謫蓬山公爲涕零望奮
澗池以振厥聲一朝星隕吾將安仰絲竹前生山河音響見而知
之典型不爽私製碑銘以質泉壤

右神道碑袁枚撰

大清運際郅隆天鑿孔顯篤生良輔風雲騰合贊襄丕績者爛如

列曜不可殫紀至於邀眷 三朝榮冠百辟享大齡備諸福遺蹟
炳於旂常俎豆垂於祀典如我師文靖公亦盛矣嗚呼德懋懋官
功懋懋賞豈不諒哉公諱貽直字敬弦自東漢以來世爲溧陽人
至明有太僕少卿際世襲錦衣衛其曾孫爲公曾祖中書舍人諱
本公之祖諱鶴齡翰林院編修考諱夔詹事府詹事自曾祖以下
皆以公貴 贈如公官公髫年神采煥發器識閎以達習庭訓耳
朝章國故甚辨舉手可措諸施行年十九中康熙三十九年進士
是歲歲陽在庚歲陰在辰爲商橫執徐也改庶吉士授檢討充雲
南鄉試正考官提督廣東學政五遷至侍讀學士雍正元年除內
閣學士旋擢吏部右侍郎再遷吏部左侍郎當 憲皇帝臨御之

初赫然以勵官方振風俗爲先務而公在朝尤奮發敢任事 上
嘗命理河南山西獄多所平反適福建有獄事亦 命公往釐之
先後皆稱 旨遂 命公署理福建總督事旋移督兩江以鄉人
節制本鄉異數也未幾 召入爲左都御史時西陲用兵飛芻輓
粟軍書旁午奉行者或不善因而騷 上遠軫念關中民乃以
公爲宣諭化導使西人安焉因 命協理西安巡撫事凡五年遷
兵部尙書又遷戶部尙書皆畱巡撫任總理軍政西安故有營田
屯戶耕種給兵食民戶有常平倉遇乏得稱貸而屯戶不在議中
公乃別以軍需餘穀十六萬七千餘石分貯各縣以貸屯戶之乏
屯戶有常平倉自公始陝西檄調湖廣米十萬石而湖督請濟丹

水以漕公曰丹水自秦嶺至浙川皆沙石朝濬夕淤不可漕且西
民瘁於軍興復勞將益病奏寢之公之宣力效猷守官共職不慕
嶢嶢之行赫赫之譽而庶事受成百姓蒙惠多此類矣 皇上御
極詔罷陝西兵召公入公入卽奏上便宜事大略謂官吏升遷宜
循資格以抑躁進科道官及吏禮二部郎不宜以雜途參用時河
南有開墾勸捐令公謂河南民故勤穡無不耕之土河壩山佃本
非生穀地人力無所施墾不毛按畝升科且重爲民患 國家理
財有正經勸捐非體不可令於下疏奏得 旨俞允而旋奉總督
湖廣之 命當是時以征黔省逆苗故湖南儲粟半輸軍辰沅黔
陽所屬守禦兵多調發綏甯城步徭乘機掠行旅負險阻急切不

可究捕公密畫策擒其魁並其凶黨無一逸者十餘年積盜至是悉靖其他減土司改流徵額雪冤繫築固武昌護城隄皆其犖犖大者既而復入爲戶部尙書最後爲吏部尙書署直隸總督事益公自憲皇帝時洊歷卿貳至是二十餘年周踐六官持節幾徧天下矣率累著勞績上乃命公爲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駕巡幸輒留京辦事賜第內城賜紫禁城騎馬竝世人臣寵遇之隆殆未有逾公者矣公爲相持大體不屑矯激自別異宅衷淵深不可測量奏對辭旨安定簡而哲廷臣無出其右者於用人行政張弛損益之間潛導密移雖子弟親厚不得而聞也國家旣平準夷定西域中外又甯公益以清靜佐治綏靖嘉師中外

翕然在位凡十年而後歸後二年復相復相之三年會試直省舉人是歲亦歲陽在庚歲陰在辰也距前商橫執徐公舉進士時星紀一周矣 上賜詩推公爲熙朝人瑞又一年 皇太后七十萬壽集老臣爲九老會公與焉 賜靈壽杖圖形內府又二年薨於邸第享年八十有二 上眷公最深於其暮年 詔乘肩輿入直閣公亦忠愛誠懇至老不懈慮事精敏不減少壯時是以益見重及薨下 詔軫悼 遣皇六子往奠 加贈太保 賜金治喪配食賢良祠諡曰文靖秋九月喪歸又 詔緣途官吏護其柩嗚呼可不謂生榮死哀者與公葬於溧陽徐角邨祖塋之兆夫人許氏先卒子三人長奕簪左春坊左贊善次奕昂廣東布政使次奕瓌

潞安知府女三人孫男十人孫女十三人曾孫男四人公三爲會
試總裁再教習庶吉士啟豐爲公會試首拔士荷知最深謹銘其
神道之碑辭曰

大江之南產碩臣維嶽降神卓甫申髫年唱第輝慶雲洵歷台鼎
閱經綸八駟擁導寶節新湖山海嶠保障均籌邊偉略綏三秦軍
屯飽食無嘖呻晝日三接天顏親旋開東閣追平津密贊帷幄
圖麒麟瓊林再宴歲庚辰杖朝國老能致身天不愁遺乍反眞
殊恩隆遇誰其倫臨喪奠醑羽葆陳白袍鵠立涕沾巾行歌蒿里
薦藻蘋千秋碑碣永不泯

右神道碑彭啟豐撰

史文靖公貽直器量宏大風度翩然嘗有不時宣召公雅步如常
或有催促之者公曰天下安有奔迫之相耶人服其知大體云
雍正中西虜未靖 上號召天下壯士得數千人其最者能開二
十石弓以鳴鏑射其胸鏜然而返又能開鐵胎弓及舉刀千斤者
號勇健軍命史文靖公司之屯巴里坤以備不虞後西夷來朝始
罷此軍故當時盜賊稀少四海靖謐論者謂 帝善於牢籠勇士
不使其爲非也

右錄宗室昭榘撰

日本書紀卷之三十一

三

白潢

白潢漢軍鑲白旗人由筆帖式授內閣中書遷侍讀康熙三十九年授福建糧驛道四十二年丁父憂四十五年補山東登萊青僉事道四十九年遷貴州分守貴東參議道五十三年遷貴州按察使五十五年擢湖南布政使未赴 命護理貴州巡撫五十六年六月改江西布政使七月擢江西巡撫五十七年疏言江西湖口縣關地形甚險兩山插江夾峙商船候驗停泊虹橋港逼近山腳夏秋僅容小船一二百冬春水涸來往報稅必由梅家洲嘴紆行十餘里遇水漲則江湖二流橫激港口微風卽蹈不測惟關右里許山勢開闊有武曲港可容千艘但冬春亦涸請自江岸至港口

大爲挑濬於港口建草壩二以阻游沙外加排椿以固壩根可利停泊商民俱便部議如所請行五十八年疏言江西科第之盛遠勝浙楚康熙三十五年奉旨增額江西七十五名浙江七十一名湖廣七十名是向來中額多於浙楚四十一年浙江湖廣二省以督臣郭琇撫臣趙申喬請照江南中額增至八十三名江西未經題請不增至五十年特旨增直省中額浙楚又各增十六名江西僅增十五名近科入場士子多至一萬二千餘人而中額不得比於浙楚通省合詞請題廣額懇恩將江西鄉試中額照浙楚一例取中疏下部議從之五十九年七月疏言州縣因公那用虧空錢糧請照霉爛倉穀例者不論在任解任及分賠之知府能

於限內全完准其開復如所請行尋因病乞補京職授戶部右侍郎十月擢兵部尚書六十一年十一月世宗憲皇帝御極命潢協辦大學士事務十二月晉文華殿大學士潢具疏懇辭諭曰朕素聞爾居官操守甚好巡撫江西時綏輯地方甚有裨益及任兵部尚書清勤恪慎皇考每加優獎今朕以機務重大資爾料理爾卽遵旨供職不必固辭時恭纂聖祖仁皇帝實錄以潢充總裁官雍正元年賜詩一章有蓼蕭多雨露應及老成人之句三年七月因病乞解任從之先是江西南昌吉安撫州饒州四府有落地稅銀千三百餘兩各以大使徵收潢以官役費浮於稅不免苛徵將四處稅銀停徵巡撫司道公捐銀代完假造商民名

冊報部稅大使已無職掌仍舊設立後任相沿辦理未奏至是江西巡撫汪漈奏其事並請裁汰大使 上諭大學士等曰此項稅銀不應徵收則白潢當奏請於 聖祖仁皇帝施恩豁免若係應徵則令商民完納何得公捐完課曲示私恩似此沽名邀譽豈人臣事君之道至汪漈凡事不能據理而行乃將白潢所行悖理之事奏聞冀朕批示爾等同九卿詢問回奏諄奏白潢沽取虛名擅變舊例應嚴加議處汪漈妄行瀆奏亦應察議部議白潢照溺職例革職汪漈降二級調用課稅仍照舊例徵收稅大使不得於額外勒索從之乾隆二年潢卒三年九月 上諭原任大學士白潢向在巡撫任內尙有清廉之名告休後緣事革職今聞病故著給

選大學士銜以示優待大臣之意

右 國史館本傳

康熙五十四年余任翰林院侍講學士尋充日講起居注官聞
聖祖仁皇帝天語數天下清官若大學士張文端公鵬翮尙書趙
恭毅公申喬大學士蕭公永藻等僅六七人時皆任封疆大臣大
學士白公方爲按察使名亦與焉心竊嚮往之頗聞公亦知有余
然未及相識也五十六年余往典雲南鄉試公由貴州還 朝候
補布政使相遇於辰沅驛次傾蓋而語若平生歡是役往還必經
貴州訪公政績益心服焉是歲公卽來撫江西又二年余奉 命
祀南海道過里門因得繼見兼悉公在江西功德又三年公入爲

尚書余亦遷副都御史追隨日親比公以大學士 予告家居余
外任督撫內轉工部旋落職纂修書局與公不相見者六七年公
年踰七十余亦且六十矣往昔愛公奏疏名言碩畫咸有裨於國
計民生嘗勸公付梓俾來者知所法公謙讓未遑也屬公偶來相
過因徐理前說索得公章奏十之二三遂撰次成篇爲公家傳付
公子藏弄異時修信史者得採摭焉公名潢字近微漢軍鑲白旗
人先世仕明開衛遼陽因於蓋平縣創立白家寨聚族以居天命
六年 國家盡有遼東之地公會祖諱文達歸命 本朝始隸旗
籍祖諱承舉從 龍入關遂居京師考諱允明以人材舉積軍功
官至都督僉事駐防廣東協領晉階榮祿大夫自公會祖至考並

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妣皆 贈一品夫人公生而沈靜外晦內明讀書窮理達當世之務尤熟國書口誦手揮有若性成然謙謹未嘗以才智傲人終日欽欽寡言笑謝交游泊如也康熙二十三年考授內閣中書歷典籍遷理藩院主事再遷內閣侍讀所至勤於職事以廉能稱三十八年出爲福建糧驛道按察使僉事四十二年以父艱歸服闋補分巡山東登萊青道四十八年值計典巡撫蔣公陳錫特疏題薦四十九年轉貴州布政司參議分守貴東道兼督理糧驛時巡撫劉公蔭樞方嚴慎許可特器重公五十三年貴州按察使缺人劉公具劄子薦公卽奉 聖祖仁皇帝俞旨照所請補授公念臬司爲全屬民

命所關以理冤直枉爲己任初自京師引見回任所途遇二生愬其妹爲祖姑毆死貴筑知縣諱理人命事以自經論恐二生上控併詳請褫其衣頂公委官驗審果毆死爲平反其獄二生得免褫詰責知縣以幕客不明自解遂執其幕客遞回原籍自是所屬有司無敢有枉撓不當者五十四年冬十二月 聖祖特諭九卿貴州按察使白潢居官甚好操守亦好爾等知之否在 廷諸臣僉曰居官果好操守廉潔明年二月遂奉 特旨補授湖廣布政使司布政使未及赴任適貴州巡撫劉公奉 命往甘涼口外閱視西師三月遂 命公護理貴州巡撫印務湖廣布政使開缺另補時公已兩任貴州熟悉風土旣權院事日以甯輯邊疆爲務軍民

利病次第興除貴州二大患其一爲兵米黔地山多田少粒食甚艱各鎮協兵丁月米凡額徵米少者例於米多州縣撥給旋以山路崎嶇領運艱難將所撥之米改徵折色給兵自買後又以徵給米折低昂無定議於秋成後令應撥應領之州縣營協各報時值照數徵給並經從前督撫諸臣具疏題定然應領米折銀兩每年秋成定價具題後州縣始遵守徵收秋冬應領米折銀兩每延至次年春夏始能領回逾時米貴仍不敷糴價兵丁守候日久又誤差操公因疏陳其弊言兵丁月米乃計口授食之需按月支給庶免枵腹若俟折定具題徵收支領必至愆期請令各州縣折徵價值催解道庫順便給領但州縣折徵銀兩歲內勢難完解而道庫

又無項可支查此項米折約計一萬餘兩臣仰體 皇上優卹兵丁至意通融酌劑每年秋收折定具題之內於藩庫內預借移交道庫支給乘時糴買仍飭各州縣將折徵米價數徵解道庫彙齊於奏銷前移解藩庫還項一轉移間庫帑無虧兵丁可飽疏下部議悉依所請黔兵歡呼曰吾儕皆食白公德也其一爲驛夫貴州驛遞每驛額設馬四十五匹每站額設夫一百名應付一切火牌勘合差使此定例也此外又有相沿陋例或院司道府私檄謂之便牌有用夫至百名以外者派令鄉夫答應名曰大水夫此名旣立派弊叢生貴東西管驛各官有勘合火牌公差一槩勒令鄉夫答應小民隱忍供役又其甚者因鄉夫易取凡大小衙門經過仕

宦賓客到站需夫悉徇情濫應每月用夫數百名至一二千名農
者不得耕耘居者不得休息公自初任驛道卽加裁抑願勢力止
及屬員他莫能禁旣權院事遂澈底革除務絕根株勒示全屬驛
館凡便牌大水夫永行禁止於是民困大蘇若出湯火軍民旣安
畱心厚風俗興教化而黔地僻遠士大夫甚少無可商推閒有通
籍者宦成後多寄籍他土不歸故鄉公因疏言黔處極邊地方陋
僻蒙我 皇上仁育義正培養五十餘年生聚漸繁人文蔚起登
仕籍者殆不乏人宦紳爲士民之望多一宦紳卽多一模範薰陶
鼓舞不難漸增文物之盛乃黔省鄉紳一經出仕憎本鄉饒瘠往
往就業他土畱住不歸使人皆效尤相率遠徙則畱住黔地者止

此惟魯窮民欲求地方饒裕風土醇美豈可得乎查奉天四川官紳定有勒令回籍之例請援此例將黔省官紳與名列科第者嗣後不得流居外鄉其見畱外省者勒限回籍庶士民共覩儀型獲觀摩之功裨益遐陬實匪淺鮮疏入得請於是黔地衣冠日盛黔人初疑不便久乃思公功德焉明年巡撫劉公自軍前回任公赴京候補中途聞命授江西布政使因疾趨入京至熱河行在聖祖召對屏左右詢問各處地方情形及人才賢否良久天顏霽悅隨奉旨升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越日陛辭賜御書誠信開府四字扁額一幅五字七字對句各一聯鞍馬等物公感激隆恩愈圖報效及抵江西卽疏除隘屬節禮濫規贖

湖一關舊例約共五六萬兩止欽遵 諭旨畱平規一釐銀爲養廉費於是屬吏肅然毋敢以苞苴行者江西火耗往歲約加二有餘甚者加至三四不等公以革除規禮本以裕民非以肥官州縣重徵宜禁因密奏各屬火耗止許加一有不率者立加參處連劾都昌宜黃二令宣示闔屬於是所在祇遵江西轉漕例以冬兌而江西秋熟常遲至十月有司恐致貽誤多鞭扑催督公爲設法許碾積穀預兌秋成後收穀還項推陳出新官民兩便江西山僻州縣距水次遠者舊例許折銀官爲代買折價多浮茂因以爲利其貪吏多收斛面什收七而額已敷於是近水次者亦令折銀江西米價數平石不過七八錢折價常至加倍公察其弊爲定價石八

錢其轉漕之邑漕耗明加暗加諸弊悉禁革之南昌等十府例食
淮鹽一包價一錢有零其後歲加涌貴至一錢七八分公具劄子
奏定價一錢一分俾商儉畫一遵守不得意爲低昂自是民無食
淡之苦九江權關原設九江府城從前督撫疏請改設湖口縣截
鄱陽湖商船漏稅之弊歲可增稅銀若干其實湖口原設巡攔胥
役無得漏者特欲借此邀功其所增則皆權官向時匿而私之者
耳然自移關湖口無泊船之所歲壞船百計溺人千計公 陛辭
時蒙 聖祖面諭湖口關泊船甚險爾須留心公既抵任以是年
十一月親率按察使及饒九南道等往閱勘既抵湖口縣周閱地
形邑城背山面江其左右有石鐘山巉巖夾峙直插江中此地設

關商船必停泊候驗而泊船處止虹橋一港迤在鐘山下夏秋水漲僅容小船一二百艘及冬春水涸不得不沿江灣泊遇江風陡作撞觸岸石損舟無算且水涸之時江船到關報稅不能直截徑行必由梅家洲嘴轉行十有餘里來時卽順風去必風逆上下挽駕甚艱及至水漲則湖江交匯於虹橋港口兩相衝激洶涌異常少有微風卽多不測再四籌畫疏請照原任兩江督臣阿山所奏比照江南海關之例於九江湖口二處分收稅課商船穩泊於國課仍可無虧格部議不行因再具疏言湖口關右里許山勢開闊內有一武曲港可容千艘但夏秋有水冬春易涸必大爲挑濬方能四季容舟今酌量自江邊起至港塘口止共長九十三丈寬八

丈至十二丈不等牽深二丈至四丈不等港塘長一百丈寬五十
五丈深三丈至臨大江港口左右建草壩二道以阻淤沙其壩各
長四十丈有零牽高二丈有零外加排椿以固壩根則港水不涸
泊船無虞至挑濬工料隨經委官估計約費銀二萬六千餘兩其
興工日期必俟次年江水稍定之時自十月起至十一十二正二
等月即可完工所需工料銀兩臣率同司道府縣於俸工銀內公
捐併繪湖口圖一張武曲港圖一張恭呈 御覽疏入報 可次
年遂大加修鑿舟楫始免覆溺商旅相慶陳金建亭港上以祝
聖祖萬壽而立公生祠於下紀公功焉江西會城西南有袁贛二
江北至臨江府地方合流下注春夏水發往往衝決隄岸漫漫田

上臨江府北舊有土橋老隄逼近江流保護清江豐城高安三縣田廬自康熙四十年水決未修至五十二年江水大發決處更加衝激中一段長二里餘竟成深潭近隄之田水衝沙壅已爲廢地離隄遠者餘波所及廣四十餘里長三十里計壞田千五百餘頃公抵任後親臨相度將應築情形具劄子奏明一面捐俸遴官於十月興工聞民間父老言隄有怪物遇風雨輒昂起隄隨以壞公祭而後築明年四月工竣九月復親至工所查閱各邨莊父老子弟扶攜瞻拜咸稱十八年來地不得耕屋不得居邱墓溺漂今年隄基新築春季麥菜有收入夏早稻豐熟見今早稻登場又是十分收成約計今年稻麥比往年可多收四十餘萬石家無昏墊屋

有蓋藏向所有怪物亦不復見熙熙皞皞咸頌 皇仁公以此隄
既係民生休戚時廑 睿慮今日擊小民欣喜情形遂繕疏奏請
爲久遠之計言土橋隄決一十八年未曾修築今隄工告成不若
責令地方官加謹保固不致仍前因循以臣愚見似應著爲定例
責令地方官保固備有衝決該府縣各罰俸一年停其升轉賠修
完日開復如布政司徇庇不揭巡撫隱諱不參一併議處庶隄堦
長固而民生永無水患疏下部覆如所請今大學士高安朱公軾
時方巡撫浙江特撰記貽其鄉黨勒石隄上以記其事民懷其德
名隄曰白公隄云先是康熙五十六年戶部因內府商民王綱明
虧欠帑銀據綱明呈請戶部題准將江南湖廣浙江江西福建五

省營驛應補馬匹交與王綱明承辦各省差人往張家口領馬江南每馬一匹價銀一十七兩五錢內以五兩五錢作領馬路費其十二兩以九兩作王綱明馬價以三兩代王綱明補庫江西各驛每歲應領馬六百五十二匹五十七年分照數領回中途倒斃馬三百四十五匹五十八年分照數領回中途倒斃馬五百五十六匹並將領馬官參處公以倒斃馬過多雖由領馬官餽養失調似亦因路遠給發愆期又馬匹未能足五六分臆壯各營驛又咸稱領馬倒斃而差操又不敢誤不得不就近買補是以一馬而用兩馬之價實爲賠累遂據辭入告每馬扣銀三兩代王綱明補庫其應領馬匹聽其就近購買庶上無負於國帑下無負於差操有裨

營驛實非淺鮮此事先經臺臣嚴君開景閩浙督臣滿公保條陳
變通領馬之法格於部議公以身受 聖祖簡畀重任凡有裨益
地方之事不敢以部議不准遂因循緘默先繕密劄恭請 聖訓
蒙 聖祖俞允具題下部覆奏如所請行五省之困頓蘇是時海
宇乂安催科怠緩倉庫不無虧耗 朝廷以錢糧爲國計所關宜
善稽查之法令督撫各陳所見公因疏言江西虧空見在照例承
追者共二十一案內在本省虧空查追者八案從外省虧空發回
本籍查變家產及咨移任所查追者十三案並嚴飭各屬勒限追
完但查通省錢糧藩庫應巡撫盤查道庫應藩司盤查自當竭力
稽察以盡職守惟州縣倉庫例應知府盤查往往不免於虧空者

總由知府平時不無需索臨事遂多顧忌知府爲州縣切近之上
司其倉庫唯知府知之最確亦惟知府制之差易惟嚴責知府將
所屬倉庫按季盤查庫銀勒令隨徵隨解米穀務須實貯在倉季
終出具盤查各屬並無虧空印結送司存案若出結後未逾月州
縣有以虧空發覺者知府雖經揭報仍以捏結附參併令分賠庶
稽察密而虧空少再臣查定例凡參霉爛倉穀者革職畱任限年
賠補全完卽予開復故參霉爛倉穀者雖多皆能於限內全完臣
請嗣後以銀穀虧空題參者革職解任一面嚴審侵那一面勒限
一年賠補能將所虧空銀穀於限內全完者將審案註銷准領咨
赴部另補如不能完卽於一年限滿之日將侵那情罪具題交承

追官照新例嚴追二限不完卽按原擬罪名發落如此則去任者知功名尙可瓦全必竭力以圖完補而在任者知虧空斷難逃罪自畏懼而不敢侵那至若知府分賠亦請革職畱任限一年賠補如限內不完始解任催追賠完仍予開復則知府分賠亦必不敢懈玩矣又念承追之官亦當有勸懲之法因請定承追處分言臣查承追虧空初追不可不嚴蓋虧空欠帑之人去官未久則財產未盡消費及此時竭力催追使之不得隱匿詭寄必有追出完項者初追三參宜照部定新例遵行但承追虧空不定分數則完一二分與完八九分無異何以示勸懲而別勤惰請將年限仍遵部定三參而每限定以分數其一千兩以下者遵照新例參處外一

千兩至五千兩每年以三分三釐爲率如部文到日一年限內能全完者准加一級止照初限分數追完者免其議處不及分數者罰俸一年再限一年若能全完者及併完一二限分數免其議處完不及分數者降一級畱任再限一年全完准其開復如仍不全完照例降調若虧案至五千兩以上則數愈多而追愈難似應破格獎勵有能於一年限內追完五千兩以上者准加二級追完一萬兩以上者准加三級追完一萬五千兩以上者准加四級追完二萬兩以上者不論年俸以應升之缺卽行升用如此則承追之員自必踊躍急公不敢畏難退阻似與虧空錢糧不無小補二疏入與直省督撫所陳並下部議如公所請者十得七八焉公又念

錢糧而外刑名爲重刑名之中命盜爲重江西盜案少命案多計
莅任一年以命案題參者六十餘事其實假命居半總由命案初
出州縣不卽驗明必待逾限題參一經參奏後雖審係假命亦不
能中止以至一年之內命案纍纍因嚴立府縣審詳限期并計路
程遠近以立解犯日期違則嚴拘書吏重處轅門日事筆扑略不
寬假於是吏役玩愒者漸知畏懼如限審詳假命俱可外結次年
承審參遲延者止一事而命案減其大半公在江西朝夕思所以
利民者纖悉必周南昌饒州吉安撫州四府舊有落地稅其銀一
千三百兩零各設稅課使司其事常侵漁徵至數倍商民病之公
倡率司道捐俸錢代爲解納停止抽收四府人民歌頌焉江西人

文往昔號稱極盛近稍靡公特爲振興修豫章書院拔十三郡名
諸生肄業其中延師講習豐其廩餼復奏請 聖祖御書扁額蒙
賜章水文淵四字 天語商皇士氣愈奮江西解額舊多於湖廣
浙江後二省以督撫之請反溢於江西公爲疏請言江西歷稱理
學奧區人材淵藪自唐宋元明文章甲於海內從前科第之盛亦
遠盛於浙楚所以鄉試中式舊額浙江一百七名湖廣一百六名
而江西一百十三名迨順治庚子科題定減額浙江五十四名湖
廣五十三名而江西五十七名至康熙丙子科奉 旨增額浙江
七十一名湖廣七十名而江西七十五名是歷來議減議增中額
俱多於浙楚誠以江西人文不特頡頏浙江實遠勝於三楚也自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科浙江以撫臣趙申喬題請湖廣以督臣郭
琇題請均照江南中額蒙 恩一體加增至八十三名而江西以
未經題請仍中七十五名反出浙楚之下至康熙五十年辛卯科
欽奉 特旨加增直省中額於五分之中增加一分浙楚增十六
名至九十九名江西增十五名至九十名比浙楚實少九名是江
西人文獨盛而中額反少難免遺珠之慮矧歷年以來蒙我 皇
上右文重道加意作人鹿洞鵝湖頻頒 宸翰豫章書院復蒙
恩賜御書多士奮興盛於疇昔近科士子多至一萬二千餘人與
浙楚等而中式額不得比於浙楚士子環擁臣署請題廣額合無
仰懇 皇恩將江西鄉試中額比照浙楚一例取中副榜亦循例

並增則多士益踴躍於功名而 聖朝文教之隆遠軼唐虞三代
上矣尋奉 聖祖恩旨下部議覆增中九名與浙楚合同今文風
日上實公振興之力也公自秉節江西凡有章奏輒蒙 溫旨獎
諭賞賚稠疊五十八年差人至熱河恭請 聖安蒙 賜御書易
經上繫第五章扇一握內造 御用六種并 敕免謝公念受
恩日重封疆所任匪輕而年齒就衰疾病時作疏請解巡撫任願
就閒散京職尋奉 俞旨以戶部右侍郎徵用時值十三郡士子
應鄉試入三場之日公方坐龍門按冊點名而部報適至諸生譁
然謂公不可失也咸罷考不肯入場蠶擁督學衙門呈請代疏題
畱公分遣僚屬號召親加勸諭而萬二千人無一人應名入場者

必俟學使拜疏然後應試遂誤定期至十五日始入三場然學使
實拜他疏未敢代請公亦於榜後入都 陞見 聖祖天顏和悅
謂爾在江西聲名甚好所開武曲港一年免死數百人爾身尚健
何爲辭巡撫之任旋升兵部尙書時康熙五十有九年十一月也
公旣總中樞考覈戎政見選用積滯思酌爲疏通之法六十一年
五月因條陳三事一直省營千總向例六年保送 皇上親加考
試擇其中尤健壯者官京食俸遇缺補用至五十九年復遵 上
諭千總歷俸三年亦令保送仰見我 皇上於微弁中有可用之
材亦不忍遺棄見今蒙 皇上親試揀選畱京食俸候缺者三百
二十餘人保送到部候引見者又有一百餘人嗣後源源保送人

數日多查直省守備共有九百四十五缺除應題補三百三十八缺之外其應歸月選者六百零七缺此項揀選千總必得雙月所出守備之缺方能與武進士武舉及各項捐納人員分班補用故缺少人多補用遲滯以 皇上親試揀選之人正當乘其健壯效力豈可令守候無期坐歎衰邁反使歷俸未久之千總得以題補臣等請將揀選千總按名坐補省分計缺之多寡照發一半交督撫提鎮遇坐名題補之缺卽行題補將次用完再請續發其未發畱京者仍歸臣部月選補用庶英銳之材得以及時效用而營伍亦實有裨益一查八旗文進士舉人俱有選用之例而八旗漢軍武進士武舉自康熙五十年欽遵 上諭開科考取已歷五科並

未議及作何選用查定例漢武舉俟揀選後遇門衛千總缺出分班推用今臣等請嗣後凡遇揀選之處將漢軍武舉與漢武舉一體揀選註冊挨次推用再查漢武進士定例前一半以營守備用後一半以衛守備用嗣後亦將漢軍武進士照伊科分一體挨選庶八旗武科均得及時效力一查臣部武進士選法前一半以營守備用後一半以衛守備用輪至班次各連用二名至二十七年因候選衛守備人多缺少壅滯不均經臣部題准除衛守備之缺仍將候選衛守備之人推補外其營守備員缺將候選營缺之武進士與候選衛缺之武進士相間推補但近年以來營守備缺出經各省督撫提鎮題補者多歸月選者少以致前一半之武進士用

至四十五年後一半之武進士用至四十八年是在後者反速而
在前者反遲矣臣請嗣後雙月所出營缺停其與選衛缺之人相
開推補仍照從前之例營衛守備之缺各歸本班連用武進士二
名庶選補無偏遲之虞尋經九卿議覆無論各省應否題補地方
將揀選千總照缺之多寡遇該省守備缺出令該督撫提鎮挨名
題補共分發三百三十七員而壅滯爲之立通其他隨事釐正不
爲威慌不爲利疚本部會同館舊額設馬一千餘匹例應歲領草
料價銀若干兩有馬頭呈憑勢要請預領銀二十萬兩按年扣銷
各堂司俱以爲可行公獨持不可復噉以厚利挾以危語公屹然
不爲動卒得不行車駕司舊有奏銷飯銀尙書應得一千二百兩

公以兵部衙舍傾塌悉捐此銀修理煥然一新在部再尋 聖祖
皇帝眷注愈隆公亦竭力圖報遇九卿會議不爲阿隨時戶工二
部錢局鼓鑄銅斤因銅商虧帑派於八省辦解部定銅價原無不
敷第派買之地俱不產銅必就洋船買送而東洋客船俱由江南
浙江二海關驗明收口是以八省辦銅之官齊集蘇杭二府守候
奸商乘機囤積擡價指勒承辦官各顧考成互相爭買以致銅價
高昂賠墊甚苦猶不能敷有就地丁加派累及於民者六十一年
江南海關監督劉保住疏請以八省辦解之銅專歸江海一關承
辦疏下九卿會議余時以副都御史與議謂八省無銅而派令承
辦勢迂力絀欠銅至三十餘萬參官至八十餘員攤派地丁錢糧

累及小民者已五省矣且今日惟恃洋銅自當今有銅處承辦不當責之無銅之地法窮則變宜如所請而向來錢局陋例甚多交銅有費承辦遲延者免參有費八省承買則官愈多費愈重而得陋利愈多於是戶工二部督理寶泉寶源二局者力持不可謂監督微員以收稅之官而承辦八省四百四十餘萬斤之銅責任過重且關差按年更換必致呼應不靈爭二日不決第三日公至謂何不以關歸併巡撫因別爲後議言鼓鑄一事屢屢 聖懷臣再四思維卽就劉保住所請銅歸關辦疏內籌一變通之法以期永遠可行莫若將江浙二海關照天津臨清等關併歸巡撫兼理之例卽歸併於江南浙江兩巡撫兼管並令辦解銅斤若關課有虧

銅斤遲誤卽將兩巡撫從重議處所贏餘奏明充餉其兩巡撫分辦銅數行文該撫酌定報部至六十年以前之銅八省已經委員領銀採辦仍令八省督撫速催解部其六十一年以後之銅歸併江浙兩巡撫辦解余亦欣然署名列上尋奉 旨白潢等所議是照後議行公慮事周詳明決類如此是年秋帶武官至熱河引見特蒙 聖祖召入避暑山莊遊玩並 賜宴及琺瑯攢盒琺瑯盃各一十一月 聖祖龍馭上賓 今上嗣承大統 特命協理內閣大學士事務十二月遂奉 旨實授文華殿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公隨具劄子懇辭奉 御批卿乃 先帝信用大臣朕所素知另有旨了不必固辭又奉 上諭朕嗣紹丕基夙夜祇惕唯恐

負 皇考付託之重念內閣重地贊襄匪輕特命爾入閣辦事爾
具摺懇辭朕素知爾居官操守甚好巡撫江西時綏輯地方甚有
裨益及任兵部尚書清勤恪慎 皇考每加優獎今朕以機務重
大資爾料理爾可卽遵旨供職不必固辭兵部事亦緊要仍著爾
兼管特諭公感 皇上知遇之恩旣隆且重不敢再辭始勉就職
守而兵部選法尙有未善者初九卿議定各省守備缺出無論應
否題補地方盡歸於分發干總題補以致雙月之武進士六班人
員及單月之小銜守備竟無銓選之期雍正元年二月公復疏請
變通言臣部升選營守備一項雙月缺出則歸之到部人員輪班
銓選裁缺一班還職一班武進士二班外委一班功加難蔭及澎

臺俸滿三年卽升千總此三項人員共一班效勞武舉一班各項捐納人員一班投誠一班招民一班註冊千總一班共一十一班此從前之定例也後因裁缺還職外委投誠招民五項到部候用者乏人卽將此五班俱借與揀選年滿千總補用是雙月缺中揀而註冊千總一班亦歸於揀選年滿千總補用是雙月缺中揀選年滿千總已得六缺矣單月缺出定例以見任小銜守備論俸推升康熙六十一年七月內九卿議覆將揀選年滿千總分發各省遇有雙單月缺出無論題補地方不題補地方悉令補用以致雙月武進士功加難蔭效勞武舉捐納各項人員及單月見任小銜守備竟無升選茲據武進士史節文等呈稱終身竟無銓選之期等情臣等竊思揀選年滿千總一項固係精銳之人所當急爲

擢用而進士各項人等亦係輪班應用之員若使之無缺升選實屬可憫臣等議得廣東福建江南浙江陝西四川雲南七省中有題補地方缺出仍盡歸於分發年滿千總照依次序補用外其不應題補應歸部選之缺出在雙月者仍將裁缺還職外委招民投誠五缺借與分發年滿千總補用再五缺出請歸於武進士功加難蔭澎臺俸滿千總效勞武舉捐納人員輪班銓選再一缺出給與註冊千總挨次補用如有無任可到之守備赴部另補者則不入此班次之內隔選推用在單月者亦以一半歸於分發人員是年滿千總盡得廣東等七省題補之缺又分部選雙單月缺之半則精銳人材既得及時補用而武進士各項人員俱各進身有階

庶選法得不羣情踴躍 國家愈收得人之益矣疏下九卿議覆
照所請行是月 皇上推恩舊臣以 聖祖御用衣物頒賜王公
及舊大臣公蒙 賜黃瓣珊瑚素珠黃瓣小刀荷包羊皮荷包鼻
掌荷包火鏹刮鯁水晶眼鏡金星玻璃瑤瑯各鼻煙壺珠筆山鳥
拉綠端石硯碼礪水盛又蒙 特賜 聖祖御用貂皮帽青狐狽
皮褂天馬皮袍羽緞紗綿袍褂較羣臣尤爲優渥又 皇上垂念
老臣至六十五歲以上者准於 紫禁城內乘馬公年不及數蒙
皇上特諭白潢不時顧問著騎馬進 紫禁城行走 隆恩異
數有加無已是歲遇 恩詔 誥授光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兼
兵部尙書加三級准給一品蔭生三月奉 旨充 聖祖仁皇帝

實錄總裁官復奉 敕充 三朝國史大清一統志明史三館總裁官四月 賜貂皮四十六張人蔘六斤五月 賜御書國之輔佐四字扁額一幅八月 賜御筆詩扇一柄扇書 御製詩云密勿黃扉重清時掌國均平成需彌亮光輔貴經綸共勉三公職無慚一个臣蓼蕭多雨露每及老成人至於每歲端陽中秋 賜宮花宮扇香囊紫金錠香手珠瓜餅果品歲除 賜御書福字并鹿尾大鹿風羊鱈鯨魚九頭柑橙榛茶筍哈密瓜鮮荔枝諸食物不可殫述前後蒙 賜內府書籍 御製御書奎章璀璨自明以來內閣之職止於票本不與外議惟人主顧問始有奏對公感激殊恩遇事陳奏嘗因兩江總督奏江西棚民峭聚爲盜知縣施昭

庭李珣於賊始發覺卽行撲滅請旨議敘公卽具劄子備陳其事言江西地方界連閩粵江浙湖廣五省其間層巒疊障人跡罕到最易藏奸歷來有閩廣無產貧民就中搭蓋茅棚墾種麻蕪名曰棚民十三郡中大半俱有此輩本非良善年歲豐登各安生業如遇歉收便出爲盜夥類旣多驅之則無所歸蓄聽之則須加防閑是以臣任江西巡撫時飭令地方印官將山內棚民逐戶清查照依土著編保甲之例每十戶中擇一老成者爲棚長於五十戶中擇一曉事者爲棚約各戶男婦人口備造清冊送縣存查其隻身無依者棚長棚約查明來歷出具保結方許入冊如有匪人許其出首受賞編戶造冊之後有續至者一概不許容畱通行在案

臣亦不敢謂此法爲善但在任三年棚民從未出山生事今聞閩中匪類温上貴竄入萬載山中棚民治而容畱繼而烏合幸賴皇上天威文武奮力一朝撲滅地方未至擾害又聞甯州銅鼓營地方有流匪糾合棚民出劫之事見在江西文武協心不難卽日就擒但每經蠢動百姓聞風奔避地方不無驚擾語云涓涓不息流爲江河臣總總過慮與其事發勦除莫若未事籌畫臣請 敕下該督撫或委事簡之道員及廉能府佐率領有棚民地方州縣親入山內編查設立長約盤詰匪類杜絕續至之人仍嚴禁入山官吏不許索取隻雞束草并勘明山內地方廣狹所居棚民多寡在於山口出入要路處所就近撥把總一員巡檢一員約帶兵丁

鄉勇各若干名駐防以資彈壓以申訓約如此則奸匪絕蹤四境甯謐化山野之棚戶爲耕鑿之良民永沐 皇仁於無既矣旋奉 聖旨將奏章發交巡撫施行蓋公心乎天下不以既去江西而漠視之也然公稟賦素弱每思引退嘗語子弟吾官至宰輔榮已逾分若係戀不止必貽後悔且機務重大年將七十體羸多病當止矣雍正三年七月遂具劄子陳情力求解退 皇上許以解任調治公且感且喜扶疾詣 宮門謝 恩歸休私第越二載以從前江西任內捐銀代完四府落地稅課未經奏明吏議罷職公瞿然曰未奏而私免稅實吾過也怡然自處惟日以 聖恩高厚未能報稱爲愧感激之念每飯不忘焉公天資穎異氣宇端嚴潛心

於聖賢經濟之學不屑屑爲世俗利達計立心行事黜華崇實終日無情容亦無疾言遽色與人則休休有容沖和恬靜服官四十餘年所至惟以忠君愛民爲念遇事有所見必盡其言有當於理而有濟於世者則力爲之或撓之輒毅然不少回居官大節首砥廉隅嘗曰人必潔己而後能奉公及任綸閣凡僚屬親知偶有餽遺者皆謝卻卽食物亦不苟愛每謂第五倫雖卻千里馬選舉時猶不能忘情況實受之乎交際惟義是重一切炎涼世態不入於胸臆黔撫劉公罷職後奉命往塞北軍前種地效力約需費銀萬兩劉公計無所出公念舊曾受知力爲設措事迄有濟得以生還至於舉薦人才尤所慎重外任封疆內居輔弼陸奏密

舉頗有其人皆祕密不使人知其昭著在人耳目者如計典舉薦及坐名題補保舉行取不一其人然事前不使本人知之薦後有游登顯爵者有晉秩數階者亦有因公削職者要皆不失爲正人有因受公薦舉餽千金爲壽者公方入典機務卻其金辭其使者曰焉有爲國薦賢而受人餽者乎歸語兩主封疆所任匪輕能始終勉爲好官則報我多矣比公閒居其人入歷崇階頓絕往來知其事者咸爲不平偶語及之公爲誦唐人避賢罷相詩一晒而已自是杜門謝客披閱經史閒遊東郊菜圃以怡情焉圃去城不遠築室其中澆蔬植果藝花木與親舊相唱酬或圍棋茗飲以消白晝人世紛華一切榮名虛譽等之浮雲識者高之先是雍正元

年二月因條陳守備銓選一疏下九卿覆准而當時用事貴人勢
燄薰炙惡公獨不趨奉因指註冊千總一缺謗爲賄託公卽於是
年九月解所兼樞部政務而後來者仰希勢要風旨隨於十月疏
請將註冊千總一缺毅然裁去於是同一督撫保送之年滿千總
分發者則選用無遺註冊者則終身不用夫註冊將以用之也如
可不用又烏用註冊哉公聞之屢爲慨歎至雍正十一年上命
大學士鄂公爾泰整理兵部條陳選法特請將註冊千總於雙月
給選一缺於是註冊諸人沈淪禁錮十年於茲者一旦復覩天日
而公昔請用註冊千總之苦心亦大白於天下以此知大臣任事
稍存偏私則貽害匪細而公忠體國則先事後事如出一揆此余

所爲拳拳於公之章奏謂有益於天下後世宜亟表而出之也公曾祖葬蓋平縣北祖父并葬玉田縣東距京師遼遠每念不忘碑石祭田悉心營辦且撥人戶守焉羣從子弟有可造就者卽爲延師課讀多取科名其材堪效用於時者不惜捐貲俾登仕版蓋公生平孝友篤於門內施於鄉黨不能備書也一子暎槐應補按察司副使公方在政府以盈滿爲懼奏請以部曹用暎槐任禮部郎中數歲卽循例改旗職侍養人謂孝思醇篤能濟世云

右家傳李紱撰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十五補錄

宰輔十五

白演

樹德於民而藉言以傳非德之至者也德之至者不傳以言而言以傳此吾於白公隄樂得而有言也隄曰白公者何中丞白公捐資築隄民德之遂以名焉中丞爲國撫民爲民興利宜也民之德之以食福於是隄者眾而向之困於無隄者甚且久也隄屬臨之清江某里而南昌之豐城瑞州之高安接壤焉袁贛兩河之水交會於是沿河數十里土田洿下以隄爲命歲辛巳隄決水大至漂沒田廬無算厥後旋築旋圯迄無甯歲居民莫敢託足膏腴干

頃草維宅之而按畝徵賦格於常制無能寬假上下交困迺十有八年於茲矣我白公甫下車諮詢利弊以次興除尤惓惓農田水利凡溪港支派瀦蓄隄防宜濬宜疏宜闢宜築飭所在有司查察於是吾三邑人士以斯隄請公單車親臨閱視慨然歎曰民病若此不識茲此土者何以爲心乃量度料物工徒捐俸數千金擇於丞倅中得南安司馬毛君令董其事毛君體公意櫛風沐雨經畫盡瘁始事於康熙戊戌孟冬迄己亥季夏凡九閱月而工竣於是向之彌望汪洋者原隰井然矣向之哀鴻嗷嗷者其究安宅矣向之蕪穢不治者黍與與而稷翼翼矣三邑之人德公無已田而食曰此我公賜之食也蠶而衣曰此我公賜之衣也屋而居曰此我

公賜之居也閭井治比父老子弟歲時斗酒相勞則曰吾儕之保聚而安全者公之惠也而實無非此隄之功則又指其隄曰此非前此之隄而我公之隄也此白公隄所由名乎猶未已也且將勒碑以紀之馳書走二千里乞余爲言余以桑梓受庇所以德公豈有異情矧茲不朽盛事微鄉人請能已於言乎且夫工築之役固非別事守土者每畏而委之曰非我咎也否則非予一人任不然則曰爲之無資柰何嗟乎國計民生之不可問盡此三言中矣今公切飢溺由己之思捐清俸以衛民務爲久計無遺後患盡反乎三者之見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抑予聞是隄屢修屢潰其風一狂雨驟若有怪物蠢動頃刻木石俱沈公自爲文祭禱而後興工

文科

工成歲餘風雨不為隄慮是又至誠之感孚非偶然也余吏於浙
 憫浙人之久罹海患築塘為捍經畫累年卒未有效以是歎公之
 才德為不可及遂忘其固陋而不禁有味乎其言之也自今以往
 常有公之隄則亦常有公之德常有公之德則亦常有予之言予
 言何足傳其亦藉公之德以傳也公諱潢號某奉天籍歲戊戌以
 中丞節巡撫江右毛君名士儀字某浙江遂安籍南安丞時署瑞
 守篆備書之者重公之知人善任而毛君能不負所使也是為記

右白公隄記朱軾撰

